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一冊目次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一）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〇〇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

目錄三卷（一）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荆川稗編一百二十卷 内府藏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義例略仿章如愚山堂考索、荟萃羣言、區分類聚。其大旨欲使萬事萬物畢貫通於一書。故鉅細兼陳、門目浩博。始之以六經、終之以六官。六經所不能盡、則條次以九流諸家之學術。凡爲類二十有七。六官所不能盡、則賅括以歷代之史傳。凡爲類二十有五。其門人左烝先爲之考校付梓。烝沒而書多殘闕。茅一相復加釐正刊行。所引書名人名原本錯互不合者、一相亦爲訂正。然卷帙既繁、檢校難徧。牴牾舛駁、尚往往而有。如程大昌詩議在所撰考古編中、而乃以爲出自新安文獻志。正諫本說苑篇名、而標之爲論。林泉高致集所載荆浩山水賦、李成山水訣、乃其人所自作、而概以爲出郭思之手。敖陶孫字器之、而譌作孫器之。陶九成輟耕錄天閣之說與鑑戒無關、而濫引入宦者門中。褚淵、王儉雖身事二姓、然不可謂之佞臣、乃列其傳論於佞門。此類不知爲原本之誤、爲茅一相之竄亂。玉瑕珠纇、頗累全書。特以其網羅本富、涉獵攸資。當語錄盛行之時、尚不失爲徵實之學。錄備多識之一助、固亦無不可焉。

荊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吊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益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

甲乙相互見而公則並按名氏而裒係之或傳記所不載而公渡自他書旁采之況一切出於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飣而非由公之手自摹畫者故其書多訛舛複而無次也已而門弟祭酒姜公寶則梓

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来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箴檄誄册諸文抑亦上下千六七百年間可謂勤矣然竊疑其遺軼數多即及撮而録之抑未必盡合古作者之旨也頃之

予姪一相復得左所梓公稗編者僅什之三已而復得公所嘗三脫手稿者而稍稍群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凡什之七而終始之刻既成予覆之躍然益公生平所最刻者六經所欲以經並自表見者

六官故其參稽考次爲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官所效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

篡曰封建曰鎭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末復終之以曰吏曰户曰禮曰兵曰刑曰工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厖雜農圃以下不必零及賈工甚且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零及纖緯太乙六壬星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零及畫與古罷躲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則天地之間由鼓行而喙息而蝡動甚且一草一木一毛一礫其微眇之至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即如所謂諸家之龎雜而或相瀆兇吾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不敢遽

謂其盡醇乎道然要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故公亦自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葢按莊生所謂

道在稊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自為折衷其至猶未之攷見云耳豈古所謂嘗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

考索諸書什且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萬曆辛巳夏四月望日歸安鹿門

茅坤撰

荆川唐先生稗編自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為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瀰漫儒者顧猶取焉以為

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淺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為賾而惡之

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稗編者廣諸志而為之者也以為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名之曰稗編

文霞閣刻稗編引

稗編者何毘陵唐先生應德所輯也編稱稗者何取莊生道在稊稗意也先生甫踰冠釋褐已讀數十餘萬言一日而名動京師至天子覽其對為之改容公卿求識面者肩摩轂接也而竟以癖嬾廢廼益讀書荆溪山中遂於書無所不闚而益務著述不怠為左編以紀事為右編以紀言為

文編以紀古之作者之至而最後成茲編當其書之未出人爭購寫洛陽爲騾貴既梓而家傳戶誦成一家言獨茲編與右編尚湮滅無聞使先生之旨鬱而不宣余甚慼焉先生與余世父鹿門先生並以文章名海內而其為交也甚歡往者淂一再承咳唾其論議古今剖斷黑白真若黃河决而飛泉注也間亦口及是書似臨池所著意者今先生之冢木拱矣而茲編者宛然出于塵網之中而余淂以手校其凡而紕其訛謬以終先生之志亦大幸矣是編也為卷一百有二十始之以六經而終之乎六官其間諸子百家之說靡不備具開帙而覽之蓋如出長安都市凡良金美玉大貝神珠吳綾蜀錦氷綃火布惟其所欲而取之也如入光祿內廚凡龍肝鳳髓熊蹯

豹胎金膌瓊液僊醴天漿惟其所嗜而饜之也昔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書為史記至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亦痛遭遘之難而知己之不易淂也廼蔡中郎私王充論衡秘之則後世顧以為咲資是書一出余庶幾免于中郎之誚而先生有知其亦可無致慨于名山也耶先生諱順之即世所称荆川先生者也廢後復起至大中丞

其德行勳業世之人人能知之余不論論其勤於著述如此

例義

一是編初名雜編後改為稗編按漢藝文志註細糲為稗古之王者欲知閭閻風俗及街談巷語一切細碎之事故立稗官時時使稱說之稗官者小官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閭巷小智之

所及而亦使之綴而不忘此即芻蕘狂夫之義也而取以名編可以窺先生之旨矣

一先生以今文古文名天下而尤勤於撰述其所最著者有四曰左編曰右編曰文編曰稗編左編梓於浙西文編梓於閩中而是編則初成於先生之門人左丞功方一簣也及左沒而復廢頗多殘闕之失庚辰歲余始得而讀之朝不櫛沐夜不寢擬者數匝月乃竟殺青若右編且聞其壞乱而不可收矣噫惜哉

一古今著書者無慮數十百家如唐臣聚精於文類宋帝擷秀於元龜杜氏覈例於通典馬生參考於文獻亦稱贍炙人口者矣然余嘗讀之或汗漫而無統或踈陋而寡原或聞見之未融或取裁之

失當皆未可以語盡善也是編首以六經明其本也繼以百家充其養也終以六官全其用也縱之如通都列錦萬寶悉陳舉之如一索貫珠條理森具余聞先生凡四易稿十年而後成門人姚翔卿亦嘗謂余曰吾師最屬意於此嗚呼是編出而群書可盡廢矣

一六經之旨微矣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世之學者日聚訟焉而無所折衷一易
也而或疑繫詞非聖人之文或疑河圖
非實有之事一書也而或謂金縢原非
古書或謂殷民未嘗叛周一詩也而或
謂刪詩非夫子本意或謂大序非子夏
所作推之諸經其說愈繁而其義愈外
手是編而覽之若發朦矣若群兩造於
庭而折之片言者矣昔張橫渠有云置
心平易始知詩而鄭浹際以為讀六經
之書亦然爲乎斯言其得之乎

一漢司馬談始著六家論而劉歆所奏七
略則有諸子略班固作藝文志以為諸
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曰儒曰道
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
農曰小說此謂十家也而十家之外又
益以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神仙方

技之類至隋志經籍則又廣之為十四
類唐宋志藝文則又廣之為十七類是
編所纂諸家藝文則益旁及於工商堪
輿候氣巫夢占相之類可謂傾群言之
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者矣學者讀之奚
止嘗鼎臠啖雞蹠而已哉

一古今帝王經世之略未有不詳之國史
而往往有史氏所不及書者則見之於
野史小說及家乘文集之中所謂禮失
而求之野者十不無二三焉是編自歷
代總論以下凡二十五類以至於六官
其間損益是非大都本二十一史以為
之綱領而折衷於唐宋諸賢之說可謂
曲暢而旁通矣昔仲長統讀崔寔政論
而曰王者宜寫一通置之坐側余謂是
編亦然

一今之談藝者往往以先秦西京為口實云自唐以下若薄不足為者嗟乎此特語其作文之法可耳若宇宙千百載間何所不有余嘗推而論之如鄭浹際之談經李元卓之論道蔡季通之律呂僧一行之五行沈存中之象數王應麟之潛虛以至羅虞臣之辯風水潘昂霄之序河源晁璞之治農呂才之卜宅皆吾

儒所當一一究心而不得槩以一偏之學而委之者也然則是編其可少哉

一編中先達之文多有晚年手自竄定之本致與刊本居本異者又有經後賢所刪潤者如朱子文有建安祝氏節本虛谷文有東山趙氏節本其類甚繁今參互考訂惟善是從

一先生稿本所記撰文之人或稱官或稱爵或稱謚否則稱字或兼以號舉此係一時漫筆不可為定今悉改而書名庶使讀之者易識其人耳

一編中先達之文間有理明而詞汗者偶屬先生手自刪節其有紀載弗詳他史小說或可互見而附注於本題之下者左本並大書今則細書於後一如正宗之例故編中前後稍異

一諸家有文集可考者並以名見間有雜出未詳者姑闕以俟之他如通考考索通典義海之類則以其文非編集之人所作故但以書名不欲竟以其人襲之也

一是編批評不過十之四五然俱屬先生親筆註記而左氏原板俱不存甚無為余始命梓人鑱入之間有與文編左編

二書相出入者亦並存之以俟覽者
一是編如富家之儲材楝椽栟栱雲委山積顧匠氏之用之者何如耳而縉紳先生抗手而談性命曰君子不多也則宣尼焉學而識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矢以至夔龍罔象羵羊之秘怪哉嘗聞之臧逢世求刺尾以書班史楊司諫備集賢以便稽閱審此而唐先生公世覺人

之心非小補矣
一又聞之遺簪見收寶于珠王斷簡復續貴于天球而況是編固昔人所稱六籍之堂萬卷之架哉學者熟此處則為一世聞人出則為經天實學而剪綵釀蜜蔚為詞章者又其下矣何也雕虫末技壯夫不為而不學無術之誚君子實惓惓焉則識不以多識為可廢耳

一編中所載參訂諸士人皆三吳縉紳之彥傳所稱博物君子也故能扶玄擷英剔蠹正謬而有功於是編也非淺淺焉昔楊子草玄侯巴獨悟其旨黃君感寓謝安深許其言而諸君子於唐先生師友之間又豈特二子之相契也耶若不佞則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而亦欲竊附於簡書之末蓋譬諸窶人而妄意什百

之藏求金寶於十家之市也
萬曆辛巳春正月既望晚學東海茅一相
康伯撰并書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錄上

卷之一

六經總論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脩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解經不可牽強　鄭樵 奥論 後同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讀詩易法 乾第一爻 關雎第一句

讀詩書春秋法 魯頌 秦誓

卷之二

易一

論河圖洛書　朱熹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鄭樵 奥論

河圖洛書之數　章俊卿 考索

論有河圖而無字　程大昌 易原

辯河圖洛書　熊朋來 後同

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 郎次[illegible]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洛書辯　王禕 本集

伏羲畫八卦圖　鄭樵 奥論 後同

文王畫八卦圖

論先天後天之易　熊朋來

先天後天圖論

論後天八卦方位　楊繪 羲海 後同

坤兌不言方

伏羲畫卦次序橫圖　章俊卿 考索 後同

伏羲畫卦次序圓圖

先天後天圖

先天方圓之圖論 朱熹 章俊卿　考索

後天序對之圖論　章俊卿

卷之三

易二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卦辭作於文王　鄭樵 後同

爻辭作於周公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陳皋

文王作易爻辭辯　胡一桂 文獻 後同

易文言辯
論繫辭非聖人作 歐陽脩

卷之四
易三
周易略例明彖明爻通變明卦適變通爻明象辯位 王弼
論初上 陸秉 義海
論初上無陰陽定位 金君卿 義海
讀易私言論爻位 許衡 本集
易總論 王弼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七日來復之義孔穎達胡旦王昭素朱震章氏 考索
論卦氣六日七分 義海
卦變論說 王炎 文獻志
論卦變章氏林氏 考索
論八卦生六十四卦 義海
先甲後甲之義 熊朋來
互論 義海
互卦附象 洪邁 隨筆
論林黃中易 朱熹 通書

卷之五

易四
八卦取象孔氏胡氏崔氏虞氏程氏 義海
易取象於物 朱熹 文集
大象之義 鄭樵
明象 黃澤 趙汸師說
論易之三名 孔穎達 後同
論三代易名
論易取變易之義 鄭樵
陰陽 義海
論易分上下二篇 孔穎達
上下經辯 鄭樵
易學啓蒙 朱熹 後同
揲蓍說
論揲蓍 熊朋來
論蓍數 章俊卿 後同
四營成易之說
卜筮 鄭樵 後同
無咎悔亡
釋類 義海
經中體義爻川 代淵

論程氏易傳　馬端臨
讀易經文誤字　洪邁 隨筆
卷之六
書一
尚書序　孔安國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書傳序　蔡沈
論古文今文尚書 蔡氏傳　葉氏 馬氏 通考
古文今文辯　鄭樵 奥論
中星考　陳櫟 文獻志

中星辯　鄭樵
卷之七
書二
中星解　貝瓊
附月令中星 驚蟄在雨水前　熊朋來
象刑說　程大昌
禹貢地理辯　鄭樵 後同
禹貢洪範相為用
洪範五行 附熊氏論　葉適 習學記言
論舜漁陶　金履祥 [illegible]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論郊鯀
論伯益
殷人立弟辯
西伯戡黎辯
微子不奔周辯
論三監
論處殷民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文衡
金縢非古書　王廉 文衡

周公居東二年辯　汪敞 文獻志
三宅三俊說　程大昌 文獻志
顧命冕服辯　蘇軾
論君牙伯冏呂刑三書　鄭樵 後同
讀書當觀其意
卷之八
詩一
詩大序　卜商
詩序辯　朱熹
燕魯齊詩傳略

五際　考索
四家詩　鄭樵
詩譜序　歐陽脩 後同
王國風解
豳問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魯問
商頌解

序問
時世論 二南小雅皆作于周家頌作于康王以後
本末論
十月之交解
詩解統序
二南爲正風
周召分聖賢解
論歐詩解　通考
二南辯　鄭樵 與論後同
關雎辯

國風辯
風有正變辯
雅非有正變辯
豳風辯
風雅頌辯
頌辯
商魯頌辯
逸詩辯 詩有笙奏金奏絲奏
諸儒逸詩辯
亡詩六篇

樂章圖
刪詩辯
詩序辯 序作於衛宏
詩箋辯
讀詩法
詩有美刺
毛鄭之失
詩亡然後春秋作
秦以詩廢而亡
序草木類彙論詩辯　鄭樵 通志序

卷之九

詩二

詩議 程大昌 文獻志

一 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二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三 南雅頌之爲樂無疑

四 四始品目

五 國風之名出於左荀

六 據左荀創標風名之誤

七 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

八 論豳詩非七月

九 辨詩序不出子夏

十 辨小序繫語出於衛宏

十一 辨序

十二 據季札序詩篇次

十三 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

十四 論衆詩序詩匡乎其述

十五 爲南爲樂名

十六 論關雎爲文王詩

十七 論詩樂及商魯二頌

詩辨 王直 文獻

論詩序乖亂 章俊卿 後同

詩序非止於一人

序詩之次

卷之十

詩三

風雅頌之體不同 章俊卿 後同

風雅正變

正風變風

毛詩集傳序 論詩之所以爲教 朱熹

可言集考 方回 文獻志

辯詩序不可廢 辯朱 馬端臨 後同

附辯鄭夾漈詩傳

辯說詩之失 黃澤

詩顛倒之疑 考索

商頌用韻 熊朋來

卷之十一

春秋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公羊傳序 何休

穀梁傳序　范甯
春秋程傳序　程頤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春秋議　劉知幾 史通
春秋宗指　啖助
論夫子作春秋　呂大圭
春秋總辯　鄭樵 後同
因舊史以脩春秋
春秋說 郎集傳序例　趙汸 文獻志 後同
春秋屬辭序例

卷之十二
春秋二
與宋潛溪書　趙汸
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劉永之 文衡
例非春秋之法　鄭樵 後同
褒貶
辯日月褒貶之例　呂大圭 後同
特筆
卷之十三
春秋三
論三傳　劉知幾 史通
三傳得失議　啖助
趙氏損益議　趙匡
論三傳經文同異　馬端臨
論三傳所長所短　呂大圭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樵 後同
左氏非丘明辯
左氏蓋言詩書易
公穀二傳 師承
論左氏解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傳因變　吳萊 後同
春秋釋例後題 杜預註左氏
春秋舉傳論序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黃澤 趙汸師說
看春秋須立三節　鄭樵
世變 附黃震論　呂大圭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之勢　吳萊
卷之十四
春秋四
即位謹始例　胡安國

辯嗣君踰年即位　章俊卿
論改元　歐陽脩 吳萊
正朔總論　鄭樵 後同
六經正朔圖
周正考時月皆周正　趙汸 熊朋來
三正說改時改月　史伯璿
卷之十五
春秋五
周正辯不改時與月　周洪謨 文衡
卷之十六
春秋六
論始隱始隱實爲東周四百餘年　鄭樵 後同
終獲麟
春秋何以不𢾺隱　[illegible]蔡
子糾辯　程大昌 文獻志
春秋初有伯之漸
論齊桓晉文
論鄭祭仲
論晉里克
論衛元咺

論衛甯喜
論晉趙盾
齊人歸田辯　章俊卿 後同
三家隳都辯
程沙隨辯春秋之疑
卷之十七
春秋七
序王世紀　李琪 王伯世紀後同
序齊伯桓紀
序宋伯襄紀
序晉伯襄紀
序晉伯文紀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
序晉伯悼紀
序晉伯平昭紀
序晉伯頃定紀
序魯世紀
序蔡世紀
序曹世紀
序衛世紀

序晉世紀
序鄭世紀
序滕世紀
卷之十八
春秋八
序邢世紀　李琪（王伯世紀後同）
序同姓微國紀
序陳世紀
序杞世紀
序宋世紀

序齊世紀
序許世紀
序莒世紀
序薛世紀
序邾世紀
序小邾世紀
序鄫世紀
序紀世紀
序燕爵微國紀
序楚世紀
序吳世紀
序秦世紀
序越世紀
序戎世紀
序狄世紀
序夷微國紀
序附夷國世紀
卷之十九
禮經一
三禮總辯　鄭樵（與論後同）

三禮同異辯
周禮辯
周禮傳授
周禮五疑
五服九服辯
六服朝禮
附周六服朝見　王廉（文衡）
封國辯（公五百里之制與百里之制不同）　鄭樵
附辯封國之制　黃澤
貢助徹法　鄭樵（後同）

田稅辯 論田稅輕近重遠之失

溝洫辯

讀法辯

牛耕耦耕辯 二代井田未詳牛耕　王炎 文獻志

周禮考 辯諸儒疑周禮

論陳君舉周禮說　朱熹

太宰兼統六卿　集說 後同

冢宰下兼六卿事統內外

冢宰一官後世分而爲六

內外論　鄭伯謙 太平經國

宰夫　王應電

太宰詔王　鄭伯謙 經國 後同

太宰九兩繫民

府史胥徒　集說

冢宰都家　王應電

卷之二十

禮經二

論稅賦出於私田　鄭伯謙 經國 後同

太宰節財用

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會計論下

宿衛

冢宰屬官

內治 宮伯　集說

論通內外之情嚴內外之辨　鄭伯謙 經國書

御叙之法　孔穎達

內宮問　羅願 小集

內外論　王應電 後同

內宰

后夫人禮事

奄人

論泉府賒貸　馬端臨 通考

泉府　王應電

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卷之二十一

禮經三

宗伯 陰陽禮樂 卜祝 二易 六王　王應電

八尊六尊　熊朋來 後同

遊賓豆賓

昏問　羅願

司馬九畿 王應電後
司寇屬官司約司盟司烜氏司儀凌人寘氏
考工記金錫 熊朋來
卷之二十二
禮經四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禮記 通考
禮以情爲本 鄭樵 吳澄
禮文損益辯
禮記總辯

禮記傳授
三代忠質文 考索 後同
魯僭禮樂
大射之義
論語註疏解經序 何晏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孝經註疏序 傳注
孝經序 唐明皇
爾雅序 郭璞
爾雅註疏序 邢昺
卷之二十三
禮一郊祀
論郊丘 孔穎達 禮疏後同
辯周魯郊
辯王肅郊祀義 黃澤 趙汸師說
郊祀義 王炎 文獻
論周禮六天書答徐太年 趙汸 志 文衡
天帝之辯 陳祥道 禮書
五帝祀辯 馬端臨 通考後同
郊從祀之神

論五時之謬
論魯郊之僭
論祭日月 陳祥道 禮書
明堂制 禮疏
明堂附馬端臨論 王炎
卷之二十四
禮二享祀
禋于六宗 王廉 文衡
六宗 章俊卿 考索
社稷之神 孔穎達

社稷祀議　陳祥道
辯胡仲仁以社爲祭地之說　黄澤
評雩禜
五岳　馬端臨 後同
五祀
卷之二十五
禮三 廟
禘祫議　陳祥道
禘祫辯　王炎 馬端臨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後同

論後世禘禮可廢
辯趙匡禘議　黄澤 見行狀
唐太祖東向議　通典 通考
宋正太祖之位　通考 後同
藏祧主議
昭穆更互議
卷之二十六
禮四
天子廟制　孔穎達
論毀廟　通考 後同

別廟
兄弟昭穆廟制
兄弟入廟議
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通典 後同
兄弟繼統入廟
天子繼兄弟統宜自繼其父議
天子追尊本親議　通考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親議　通典 後同
天子崇所生母
天子奪宗議

宗廟告祭　馬端臨
喪廢祭議　通典 後同
二后並祔 附唐書二妃並祔廟
太子皇子廟不宜守供祀享
卷之二十七
禮五 喪服 雜禮
天子崩太子即位禮　通考 後同
論短喪
天子禫變　通典 後同
忌日不樂

皇后初崩之稱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帝嫂服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不宜加薨服議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太子爲母后不終三年服議
太子爲所生母服議
太子爲母后服以日易月議
巡狩 無禮　馬端臨
太子拜敬保傅　通典 後同

皇后敬父母
公主出降

卷之二十八

禮六 諸侯廟服
孔子廟堂議　宋濂
諸侯廟制　禮疏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通典 後同
諸侯崇所生母議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世子卒無子立次子議

王侯兄弟繼統不宜重服議
臣爲舊君服議
爲太子齊衰三月服議
爲太孫殤不制服議
諸王爲諸王殤不宜加服議
諸侯王相爲王宜輕服議

卷之二十九

禮七 大夫士宗廟爲後
別子宗子　禮疏
宗廟略　王廉 大衡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小宗辯 附祭義　羅虞臣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通典
殤與無後之祭　禮疏
養兄弟子爲後後妾自生子議　通典 後同
異姓爲後議 後漢 魏 晉 宋
論晉出帝　歐陽脩 五代史
繼殤後服議　通典
爲人後議　羅虞臣 後同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譜法

卷之三十

禮八 士庶喪服

喪服子夏傳

禫變　通典　後同

孫爲祖持重議

孫爲庶祖持重議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持重妻從服議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庶子爲人後妻爲本舅姑服議

出後者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二嫡妻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卷之三十一

禮九 士庶喪服

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己爲服議　通典　後同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原子　後同

庶子爲其母服議

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

慈母服議　通典　後同

女子爲繼父服議

爲外祖父母服議　原子

嫂叔宜服小功議　通典　後同

姨服宜小功議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卷之三十二

禮十 婚宗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通典　後同

內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卑不可通婚議

七出議　王禕　本集

禮樂志　歐陽脩　唐書

家禮序　朱熹　後同

宗儀讀法

宗儀序 方孝孺 後同
尊祖
重譜
睦族
廣睦
奉終
務學
謹行
修德
體仁

卷之三十三
禮十一 謚法
周公謚法 司馬遷 史記
皇后謚及夫人無謚議 通典 後同
太子無謚議
諸侯卿大夫謚議
君臣同謚議
單複謚議
謚法序論 鄭樵 志略 後同
後論

晉太宰何曾謚議 秦秀 文[illegible] 後同
晉賈充謚議
唐呂諲謚議 獨孤及 文粹
宋陳執中謚議 韓維 文鑑
宋歐陽公謚議 李清臣 文鑑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宋景濂 本集
卷之三十四
禮十二 氏族
帝系 注疏 祭法
歷代世譜 林駉 源流 後同

氏姓
姓族 孔穎達
氏族序 鄭樵 後同
論氏族譜
姓氏異同 章俊卿 後同
總論
不賜姓
卷之三十五
禮十三 器服
傳國璽考 陶宗儀 輟耕

璽辯　劉定之（文衡）
印章制度　陶宗儀（輟耕）
圭笏不與執贄同　馬端臨
祖免辯　程大昌（文獻）
尊彝之辯
犧尊辯　胡翰（文衡）
罘罳考　程大昌

卷之三十六

樂一（音韻）

論五音生於人　李文利（律呂元聲）

七音序　鄭樵（後同）
論韻書　洪邁（隨筆）
切韻之學　沈括（筆談）
論聲韻　劉鑑
切韻指南　海韻（後同）
切韻訣
洪武正韻序　宋濂（後同）
六經字音辯　鄭樵
易詩書古韻　熊朋來（後同）
漢儒擅改經字音
漢儒以漢法解經

卷之三十七

樂二

隋書樂章　魏徵
晉書樂章（論歷代樂名同異）　唐太宗
聲氣之感　沈括（後同）
曲調
樂府總序（論後世樂詩不傳）　鄭樵（樂略）
辯聲樂不傳之論　馬端臨（後同）
辯樂亡之論

論舞
論樂不在聲器
論撓歌鼓吹之辯
論儒生不知樂
辯魏漢津之誤
論樂府主聲　吳萊（後同）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文衡）
史記律書　司馬遷
東漢律曆志　范曄
隋志和聲　魏徵

卷之三十八
樂三
十二律旋相爲宮　杜祐 通典後同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制造 漢魏晉梁陳後魏北齊隋唐　宋志
樂髓新經
房庶論以律生尺　通考
卷之三十九
樂四
周禮三宮　沈括
宋樂器考　通考 後同
宋兩朝樂志論 論全樂之器可通於古
中興四朝樂志序 論俗樂盡詆之謬
論夷樂西戎獨多　馬端臨
黃鐘三寸九分之疑　蔡季通
論黃鐘爲諸律之本　李文利 律呂元聲
原鐘律之始　通考
二律總論 論旋宮之非　陳暘 樂書後同
卷之四十
辯四清聲之說非古

樂五
樂律問答　朱熹 語類
律呂新書㯉　蔡元定
辯三分損益之誤　歐陽之秀 律通
辯司馬光范鎮論樂之誤　李如箎
辯新志論樂之非　葉適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後同
律同合聲
律同別名
三宮無商調
八音缺匏
辯房庶累黍之誤　馬端臨
隋志候氣　魏徵
候氣之法
隋志備數　魏徵
唐書律尺　歐陽脩
制管之法
卷之四十一
樂六
琴辯　朱熹 後同

琴律說
論沈括以管色合字定律
調絃之法
論樂古琵琶今教坊樂今燕樂古法鍾磬　沈括
琴瑟笙簫塤
古樂紀清商清角
事神事人之異
古樂未變
辯西京諸儒之惑
卷之四十二

樂七
古樂之難復
求元聲法
今之管律中大呂
甤賓上生大呂
半律清聲
古笛今笛
凡曲高下止是一聲
五聲無徵
絲竹有自然之聲

國語十二宮用七
十二宮去其中管爲七
周漢相承宮縣二十簴
編鐘編磬十六枚爲簴
古度曲之源
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
大樂繁聲太多當刪
古今樂製辭度曲不同
風雅頌不必過爲分別
元稹樂府古題序

好爲異說以亂雅
箏本頌琴別名
頭管卽古管
聲律
論嘯
權輿章第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錄二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録中

卷之四十三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漢書
六家論　司馬談　史記
論諸子　劉勰
荀子　黄震
辯家語爲荀氏之傳　葉適
春秋繁露　晁氏　程氏　通考　後同
春秋決事比

太玄本指序　論玄不可以準易　葉子奇
論太玄　司馬光
附論潛虛　王應麟
譜玄　通考
論太元　鮑雲龍　天原發微
論康節作正元　考索
法家　管子　葉適　高似孫　黄震
商子　晁氏　周氏　通考　後同
愼子　周氏
韓非　高氏　黄氏
名家　鄧析　晁氏　高氏
公孫龍子　吳萊
墨家　墨子　黄震
辯墨　馬端臨

卷之四十四

諸家二

縱横　鬼谷子　高似孫
讀戰國策　附國策正議序　吳萊
附論賈誼進説於君　朱熹
雜家　呂氏春秋　高似孫　後同

淮南子
子華子　朱熹　周氏　通考　後同
王充論衡　黄震　高似孫
兵家　論六韜　黄氏　周氏
論孫子　葉適　高似孫
論吳子　高似孫
論尉繚子　周氏
握奇經　高似孫

卷之四十五

諸家三

農家 農桑輯要序　王盤
地員　管仲
農道篇　亢倉子
氾勝論農道　戴埴 百川學海
種植　王盤 農書 後同
桑
牧牛
蠶繅

卷之四十六
諸家四
農 種穀　賈思勰 齊民要術
漢陰丈人為圃　莊周
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相牛經　甯戚
養魚經　范蠡
賈 貨殖傳　司馬遷 史記
工 輪扁斲輪　莊周 後同
梓慶削鐻
梓人傳　柳宗元
營造法式　李誡

木經　沈括
卷之四十七
諸家五 天文
天問　屈平 楚辭
天對　柳宗元
五代司天考　歐陽脩
天官書　司馬遷 史記
卷之四十八
諸家六 天文
唐天文志　歐陽脩 唐書
天皇會通　王應電
卷之四十九
諸家七 天文
論天地之形　朱熹
又論天地　史伯璿 後同
月星不受日光辯
月受日光　朱熹 楚詞注解
日行　劉安
月行　張行成
論月五星　宋濂

七政左旋說　吳澄
七政違天右轉論　史伯璿
七政右旋說　王應電
日月周天論　俞德鄰
論日月食　史伯璿
論歲星　洪邁
又論歲星　熊朋來

卷之五十

諸家八 天文

唐日月變食孛彗諸變　歐陽脩 唐書 後同

月五星凌犯聚合占
五星伏　俞文豹
論天象之異　葉適
泰階六符經後序　吳萊 後同
周髀傳

卷之五十一

諸家九 天文

分野論　蘇伯衡
夏小正解　傅崧卿
夏小正注後序 論聖人不[illegible]　吳萊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後同
時令論下
二十四氣論　吳萊 本集
日食論　章俊卿 考索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　諸子

卷之五十二

諸家十 曆

律曆志　班固
測極議　沈括 後同
晷刻漏議

三儀議
晷影　考索 後同
宿度
論二十八宿度數多寡　沈括
歲差黃道　考索 後同
日至交道有異

卷之五十三

諸家十一 曆

曆元　葉子奇 草木子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曆元不同
總論七政之運行
太初曆元不同
冬至周復不同
五星約法
曆必更改乃善
歲差 書說何承天跋劉炫大明曆 唐李淳風史補跋
論歲差之誤　沈括
斗分不同 劉洪乾象曆 黄初景初曆　考索 後同
分野

歲朔　東漢志
論晦朔弦望　考索 後同
平朔定朔不同
太初閏餘
大餘小餘
日月度法
氣朔分齊
閏法
閏餘中氣　管窺
釋春秋識失閏

釋火西流
月道　考索 後同
月道陰曆陽曆

卷之五十四
天紀十二 曆

日蝕議　唐一行
交食起復方位　沈括 後同
論蝕限
晝夜刻數　通考
分至晝夜長短　管窺

五星議　唐一行
五星行度　沈括
三正若循環說 主夏時　考索 後同
三統曆譜說 易春秋天人之道
論大衍曆
大衍演天地之數
總論諸曆
論曆疏密　朱熹
論作曆 作曆當以密者 曆不可執一　考索
論授時曆　葉子奇

論回回曆　餘冬緒錄
策曆問對　策海正傳
卷之五十五
諸家十三 地理
天地修衍中邊等論　朱熹 後同
論九州山水支脉論
又論九州山水　蔡沈
明分野地名都邑同異別術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熹
河源志　潘昂霄
河源志序　柯九思
河渠書　司馬遷 史記
論水土生民異劑　管仲 杜牧
辯三家論潮之誤 附嶺外錄　史伯璿
論三江水味別　楊慎 丹鉛摘錄
卷之五十六
諸家十四 地理
叙河水所經 及河南北諸水出入　桑欽 水經 後同
叙江水所經 及江沙南諸水出入
叙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卷之五十七
諸家十五 地理
漢地理志　班固
周道略總叙　一統志
三都論　考索
論大梁可都
論金陵　蘇伯衡
卷之五十八
諸家十六 地理
地理說　魏校
葬書問對　趙汸 後同
風水選擇序
風水問答序　胡翰
辯惑論下　羅虞臣
風水辯　項喬
論郭璞之學之謬　晁武
論朱伯起陰陽精義序　葉適
贈郭栄壽序　吴徵
卷之五十九
諸家十七 理數

物物論　朱右 文衡
性原　程禾奇 文獻志
太極圖後記　劉因
雜論理氣 陳氏 鮑氏 程子 草木子 朱子　諸儒
論男女生殺　儲泳祛疑
論四生　草木子 後同
論草生
物異　程顒 後同
鬼神
陰陽術數 陳氏 晁氏　通考

五行 論五行 附朱子論　白虎通
論天一生水　鮑雲龍 天原發微
論顏師古註五行志　沈括 筆談
論劉向災異五行志　祛疑 後同
論五行體象生克之性

卷之六十

諸家十八 理數
論溫泉寒火　野語
前蜀論祥瑞　歐陽脩 五代史
災祥序 論災異不係 于帝王　鄭樵 通志

十二辰所肖　王鏊 王應麟
納音納甲　沈括
八卦納甲圖說　朱升 文獻志
五運 三代漢唐五運符數　學林
論秦爲閏位
周漢德運
晉尚金
五德更旺相勝相生之義
宋德運之說　宋志
歷代德運　林駉

紀年　王應麟

卷之六十一

諸家十九 術數
讖緯 緯書序　隋志
論緯書 陳氏 周氏　通考 後同
連山歸藏
連山歸藏之名　章俊卿
三墳辯　吳萊
論子華子於古三墳八索　葉適
陰陽災歲　洪邁 隨筆 後同

丙午丁未
太乙 衡運論 運數太乙　胡翰 文衡
太乙九宮 附鄭玄注乾鑿度太乙九宮　南齊書
六壬 十二辰將貴空說　沈括 筆談
附 太乙六壬諸法
斗柄
天乙貴人
論貴人驛馬　廖中 五行精紀
論支干數
論德刑害鬼煞

卷之六十二
諸家二十 術數
星命 三命 李虛中誌 三星行　韓愈
送許李升詩　楊廷秀
珞琭子 晁氏　通考 後同
五星 晁氏
星學　僧文瑩 湘山野錄
論鎮星為福　洪邁 隨筆
王氏範圍訣序 論古今星術之異　吳萊
論三命五星所自　王應麟
晁真二公星命　宋濂 文衡
祿命辯　劉基 文衡
贈[illegible]序
論命術　說海
辯[illegible]本說　祛疑
易卦 焦氏易林 晁氏 陳氏 葉氏　通考 後同
京房易傳 晁氏 葉氏 朱氏 陳氏
壬遁出於易　朱震
論京氏易變卦　胡一桂 翼傳 後同
世應例

論卦氣直日之非
論卦氣起中孚之非
論陰陽老少　沈括
卷之六十三
諸家二十一 術數
皇極 皇極經世書內篇　邵雍
皇極　胡一桂 翼傳
經世本先天方圓圖說　杏顏散
經世要旨　俞孟宣
洪範皇極內篇序　蔡沈

筮 蓍卦辯疑序 陳氏 朱熹　通考
以錢代蓍　儲永祛疑
評潛虛揲法
論邵氏易數　沈括 筆談

卷之六十四
諸家二十二 術數
雜占 范氏筵篿卜法序　吳萊
軌革卦影　宋類苑
謝石拆字　洪邁 夷堅志
靈棋經　通考

靈棋經解序　劉基 文集
龜筴傳　司馬遷 史記
龜卜之法　儲永祛疑
龜經
推六神行法配入五鄉飛換例
陶沙見金
六神論解
卜論　李華 文粹
卜流不一
論卜筮　沈括 筆談

日者 建除　洪邁 隨筆
差穀　草木子

卷之六十五
諸家二十三 術數
月忌　野語
古者卜日未嘗擇日　熊朋來
呂才卜宅雜論　通典
夢 古人占夢　洪邁 隨筆
論夢生於想　世說新語
枕中記　沈旣濟

大槐宮記　陳翰
覺夢　列禦寇
吳王占夢　越絕書
大乾夢　羅大經 玉露
巫 神巫　列禦寇
荊巫　羅隱
鬻巫呪生　洪邁 夷堅志 後同
巫術敗酒
王嶺黜巫之異

卷之六十六

諸家二十四 相

相術　宋類苑

非相篇　荀況

相論　曹植

論相　杜牧 本集

雜說形貌　韓愈

相解　皮日休 文藪

贈相士序　胡銓

心相　青箱雜記

論形　人相篇 徐鉉

論神

論聲

論氣

相骨

相肉

論形有餘

論神有餘

論形不足

論神不足

又神形總論二篇

總論

五露

五短

五長

六極

六反

氣色論

古相 隆準龍顏　本紀

鳳姿日表　本紀

龍瞳鳳頸　本傳

虎頭燕頷　本傳

龍頷上五柱入頂　本傳

髮際四道已成　本傳

鳶目虎吻　本傳

骨類多遜　筆錄

眼似王敦　邵氏錄

瘦肉可相　百家詩篇

奴有侯相　本傳

當刑而王　史記

裴晉公陰德　摭言

柳渾篤學　本傳
耳白於面　仇池筆錄
大貴人　百家詩篇
伏犀貫玉枕右輔澤而動　唐書
蘭臺學堂全　本傳
速發者易顯　高智周傳
語遲者神定　本傳
李固足履龜文　文選
面長身短　本傳
面偏猴骨高　涑水記
手磨重瞳　傳燈錄
指有豎理　本傳
河目龍顙　世家
河目海口　本傳
聖賢異貌　淮南子
手相甚貴　筆錄
蔡澤懷印　本傳
劉備自顧見耳　本紀
錢若水無仙骨　僧文瑩湘山
食胡漢祿　玉壺[illegible]

鬼貌藍色　本傳
桓溫似劉琨　本傳
蝟毛磔　本傳
周亞夫餓死法　本傳
鬱玉枕骨　異記
駢刀　晉書
日角龍廷　本傳
貴不可言　趙鳳傳
骨法非常　五代史
神人狀　九國志
額文似王　唐史
識清貌古　本傳
面如虎　本傳
眞將軍　左傳　後同
豐下有後
龍犀入額角　晉書　後同
功名年壽
孺子有好相
奇麗福艾　本傳
面部三無　金華子

虎狀豺聲　左傳
亞夫下獄相　宋齊丘傳
覺鏡知刑　六帖
肉不掛骨　本傳
相術之難　戴埴鼠璞
卷之六十七
諸家二十五醫
運氣說　王炎
論五運六氣　沈括後同
論歲運主氣客氣

論六氣六神
論脉　蘇軾後同
論三焦
辯脉　袪疑
穴論
論單方治病　洪邁隨筆後同
治藥捷法
論礜石之毒
論濟水阿膠　沈括筆談後
論藥石之誤

卷之六十八
諸家二十六道
莊列十論　李元卓道藏
道家雜術　馬端臨
修煉三妙音　通考
覺性　袪疑
道德經聶氏　通考
老子　葉適習學記言
老子注解序　王雱
列子　葉適　高似孫　黃震

卷之六十九
諸家二十七道
文子　黃震
論陰符經　黃震　朱熹
陰符經注序論用兵本仁義　吳萊
參同契　朱熹後同
論脩養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萊
送許從善還閩序　宋濂文憲
陽神陰爽之說　儲泳

跋長春子手帖 宋濂
麻衣易 李潛 張子 朱子 陳氏 通考
陳摶 邵氏錄
脩煉坎離龍虎之說 蘇軾
尸解 齊記 後同
仙品
脩煉之誤 說海
丹藥之害 袪疑 後同
煅硃砂說
服丹藥 蘇轍 欒城志

蘇子化金方事 蘇轍 百川學海
論道教 朱熹 語類
四十九章經 通考
符籙齋醮 隋志
道家行持 袪疑
卷之七十
諸家二十八 釋
西域傳論 范曄 東漢書
釋氏護教編後記 宋濂
佛經來歷 隋志
論誦經 蘇轍 眞德秀 跋
南齊書佛家論 蕭子顯
崇正辯序 附輪報記 胡寅
白骨觀 朱熹 語類 後同
釋氏之學 入定 舍胎 坐亡 輪迴 立脫
論佛 草木子
卷之七十一
諸家二十九 釋
論佛 朱熹
佛心性辯 羅欽順

休屠王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釋伽方域志後序 論佛道之怪 吳萊
卷之七十二
文藝一 史
史通 劉知幾
史傳 論作史之難 劉勰
後魏志斷論 魏收
史論中 蘇洵
正統辯 宋 金 陶宗儀 輟耕錄
正統問 徐一夔 文衡

夷齊十辯　王直 文衡
孟子弟子列傳序　吳萊
讀貨殖傳　趙汸 文衡
論五行志　葉適
論作史之法　劉安世 語錄
卷之七十三
文藝二 詩評
文心雕龍五論　劉勰
文章辯體二十四論　吳訥
宋書論謝靈運　沈約

詩評序　鍾嶸 [illegible]
詩品上
詩品中
與元九書　白居易 長慶集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本集
評李賀　杜牧之
卷之七十四
文藝三 賦詞
書梅聖俞槀後　歐陽脩 本集
古今詩話

珊瑚詩話　張表臣 [illegible]學
石林詩話　葉夢得
臞翁詩評　孫器之
詩評　嚴羽
西清詩話　蔡絛
王荊公詩議　羅大經 玉露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文衡
卷之七十五
文藝四 文
文賦　陸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文心雕龍十四論　劉勰
文章辯體序題　吳訥
碑解　孫何 辨體
文藝傳論　唐書 [illegible]
文章有體　羅大經 玉露
答李翊書　韓愈 後同
答劉正夫書
文章論　李德裕 文粹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答謝舉廉　蘇軾

答李推官書　張耒 文鑑

答張洞書　孫復 文鑑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文衡

卷之七十六

文藝五 文

文章宗旨　陶宗儀 輟耕錄

文原　宋濂 本集

文訓　王禕 本集

雜說　蘇伯衡 本集

文筌序　陳繹曾

文章雜論上　諸子

卷之七十七

文藝六 文

文章雜論下　諸子

朱子論宋諸文人文　性理

升菴論文　楊慎

學

原學字論　鄭樵 通志

敘學　劉因 本集

讀書　王露 後同

心思

卷之七十八

文藝七 書法

十體書斷　張懷瓘 書法

說文解字序　許慎

論六書　熊朋來

論古篆　李陽冰 書法

用筆說　鍾繇 書法

筆陣圖　衛夫人

論筆法　唐太宗 書法

書勢　索靖

三十六書法　歐陽詢

論書　褚遂良

草訣歌 附丹鉛錄一段　王羲之

三折筆　書法

題筆陣圖後　王羲之

書王羲之傳後　唐太宗 晉書

書評 附丹鉛續錄一段　孫過庭 書法

卷之七十九
文藝八 書法
字母上平聲 許慎 説文後同
字母下平聲
卷之八十
文藝九 書法
字母上聲 許慎 説文後同
字母去聲
字母入聲

卷之八十一
文藝十 書法
論六書製作之原 仝同
用筆賦 王羲之 墨池後同
草書勢 附宋長文一條
論書指意 唐太宗 墨池後同
評右軍書 諸家
論蘭亭爲真行之祖 黄魯直
答梁武帝評 袁昂
評十四家 米芾
書說 黄魯直
論書法 趙孟堅
起一成文圖 鄭樵 書略後同
因文成象圖
古今殊文圖
一代殊文圖
諸國殊文圖
殊文總論
論聲諧之惑
論象形之惑
論華梵上

論華梵中
論華梵下
蒙古文
卷之八十二
文藝十一 書法
同文備考序 王應電 後同
書法指要
六義貫珠圖
六義相關圖
布字原病

岐陽石鼓文考　程大昌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論墨刻　陶宗儀 輟耕後同
瘞鶴銘考
趙明誠金石錄　洪邁 隨筆

卷之八十三

文藝十二 書法

議書　張懷瓘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自叙　懷素

評書藥方論　張[illegible]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顏[illegible]
撥鐙序　林韞
論書　釋亞棲
論書　宋高宗
書述　李後主
叙陸希聲筆法　錢若水
又論書　米芾
書[illegible]序　蘇軾
論[illegible]　黄[illegible]
書則序　韓性 [illegible]
論用筆
續書譜　姜堯章
象形論　趙撝謙 本義後同
指事論
會意論
諧聲論
假借論
轉注論

卷之八十四

畫一

畫原　宋濂
叙畫源流　張彥遠 名畫記
論畫[illegible]評　宣和畫譜
王維山水訣　郭思 林泉高致後同
荊浩山水賦
李成山水訣
林泉高致序
郭熙山水訓
畫意

畫訣

畫題
畫格拾遺
叙自古規鑒 郭若虛 見聞
叙圖畫名意
論製作楷模
論衣冠異制
論氣韻非師
論用筆得失
論婦人形相

論三家山水
論黄徐體異
論畫龍體要
論古今優劣
大悲觀音像 李廌 畫品 後同
大佛像
正坐佛
普陀觀音像
披髮觀音變相
長帶觀音

樓居仙圖
仙游圖
雪鍾馗
玉皇朝會圖
紫微朝會圖
熒惑像
番客入朝圖
春龍起蟄圖
歸龍入海圖
乳虎圖

渡水牛出林虎
寒龜曝背圖
棘鷄柘條鋼嘴圖
鶴竹圖
菡萏圖

卷之八十五

畫二

畫評序 劉道醇
論畫 太平廣記
十二忌 饒自然

六法三品　謝赫
寫山水訣　輟耕錄
雜評　諸家
畫識　董羽
名畫獵精論顧陸張吳用筆　張彥遠 後同
古筆法
絹素
傳神　宣和畫譜 唐朝畫錄
傳神記　蘇軾
贈寫眞劉琛序　胡邦衡

送寫眞郭拱辰序　朱熹
隱士畫壁
刻畫　楊愼 丹鉛錄
畫記　韓愈
寶繪堂記　蘇軾 後同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書蒲永昇畫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朱像先畫後
跋東坡竹石　朱熹 後
[illegible]人萊甫牧牛圖
記試畫　百川學海

卷之八十六

古器

古器說　蔡氏
張世南宦游紀聞辯古　陶宗儀 輟耕錄 後同
趙希鵠洞天清錄辯古
筆衡論古窑器
論墨

琴

琴賦 并序　嵇叔夜 文選
琴論　陳暘 樂書 後同
古琴制
宋琴制
琴操
琴制
琴暉
手勢
琴軫絲縧
論彈琴 十善五能 十疵五繆

大病小病
十二病總論
射
射經訣 王琚
弈
弈旨 班固
原弈 皮日休
序棊 韋弘嗣
博弈論 柳宗元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安石
陸象山棊 鶴林玉露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錄中畢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錄卷下

卷之八十七
總論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漢之禍凡六變 蘇軾
論土崩瓦解之勢 徐樂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李德裕
論變亂生於忽
論保天下之志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李綱
商論 蘇轍
秦論 賈誼
兩漢論 蘇轍
晉論 干寶
唐論 曾鞏
又 蘇轍
卷之八十八
君
論君道之大 程頤
論君道反求諸己 賈誼

論人主之剛明　李綱
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 後同
為君難論下
論君道 二條　說苑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修

相

論君臣之分　李德裕
論重大臣　賈誼

任相　蘇洵
論為相當法周公　韓愈
論態臣篡臣功臣聖臣　賈誼
論腹心之臣　蘇洵
論權臣重臣　蘇轍
論忠智之臣
唐德宗任陸贄
論非常之功
論宰相以道事君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卷之八十九

將

論帥材　李德裕
英傑論
御將　蘇洵
任將　何景明
立策決勝之術　荀悅
論將
論節制之兵　李德裕
論用衆　蘇轍

謀

權謀論　劉向 說苑
管仲謀江黃　劉向 新序 後同
狐偃謀勤王
荀息謀假道
司馬錯張儀謀伐蜀
虞卿為趙謀秦
陳恢為漢謀入咸陽
韓信謀定三秦
酈食其謀據敖倉

張良爲漢謀楚
婁敬謀都關中
張良謀翼太子 附李德裕論張良一段
內史謀安齊
王恢韓安國謀伐匈奴 附李德裕論鮨王收一段

卷之九十

諫

正諫論 劉向 說苑
忠諫論 李德裕
論諫術 蘇洵

論諷諫直諫
傳坎六四 程頤
狐卷諫魏文侯 韓嬰 外傳
史鰌尸諫 劉向 新序
晏嬰諫誅圉人 說苑 後同
晏嬰諫朝嚴
晏嬰諫出田 韓詩 後同
晏嬰諫無禮
叔向諫平公築臺 說苑 後同
少孺子諫吳王

諸御己諫楚莊王
茅焦諫秦始皇
枚乘見梁孝王
司馬相如諫獵 本傳

政

仲尼論政寬猛 昭二十年 左傳
論政有三品 劉向 說苑
論治有二機
論治若張琴
公叔文子治楚

孔子論治民
管仲論爲政
子貢論政務
管仲論修政
孔子論治訟
仲尼對梁君
董安于治晉陽
西門豹治鄴
宓子賤治單父
宓子賤論治

陽晝論釣道
晏子治東阿
子路治蒲
子貢爲信陽令
楊朱論治天下
景差治鄭
管仲論社鼠猛狗
橥枝論封狐文豹
吳季子論晉

卷之九十一

后

論西漢女主之禍　胡寅 通考
論歷代女禍　馬廷鸞
東漢皇后紀　范曄
晉后妃論　晉書
宋后妃論　宋書
南齊后妃論　南齊書
後周皇后論　後周書
隋后妃論　隋書
唐后妃論贊 附太宗讚　唐書

儲

論申生　眞德秀 後同
論戾太子
論愍懷太子
論太子勇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德裕
論唐高祖睿宗定儲得失　蘇轍
論唐太宗帝範 附武后召太子　吳萊
論宋仁宗高宗建儲之得　眞得秀
論建炎登極　羅大經 後同

論太子叅決之非
元衍率府隸太子

卷之九十二

宗

論漢諸王 附馬廷鸞說　賈誼
論漢諸王　馬端臨
又 附馬廷鸞說　主父偃
論漢世宗封始末　馬端臨
評魏封　陳壽
叙晉封弁論　馬端臨

論八王　　晉史
敘宋封并論宋齊　　馬端臨 通考 後同
論魏晉宋齊梁宗封
論宗封　　齊史
論宇文護　　周史
論隋封之薄　　隋史
論宋封名存實亡 附敘官階　　宋史
論宋封異于前代　　馬端臨
敘宋代宗封之詳 出官繫居宗學　　宋史
論宗室　　朱熹

戚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王莽傳論　　班固 後同
外戚傳論
又　　後魏史
又　　隋史
又　　唐史
主
唐南平公主
宋諸主嚴妬　　南史王誕傳

卷之九十三
宦
論內外分合之勢　　林駉 後同
論歷代宦官
論漢唐任宦官　　馬端臨
論石顯　　眞德秀
東漢宦者傳論　　范曄
論東漢宦官　　眞德秀 後同
論黨錮之禍　　李德裕
後魏宦者傳論　　後魏史

論唐宦者　　眞德秀
唐史宦官論　　宋祁
論唐宦者　　司馬光
五代宦者傳論　　歐陽脩
論宋宦　　朱熹
天閹說　　陶宗儀
倖
漢佞倖傳論　　班固
南史佞倖論　　李延壽
宋恩倖傳論　　沈約

褚淵王儉傳贊　南齊史
近倖論　李德裕
南史恩倖傳論　宋書
又　元魏史
論桑維說　眞德秀 後同
論虞世基等
論佞
傳明夷之六四　程頤
卷之九十四

奸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八姦論　韓非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轍
論大臣去小人之難　蘇軾 後同
又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論奸臣盜臣　眞德秀 後同
論奸臣忠臣
論小人竊寵
論傾擠之術
論奸臣專國
論奸臣一言貽禍
論李林甫　孫之翰
東漢朋黨論　范曄
五代史六臣傳論　歐陽脩 後同
五代史朋黨論
續朋黨論　蘇軾
論聚斂之臣　眞德秀
論元脯　葉子奇

篡
論寒浞　左傳
論曹操鬼蜮　蘇軾
論司馬懿　唐太宗
又　蘇轍
論桓溫　晉史 後同
論桓玄
卷之九十五
封建
六代論　曹冏
後周史封建論　令狐德棻

政典　劉秩
唐書封建論　歐陽脩
封建論　柳宗元
辯柳子封建論　胡寅
評柳胡封建論　吳萊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後同
論秦異姓侯封爵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論遣列侯就國　馬廷鸞
又　馬端臨

論奪列侯國　洪邁
又　馬端臨 後同
論列侯表傳之誤
良平不與十八侯議　江潤身 文獻志
論列侯虛名受祿　馬端臨 後同
論漢魏封土
唐功臣業刺史　唐史
卷之九十六
鎮 方鎮亦皆封建之遺故附列國於鎮云
五伯　蘇轍
六國　蘇洵
三國　李綱
七代　蘇轍
唐藩鎮論贊　唐書
方鎮　林駉
論五代　蘇轍
亂
論董卓　范曄
論黃巢等　羅大經
楊行密　歐陽脩

論方臘　莊綽
蜀　蘇軾
廣科學以弭盜　百川學海
論順民情　李綱 後同
論治盜賊
卷之九十七
夷
論漢唐備邊　林駉
匈奴傳贊　班固
匈奴傳論　范曄

徙戎論　江統
論元魏據中原　沈約
突厥傳贊　唐書 後同
回鶻贊
吐蕃贊
西戎論　蘇轍 後同
北狄論
論與夷狄同事
論宋之困於夷狄　葉適
叙宋遣使高麗弁論　馬端臨

備倭　元志
論倭　馬端臨

卷之九十八

名世

真正英雄　陶大經 王一庵
管仲　蘇洵 司馬光
鄭子產　蘇轍 真德秀
伍子胥　蘇軾 王安石
張良　蘇代 張栻
蕭何　司馬遷 陳亮

韓信　楊時 陳亮 劉安世
孔明 附玉露一段　張栻 朱熹 魏華父
陶淵明 附玉露一段
房玄齡　真德秀
李靖　陳亮
狄仁傑　蘇轍
郭子儀　歐陽修 方孝孺
陸贄　蘇轍
范仲淹　蘇軾

卷之九十九

節

立節論　劉向 說苑
獨行論　范曄
曾子不受魯邑　說苑 後同
子思辭裘
申鳴忠孝
成公趙死於宋
邢蒯聵死莊公之難
朱厲附死穆公之難
吳季子脫劒　新序 後同

原憲居魯
袁族目不食盜餐
易甲不屈白公
莊善死白公之難
衛弘演死懿公之難

俠
游俠傳　司馬遷
戰國任俠　蘇軾
論刺客　蘇轍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西漢游俠傳論　班固
漢紀游俠論　荀悅
秀州刺客　玉露

卷之一百
隱逸
傳蠱之上九　程頤
楚狂接輿　韓嬰 外傳 後同
北郭先生
論嚴子陵　羅大經 玉露
東漢逸民傳　范曄

論管幼安　蘇軾
徐孺子　曾鞏
論[illegible]甫仁大樓記　陶大經 玉露
處士論　梁史
隋書隱逸傳論　魏徵
唐書隱逸傳　宋祁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脩
住山僧　羅大經 玉露 後同
野服

烈婦
魏公子乳母　韓詩 外傳 後同
楚樊姬
烈女論　晉史
唐書烈女傳論　歐陽脩
烈女傳論　元史

方技
龜策傳論　司馬遷
東漢方術論　范曄
晉藝術論　晉史 後同
郭璞葛洪傳論

隋書方技論
卷之一百一
吏一
論三省 林駉
又 馬端臨 後同
論樞密
論樞密宣徽院
論宰相兼樞密 林駉 後同
論兩府之職
論大將軍等官 馬端臨

論漢唐宋九卿 林駉
論翰苑 馬端臨 後同
論學士待制
論臺諫 宋志
論牧伯 陳祥道 禮書
卷之一百二
吏二
論行省 馬端臨 後同
論使相
論節度使等官
論州刺
論郡丞
論州縣奉承監司之難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論重守令 吳萊
重遷 蘇洵
遠選 宋志
官階 岳珂
又 馬端臨
官職

卷之一百三
戶一
都鄙溝洫 陳祥道 禮書
經界 羅大經 鶴林
井田 馬端臨
井牧 胡翰
貢助 陳祥道 禮書 後同
周貢
論九賦 馬端臨 通考
論周官貢賦 馬廷鸞 通考

林勳本政書 玉露所載互相詳略今附存之　宋史
平賦書　李翺
兩稅　馬端臨 通考後同
戶田
卷之一百四
戶二 田賦
唐田賦　唐志
宋田賦　宋史
金田賦　金志
卷之一百五

戶三
周役法　陳祥道 禮書
論戶籍　馬端臨 通考後同
宋役法 備諸公論　宋史
論免役錢　馬端臨 通考後同
論差役僱役義役
論役除 附論青苗助役
卷之一百六
戶四
隋經費　隋志

宋經費　宋志
敘宋經費　馬端臨 通考後同
論積貯　賈誼
論貴粟疏　鼂錯
論上供　陳止齋
又論上供　馬端臨 通考後同
敘宋儲蓄
歷代祿秩　考索
論厚祿宜有限制　馬端臨 通考
隋戶俸　隋志

宋祠祿　宋志
卷之一百七
戶五
唐漕法　唐志
宋漕法 附論轉般直達　宋志 後同
宋漕運
元漕法　元志 後同
朱清張瑄海運
紀賑恤 荒政　宋志
論荒政　呂祖謙

救荒　羅大經 下同
賑濟論　程頤
隋常平倉　隋志
宋常平義倉　林駉
社倉記　朱熹
卷之一百八
戶六
重農（錢穀）　管仲 後同
穀幣
利權
利術
卷之一百九
戶七
論唐和糴　馬端臨
宋和糴　宋志
青苗法　宋史
卷之一百十
戶八
齊鹽鐵　管仲
論鹽　馬端臨

唐鹽法　唐志
宋鹽法　宋志
元鹽法　元志
論坑冶（附蘇轍二論）　馬端臨
卷之一百十一
戶九
唐榷酒　唐書 後同
唐榷茶
宋茶法　宋志
周錢布論（錢法附限民畜錢）　馬端臨 後同
紀歷代錢製
上書論錢弊　孔覬 通考
論錢楮　戴埴
元鈔法　元志
論元鈔　草木子
宋市易　宋志
論市易之繆　馬端臨
元歲課　元志
卷之一百十二
禮一

選舉教養之法　考索 後同
漢選士之法
魏九品官人之法　劉毅
論魏九品之非
論魏晉九品中正之法　馬端臨
兩晉選舉之制　考索 後同
南北朝選舉之制 七國
隋選舉之制
唐取士之科
論殿前試士　馬端臨 後同
論宋明經帖書墨義

卷之一百十三
禮二
宋學校科目　宋志 後同
宋朝取士之法
廣士
養才
論西漢博士太常得失　馬廷鸞
論辟署　馬端臨
論世胄　林駉
論任子　馬端臨
又 附讁法　馬廷鸞
卷之一百十四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論秦銷兵　馬端臨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南北軍始末　易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駉
論漢三更　馬端臨
東漢州兵　陳傅良
論後魏銷兵　馬端臨

卷之一百十五
兵二
唐兵制　歐陽脩 唐書
原十六衛　杜牧
宋兵制　兩朝國史
請歲入以定兵額　韓琦
軍政　林駉
元兵制　元志

論將權　林駉

論宿衛　眞德秀

元宿衛　元史

卷之一百十六

兵三

宋義勇民兵　宋志 後同

義勇分番

論擇帥以練民兵　李德裕

論民兵之利　羅大經 玉露

保甲議 附諸公論　宋志

論元祐罷保甲不得其道　馬端臨

逃亡併省議 附諸議四條　宋志 後同

敘宋前後募兵

評魏公養兵議　羅大經 玉露

論募兵之非　馬端臨

卷之一百十七

兵四

宋邊兵議 附河北守備　程琳 夏竦 韓琦 韓絳

邊防利害議　鄭僅 張挺之 張宗國

論土兵之利　何常

論沿邊守禦　葉適

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蘇軾

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范仲淹

論用西路蕃兵　王安石 王韶

論邊帑事宜 責用帥之實　王安石

海防　考索

元鎮戍　元志

魏勝戰車　宋名臣錄

論車戰　周士隆

漢馬政　通考

唐馬政　唐志

宋馬政　宋史 後同

保馬法

論保馬　馬端臨

古時避水櫃　羅大經 玉露

邊市　宋志

卷之一百十八

刑一

論漢刑　馬端臨

魏法序略　通考

請刑法畫一疏　劉頌
晉泰始三年新律　通考
註律表　張斐
唐律删要序　吳萊
唐刑議　唐書
宋刑議　宋志 後同
宋詔獄
元刑　元志

卷之一百十九

刑二

除肉刑議　宋志
評肉刑之議　馬端臨
請復肉刑疏　劉頌
肉刑宜復不宜復議　通考
請復肉刑疏　曾布
紀歷朝善讞十三條
疑獄誤決記　宋祁
刑雜議　宋志
論鞭笞隨世輕重　馬端臨 後同
論詔獄之慘

論大赦之非

卷之一百二十

工一

漢屯田　漢志
論漢屯田　馬端臨
魏屯田　魏志
兩晉屯田　晉書
唐屯田　唐書
宋屯田　宋志
元屯田　元志

漢水利　漢志
宋東南水利　宋志
古今水利總論　考索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目錄下 終

[illegible]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六經總論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起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盖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閲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若繇牒不下萬人皆尊相傳祖莫或詭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閒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

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
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
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
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
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
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
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
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伏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
喪亂屬介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
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

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
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
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
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
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
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
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
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
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
師友及天保太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

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
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氷彫朽迄用無成蓋
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
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
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
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
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
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
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冑子以通經進

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
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
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
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
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
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
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
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
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
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

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於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

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

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

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攫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懼歟漢世鄭玄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

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

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等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

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脩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畧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

就秘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
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
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
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
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
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
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
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
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
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

人貢限四方秀又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
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
弟入學鼓笥升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
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讐正五經繆缺
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詔
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
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
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
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

道悉宜襃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
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務權變
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
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
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
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
元殿博彙群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
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勝私褚喪脫幾盡章
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
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

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
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
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
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
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
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
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
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
傳授無他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劉歆書今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囘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輙改也唉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通考

按秦雖出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嗜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宗尊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肆習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稚朴少文之俗物而驟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寖微寖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詼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詔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執覺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孳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攘其吭而奪之位於是上生斯時皆以譎詐游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覘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

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爲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技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毁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攖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解經不可牽強　　鄭樵夾漈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爲三山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堯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

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薬飫略之可也林
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與表而出之子亦
曰知之爲知之三百篇之所以爲可言也不知爲不
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序詩者曰白
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
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
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

讀詩易法 乾第一爻 關雎第一句

淵乎詩易之爲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
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

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蟲音池之內
天地人蟲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萬計也
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
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詩三百篇第一
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
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
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鷙鷙則鷙
鷙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鳲鳩則鳲鳩在桑可以
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扈則綿蠻黃鳥交交桑扈
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
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讀詩書春秋法 魯頌 秦誓

唐陸魯望曰六經之中有經有史區而別之禮詩易
爲經書與春秋爲史爾史何暇必視孟堅子長然後
謂之史由是觀之溫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讀
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試以秦誓魯頌言之
有或問者曰魯僖公秦穆公之賢孰與齊桓晉文彼
必曰不如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書之僖公也書有
秦誓即春秋所書之穆公也二公列在春秋仰視桓
文殆不可及至附離於詩書則與徐洪業炳炳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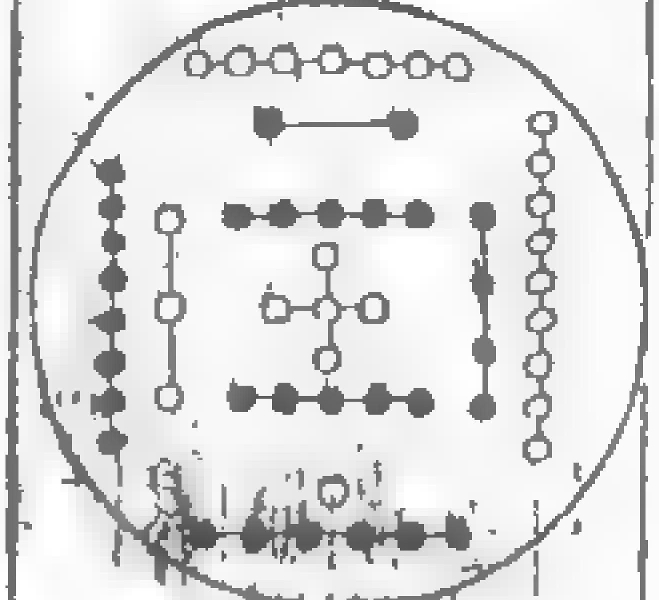
禹湯文武成康宣揚其光何耶大抵溫習者事跡彰
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魯
之頌秦之誓幸而得見於詩書學者自少小讀之入
於其耳著於其心其功烈與詩書相表裏豈非魯僖
秦穆之幸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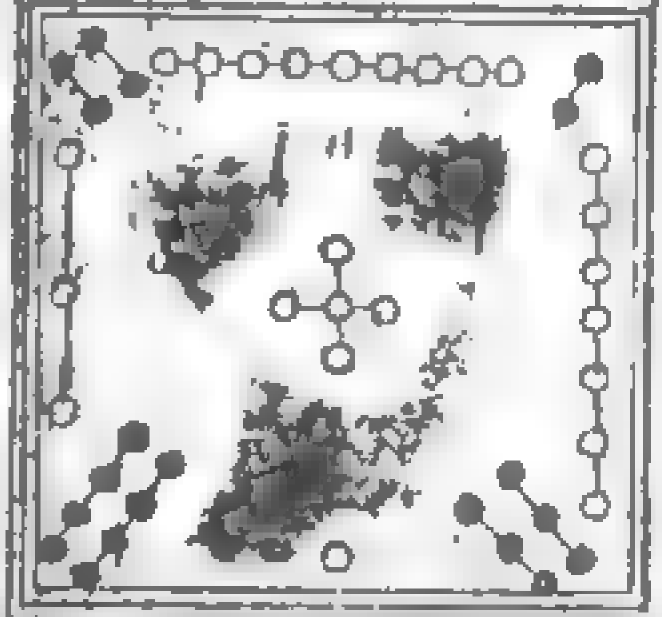
門生毘陵左孫考校

易一

河圖



洛書之圖



論河圖洛書　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

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

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
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
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
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
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
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
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柰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
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
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
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

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
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
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
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
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
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
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
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
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
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

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
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
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
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
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
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
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
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
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
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

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
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
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
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
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
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柰
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
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
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
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

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鄭樵　夾漈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横皆十五是知十數不用而全用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虛九數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乾之與坤其數則九乾三坤六震之與巽其數則九震□巽四坎之與離其數則九坎五離四艮之與兌其數則九艮五兌四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

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爲六故曰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爲七故曰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加五爲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爲九故曰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加五爲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易之爲數無往而不合何疑九數之不可爲河圖十數之不可爲洛書哉

河圖洛書之數

章俊卿　考索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

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此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

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illegible]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即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即河圖之五十五也

論有河圖而無字　程大昌易原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於圖書固所兼法周人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傅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

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若爭象而語紛可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則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博洽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然劉歆又佐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不辨也緯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illegible]

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
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詰者與籍之字生於卦畫
卦畫之智發於圖書易謂書契取夬爲象是八卦已
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始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
謂書契取夬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宋
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摶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
得之[illegible]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無有不爲十
五[illegible]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能僞爲也劉李之言
近矣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
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

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卽此
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
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
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
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
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
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
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嘗能
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
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篤可信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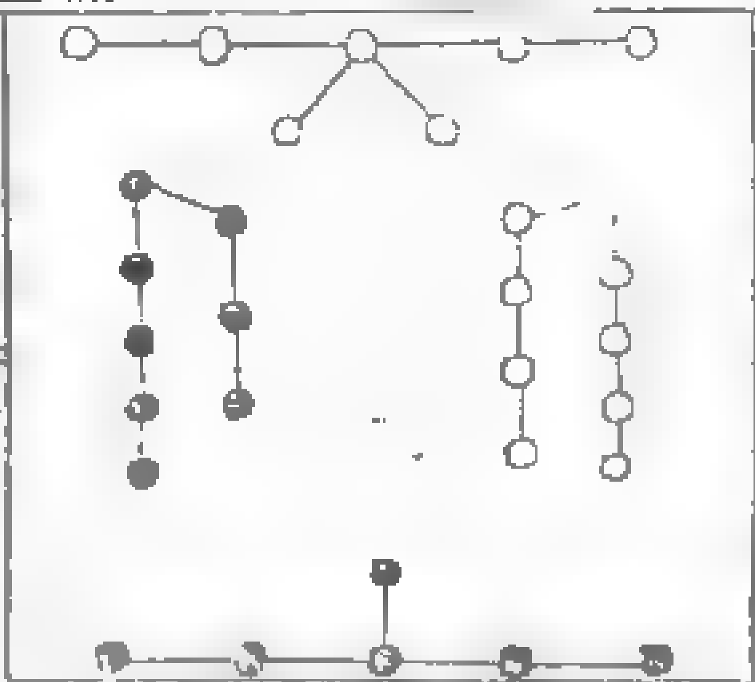
說易者莫古於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正與天地
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則謂以數發
智者信而可驗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
況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辯河圖洛書　熊朋來

河圖洛書之名自易大傳言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三五以
變言洛書數也言洛書者莫如易大傳三五之說後
儒則但知有洪範而已至於其方位則莫如大戴禮
記明堂篇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最爲明白

木注云法龜文也二九四是其前三位七五三是中
間三位六一八是尾後三位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
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
源發於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
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秘其術爾易本義啓蒙雖改
正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宋氏之門於其他文字間
有未經改正處後儒猶或執劉牧舊說爲是反以所
改正爲不然者按劉牧字長民衢州人其書有易數
鉤隱圖頗穿鑿說秘有河圖四象圖自以爲玄妙却
是十爲河圖矣牧之說不當自爲異同觀其所作河

圖四象八爻大衍等圖則學者宜守朱蔡改定十燃
九爲書證于大戴禮明堂符經注龜文方位可無疑
矣今錄劉牧河圖四象圖如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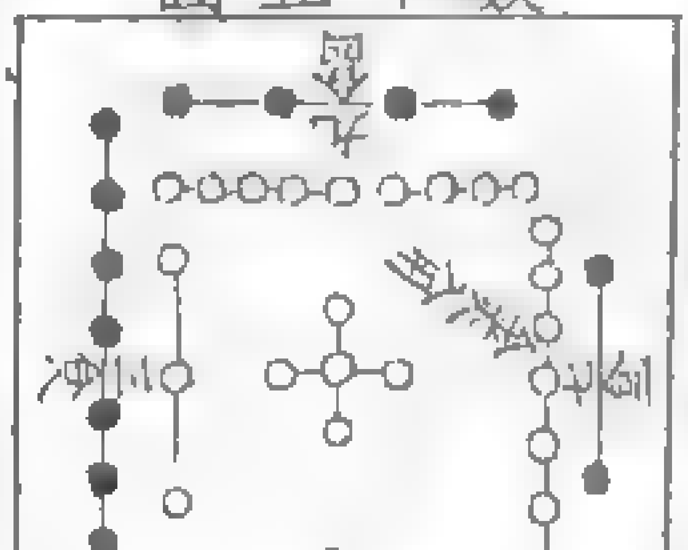


劉牧此圖五合一成六而居北爲水五合三成八而居東爲木五合二成七而居南爲火五合四成九而居西爲金謂之河圖四象此卽河圖矣不言中宮五與十者內外兩圖皆五十也

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卽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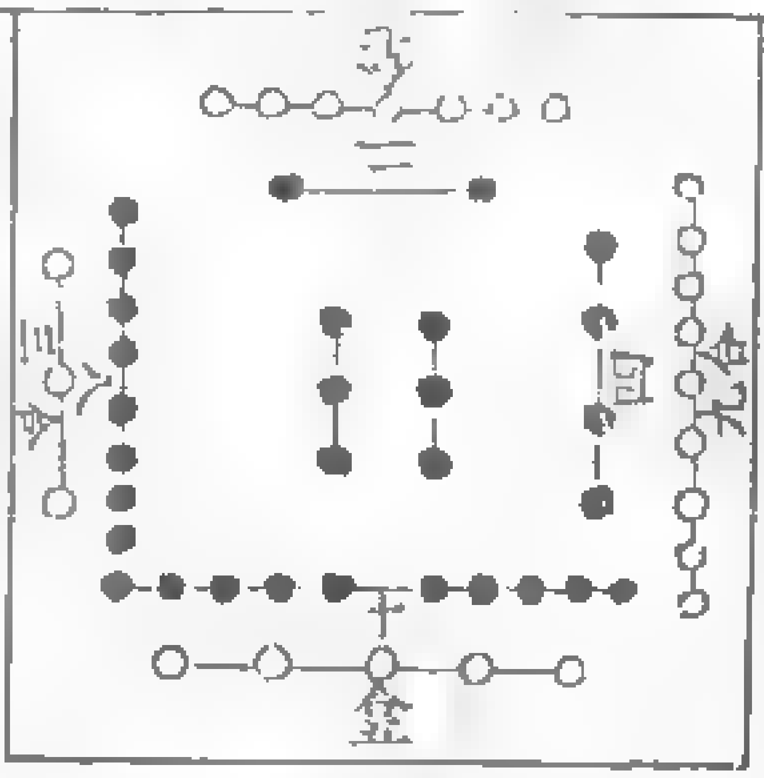
洛書卽是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圖所以頒命但言河出圖之語但言河不出圖禮運但言河出馬圖皆不言洛書者洛書在河圖中也近年虛齋趙氏嘗作天數地數二圖不知天數圖卽洛書上官氏嘗以河圖衍爲十圖其第五圖卽洛書第六圖卽地數三十圖而東西南北易位以仰承五圖陽順轉陰逆轉也彼蓋以陰陽家三白飛宮之例布十於九抽添而求之爾五六天地之中數五爲天心縱橫八面皆三五之數六爲地心縱橫八面皆三六之數其餘八圖則不能縱橫八面皆合不若五六兩圖之自然今只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各爲一圖見得河圖乃共今體總圖也天數二十有五圖自然金火易位地數三十圖自然水土易位天數圖自然缺十故洛書言疇則自一至九地數圖自然缺一故洛書言用則自二至十卽子所謂陰無一陽無十也河圖者五行之合則洛書入用必有易位處以見造化參用卽如此卦爻變動處占者於此取用焉天用莫如金火日月是也地用莫如水土山川是也陰陽家水土同生申旺子亦是河圖洛書中已具此理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上官氏十圖以地數圖易置四方之位如測景占象以天地盤逆順相求不如但以天數地數爲正面圖天數圖卽洛書也

天數二十有五之圖



五居中八面皆成十五三之爲三五也虛五則八面皆成十兩之爲二五也

地數三十之圖



六居中八而皆成十八三之爲三六也虛六則八而皆成十二兩之爲二六也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直以易爲河圖範爲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至謂洪範中幾十字爲龜文固戕其[illegible]圖書也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大了然明洛書之數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並言之

洛書辯 洛書原不是[illegible]

王禕 本集

洛書非取龜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人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

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

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宗
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
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
有陰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
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何不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
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
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
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
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足矣寧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放河圖之
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
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
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
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
所以參贊彌綸極而至於天人感應禍福之際以為
治天下之大法也此非有取於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

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待
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
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
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
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
五行者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
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
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
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

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況九
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
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
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齊於庶徵
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
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
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
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
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
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

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illegible]左右有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尊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

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illegible]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下[illegible]

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援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若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

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illegible]言[illegible]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亦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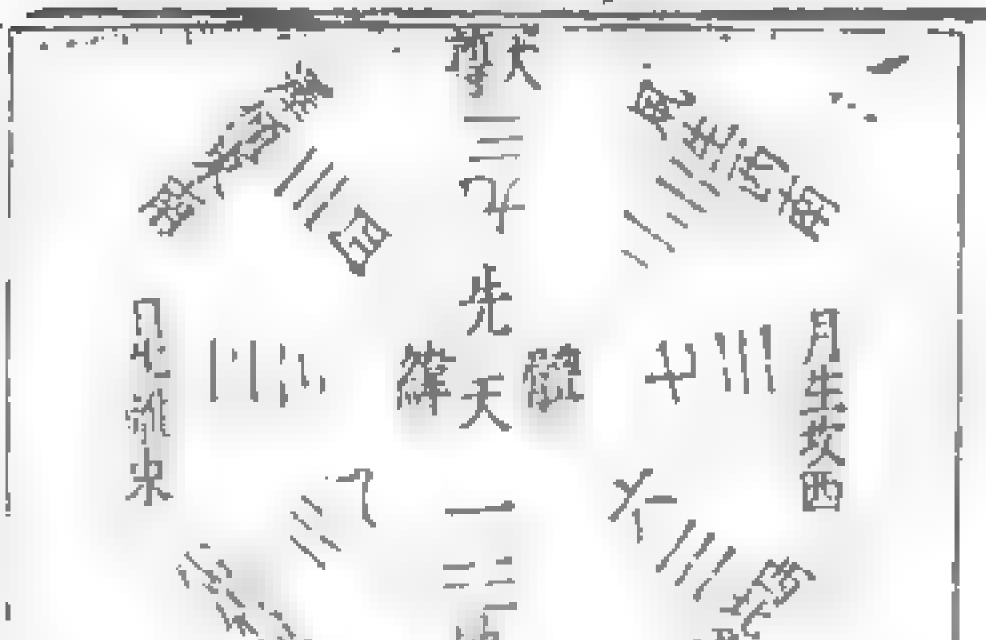
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

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言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合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皆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亦[illegible]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審其

[illegible]縱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illegible]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伏羲畫八卦圖

邵[illegible]



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爲極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爲極陽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凡成數皆陽上之陰以退爲極故坤爲母[illegible]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凡生數皆陰主之所以五數十數不同也

文王畫八卦圖

乾坤縱而六子橫[illegible]
橫而八卦縱陽五數三
男皆奇合爲十八數
陰四數三女皆偶合爲
十八數

論先天後天之易

先天始於復姤終於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常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先天肇於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於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皆待伏羲之作易其示諸人益待以言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秘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遂盡其蘊也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文彖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間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與自理數之學與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未曉其象於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illegible]錦得之於希夷將啟手足之日又爲圖以示人合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此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首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於其後者此也

後天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乾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坤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

坤也撓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慈育萬物萬物之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次於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陰以

一陽犯衆陰而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曰成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潔齊乎巽故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爲說故曰說言乎兌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此後天所以異於先天也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從也後天圖衡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

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坤逆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先天也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爲八卦次序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爲八卦方位又其

一爲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圓圖在外以象天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方圖在內以象地先將八卦定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但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爲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此配先天四圖爲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

後天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天圖當豎看乾天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北言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大抵文王以前有占無文本非可以言語文字求之易之兆朕皆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自孔子於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大明先天之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伏羲畫八卦而已惡知百世之下乃有是圖邵當紬繹羲文之易推周子太極[illegible]陽動陰靜處可以見先天四象生八[illegible]坤道成女處可以[illegible]

乾坤生六子之象太極所謂陽動陰靜即先天圖中太極分陰陽陽動中一畫之陰即少陰生太陽中乾兌離震在焉陰靜中一畫之陽即少陽生太陰中巽坎艮坤在焉此太極圖中先天圖也太極所謂乾道坤道即後天圖中乾父坤母乾道成男震坎艮在焉坤道成女巽離兌在焉此太極圖中後天圖也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爲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具四[illegible]

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從揭之也豈惟太極圖哉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爲易乾坤門戶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爲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專於陽坤專於陰曰爐鼎者器之惟夫離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生中宮戊己之功在先天則爲日

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
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
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它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
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爲太陽精離者日之象
何不三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
陰所以日納月之烏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
月爲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
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兎認得
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
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中滿

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是以離坎
二卦當爲陰陽造化之樞紐也或謂太極圖與先天
圖皆自希夷來其一自濂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
或謂周邵所自得使圖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先
生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其自得處非師傳所及眞
大賢之言也

論後天八卦方位　楊繪

乾坤父母也艮少男也巽長女也而皆處乎偏震坎
長男中男也離兌長女少女也而悉居於正何其尊
卑之不倫也答曰乾純陽也陽主於進故在一陽生
之前而處西北也坤純陰也陰主於退故在一陰生
之後而處西南也左而旋之者陽也震爲長男位正
東也艮爲少男位東北也坎爲中男位正北也皆左
而旋之者也右而轉之者陰也巽爲長女位東南也
離爲中女位正南也兌爲少女位正西也皆右而轉
之者也震爲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而主
其功焉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長陽既主其功
而坎艮皆陽也於義爲嫌故列艮於後而坎切於嫌
漸抑又後之以居空虛不用之地也佐震而成功者
巽離兌皆爲陰也言之於國臣之象故乾父之處西

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
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可

坤兌不言方

以方偶而位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之卦也
坎曰北方之卦也艮曰東北之卦也震曰東方也巽
曰東南也離曰南方之卦也惟兌與坤不言其方意
聖人之旨微哉太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
[illegible]乎生者也陰生乎死者也陽生於子而云帝
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主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
[illegible]而名之而主爲陽之功顯於春故強而名

之曰帝出乎震及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巳[illegible]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柰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巳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於此矣作易者戒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辯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消乎陽者由不防之於微而制之於著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乎君子者由不慮之以漸而制之於壯也坤者二陰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發而漸者故聖人特於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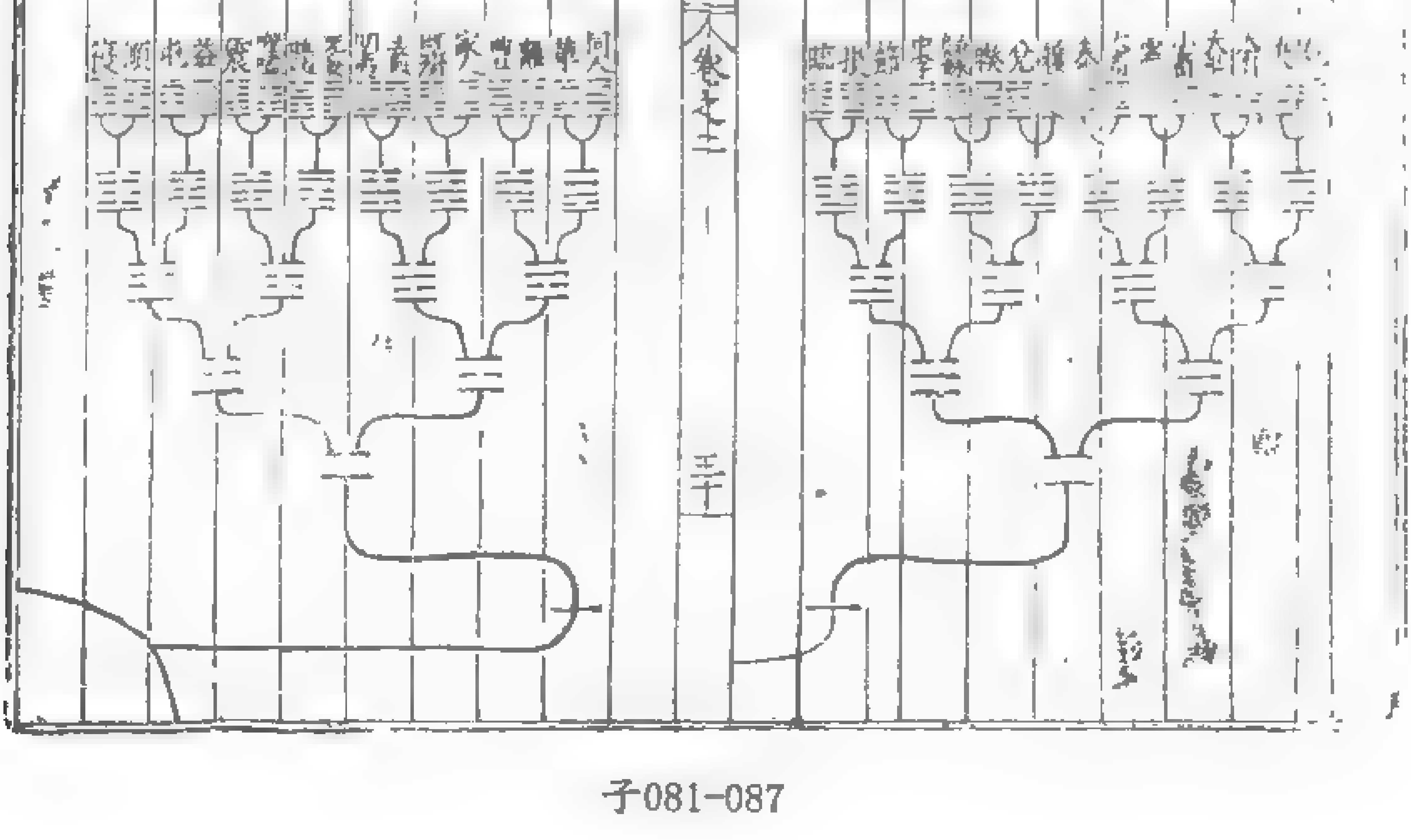
無形也如臨卦之彖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彖曰浸而長也而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之位也辯之不早辯[illegible]剝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illegible]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乎乾又曰[illegible]陰陽相薄也[illegible]不防於微而至於著不慮於漸而至於壯厎如此[illegible]聖人之旨微哉乾能薄陰而後一[illegible]於坎[illegible]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終始乎

伏羲畫卦次序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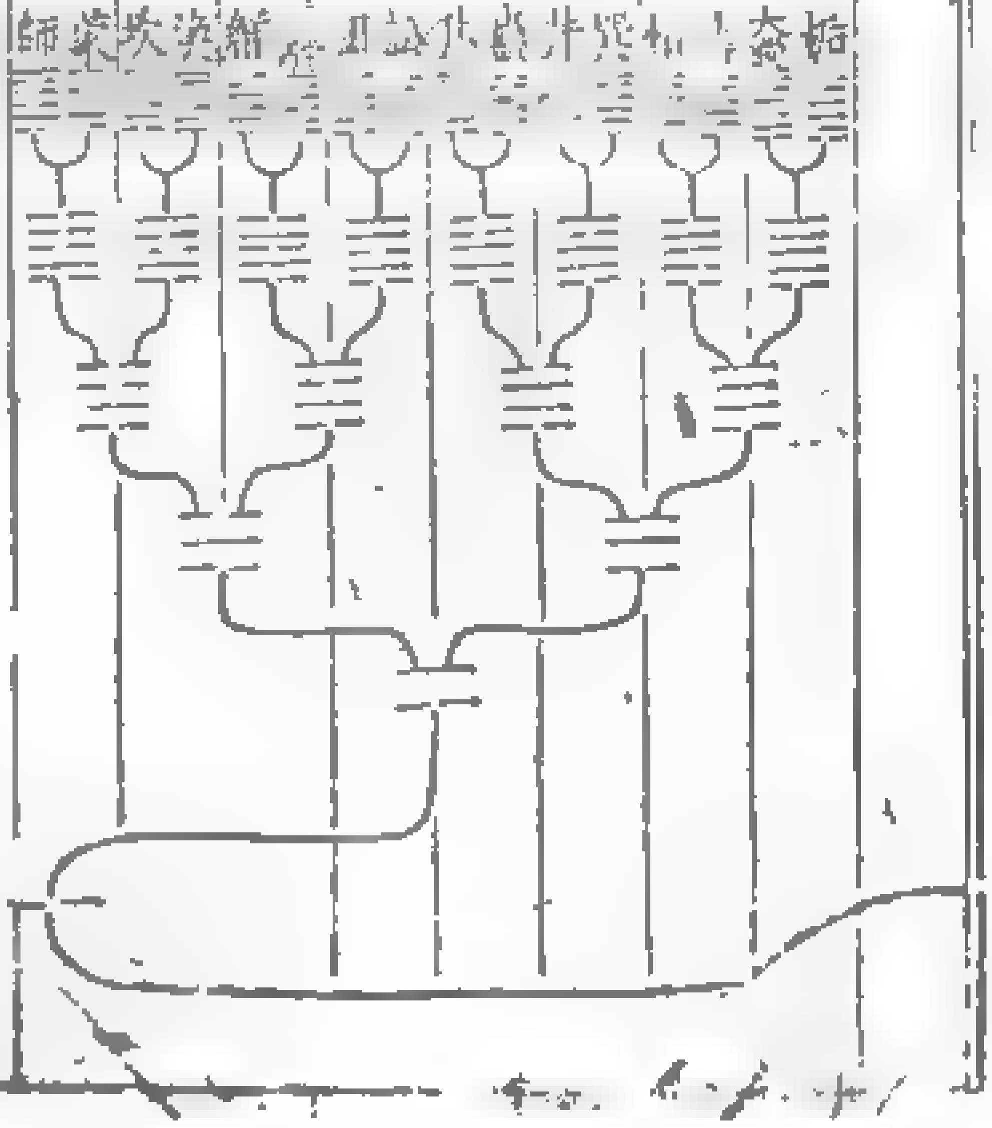
章俊卿考索 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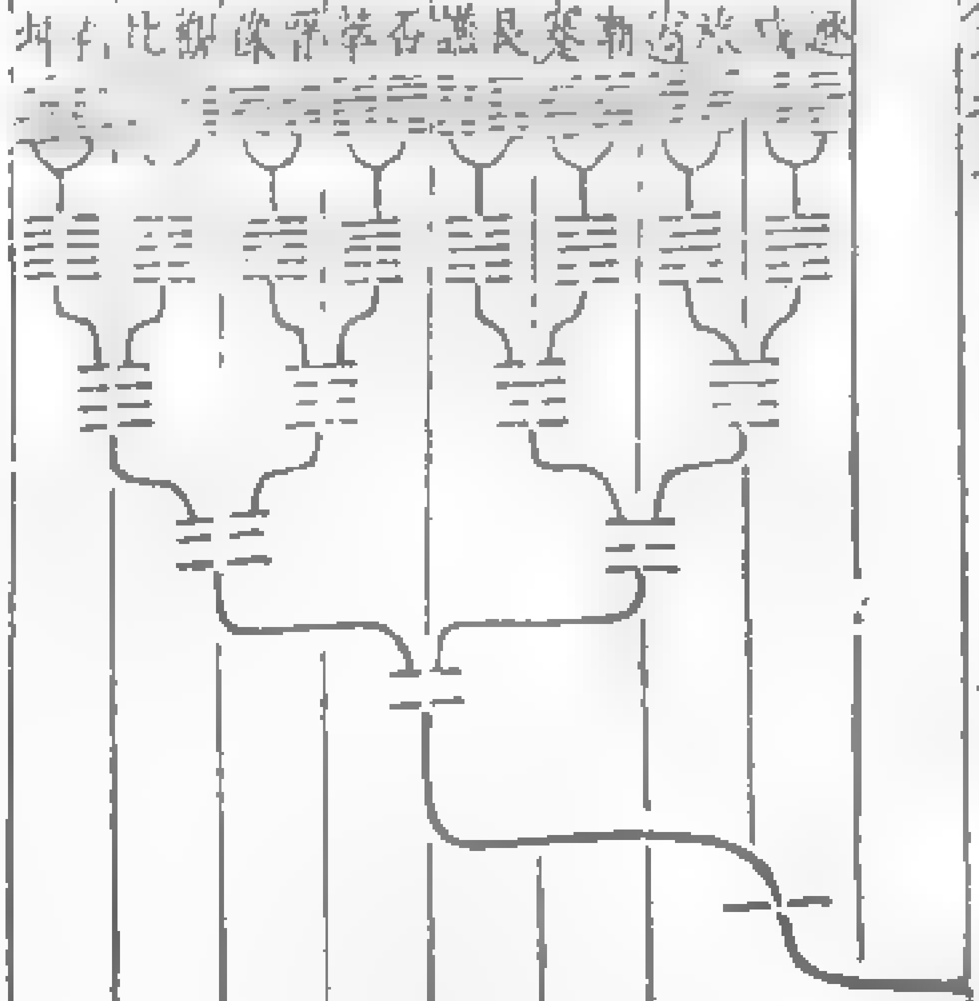
[illegible]伏羲畫卦次序[illegible]一陰一陽而為兩儀兩儀之上各[illegible]太陰[illegible]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illegible]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而為八卦八而十六則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十六而三十二則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三十二而六十四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又三畫則八乾八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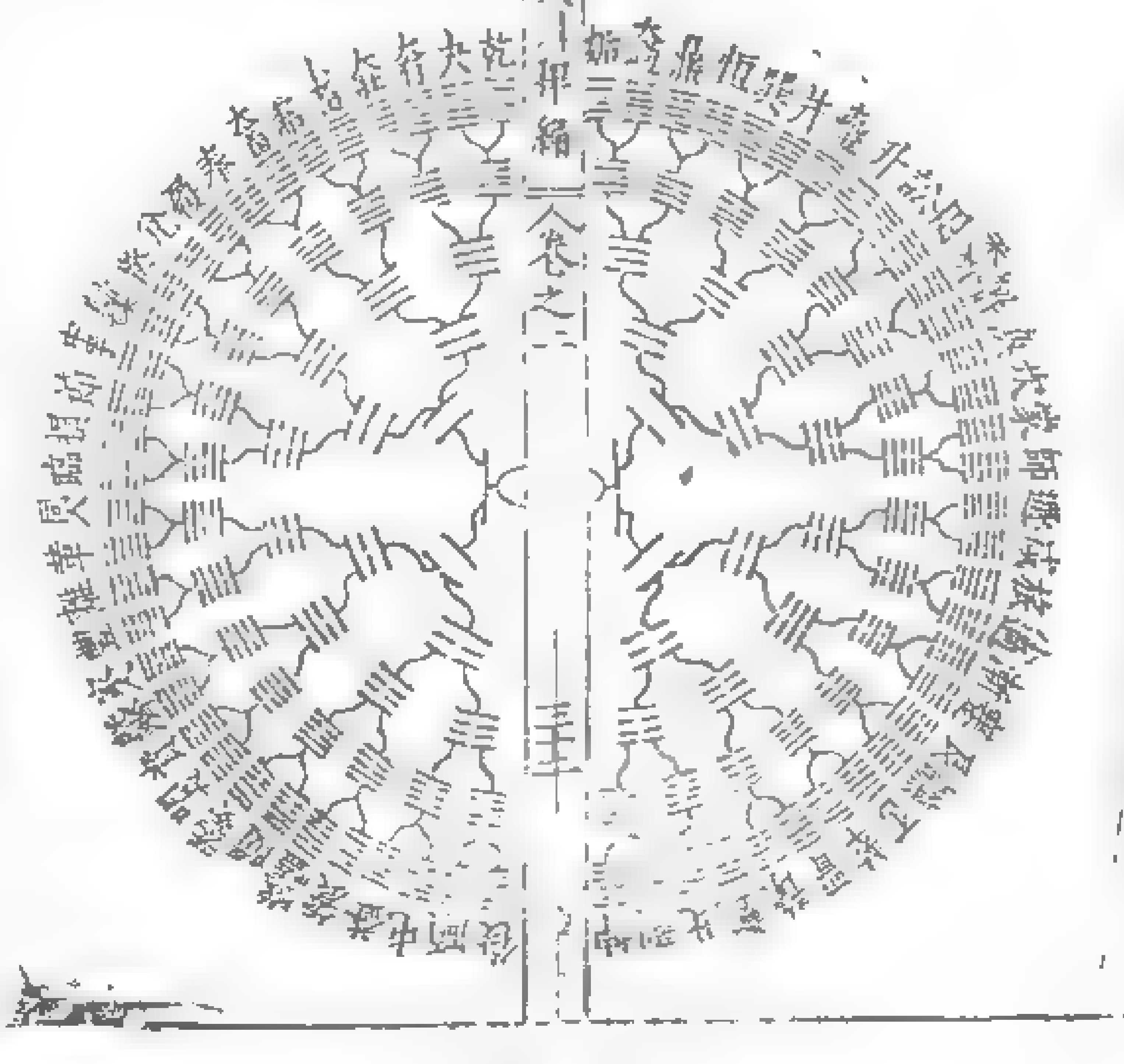


離八震八巽八坎八艮八坤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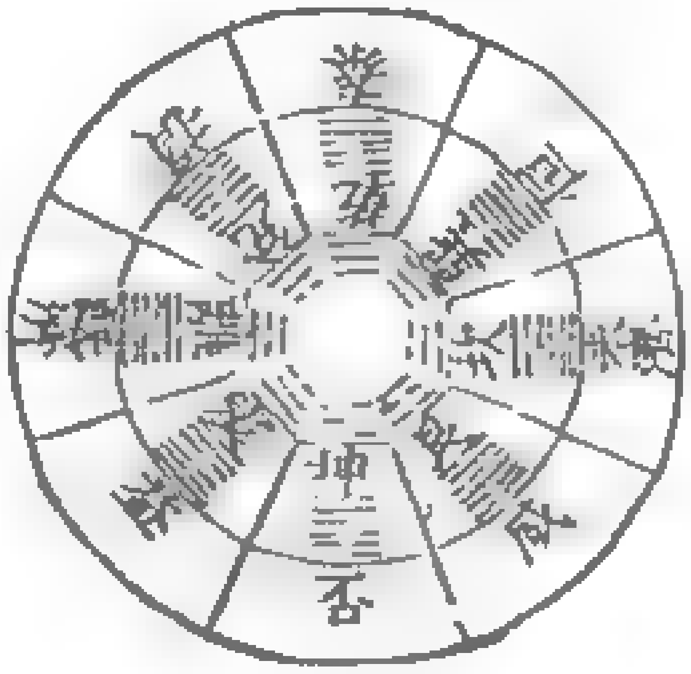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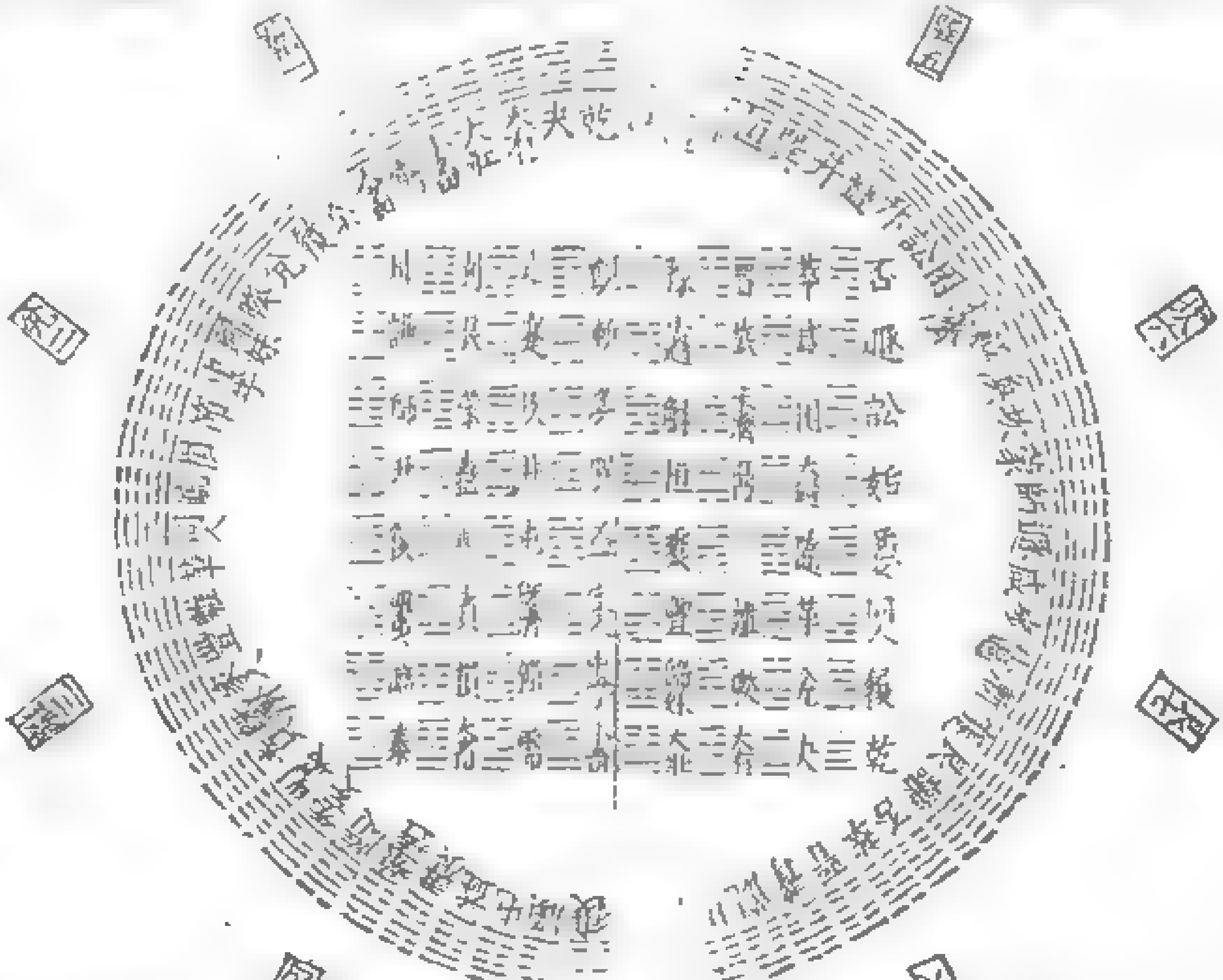
伏羲畫卦圓圖



先天後天圖



先天方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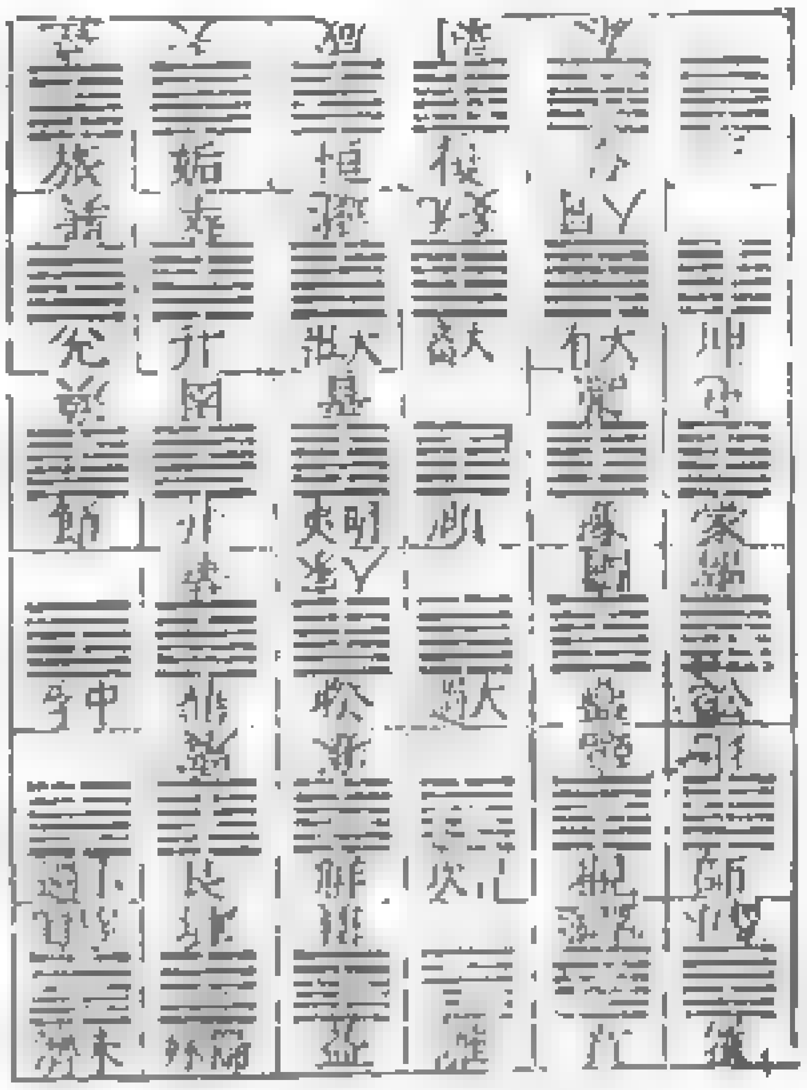


朱子曰此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陰生於午中極於子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

章氏曰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故先天之易兩兩相對圓圖乾與坤對自乾坤而生者夬對剝大有對比大壯對觀小畜對豫需對晉大畜對萃泰對否兌與艮對自兌艮而生者履對謙睽對蹇漸對歸妹小過對中孚旅對節咸對損遯對臨坎與離對自離坎而生者師對同人蒙對革渙對豐解對家人未濟對既濟困對賁訟對明夷震與巽對自震巽而生者升對无妄蠱對隨井對噬嗑恒對益鼎對屯大過對頤姤對復方圖自下而上序如橫圖自西北之東南乾之坤比之西南泰之否縱橫錯綜亦皆相對天下之理有剛必有柔有進必有退有善必有惡六十四卦皆歷三十二位而變而其機則在坤復乾姤之間復至乾陽自少而多極於乾則一變爲姤矣姤至坤陰自少而多極於坤則一變爲復矣坤而復乾而姤乃陰

陽終始之機待其機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進必思退吉必慮凶可以體常盡變先天之學其明天道以驗人事之幾歟

後天序對之圖



朱氏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反對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反易者十二屯與蒙需與訟師與比小畜與履泰與否同人與大有謙與豫隨與蠱臨與觀噬嗑與賁剝與復无妄與大畜是也下經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與恒遯與大壯晉與明夷家人與睽蹇與解損與益夬與姤萃與升困與井革與鼎震與艮漸與歸妹豐與旅巽與兌渙與節既濟與未濟是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爲頤震艮合而爲小過巽兌合而爲中孚兌巽合而爲大過六卦不易也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爲坤坤盡變則爲乾坎盡變則爲離離盡變則爲坎頤盡變則爲大過大過盡變則爲頤中孚盡變則爲小過小過盡變則爲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惟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反泰爲否反隨爲蠱反臨爲觀反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反遯爲壯反蹇爲解反損爲益反困爲井此善變者也亦不能出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特在一轉移之頃後天之學其明人事以贊天地之妙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

易二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

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弼虞翻等以爲伏犧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

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

功也豈此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迷[illegible]
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
益不宜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
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
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
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
之

卦辭作於文王　鄭樵　後同

陸德明曰宓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
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三聖不

數周公以父統子業也宓羲初畫八卦之時一卦唯
有陰陽之象未必三畫以象三才爲天地雷風水火
山澤之象[illegible]也卦必有三畫猶以爲未足以盡萬
物變通之理必重爲六畫而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
曰六爻在卦易緯曰卦者掛也言垂掛物象以示人
故謂之卦卦下之辭亦謂之繫辭言文王繫屬其文辭於
卦之下亦謂之繇辭繇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
[illegible]之事謂之繇易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謂文王遭憂患之

拘而作卦耳此卦辭爲文王之明驗也

爻辭作於周公

周公被流言之變而作爻辭故於三百八十四爻之
中備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其大[illegible]
辭之中如入於穴不速之客來如或繫之牛行人之
得邑人之災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如鳥焚其巢旅
人先笑後號咷搜隱其辭使世人觀之其言若出於
無心者實皆至理之所寓特聖人不能遽以告人耳
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辭亦謂之繫辭大傳言繫辭
者五皆指爻辭爲繫辭即周公繫屬其辭於逐卦之

下故亦謂之繫辭惟爻辭爲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後
事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
夷彖文曰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既濟之九五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小過之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詳此諸文爻辭作於周公無疑矣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陳皋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
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
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有[illegible]

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

面豈容自言己德受命將王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陳皐曰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以知爻卦之辭皆文王所作也且六十四卦卦辭皆不言文王與紂之事惟直言卦德及吉凶而已獨爻辭有文王與紂之事由是知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小過小畜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自言己德之未及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此文王言紂之不道神必不福之也泰歸妹曰帝乙歸妹帝乙紂之父文王之所君也故文王多引之箕子之明夷亦文王時事也居商之末周德初盛豈非文王時乎若周公之時不得為衰

世也驗此非周公之事明矣或曰武王克商之後遂追號文王升卦不當云王用亨于岐山升者將升進其道此太王順民之心避敵岐山下因以興周之事也若以周未克商不當號王文王世子武王答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則是文王未崩時已有君王之稱矣又曰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聖賢為紂不用自晦其明以蒙大難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曰箕子之明夷也又曰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命將商又欲抗君之國言東西之相鄰耶曰文王自

受命即曰王矣雖紂未滅因人已王之又何疑於周
抗哉當紂之時文王已專征伐既克崇又乘黎矣書
曰惟十有一年大統未集謂文王之十一年也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而曰十一年則是計受
命之年也其曰王自無嫌矣又曰韓宣子適魯見魯
秋之法故美周公之德見易象故知周之所以王所
見各別所美又殊安得而釋之哉

文王作易爻辭辨　　胡一桂 文獻後編

爲厚齋辭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去箕字蜀本作其
字此繼統而當明傷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傷之

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
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
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
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息也後世以其爲箕
遂傅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
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
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
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犧文王孔子
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
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

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
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爲之周公
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
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是故其辭危
亦明以說文王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
爻之辭邪愚因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在文王
羑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
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疑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
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
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

辭亦必果文王所作故謂之作於周公韓宣子見易
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辨啓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
義耳宣子本意自說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
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
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遂疑天下之
未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止蜀人解明
夷六五箕子爲荄兹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
厚齋謂父當晦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
古惟堯舜於而禪禹湯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
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背謬

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太王前宋微欽而有此論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證據[illegible]貫了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不相應烏可傅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辨以袪讀者之惑

易文言辨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

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爲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從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illegible]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乃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illegible]知其說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其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於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illegible]氏語

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察遂以占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爻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弼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辨

論繫辭非聖人作

歐陽子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久習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耳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也

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犧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

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

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繫辭說卦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illegible][illegible]老則傳不可以為[illegible]其大亡大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illegible]夫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illegible][illegible]為諸儒之作而苟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承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

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

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夫左氏傳春秋時世尚
矣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
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
謂伏犧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
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
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
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
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
則伏犧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
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

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
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
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
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
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
河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
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
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
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
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

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
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蓍者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
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
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犧畫八卦由數起者
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惟其義不安則
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
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
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

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六抆于易者莫
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
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
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
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
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
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
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

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繫辭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爲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孟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

易三

周易畧例　王弼

明彖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

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
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
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其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
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
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
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
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
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
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為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

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
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
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
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
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
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
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
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
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

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
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
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
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
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
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
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
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

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
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
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
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
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
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
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
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
者存乎外內遠近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
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

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辯位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爲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

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無常主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無終始卦不可無六

爻初上雖無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爲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將成也

論初上

陸秉　撰

畧言初上無定位斯得其吉未得其象也夫六位者六虛之所存剛柔相易便爲陰陽吉凶之物然位有得中違中之間故五得中而多功三違中而多凶二得中而多譽四逼中而多懼初則遠而居下上則過而踰極是以剛柔取之更相爲物如乾之上九乃獨陽之爻亢極失中宜曰无位而有悔也若需之上

六居獨陰之地踰中發險故云雖不當位亦其宜矣本末無常吉凶從類豈有定乎大率二與四非尊爲陰三與五非專六位次第之序但二與五得中三與四遠中雖皆在有爲之地終進退之等誠有貴賤遠近而多功多凶多譽多懼也二既多譽則初爲事始未能有爲雖或無咎其於多譽也必且有間矣三之多凶既其有爲則上之踰極雖不爲物制其於多凶也抑亦有是焉五既得中又居尊盛之位有爲之貴莫尚於斯其爲多功不亦宜乎若初與上夫子所以不必論者舉四位以類推之斯可知矣

論初上無陰陽定位

全君卿　義解

乾之初九易陽之位但陽德未亨藏其用爾故謂之潛上九易陰之位但以亢陽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復非君位而爲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定位輔嗣但以乾需二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其辯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爲陰卦上之爻爲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偶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或動而之變得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

體各乘其時而來居其位得君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以陽得其本位者或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有乃卦之主而非君位者或有得君位而非爲一卦之主者故象有失位得位之文惟初上是則終之六爻中得正之位齊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以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亦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无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若只以四位

四爻獨不位耶則三才之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
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位之說而
獨云無位未知其可也

讀易私言　　許衡　本集

初位之下卑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
上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
弱不能濟不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有應則或為外累類有應皆凶之類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
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坎屯困井旅小過
剛健而致凶者惟順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

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
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
上爻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位好止故在謙則
合於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
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又不若不往之
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
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上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
永貞斯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
有應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小過宜乎下而又

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弱之才大率不宜動
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
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從吉豫不當在上而動
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三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
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
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
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
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

此故於其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
言之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吉不得其正則害至
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
能趨時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
其凶矣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
中悖於時義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
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
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坎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
陰得中有淵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

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
中則有適時之義兼是二者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
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於者爲
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
爲累也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
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悔乎一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
有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上）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
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徇已才而下之遇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鮒敝取
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卦險之始也上乘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
之才獨處中焉非[illegible]彼有待於已也加
以至尊應之則險貴以資[illegible]則幾於困矣大率有
應而道行則以貞得之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
[illegible]之義爲重雖與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
[illegible]安於[illegible]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得正且又靜
[illegible]處而無敗也雖然剝物兼人陽之爲[illegible]

柔順以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
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
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復正然下乘剛
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
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
而非正矣頤隨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
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
不以乘剛之義爲重也惟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

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具是艮之
體已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illegible]
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則若當大
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
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
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
不逮其明矣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
有所附矣然非剛之晉用明貫明之能自用也大抵

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惡五附三
其勢畧等而離之六五有慝於下者為最[illegible]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
平[illegible][illegible]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動而無恒巽躁而或磊離與艮明止繫於一
[illegible][illegible]與兌險說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
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
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
不正悖忤背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
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雖以與義道然以其有才也故
[illegible][illegible]為長令之日夕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貞[illegible]乎有可免
者不[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猶[illegible]道乎[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其可逃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逆[illegible]多[illegible]之地[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則有[illegible][illegible]貞之
美以[illegible]君之則有咎過之嫌然又須問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邪
[illegible]柔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
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猶也上行上行
則內[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戒是以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於君也然[illegible][illegible]以不正而有才陰

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
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
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柔順處之雖無
應[illegible]外[illegible]兌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illegible]九[illegible]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義又上卦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極故多為以剛用
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
戒懼[illegible]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

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而多戒辭
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
應者亦有勉之之道云
[illegible][illegible]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
[illegible][illegible]火性上炎動或躁急[illegible]雖不順君之所用且反
[illegible][illegible]之所忌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辟有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嗑之去間
睽離之相保與鼎旅而親狄之持取君義為甚輕故
其所失亦比他爻為[illegible]後[illegible]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
也
[illegible][illegible]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

乎下故以下爲冑君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
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大矣其位已逼然
而卒保其祿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愼恐懼之義
以其處危多懼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
無咎也[illegible]難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
所也各居其所則動彼又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
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
是而處毎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

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
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凡能用還曲折不違於正適是宜處多懼而无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
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
功故漸九五應之則終得婦孕蹇九應之則顛頤得吉
至于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其不爾處
剝見凶處家盤見咎矣艮以能止爲我能止其身則
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
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相於此
故在乾則剛健而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
者在坎陷坎險之予誠離其文明巽順於其長爲於
[illegible]在中平庸則不問何時克濟大事[illegible]多功
在此也對震忌頫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
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處得君位不問何時皆無凶咎惟
[illegible]之剛决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終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其君之

道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illegible]而
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也
離六五[illegible]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illegible]之悔
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得故大有睽
鼎未濟皆吉亦以其止以得位得中而免咎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
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
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
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

則無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illegible]

无爲美也 [illegible]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illegible]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大[illegible]有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illegible]惟待爲可得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待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静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凡[illegible]能永貞故也

上 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内之應否雖或取義不一然終莫及上與終之正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 [illegible] 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 [illegible] 才適時甚足貴也 隨豫臨[illegible] 時過適則雖與行也 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過困旅艮兌小過既濟 義之善或不必拘則直云其吉也 大有剥大畜[illegible]鼎 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illegible]訟比豐蠱復坎明夷未濟姤[illegible]巽 小過既濟 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 同人[illegible] 有始[illegible]有禍敗者 萃旅 因其備而用者才可尚[illegible]爻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 [illegible] 質雖不[illegible]執其或敗焉則符告之 大壯[illegible] 位雖危[illegible]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與之 [illegible] 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 家蠱賁剥大畜頤[illegible] 復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若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窩載之形也彩以爲載爲象名以觀象爲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爲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illegible]之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静則象潜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内物無不麗乎理事[illegible]

門乎違從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爲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也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静得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内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静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夫彖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斷者也卦有悔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才有静躁之宜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衛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必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忌衆寡百勝而豈祀斯表局雖陶穴而有汝墳由此觀之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乎彖者也是故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蹇此度時而言者也是故義有通塞則准形于出處

才有躁静則　見其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乖於時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出者也違世之怨怨不在約在時之宜小不在大蹇者之難處言雜也匪行之爲行易也是故雖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象之名而辭具其材焉必材之具名不患察必義之合爻不待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品物爲之流形位之在五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應羣體爲之致用静言其要要在乎彖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故哉

夫象者何也總言一卦之體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跡者行之適也舍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貴言者則以文害志而有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無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意爲是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辯或相危以亂此貴口者之累也不爲月長錯順之候正求星曆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責

也獨不聞聖人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此分別明白可謂無外矣而好求者必始為之辭焉非不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體義自四諸侯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為弓輪又為隱伏離為龍鳥又為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雜者猶嫌其闊略射必假手而艮象於類不通尋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興迷誤後昆其游孔門不觀其議也

夫爻義者在乎象爻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冥與造化偕入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近以濟器其數無軌而不可既也君子者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道也惟可與於健之體義而未可與於健之變通也故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於爻稱大人敘其變通者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象故也若離之為明其何不照變而通之無所不造故其象云大人繼明照于四方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變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於祿與此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惟大人為能休天地之否達濟屯滯開闢幽門斯[illegible][illegible]而亨者也故六二云大人否亨而九五云休否也夫象略而爻不足者雜卦之類是也義盡於象而不待于爻也爻備而象不具者否卦之類是也象所未盡而待爻以備也故象以體示而爻以變明存斯以考其義則窮通之旨顯而開塞之塗見矣

夫彖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象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

所無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於世所不足觀其逆順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罰休咎之徵若小畜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為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乎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為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為也問焉而動每居其適斯可以考道而無際矣

所以知來來無方也智以藏往往有常也物有常

然猶方之有所止數無常體猶圓之無所窮故蓍之
變通以設神之象也卦別爻分辭有典常智之類也
智有所止可以多識前言往行神無所窮可以逆照
來事之會故蓍圓以象神卦方以象智也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
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
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
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
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

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
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
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于澤則十翼彰其
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隧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
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
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
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
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于垂範
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

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
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
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
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
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
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
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
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
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
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

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
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
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
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
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
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
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
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
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

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易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
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博士馬嘉運助教趙乾叶
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
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七日來復之義　考索

孔穎達曰王弼注謂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經七
日其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
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
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
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

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
而稱七日觀注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
之義同鄭康成之說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
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
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又
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
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
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
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
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

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
也

胡旦曰九月爲剝是陽氣之極盛至十一月則一陽
之氣潛復于黃鍾之宮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
通否之時君子時有否泰始爲小人之斬剝及其得位
終至於交乎天下其道大通矣陽氣消剝至此凡歷七
爻故謂之七日蓋日爲陽聖人攻見陽道來復之速
故以七日言之

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序卦云物不可以終
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此卦不剝盡也況剝

上九有一陽取碩果之象碩果則不剝盡矣坤爲十
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内故薺麥先生直
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假此運有剝
喪之時則商王受剝喪元良賊殺諫輔乃至億兆夷
人離心離德當此之時豈無西伯之聖箕子之賢乎
則知陽氣必無剝盡之理矣

胡旦曰夫積陽則萎凝水則壯男老則弱女壯則雄
故靡草死於始夏薺麥生於孟冬數已盡而氣存時
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龍
戰之災故剝盡則復窮上反下皆正理也言窮者剝

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何則西伯箕子非剝喪之
人哉昭素未之辯也
朱震曰陰剝陽盡而成坤陰極陽反而成復天之行
也以月言之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言之陽
無剝盡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爲其嫌於無陽
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
亥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
之以剝非特此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爲姤積而成坤
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爲復積而成乾
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見生生無窮之意益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言盡故也王
胡達序卦之義而未盡說卦變卦之妙是以其論數
君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
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
之義郎約酌而已然未見指歸疏引易緯六日七分
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疏文此說未見雅當六日七
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歲中之時日之數今復卦是
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既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爲
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便來也不
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至十五日則卦

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矣
胡旦曰西漢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效驗東都郎顗
明六日七分之學最爲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歲
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日積而爲閏則知算焉
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算而爲
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尚有十五日未明歲月
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惜乎緯文喪矣京房之言學
者難知惟郎顗說後生穿鑿罕得師資是以紛然而
致論也
朱震曰昭素於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而不知此

言其大綱爾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歲
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
之一以分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
而成故九月剝也有艮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
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
後成復說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
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
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
分坎冬至離夏至爲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
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姤爲夏

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彖曰七日來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繫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蓋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四卦七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日則積分成閏也

京氏曰自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譬如辰爲天樞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許畧

異也歷代先儒惟玄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羨三從四更五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中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晏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之五度爲周周者象復卦冬至之後周復也宋衷陸績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學于焦贑其說則臨於易自楊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葢傳此學而郘素非之不知其何所見耶

論卦氣六日七分　　義海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䌛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若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來居坤之初位是爲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乾之九二來居坤之二位是爲臨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爲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來居坤之四位是爲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來居坤之五位而爲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

也及夬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陰爲五陽決去故六位純陽復歸于乾純陽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故復歸于坤坤之初六來居乾之初位是爲姤此坤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爲遯此坤之二陰用事六月卦也以至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爲否此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乾之四位是爲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爲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九陰來居陽則消也故六

位純陰復歸于坤上六用事十月卦也陰極則陽[illegible]
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
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
往剛長也臨二陽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
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道亨故變復而爲姤遯
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
臨爲遯夬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而衆陽之盛君子
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剥而爲夬夬決也剛決柔也
剥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剥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
衆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

故變夬爲剥易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
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
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
謂日當爲月言自五月陽剥而陰長以至於十一月
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云來復者七
日諸儒妄爲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夫六日七分
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只
餘七分耳卽當槩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
況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卽當有三百八十四日
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分得五日餘四

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
當朞之數終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以震離兌坎各
西方之卦獨不繫於日　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
之月[illegible]云用事之月豈　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爲
父母爲天地萬物之祖何爲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數
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
分乾坤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
剥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
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剥至陽
復陽坤之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

也如穎達之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
一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
爻於一歲中主六月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
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
之說爲然旣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illegible]
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旣乾之策二
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當朞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
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生分六
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溫言災變之所[illegible]

已矣夫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卦變論說　　王炎　文獻志

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小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交則爲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許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賁自泰來盖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爲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出於坤剛來文柔爲隨柔進上行爲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爲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爲乾坤變則坤之初居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

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爲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剛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爲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爲臨遯三陰三陽變爲泰否夫子未嘗言而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觧經至无妄而力主其說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體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爲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外字則其內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盖大畜上艮下乾一剛在外反爲无妄則艮變爲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皆自大畜而來也敘卦先无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變可也謂无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敘先後不合殊不知敘卦先无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无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謂无妄備震之卦上乾爲父下震爲長子不損乾之一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

變卦則尤失之蓋卲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卲氏也讀易者捨夫子所以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論卦變　章俊卿　考索

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

來者六卦（需大畜大有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illegible]）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illegible]）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兌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變而頤卦虞以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息也）降者消也

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蒙小過萃觀蹇晉艮）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巽鼎大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孚大畜大壯睽需兌）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妹節損豐既濟賁恒井蠱）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咸渙未濟困益噬嗑隨）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坎離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

中孚或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乎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一爻而之也非同易以變為占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壽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剛柔相易繫之以辭焉以明往來屈伸利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三卦也

朱氏曰易曰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也凡三

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凡三女之卦言
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是者皆三
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則無是言也謂泰變爲
賁此大惑也曰不然也往者以内外言也自内而之
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内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
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
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内卦上而往文乎坤之
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
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
所謂出入以度内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

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
文柔也[illegible]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外卦乾
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卦外來乎故乾施一陽
於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陽
而生三女者乾坤相易以生六子成八卦也上下往
來周流無窮者剛柔相交以盡其爻之變也故爻之
言往來言上下内外者豈惟三子三女相值之卦而
已哉

論八卦生六十四卦　義海

[illegible]八卦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

得而知乎不牽於數不惑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
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
爻之[illegible]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
先而未至於象也以氣而言者溺於六爻之後不歸
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于數故謂坎離先天地
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illegible]卦氣起中孚蓋數與
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illegible]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
者之不能別而紛紛於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
夭者數也其[illegible]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
目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如

何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耶其生而智
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亦[illegible]
之蓋有生而後有動息語默動之與象象之[illegible]
何異於是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illegible]
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而六畫爲坤謂之乾坤
而　六畫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
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
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
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illegible]也[illegible]
爲之始以[illegible]

本于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誰曰不然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而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十有二

卦之象成矣乾之初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二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得之於氣而涉乎異端之說之紛紜者孰爲簡易哉

先甲後甲之義　熊朋來

或問蠱之先甲後甲有以甲子戊申爲先甲午辰寅爲後者有以丁辛爲日亡日之先後者巽之先庚後庚有以庚午辰寅爲先庚子戌申爲後者有以丁癸

爲庚三日之先後者不知蠱何取於甲巽何取於庚也曰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爲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彖傳言先甲後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又問乾甲震庚於納甲通矣蠱之先甲後甲於卦辭言之巽之先庚後庚於九五爻辭言之何也蠱隨反對以卦之全體行乾故言先甲後甲於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周公因蠱之乾甲把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爲蠱之

變爲蠱之巽庚甲相直巽蠱相八特於五爻言之宜也三日者或曰三爻也

互論　　義海

夫聖人之作易也假三才日月陰陽寒暑剛柔遞乎萬物之象以爲之教而已故伏羲之始得奇數於天得偶數於地以爲剛柔二畫因而六之以剛爲乾天之象也以柔爲坤地之象也既生六子而遂至六十四焉故上世聖人觀畫知化而自取足焉後之人不能究也故文王爲之繇周公辭其爻仲尼翼其經且曰夫乾陽物也剛且健有馬之象夫坤陰物也柔且順有牛之象焉是則既明其乾意曰剛坤意曰柔道矣經曰乾元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蓋言既剛之純也不可復剛也必以无首而後得又曰坤元用六利永貞蓋言既柔之純也不可復柔焉必也永貞而後可補剛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康伯曰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含洪居中順而不失其正者也若剛以禦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是以聖人假乾坤剛柔爾理以爲教而已夫

既明乎无首永貞之義則六九可遺而群龍无取矣今徒詭說曰六九何數也群龍牛馬何類也無乃乖[illegible]而於聖人之意戾耶先儒如虞翻崔憬[illegible]之所爲猶如京房郎顗輩之用五行夫聖人遠矣

互卦附象　　洪邁隨筆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爲震云他皆類此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與頤之反對大過

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内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于震巽離兌之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男之類他皆可推也兌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内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壯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之也

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illegible]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illegible]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illegible]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illegible]吉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illegible]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鄙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論林黃中易　朱熹

林侍郎黃中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偶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

実林口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毋之懷
子子在毋中生知毋之産子子在毋外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

易四

八卦取象　　義海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孔氏曰天行健故爲馬地任重而順故爲牛震動象龍巽主號令鷄能知時坎主水瀆豕處汚濕離爲文明雉有文章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兌說也羊順從之畜括蒼龔氏曰馬行不息者也牛順以載者也龍者性動而善變自潜以至於飛也鷄羽翼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也豕則性趨下而卑汚雉則文明而介潔剛而善禦衆而附人者狗也狠而善觸銳而不能害人者羊也此遠取諸物也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徐彦章說本義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卒合不得如坤爲土[illegible]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illegible]

一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順之𨗴又虎視更
說不得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徒地零零碎碎
法牽合傅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諸
多名物件敎皆貫通在裏面方是臨川吳氏曰健
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
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
也淵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
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
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
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

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
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
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
草而中內剛很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
也平菴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圓牛坤
象故蹄拆南軒張氏曰豕主污濕其性趨下故坎
爲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
止於人而能止人也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
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
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

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體變爻取至不可
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
無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雙
湖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
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
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
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
畜乾爻稱馬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
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
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

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
卦則多不通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孔氏曰首尊而在上腹包藏含容足能動用股隨
於足巽順之謂北方之卦主聽南方之卦主視手
能指持其物西方之卦主言語龔氏曰其外圓諸
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
則在下而善動股則在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
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指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

也此近取諸身也萬物皆出於一道雖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容有一身而具八卦者人是也有一物而具一卦者八物是也伏犧所以俯仰觀遠近取然後作八卦者亦以無物而非道也或問艮何以為手朱子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要徙[illegible]是也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illegible]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于下為足艮陽止于上為手手上

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為股兌陰兩拆于上為口口上而股下也平菴項氏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為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腎水竭則槁離為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肓離火無所麗也離為目眾者神棲於心其目見乎

竅者神見於目其目出乎故眾者形閉坤之闔也竅者形開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也雲峯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無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為然哉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為動手持於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

飛雉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龔氏曰積諸陽而成者天也運而無所積者圜也君則首出庶物父則萬物資始粹而不雜為玉剛而能變為金其位西北秋冬之交其氣嚴凝而為寒積寒而為冰其卦四月也故為大赤其性健而善為良久而不息為老其形確然為瘠其色有中有正為駁剛實在上而不剝於陰者木果也八卦[illegible]萬物之情其情不可勝言者則觸類而長之

乾爲君則坤爲臣乾爲圜則坤爲方巽爲曲直則
離爲銳坤爲吝嗇爲均則乾爲施爲平乾爲寒則
巽爲暑坤爲原艮爲凝也胡氏曰天剛健圜周萬
物君父尊嚴大赤老陽之色木果老而實爲生之
本孔氏曰動轉爲圜駁馬有牙能食虎豹取其至
健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良馬行健而善老
久而瘠其甚者也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爲
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
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
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

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
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
之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朱子
曰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荀爽有
集九家易解十卷節齋蔡氏曰積陽爲天陽體動
爲圜尊而在上爲君圜而在上爲木果沙隨程氏
曰爲圜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
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
大赤盛陽之色也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
蓏則下有柔者存焉瓜山潘氏曰圜無端也息齋

余氏曰乾爲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
陰之變而剛者也縉雲馮氏曰乾居西北卦氣爲
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臨川吳氏曰
坎中陽爲赤乾純陽亦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馬加
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
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
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
爲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楊氏曰果實而
不剝於陰爲木果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

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孔氏曰積陰而成爲地生萬物爲母廣生爲布嗇
熟而成爲釜靜翕而不施爲吝嗇動闢而無疆爲
均體順而生不窮故爲子母牛其載物也無方圓
小大精粗無不具者大輿也地事文其質柔故爲
文衆則含之而已坤三耦故爲衆有爲而成終故
爲柄地以黃爲中以黑爲正黑至陰之色也龔氏
曰衆取其載物非一吝嗇取生物不轉移柄生物
之本本義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
黃爲帛爲漿進齋徐氏曰坤積陰於下故爲地物

資以生故爲母動闢而廣故爲布爲均虛而容物
故爲釜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性順故爲子母牛
厚而載物故爲大輿坤畫偶故爲文偶畫多故爲
衆有形可執故爲柄純陰故於色爲黑融堂錢氏
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爲文
正蒙曰坤爲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於地至雜而
文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
無偏陂者也臨川吳氏曰爲布旁有邊幅而中平
虛也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
亦爲輿而[illegible]稱爲大也爲柄謂在下而承物于上

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其於地也爲黑地
之土色有五若坤之所象則爲地爲黑土也黑者
極陰之色也息齋余氏曰王金自然之質而釜皆
出於金然受變於鼓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之坤
軟布謂泉也又曰吝嗇者翕之守也均者闢之數
也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吝其功者歟雙湖胡氏
曰夫子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
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孔氏曰玄黃取相雜而成蒼色旉取草木旉布而
生大塗萬物之所生出決躁取其剛動竹之初生
其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萑葦竹之類也善鳴取
其雷聲之遠聞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作足
取其動而行健白額爲的顙亦取其動而見反生
取其始生戴甲而出其究極也極於震動則爲健
蕃鮮取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也龔氏曰陽動以
起相薄而有聲爲雷屢遷而極變爲龍其色正青
其體下剛而上柔故爲蒼筤竹爲萑葦玄黃者天

地之雜陰陽各正其所則辨動而交斯雜矣坤爲
布五體震爲旉旉言用子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
大塗布與萬物之所出也長子則繼乾之事有傳
正統之道善鳴起而求其類也馵足後足左白也
左陽位後陰位陰止而靜今從陽以動也作足以
動爲事也的顙二陰猶在上也白陰也陰動雖在
上不能爲大也反生華稻也死而反生有起之道
其究爲健終爲乾也決躁有所決而躁也本義荀
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陽始交故爲玄黃之

氣始施故爲旉萬物莩出故爲大塗動故爲決躁
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
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
白顛傳所謂的顙是也剛爻動於下故於稼爲反
生陽長之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臨川吳氏曰爲玄
黃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
爲玄得坤中畫上畫爲黃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
色也爲旉字又作藪與花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
花出也爲大塗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開通前無壅
塞也爲決躁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

陽之動也爲蒼筤竹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善竹
之筠也爲萑葦萑荻葦蘆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
幹虛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善
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馵足足骹
白陽之色作足足趍起陽之健也上下畫之陽也
的顙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
其於稼也爲反生稼謂諸穀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
生反勾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
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春生之草也草下
一根而葉分開於上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震卦

象稱皆本彖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師六五爻互
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孔氏曰木可以輮曲直巽順之謂風取其在上[illegible]
木號令齊物如繩直木爲工繩直之類白風去塵
爲潔白長風行之遠高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風
性前却爲進退不能果敢決斷亦進退之義臭風
所發也亦風之遠聞於人也風落樹之華葉如人

之少髮額闊爲廣亦寡髮之義躁人之眼其色多
白躁人之情多近於利木生蕃盛于市則三倍之
宜利躁卦風之勢極於躁急也龔氏曰繩因形而
直物工因時而制變白者無入而不受采長者風
之行高者木之升陰內則退陽外則進以巽適事
柔而已矣故爲不果無所不入故爲臭髮血之餘
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則髮之達於上者寡陰小而
陽大陽在上故爲廣顙眼爲體而止目爲用而作
離中二則是以精供明故爲目巽二在下明不正
也故爲多白眼商人執雞則知時而善動故爲近

利市三倍巽陰而伏則若静者其性善入則其伏
必起故為躁卦本義荀九家有為楊為鸛張子曰
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
者莫如風繩斜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
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巽少陰故於色
為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陰性多疑故為
進退為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為臭變陰也
陽盛於上為寡髮二陽在上為廣顙離為目反離
中爻於下故為多白眼陰符乎陽故為近利市三

倍或謂離日中為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震為決
躁巽三爻皆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融堂錢氏
曰為木者幹陽而根陰也為長者風行也為高者
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節
齋蔡氏曰為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
也臨川吳氏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
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
臭反以三畫則震一陽內主為聲兌者巽之反體
為味艮者震之反體為色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
白眼皆上陽盛也以頭言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

者髮少以顙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以
眼言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
中黑白相間而停均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
白多於黑也為近利市三倍義理陽也利欲陰也
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為主於內之卦
為兌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為近利曰市
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訓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
之至甚者也其究為躁卦三畫皆變則為震也震
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
震不變其初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

為乾而不為巽於巽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盡變其
初中上三畫故其究為震而不為坤蓋巽陰卦為
陽卦陽卦為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為陰卦陰卦為
純陰也雙湖胡氏曰夫子于巽卦取象稱木本之
漸六四餘皆自取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孔氏曰為水取北方之行溝瀆取水行無不通

伏取水藏地中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弓
者敎矢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加憂取
其心險難爲心病險難也勞卦爲坎聽勞則耳
痛取人之有血如地有水爲赤取血之色矣亦取
其陽在中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下首取其水流
向下薄蹄取其迫地而行曳亦取其磨地而行爲
輿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爲通
取水行有孔穴月水之精盜行潛竊堅多心剛在
內也龔氏曰車之蓋橑爲月水者言流而不積也
其下爲輪以利轉言行險而不殆也素問曰西方

生金在志爲憂北方生水在志爲恐以恐對憂則
有力矣故爲加憂寒氣水之勝也大熱受邪心病
生焉故爲心病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薄蹄行不
利也爲曳蹶科而進也一陽在內而處則其載重
二陰在下則其勢弱敗乃自取之也爲心病陽陷
而不靈也爲耳痛陽塞而不通也溪谷如脈絡故
爲血北方也一陽生故爲赤亟心陽欲亨也下首
猶之爲豕薄蹄迫地而弱曳弱而遲非若風之速
也本義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
狐爲蒺藜爲桎梏閻氏彥升曰坎一陽在內而明

二陰在外而暗內明外暗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
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涎濟徐氏曰內明外暗者
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陽匿陰中故
爲隱伏爲盜太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
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
矯輮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
所以載其車之下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
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
爲痛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坎中畫
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

爲薄蹄爲曳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爲多眚坎維
心亨故爲通剛在中故於木爲堅多心鄭氏正夫
曰陽居中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
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
伏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爲心病水藏在腎開竅
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爲陽
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
閒故爲血卦臨川王氏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
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爲矯
輮臨川吴氏曰爲血卦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

身爲血也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心亟急也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其於輿爲多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沙隨程氏曰坎於馬爲輿者陷則失健也潘氏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心本坎卦彖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盜本蒙貫等

卦爻此外皆自取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孔氏曰爲火南方之行日火之精電火之明火類甲胄剛在外戈兵剛在外以自捍懷陰氣爲大腹乾卦日所烜也鱉蟹蠃蚌龜皆取剛在外科空也木既空中上必枯槁龍氏曰火緣物以爲體麗天而久照者日麗乎陰而其光發散者電也外剛而衞柔爲甲胄上銳而麗物爲戈兵皆陽也腹陰也大腹者內陰而外陽也其性躁故爲乾卦皆外剛而內柔也鱉之性靜故爲鱉剛之性躁故爲蟹蠃則形鈴而背麗蚌則內虛而含明龜則內明而顯幽本義稍九家有爲牝牛節齋蔡氏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爲電剛在外故爲甲胄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燥燥故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矣南軒張氏曰甲胄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腹陰而有容

坤爲腹離得坤中爻亦爲腹張子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而燥也括蒼龔氏曰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雙湖胡氏曰按張子謂附而燥是不以科爲木科爲水盈科之科謂科與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又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晉革豐家辭如龜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孔氏曰陰在下爲止陽在上爲高山也山雖高而有澗道爲徑路也小石艮爲山又爲陽卦之小者有徑路又崇高爲門闕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出山谷中關寺取其禁止人也指取其執止物狗鼠取其皆止人家黔喙之屬山居之獸堅勁多節山之所生木義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陳安卿說林衣易以艮爲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鄭氏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臨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途也爲小石剛在坤土之上象

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爲果蓏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爲鼠爲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鉗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剛在外也平菴項氏曰震爲萑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閽寺耿氏曰閽官閽人掌

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於前而衞內之柔者也冷氏曰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堅能曲直故爲木之全材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堅多節離爲火於木生盛則叢於本生衰則顯於末故爲科上槁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者無行健之功徒有齒噬之象雙湖胡氏曰艮爲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也爲指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按夫子取艮卦象如石

本之豫互體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爻如果本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孔氏曰澤陰卦之小地類卑也巫口舌之官西方五事爲口口舌言語之具也西方主秋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屬則附決爲剛鹵水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少女從姊爲娣也羊性順也胡氏曰澤潤下巫取其順口舌能說人羊中壯而外順龔氏曰兌柔而說澤象也以言說神則爲巫以

言感人則爲口舌以趣時言之則爲毀折夬所
蕃鮮也以立本言之則陰見而有所附陽動而有
所決夬所謂決躁也㐫問曰辛散酸收苦緩苦堅
鹹耎而此於地爲剛鹵者外柔而二陽在下也外
柔則有所承故於女爲妾二陽在下則内很爲羊
其在地爲大澤虫魚說焉在天爲雨澤百穀說焉
爲附決不足於震也震動斯決而無所附矣本義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進齋徐氏曰陰俘於外故
爲澤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兌上拆口象故
爲巫爲口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毀拆柔附

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潤極故爲剛鹵陽在下
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
死氣也坎水絶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爲鹵而
巳漢上朱氏曰澤者水之聚二陽沉於下一陰見
於上坎兌一也故坎壅成澤澤決成川口者說見
於外也舌者動於内也鄭氏正夫曰通乎幽者以
言說乎神故爲巫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故爲口
舌融堂錢氏曰爲毀折上柔象爲剛鹵水本柔土
凝而鹵陽聚於下也息齋余氏曰陰在上皆有決
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進

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親而動不免於去也平菴項
氏曰地之鹵非不潤也暫㬥而乾巳而復潤天下
之潤者莫夂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兌
於外者其上則芈而爲露露之凝爲霜其下則鹹
而爲鹵鹵之凝也爲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鄭少
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實蔵與
焉此天地之仁也
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巳克其類則有所
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
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

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
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
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
也有見於說卦而卦無之者如爲釜爲布爲蠃爲
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罍謂之坎此見
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進齋徐氏曰
易道無窮苟通其類可以盡利王弼所謂忘象忘
言岡非說卦之意而荀九家又逐一附益於說卦
之後亦豈足以盡擬議之神哉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

以爲多有不可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如
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上
文乾爲馬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
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
坤爲牛此則爲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
也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爲大輿載於下而方
震爲決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
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
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
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

大腹艮爲閽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
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
路大塗陽闢乎陰無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
能闢也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長且高者
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
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爲善鳴馵足作足
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
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
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足者陽下而
強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於輿爲多眚

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無力也巽爲木於
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
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槁震
爲旉乾爲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敷乾之三陽果之
結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木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
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
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
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
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吝嗇者陰之
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爲

文者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知其始于天者不可
見矣爲柄者有形之可執也乾之氣不可執矣離
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
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子而
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
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娣爲娣於陰之少者
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
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觸類而通矣

易取象於物　朱熹文集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也

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附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之幸而偶合其說鑿矣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

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以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大象之義　鄭樵

宓羲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皆不係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於易而爲之即離之象而爲網罟即渙之象而爲舟楫即乾坤之象而爲衣裳即大壯之象而爲宮室可也至夫子

又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盡六十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言者泰否也有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者井鼎有以形者噬嗑有取明於畫者剝浸長爲二陽之臨柔浸長爲二陰之遯有取名於字者咸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之咸兌悅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爻之動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剛反動於下故謂之復有二卦之象者如水上火下爲既濟水上山下爲蹇卦之名不一夫子必欲以八者之象而盡之使皆明出地上晉地中生木升山下出泉蒙火在天上大有可也而震坎爲屯爲解則

曰雲雷屯雷雨作解㬪雜爲雷電豐亦爲雷電噬
盖爲雲爲雨者屯解也欲明屯者難之未解故謂之
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易爲雷雨豐取象於明
以動噬嗑取義在於頤中有物皆不在於雷電故均
謂之雷電不以上下別也以至坎下兌上而爲困分
明取於澤中有水今曰澤無水困盖非無水不足見
困之意雖以有爲無亦可也聖人之言象如斯而已
矣若泥於一象而不知變哉故頤中有物謂之噬
嗑日中爲市亦取之噬嗑飛鳥之象謂之小過而
杵臼之制亦取諸小過乾爲龍而震亦謂之龍坤爲

馬而乾亦爲馬是知不可以一端求一節求也大抵
易與爲象不特如繫辭所述十三卦制作而已如井
田之法以公田封建之法取於比禘祫之禮取於觀
作樂取於豫宗廟取於渙觸而長之易其萬象則一
卦不止於一象如此可以類推矣

明象

黃澤 趙汸師說

易以明象爲先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
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爲易起於
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
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
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
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
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
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辯有一卦
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
爻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
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
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
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
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

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
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此作卦與
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
易一而已矣若各求其當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
自異作三聖同異當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
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
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
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

論易之三名

孔穎達 後同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

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

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耶又云易之門戶耶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

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無常無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為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

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惟在於有然有從無出理則包無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

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無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無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為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無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無以言也

論易取變易之義　鄭樵

易之為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為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為疏胡安定辯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

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於變易之義吾夫子已於大傳而發明之矣既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唯變是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與陰陽相爲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陰陽　　義海

夫易生生不窮之謂也夫陽主乎生而陰主乎死言陽陰則是既生而死不復生矣言陰陽則雖死而復

生之謂猶言晦朔而不云朔晦蓋明既晦而又有朔焉亦猶言死生有命而不言生死蓋欲明既死而又有生焉故聖人序卦先既濟而後未濟乃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此聖人之意也

論易分上下二篇　　孔穎達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繫以釋其義也

上下經辨　　鄭樵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經字爲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於乾坤蓋天道也父母之道也下經始於咸恒蓋人道也夫婦

之義也天道莫大於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於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始末下經以震艮巽兌間於其中非他也所以受而推之也見於序卦上經三十而下經三十四者非他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如坤䷁如大過䷛如頤䷚如坎䷜如離䷝皆一定而不易也卦之反者二十有四如屯反而蒙需反而訟實以十二卦反而爲二十有四也正者六反者十二共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之正者有二如中孚䷼如小過䷽二卦皆一定不易卦之

天者三十有二如咸反而恆遯反大壯實十六卦反
而爲三十二卦也正者二而反者十六亦十八卦以
十八卦之反正而論則上下經實無多少之別矣上
下經各十八卦共三十六卦正合八卦之數也
大六十四卦之中一陰五陽者共卦十有二二
陰四陽者共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者共卦二十
有反對變卦五十有六乾陽坤陰離二陰坎二
陽頤二陽中孚二陰小過二陽大過二陰是謂反
對不變者凡八卦耳

易學啓蒙

朱熹 後同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
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
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枝其勢若
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
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
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
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
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
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
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

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揲蓍說

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
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
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
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
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卽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
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
八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
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

其掛扐者如再變例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
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爲一爻右三奇爲
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
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
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爲九過
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卽四象太陽
居一含九之數也右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者
凡二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
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

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右兩偶一竒以竒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竒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右三偶爲老陰者四掛扐之

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二二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

前一變爲竒後二變爲偶竒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其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

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爲圍三徑一之義而無復竒偶之分三變之後爲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爲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

之爲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

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况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

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

論揲蓍　熊朋來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此蓋舉一變以見十八變之

例揲者以五十著虛一不用象太極四十九著兩手平分象兩儀置右手所分一半就取其一著掛于左手小指間所謂象三才以所分四揲之所謂象四時先揲左手所分求其奇餘者扐於左手無名指間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次揲右手所分取其奇餘者扐於左手中指間所謂象五歲再閏初揲之扐通計三指不五則九以一卦言之此十八變中之一變以一變言之此三揲中之第一揲也又置第一揲所得之策再以餘著如前法掛扐而揲之第二第三揲之扐通計三指不四則八八九爲多四五爲少三少爲老陽

三多爲老陰兩多一少爲少陽兩少一多爲少陰蓋大衍全數五十即河圖中宮以五乘十之數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此陰陽老少之策所由分也河圖之數十布揲之奇餘則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所得之策數則有六有七有八有九獨不及五與十者大衍之數五十也布揲之時見左手所餘多少即知右手之數第一揲左手餘數或一或二或三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五若左手餘四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九第二揲收取第一揲之餘著或四十四著或四十著再分爲二掛扐如前法左手餘數或一或二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四若左手餘數或三或四則并掛一與右手所餘者成八第三揲又取第二揲餘著或四十著或三十六著或三十二著再分二掛扐亦如前法左手餘數得一與二即成四得三與四即成八此不待終筭而知所以潛虛揲左虛右揲右虛左然潛虛分陰陽客主故只揲一半而大衍之揲必須左右手皆揲以見全體也所謂揲蓍者非是著掛扐過數目正是著餘下數目掛扐過一十三著名爲三少餘下三十六著以四筭之爲四九

老陽得九數何也四象中太陽居一而九者一之餘數掛扐過二十五著名爲三多餘下二十四著以四筭之爲四六老陰得六數何也四象中太陰居四而六者四之餘數掛扐過二十一著名爲兩多一少餘下二十八著以四筭之爲四七少陽得七數何也四象中少陽居三而七者三之餘數掛扐過一十七著名爲兩少一多餘下三十二著以四筭之爲四八少陰得八數何也四象中少陰居二而八者二之餘數三變既定而一畫成十有八變而一卦成三變之間爲老陽十二爲老陰四爲少陽二十爲少陰二十八世

儒不通再扐後掛之義或謂第二第三揲不必掛一
不知第一揲若非掛一已無從得九第二第三揲若
不掛一則老陽少陰各該二十七路少陽九路老陰
僅一路矣再扐後掛者古初揲雖已再扐而後揲亦
須掛一也至如六爻占法求之左氏國語自有成說
六爻皆不變則以本卦彖辭爲占而以內卦爲貞外
卦爲悔如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其貞風其悔山凡卦六爻全
不變者用此例一爻變則專用所變爻爲占如畢萬
筮仕遇屯之比只看初九一爻蔡墨論乾之同人只

看九二一爻晉侯納王遇大有之睽只看九三一爻
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只看六四一爻南蒯之筮
遇坤之比只看六五一爻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
之睽只看上九一爻凡卦一爻變者用此例三爻變
者以本卦爲貞支卦爲悔如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
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爻變也初與五皆老
陽用九變四爻老陰用六變二三與上爻不變在屯
豫二卦皆爲少爻故曰皆八朱文公所謂變爻三爻
占兩卦體是也五爻皆變則專以不變爻爲占如穆
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元凱以爲連山

首艮之易非也按艮卦變隨惟第二爻不動三與上
爻皆老陽用九變初爻四五爻皆老陰用六變惟第
二爻少陰不變故所占只在艮之八朱文公所謂四
二五一二分一專是也若六爻皆變則以乾坤二用
爲例如蔡墨對魏獻子所謂乾之坤即六爻全變之
例此占法之大畧或問左氏國語所載左傳於穆姜
之筮既曰艮之八國語晉重耳之筮亦曰屯之八又
曰貞屯悔豫皆八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
言八曰七七蓍數也八八卦數也三揲之餘得少陰
爻最易惟其揲者多得八故經傳亦多舉八以紀占

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中分之得五千七
百六十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饒一千一百五十
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策
故大衍初揲扐一扐二扐三者少扐四者多少者凡
三多者凡一巳是饒陽減陰故老陽十二路少陽二
十路少陰二十八路而老陰只四路若揲法少差則
其遇愈艱然老陰之路雖最少而卦中未嘗無爻交
以揲蓍之法周密如此古人猶有筮短龜長之嘆况
今俗下占卦以錢代蓍所謂重爻单拆之畫老陰老
陽以三純而變少陽二陰中取一陽少陰二陽中取

一陰欲一擲而了十八變之事不過約揲法而用之至於世應之法八純以上爻自初至五各從其世惟上爻獨不變又取第四爻變之名爲遊魂又畢内卦三爻同爲一變名爲歸魂亦以先天卦位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參錯爲六十四卦竊取夫參伍錯綜之義然上爻不變虛而不備以錢當筮老少均取玆見其短矣古之爲筮者猶曰不如龜之長今學者鮮布揲不見揲蓍中作用處僅賴俗占以詔凡愚故集先儒緒言作揲蓍說

論蓍數

章俊卿

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得參天之數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得參天之數故乾之陽爻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少則掛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所以九爲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蓍之際三揲俱多則掛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所以六爲老陰三男之爻一陽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蓍之際兩多一少則掛揲之餘得四七之數而以七爲少陽者自然之理歟三女之爻一陰而二陽得自然之數八揲蓍之際兩少一多則掛所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爲少陰者自然之理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亡(之)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存陰陽老少之理明增之一則於揲爲贅不可也減之一則於揲有缺不可也是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五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四十五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恭之曰或贏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爲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反爲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爲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君陰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其於自然之理

蓋亦昧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變子蓍一日以冠其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蓍之德圓而神頗取而用之如何耳

四營成易之說

不觀周易繫辭無以知四營之說不讀三墳易典無以辨四營之名夫分二象兩掛一象三揲四象時歸奇象閏蓍法有四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各以四推果只合

之四營[illegible]曰非也蓋營者經營之謂而四者言四正
之卦也乾坤離坎是爲四正卦八卦於八方而以四
正之卦左右而經營之是爲四營何以言之蓋乾營
左重得十八卦始於訟鼎大畜需革无妄中於遯睽
巽大壯家人兌履終於姤夬大有同人小畜此則以
純乾之體而一營也坤營左重得二十四卦始於臨
蹇大蒙觀解艮中於否泰隨蠱既濟未濟師謙復比終
於豫剝升屯明夷萃晉家此則以純坤之體而二營
也離營右重得十四卦始於中孚大過中於噬嗑渙
恒賁節咸終於旅損井豐益困此則以純離之體而

三營也坎營右重又生四卦始於小過中於頤終於
漸歸妹此則以純坎之體而四營也故周易繫辭曰
四營而成易三墳易與曰四營而成望卦正謂是也

卜筮 鄭樵

蘇子曰揲筮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
非聖人之道也吁周禮有筮人大卜掌三易之法而
洪範亦有稽疑是占筮之學其來尚矣特用之者有
善未善者耳夫卦之與爻有體本吉者有反而後吉
者其相爲倚伏而占驗不可不知卦之本吉豐泰既
濟之類是也反之而後吉者否屯未濟之類是也爻

之本吉者乾之飛龍坤之黃裳之類是也反之而後
吉者上九亢龍上六龍戰於野之類是也知此而後
可以言卜筮矣蓋嘗論之世人顛倒於利欲之場終
日戴天履地行不祥之事而無所忌至丘社則欽祗
而過之終日言動擬議不出於易而不知畏至蓍龜
而得繇辭則敬而信之吁以此用心宜乎蓍龜之不
驗也至哉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此
言盡之矣然則將如之何曰今之占驗者當察其所
占之人當究其所主之事昔者穆姜之得比之隨自
知其必死於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

稱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於咎爻非不
吉也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也此其所謂觀其
所占之人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而占父者憂
之父入上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而占母者
憂之女之終也此所謂當究其所主之事如吉者逮
謂之吉凶者便謂之凶此其揲策布卦爲日者之事
非善明理之君子也

无咎悔亡

易畫而後有卦重而後有爻動而後有變變者得失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是以君子貴乎善用六爻

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何謂用處治處亂宜
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爲宜否夫
是之謂用自易之始作而觀之有吉有凶有悔有吝
有可爲而不可爲自易之既作而觀之則六十四卦
未有一卦不可爲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之不
吉也易之爻辭有所謂无咎者夕惕若厲无咎之類
是也所以有咎爲不傷也夕惕則无咎矣所謂悔者
亢龍有悔之類是也所以有悔爲其亢也不亢則无
悔无悔則吉也有所謂吝者即鹿無虞往吝之類是
也所以有吝爲其往也不往則無吝矣有所謂凶者

師出以律否藏凶之類是也所以有凶爲其不律也
以律則無凶無凶則吉矣是謂事雖非吉能從聖人
之訓則反爲吉矣故曰六十四卦未嘗一卦不可爲
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用之不吉也是故君子
於易貴乎善用將欲發身則頤不可不知將欲正家
則家人不可不知將欲用兵則師不可不知將欲決
獄則噬嗑不可不知每事常取法於易則無往不吉
焉有內外悔吝也哉

釋類　　　　　　義海

或曰易不可爲典要其義安可以類求乎曰經不云
乎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是故不可爲
典要唯變所適者此終乎爲道也屢遷之義也初率
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云者此終乎爲道也不可
遠之義也然則聖人之辭既有乎典常則安謂不可
以類求乎借初上之位而喻之近取諸身則上爲首
而初爲足遠取諸物則上爲角而初爲尾故九以首
以角而取象者未嘗不在上爻以足以尾言者未嘗
不在初爻

七八九六之說若老陰少陰老陽少陽其義不取全
撥劉牧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一天三

天五爲九地二地四爲六得生數之本也然有未盡
七八九六成數之說爾夫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成數之本也今虛其十而不息以象易道變通之
不息也夫用十則見其極數而無變通者也以十則
有百百則有千千則有萬萬則有億此乃可窮之數
也故虛其十而不用爲然虛其十而不用是亦有用
之本也今言其生成之數者乃金木水火土之謂也
若水生一從天一點至地十是十數也火生二從地
二點至天一是一數也木生三從天三點至地二之
或曰十亦有用也趙岐注關子明易所謂五圓頭

者是也

經中體義 爻卦　　代淵

六十四卦各主一大時卦內六爻是大時中所謂之人則逐爻當位得失之小時也本大時以觀人之所爲合於時則吉反於時則凶卦內初三五爲陽位二四六爲陰位奇畫爲陽爻偶畫爲陰爻陽爻居陽位爲得位居陰位爲失位陰爻居陰位爲得位居陽位爲失位得位則吉失位則凶又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一陰一陽則應俱陰俱陽則不應應則吉不應則凶此易象本體之大約也然諸卦中

或有得位而反凶失位而反吉者有應而反凶不應而反吉者何[redacted]爲與卦時合與不合故耳但本時以認之[redacted]矣此易之應用而[redacted]變也卦有氣爲陰[redacted]案也有德謂一卦所主之用也至若乾健坤順震動艮止之類是也逐卦下所立之名即時與德之本也名下所係之辭謂之彖辭演一卦德用之旨也六十四卦卦有六位皆以第五爲君位此易之大畧也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斯易之變蓋聖人意有所存即主義任彼不可滯於常例學者詳之彖者本是卦

下辭之名先儒亦云彖辭孔子作文言故於首標之云彖曰云以廣述彖辭統論一卦所主之大義以斷其歸趣也大象者取上下二象物象以爲義不獨取其形本在取其用以爲法其間有與彖文相反者或取相須而盡義或取垂教之同歸使後人法而象之但會其極處則知非相反也小象者明逐爻所取物象或辨其爻中所歸之義或足爻中所未盡之意以垂法於人也易卦初自乾坤而下其間天地之代運時世之極變人事之治亂第適其用直終於既濟未濟復入于初生生新新循環無際不出此六十四卦之時與天地偕未荀天地可滅則此理乃可滅矣

論程氏易傳　[illegible]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筮豈出於義理之外盖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口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爲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

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恭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論易經文誤字　洪邁

頃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文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illegible]

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註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

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從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雜而著今本雜誤作稚字頃於福川道藏中見此本及後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卷之五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書一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
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
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
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以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共
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
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

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
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
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
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
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
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
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
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
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
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
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
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
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等對共參定至
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驍騎尉朱長才等對敕
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書傳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
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
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
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言矣
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
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
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
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
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
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
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
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
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

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
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
是訓詁亦可得其旨意之大略矣

論古文今文尚書　　通考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
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
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
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
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
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
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
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
生書後得歐陽及大小夏侯其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
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
口授晁錯顛雜齊魯語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批

數家雖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學其中古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皆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與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

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而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皆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誓造攻自牧

皆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君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下繹字其乖繆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上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

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爐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猶有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

遂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頴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頴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

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頤爲豫章内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又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illegible]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奇文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間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誦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

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古文今文辯　鄭樵　典論

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從來之者何休註云齊人語以是知齊語多艱深難曉者或者又云盤誥聱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訓貢範湯誓泰誓等書同出於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盤誥齊音使然詳二說皆是然未有的論後見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

戾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
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此言實爲
的論

中星考　陳櫟　文獻志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
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畧而
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
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
覆盂其旋速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

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
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
及一度積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
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其星中於正午
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畧不同爾不
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
必先定子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
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
爲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
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

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
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
星昴爲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
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
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
亦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
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亭隆而求之月令又
以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
參閱之先覺曰堯即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
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

貞元會合之運曆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
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
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
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闊而別舉
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
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
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
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
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
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

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實出日餞納日冬至之
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
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
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
壁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
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
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
皆在奎度宋元嘉曆冬至在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
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
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

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撮大畧不細
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
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
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
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
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
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又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
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
令中星亦不可斷以為盡舉月本也然之歲差之說
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

垂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盡天度有
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
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
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
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
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為
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
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
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
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欽會天曆者又

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
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
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
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
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
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非之異
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
行常處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步日所在又
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
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

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莫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曆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徒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

年曆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雖符亦不必辯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差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殆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中星辯

鄭樵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言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於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

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惟其至中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藏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

求得中所言蓋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
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堯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

新刊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

後學大金劉大綸校

書二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
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
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
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
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虛
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
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
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
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
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
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
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
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晦早晚惟中者
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
十八宿而此獨舉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
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

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昜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附 月令中星 微婺在而水南 熊朋來

堯典四仲月中星如火虛昴各指一星而言中春星鳥本是柳與星而以鶉鳥言之火雖心星而氐房亦皆大火之法也月令中星孟春月建寅日躔亥自有

危室壁而但言室昏參旦尾亦各舉其一宿以記中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婁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即躔奎昏旦鬼斗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但言胃昏星旦牛中亦不但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畢觜參井而但言畢亦謂初入申在畢昏旦翼女中則軫與虛危以次中矣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東井昏亢旦危中以次及餘星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張而但言柳昏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則氐房在焉旦奎中亦有婁胃隨中氣深淺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

而首軫此不以中氣初過言而究其在巳之末躔此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畢中則以次觜參中可知中秋月酉日在辰當躔軫本度以及角亢而專言角昏中以見首本昏旦牛參中不言參而言觜二星附參中舉小以見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言房猶中秋言角也昏旦虛柳亦舉一星為記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記初入寅之度也昏危旦星中接上月虛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言斗入寅首躔入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昏壁旦軫中接上月包室與二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

子有女虛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昏婁旦氐中大抵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之堯典月令皆然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則拘其言星而謚之天文必有不合之處俗儒謂堯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差逐月中星復差初不思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按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

月一星傳曰大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
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仰求昏旦中星之
捷法也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
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爲二月節疏云漢
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
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視了絕亦云驚蟄
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月令以啓蟄之日曰孟春
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啓蟄
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

下注云律夾鍾令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
亦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
能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
亦始於秦漢以來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畧
正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
之中星不但昏中而并及其旦中於是占法愈密矣

象刑說　程大昌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
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特人之語
曰象刑墨幪慅嬰共艾畢菲對屨赭衣而不純也

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
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
也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
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象而
劓之犯宮者劓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
不能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
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爲傳也爲之辭舜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未嘗去殺也怙終賊
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
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

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審其有無特
能推理以辯而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
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
無以易也楊倞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
勝者卑矣推以肉辟始夏則其謂堯舜之刑無刀鋸
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
爲然也肉刑之制孔安國漢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
所起然而荊川楊熊苗民因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
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

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闕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之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决哉况象刑之次每念下方有流鞭扑贖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亦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眞加之流鞭扑贖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何他求之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棄周曰匿爲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救飭無素者也蓋

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爲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申戒正爲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旌別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罪戮人固不頑與之相值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罪人能全肖物若諸器以示之則山行草芟者知畏而預爲之避也此其鑄器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爲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元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莽與儀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捺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實之司圜顧在五刑紂懸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其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隷也漢世之脊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經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恭嚴密無不曲盡而縣謂示耻可以去殺固

無或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棊泰之緒千歲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左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狃服強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爲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禹貢地理辯　鄭樵後同

驗星經攷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宂足以知地理乎曰覩場避足迹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

求況志足以知地理乎曰傳聞之異當多此作介

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所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爲據所可據者禹貢一書耳然禹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之地理亦難乎參符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辯之揚雄班固皆相志於誤者也亦惟証之以禹貢而已況漢而下諸儒之議論乎何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

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司馬史遷之作河渠書曰厮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瓠子始有二流子長之論其誤指秦時河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揚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至秦而未通中國故李白謂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貢梁山之域如岷沱潛蔡之類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禹貢已開蜀道及蠶叢人所創乎後開班固述河源之經跡遠窮崑崙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衷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爲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之言與才知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係

而出之至後世則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繢紋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于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洪範相爲用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

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彞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為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為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為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為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為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兖接境自兖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

先次揚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也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出一句汩陳五行汩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為用者或曰洪範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揲蓍也

洪範五行　淵熊氏論　　葉適習學記言

自劉向為王氏以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蔽錯世亂不能救止其禍尚小道壞不能復其害尤大也今略舉洪範本義以證五行志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天之所以錫禹也今尋虞夏書不載被錫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於先而箕子乃獨明其所傳於後以是為唐虞三代之秘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大禹謨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詳上文所言固將以當時之治命禹禹總心力以成天下之其功以水為先而其效非獨水也水火金木土穀則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則彝倫攸敘也戒之董之則福極之分也總而命之六府三事為九功則與洪範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之言略箕子之言詳然則天之所錫非何其異而不可知者在焉易惑而道難明以皆為悖者多而以理為順者少耳箕子勸武王以

禹得洪範於是攸然敘槩然如指掌學者失其指方以為
奇詭秘傳流轉迷妄淪於下俚而非聖賢之所嘗言
使私智臆測鑿然後既相與串習而別於其間自
為中備此大道之所為隱而非有隱之者也使河出
圖而作易象在伏羲之世則洛出書而為洪範乃在
禹之時前後懸絕何昔為經而今始緯乎易不知有
書書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義象九疇兼政
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八物安在
其相表裏也且此特劉歆之言爾後世學者尊奉古
文因而推於天人之際以傳言為是烏能致其極也

五行無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味者養人之本
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聖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
又作暨稷播殖穀曰烝民乃粒然則禹稷以前民蓋未
嘗乏食周人起家稼穡功最著武王非不知然箕
子所以首告者欲此而五行而萬物並育不欲其私
人力而一家獨利耳今先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
忽致五行不得其性以人主雖有德而智與力不具
其亦無以致五行之功矣若洚水是也若夫備救一
身之闕以盡五行之實已而不能順五行之理以修
養民之常政與利同守擾隨除弊而利從興則漢儒

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淪隳矣抑古人
於德未有枝葉故書稱堯舜止於聰明文思恭讓明
哲而皋陶以言為謨禹湯之後衍德漸廣又後則不
勝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自
堯舜以來所由成聖者也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
而推數之於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
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於此矣漢儒不識箕子
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牽引周衰春秋以事往證
分別附著而使洪範紀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
書至今千餘年終未有明者殆可為痛哭耳皇建其

有極者本無底止而為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
也六極者人之所惡也獨者福之成者極之古人之
治世於是矣人君有極則能斂福以賜民民亦能錫
君以保極人君不極則與民同受六極之罰此洪範
之大義也學者必學於古聖賢若有祥桑穀共生於
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
陟原命今不得見其詞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雊作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其
訓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是古人因
異以訓惟先格王而以是正之推之於咸乂原命

書猶是理也若夫洪範初不爲災異而作甚微歷
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爲一春秋
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剥解門類而户分之以是爲格
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說夫豈不然而謂以爲
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歟
熊氏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如天乃錫王智勇之
錫湯武征伐皆稱天胤征呂刑亦托辭於天尚書言
必稱天此其常也痴愚之人遂謂禹治水至洛得龜
書畀　詞人言之則可而不可用於解經孔子於河
圖洛書但言聖人則之非夫以此分涉義禹也或謂

九疇中龜書該幾字皆賤於天錫禹之說不思易中
第何嘗謂洛書參伍錯綜即洛書若專謂易爲河圖
則爲洛書真俗儒之言也

論舜漁陶

金履祥

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
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
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
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
舜猶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
欲殺亡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
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
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
豢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
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
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
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
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
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
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
史記又發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

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
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
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
矣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史稱黃帝之曾孫帝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
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然之氏語允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幕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俾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妝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因晉言之矣然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討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邵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鯀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堯德不若舜禹不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世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

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杞又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虞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論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去聲之爲禼入皐之爲咎去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

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酉之爲猶縣之爲鯀虺之爲偪紂之爲受冏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以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劉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調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疑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所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禼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猶不得爲酉鯀不得爲縣也如仲偪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冏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

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剌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遡厥於晉使伯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敱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皆有爲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孫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咸有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

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非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君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足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何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

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
烏在其爲至德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
如是其怨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憚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
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
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
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

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
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
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
書以商視周蓋西伯猶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子受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
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
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
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
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
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
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
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
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説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

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説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
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
事也且如孔氏之説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
説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嘉微子之賢縱其
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嘗已伐商無復拘縻昏立
明之節然猶王家微之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
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郤可羞
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
傳也武庚爲牛民請命洪於紂故殺之而已必不與

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嗣
冢父死子繼則商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
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
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絶紂也若
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自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
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踈
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
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因之爲奴耳因而爲奴如

漢法髠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
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
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
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
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
不辯

論三監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
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
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
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
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
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
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絶其子孫
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
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
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
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

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
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
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
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國家之謂何又內以爲私外以爲周之天下或者
周公可以取之也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
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嫉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
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獨
周室之內難亦因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
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

叔實耕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罪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變亂之釁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餘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

方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煽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特其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

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周累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之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論處殷民

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陵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遷而之後高宗諸賢存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肆虐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戮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消終不克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

於是分遷職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跡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宜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箴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

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孳孳於生厚之遂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改又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文簡）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翕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問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時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軒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敢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

民也乃紂所比暱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求而子孫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

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聚人之國其故
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
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
者衆故寛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
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爾伯小大多
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
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
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

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
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
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
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
之意幾無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
口矣予故爲詳辯之

金縢非古書　王廉 文斷

予讀書至金縢又疑辭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
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
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
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
某之身夫周公而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
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爲也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
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刲股醮
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卽命于元龜
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

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
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
皆弁既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
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
藏於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
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
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卽在其中武王疾
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
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今乃

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始疑是編非古書也皆
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
和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
也故疏氏篇以俟知者

周公居東二年辯　　汪敬　文獻志

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
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致
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則讀爲辟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
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復求之

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
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
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
避讓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
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
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亦有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
有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
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
王家先事預防勞勤爲甚逆遂外患不得不言其辭
促其時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
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
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
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僭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衛士未
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
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
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
月間事常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
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爲三年
王感風雷而迎周公以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
行雖行亦不得弃留受命出征軍士隨征武庚既誅

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
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
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詩人安得有狼跋疐尾
之興故朱子晚年亦從鄭說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

三宅三俊說　　程大昌　文獻志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
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
迷其所謂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
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顓爲用人而作雖以司徒

謹罰終竟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爾三代本末有敘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妥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彝敘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汩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

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錯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俟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竝三宅而徒立稱謂也哉詳複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卒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及夏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亦曰克用三俊以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職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官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為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為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為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頗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爾夫領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

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徃而致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顧命冕服辯　蘇軾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禮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獨可以喪服行之
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
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
敎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死方殯孝
子徒跣以出居路門之外設干戈虎賁之逆此何
禮也漢高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璽
與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其何用此紛紛也春秋
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
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
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

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
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不
若晉四之侯紹卑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必
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
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論君牙伯冏呂刑三篇　鄭樵 後同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
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見明審可知
穆王之爲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
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
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
瑤池忘歸諸侯贄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
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於列
御寇所謂西極之僊人與穆王同遊以至於瑤池此特
禦寇欲寓言以神僊人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
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
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爲據也
退之名爲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

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疾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爲
名誣穆王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
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
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
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太僕正則自謂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
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
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求辜雖當耄
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訓之不在天下何耶使穆
王作三書皆無當之言所傳者人亦不當則夫子不

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爲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
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
故遊放也救列子之說傳於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
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將已老
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
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
乎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
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
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
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
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
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
治亂興廢之所由若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
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
若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嗣
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
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

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
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
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
啓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
爲太甲穆王矣因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太康
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
百四十二年之襃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
秋也若未嘗有詩也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
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新刊荆川稗編卷之七終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詩一

詩大序　卜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序辨　朱熹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尚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

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悟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遂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天序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

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小序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情性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

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騶虞 序 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賢

賈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illegible]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

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此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

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
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譏誚竝責
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
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
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
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
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
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
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
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

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
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
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中溱洧之音鄭衛之樂
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
顔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
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
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
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
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
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

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
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
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
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
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
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
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
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
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

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
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
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
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
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
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
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
武之音也耶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

以爲其賢不足以寵而能安其祿之詩文意[illegible]則如此豈
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至於詩
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甚不忘君之
惡[illegible]不過君之朝甚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
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
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
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
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忽耳[illegible]

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illegible]其因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煉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

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illegible]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illegible]於

其若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説者猶或主之其論愈
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
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
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簒國大
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
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
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

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
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
顛倒亂逆鬻紛情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
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
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
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
作周矣武王纘之遂有天下亦猶文王之功而已然
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説又謂文王因此
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
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
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
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
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畏皆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
哉稱王改元之説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
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
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
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
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
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
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
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
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
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
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

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
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
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
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
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聿喪厥國三
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寬緩
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
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
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
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

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
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
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
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
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
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
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
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

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
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
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
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
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
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
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
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
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
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

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繆無可疑者故今特上
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
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
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
之所以爲成以是亦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
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
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
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
之繆而不免乎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

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公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況

蘇氏所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燕翼補詩傳叙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芭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薛君章句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有宮闈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 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引雎鳩貞絜云云

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卷耳　頃筐欹筐也金罍人君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

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觴 韓詩正義 又儀禮疏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芣苢木名實似李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illegible]不得發憤而作以興芣苢雖為臭惡之菜我猶采采而不已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

漢廣　天子游女獻官

相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

燕燕　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蝃蝀　蝃蝀淫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

乃如之人兮

黍離　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昔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猗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四矢變兮變易也 釋文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何謂素餐兮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蟋蟀　歲聿其莫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匪風　匪車揭兮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漢書王吉傳注

鴟鴞　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子者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敖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文作愔 愔愔和悅之貌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鼓鍾　昭王之時作 正義鄭于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詩鼓鍾之詩所為作者依

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後漢書注 薛君章句 王者必六代之樂四夷之樂大德廣被之所及 內傳文選注

生民　三王各正其郊 韓詩說 見正義　姜姓原字

注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周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振鷺　亦?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

潔白之人也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商頌美襄公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會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此魯詩章句美襄公

魯申培始為詩傳號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漢書杜欽傳注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關雎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

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

齊轅固為傳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洪邁容齋四筆齊詩以為云按見氏字論齊魯韓三家以正風為黍離詩齊詩章句

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

五際　考索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咸作六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其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四家詩　鄭樵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頴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

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笙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

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時衰以次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世也

詩譜序

歐陽脩 後同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于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

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斃然興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黜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南召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貶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偶與詩之絕也黍離之降明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可知

奈何指彼以為豳風止此乎

幽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勸其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者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多分一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不亦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則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

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爲諸儒所取至以爲瀆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至其分幽之風爲雅頌以合其事也周者又曰今幽詩七篇自豳鴟以下六篇皆非幽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爲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風耳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爲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爲然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數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以質著者著而觀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爵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猶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於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爵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上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將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

之詩是以列于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弟子口授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焉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

者物不得而歎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歎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疆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之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蕃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恐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

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
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
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
焉其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
魯亦與焉其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
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
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
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
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從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
不能勝而輙敗由是言之魯非强國可知也焉有詩

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
所謂貢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
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
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
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
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
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不與僖公十年齊
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
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
僖公事也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

是時楚方强盛非魯所能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
而齊以楚强不敢遽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
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
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
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
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
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爲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
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
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

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
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於春秋矣詩孔
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
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柰何應之曰
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
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亂而
廢缺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
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

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其先曷謂予紂之不憾曰閔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忍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也或曰商頌之作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孰知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

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時世論 二南小雅皆作于周衰頌作于康王以後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大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

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芣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襛矣乃武王時之詩焉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

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爲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爲文王賢人之化者爲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物不及文王則爲鄭學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殁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

相得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爲

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緜蠶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以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關雎爲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爲后妃功化之成致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

更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衛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爲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者以其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

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嘗曰當成王者亦成

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遂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

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襛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illegible]

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
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
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成林而徙河南為鄭
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
不一如此究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
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
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
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
愉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
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

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
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
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
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
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
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
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
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
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
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

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
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
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
其類或係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
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
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
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
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
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
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

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
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
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
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
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
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
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
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
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
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者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巳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目因引而後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于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其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

在幽王十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誤矣今考而無正巳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淺深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明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詩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託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惟今人易而不習考予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見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于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未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

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已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乃有二學其說繁辭衍同巳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斯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貴删繁穢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考鄭學之支離於氏之昧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

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自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辯于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

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爲變

周召分聖賢論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其爭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始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爲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

論歐詩解　通考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爲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

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二南辯　鄭樵　奧論後同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雍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尚紂惡惟西

南皆說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由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
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
所以彰文王之德夫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
南者雅籥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illegible]雅類[illegible]之南爲二[illegible]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
舞箾南籥者南籥已意曰如周之南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爲南籥詩而考
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
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夷之樂[illegible]術教胥子[illegible]用夷樂則南之爲樂古
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
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家之詩
此齊魯韓詩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
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辯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
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
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
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辭君章句亦謂關雎詠叔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
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
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大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
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
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
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
也孔子曰詩皆取奏之發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天子[illegible]魯太師之樂[illegible]甲度故曰樂矣而不及焉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illegible]奏中言之非以序則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
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
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歟爲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
器俱而後成聲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
不能爲樂之至於斯之爲[illegible]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
辭也

國風辯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
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

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紀葢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葢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葢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葢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

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大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衛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雅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幽厲之詩見於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項襄文武者亦

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變文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猶存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豳豳大夫爲之在殷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以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葢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也夫子乎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

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國風之別也

風有正變辯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惟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

之心如是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瑕而不害終歸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為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變辨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湛露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也亦未全渾厚大雅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豳風辯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縱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已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邠風邠雅

邠頌聖人以邠詩列於風雅之間豈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於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鴟梟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邠風亡篇鴟梟以下六篇皆非邠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周之事周禮有邠雅頌豈不爲有邠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邠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風同出於周而分所於

風雅頌辯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

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頌辯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於神明是其

詩專用於郊廟荅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夫探登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稱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頌後世揚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鄉校蓋有是焉禮記載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愚

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商魯頌辯

魯頌是僖公已殁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西都賦序其失自孟堅始王延壽等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於春秋之世故爲此說殆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

言詩者之紕繆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

逸詩辯 詩有笙奏大金奏樂奏

貍首禮記射禮諸侯以貍首爲節其下文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爲貍首之詩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缺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觀貍首詩可見矣

驪駒前漢王式傳門客歌驪駒注以爲逸詩今大戴禮記客去

新昭昭十二年周靈王好遊畋之樂子祭托於祭公謀父作新昭之詩以正王心其詩曰新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麥秀史記箕子過故殷墟而傷之作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河水僖二十三年晉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杜注以爲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無之矣

新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

皆有辭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而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有下管播樂器於管籥之類必有辭

采齊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步以采齊漢制宗廟樂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

肆夏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一右樊君出入奏

王夏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

三夏國語云樊遏渠謂之三夏蓋擊鍾而奏此三曲

惟金奏故詩亦亡

九夏 周礼鍾師之職奏九夏

王夏王出入奏 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 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遂 納夏一名渠 章夏 齊夏 族夏 械夏 驁夏皆金奏 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今亡是以頌不能具焉

諸儒逸詩辨

論語云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舉碩人之詩而素以爲絢兮之句不存閔唐棣之詩而偏其反而之語不載則詩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韓詩雨其無極傷我稼穡今亦不見於詩而無正篇無其辭齊魯韓詩並無亡月篇

亡詩六篇

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兩傍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竟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 辨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辭皆有義而無其辭束晳嫩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樂章圖

歌詩 鄉飲酒燕饗皆用之 魚麗 間 南有嘉魚 間 南山有臺 間 此三詩鄉飲酒燕禮用之 歌鹿鳴燕禮升歌鹿鳴皇皇者華燕饗用之四牡 已上六詩皆小

雅

合樂詩 關雎 葛覃 卷耳 鵲巢 采蘩 采蘋

已上皆二南合爲樂詩夫子所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者以此

射樂節 樂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騶虞 士 貍首 侯 采蘋 大夫 采蘩 士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召南詩中有采蘩采蘋騶虞三詩而貍首獨亡 已上二詩皆召南

笙詩 鄉飲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　南陔笙　由庚間笙　崇丘間笙
由儀間笙　皆小雅逸詩爲六笙歌
管奏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獨燕禮升歌取鹿鳴下
管新宮自春秋至後漢猶存今亡注見逸詩
金奏肆夏　三夏　王夏　九夏皆金奏郎頌詩之
類見逸詩
絃奏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
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
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
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

蕩之什乃知聲詩至隋末猶存
房中之樂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樂漢
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作高祖樂用楚聲故房中
樂楚聲也
兩君相見之樂文王大明緜猗曰春秋戰國以來諸
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雜取無擇至考
其入樂則自邶鄘至豳無一詩在數或曰周禮籥
章吹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聽吹雅
頌而無豳風非今七月等詩此歐陽文忠公疑其
別有豳詩于今不存也

刪詩辯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
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
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
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
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
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逍遙
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
俚也胡爲而刪之乎牆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
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

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
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許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
無詩但作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詩季札聘魯魯人
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
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
刪之則當環轍之所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
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
諫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
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
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

皆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辯（序作於衛宏）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自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

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

之人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詩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役于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得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

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斷不堅
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
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
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
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
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
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
之語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
知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
蒸羊鼷鼸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

爲上帝蕩蕩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
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兩無正
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
合爲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辯也

詩箋辯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
孔毛左氏鄭氏註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表
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
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
永叔深排鄭學以爲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漢

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
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
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
矣吉蠲爲饎鄭氏以蠲爲圭吉圭爲饎則韓詩之言
也素衣朱襮鄭氏以襮爲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
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其耕釋釋亦爾雅之言
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
字之言也豔妻煽方處鄭氏以豔爲閻閻妻扇方處
則漢杜欽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
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

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
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與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則鄭於經不訓之注而謂之箋箋之爲言魏晉間所
以改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皆以君師之禮待毛
公而不援改聖人之經則矣觀其注禮記玉藻雜記
顛倒不倫之處鄭雖理之使條貫亦不敢易其先後
姑於注下發明而已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
右詩云讀者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鄭
氏詩箋見之矣

讀詩法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大師世傳其業以
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
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春秋以
下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
精於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
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
以實敘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務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詠之文太
過且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

荊川稗編　一八　卷之　三一　詹

中庸孟子所以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見之也
若孟子論之說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之思善
於詩者皆遣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之學詩者當取
一二言以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
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稱之詩可也綿蠻
黃鳥止于丘隅緜蠻不過爲小臣之擇術大夫有仕
者依之天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
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旱麓不過爲惡人遠去而
民之有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
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奧而子貢能
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而子夏
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
過白圭抑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雄雉學詩
至此矣以多爲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宣王詩也
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
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文以爲文
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矣
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江漢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
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違是詩然後可

荊川稗編　八　卷之八　三一　壹二

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其爲孑遺矣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信其爲極矣必欲以實迹驗之
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於詩矣詩
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幾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
詩只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
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詩有美刺

詩有美刺美詩作於文武成康之世歌詠太平而不
顯作者之名而況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讒詞

覬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其隱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與之詩未此宜參看

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於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康王今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能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不能無失孰有大於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

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襃貶之書作矣非有定說也

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儀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褻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

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遲遲而不悟頹然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盡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怒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鄭樵通志序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必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已備言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及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為高弟至於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發起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

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然後正於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

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
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
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
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
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
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
北而南於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
豳爲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

之風而不曰黍離降以風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
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
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
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
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惟能歌文王鹿鳴
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
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
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
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
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

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
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
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
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
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
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
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
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
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落間而有敦然之
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披茂雖未

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
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
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
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
明詩者惟爾雅一經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
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
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
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
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

故蓋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大物之名所明者爲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

詩一

詩議

程大昌文獻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二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

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二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

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勝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

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内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鍾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南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决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

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辯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三　南雅頌之爲樂無疑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

魯頌三者[illegible]用諸序序所作爲其[illegible]其以
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
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
五皆配祭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
頌之而其始作也固已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
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
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
實者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
誦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

如二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
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四

四始品目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
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
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爲此名也季札觀
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計而
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
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

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
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
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誓采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
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與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辯起從其辯而推
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
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

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
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
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
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
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
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
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顛首歸尊猶之曰王不敢
少變假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
列國之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
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

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尊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苦傳會若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皆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五 國風之名出於左荀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據國風並列爲目已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辯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指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揜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證附古藏本眞也豈可緣徇世傳疑其援諸夫子也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況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曾參而成性存存況已易繫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於失循何而復不離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門傳授或僞況辭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謨既

嘗兩出又皆與史所書文帝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且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僞有則說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六 證左荀創稱風名之誤

漢人賛曰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親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游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韓固事景帝治

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賁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兒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以則然何怪乎兒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兒先後同求易亟斷然而刱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自有蓋札之言詩也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

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倒其上而目曰國風孔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並而國風之體上則掩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在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之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詩耳矣

七　毛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敘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

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公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揭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論豳詩非七月

周禮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亦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所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

既與迎氣所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雅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刋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奏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惑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豳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劉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

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辯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九

辯詩序不出子夏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辯矣予因參己意而折

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

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辯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緇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决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然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爲尊然則不能明辯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庶幾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

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辯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

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十一 辨序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

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竢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比左傳國語所嘗發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

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雖謂續序之爲宏作非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删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

删采既定取國史所託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擘剝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 辨季札序詩篇次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盡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

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旣詳辯之矣而予意所嚮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辯之而無其明指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旣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皆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

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篇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篇二體旣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旣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巳

例則自爲差戾聽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皆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備毛傳以正毛

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以[illegible]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illegible]毛傳同已昭昭可曉也

十三[illegible]所以殿于三家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

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適無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發揮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皆

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見四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從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其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

勸噂沓既一一皆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等合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哀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衞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以朝

廷之不知幽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
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
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晉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
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
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王曰邶鄘衛凡此
數者揆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
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
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
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
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

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
故以詩合詩雖實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
不必更加別異如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
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
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且言之
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
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質彼此俱無疑礙故知
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
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
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已立程邪故因其所得之

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莫其列是所謂信以
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十五 論南爲樂名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
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
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
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
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
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
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

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
賢澤邪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
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
復此疆彼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
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而有某詩則宏
之則周召分地而莫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
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
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
繫其最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
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

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十六 論關雎爲文王詩[illegible]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伊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汝樂奏之以中微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

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閔牆外禦之義合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十七 論詩案及商頌[illegible]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豳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歛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復度也古來皆韶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

可於朝燕誦言則或將人私自諷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雖於上聞而因以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與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傳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頼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删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並行獨柰何曰不相悖也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以嵩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皆古經列置學官則以詩序乎何議

詩辯

疑其不當讀詩必夫子所刪而又人皆以學之也

王直 文衡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

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謡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柰何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略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爲用瞭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閭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體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

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隷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閭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盤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若又必甚于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

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流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後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昔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禍不啻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

二南之義盡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誤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爲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足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之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姦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所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爲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惡

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論詩序乖亂　章俊卿 俊同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辭也然其三家之學各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旣無學三家者以

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靁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譯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辯之據何彼襛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

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曰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illegible]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辯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

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詩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弒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則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

丘以識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爲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爲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

爲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　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序詩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詩正風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

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之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夷狄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人情迫於危亡則思

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于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衰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適反其說謂風而非衰也以頌為樂而不淫者季札也王適反其說謂勸而不怨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終

後學吳興茅一相…

詩三

風雅頌之體不同　章俊卿　後同

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從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輙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旣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旣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靁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隷婦人女子皆道之蓋士君子爲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

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誠既以風爲諸侯又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爲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爲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六月采芑爲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爲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

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爲頌也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鴟鴞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爲雅而徒爲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焉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

不害爲天子之臣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風雅正變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爲正風十三國風則爲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爲正雅幽厲則爲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

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洪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洪澳緇衣之詩人愛之慕之如彼乃使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

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序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彩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從守其

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爲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赫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此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爲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爲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于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爲正何也曰在商則爲變在周則爲正也

毛詩集傳序 論詩之所以爲教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

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

而道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

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閑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

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可言集考

方回

文獻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黃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集前取文公文集語録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

發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北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㮚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則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又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辯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

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分列各章今節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又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是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火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漫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曉進未敢遽從切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

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述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illegible]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

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存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衛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為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

於詩不啻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辯雅
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
不同所以謂之朱子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
十家所訂詩說始於明若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
欲學詩觀是足矣

辯詩序不可廢 辯朱　馬端臨後同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
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
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
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

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
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
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
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
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
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
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數衍附會之間一
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
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
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

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
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
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
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辯析尤至以為安
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
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
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
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
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
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

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
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
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
以求之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
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
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
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
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
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
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

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其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

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奔不檢之人發而為詩歌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illegible]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illegible]意必以為詩集一序不[illegible]刺將君國致而作[illegible]有害於淫求叢序之教謂[illegible]古者應人誨[illegible]亦工歌之所以文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illegible]義為[illegible]民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illegible]之辭[illegible]已欲寄諷之刺怨亦不害其為[illegible]同不[illegible]自己之[illegible]今必欲使其辭諷詣之名[illegible]於淫[illegible]謂之無如則夫身為淫亂而後自作詩以[illegible]蓋予上[illegible]反得之心者不可以人類日之其罪[illegible]為於溢矣上次序乎[illegible]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直書而不待貶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紀事者也，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矣。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

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艶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艶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涵泳之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詩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雖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荀石君謂子產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之愧悔改行有甚於汝點

褻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邪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

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

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寧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

稷識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者然可見者先儒競議之非一人矣而亦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者雖丁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

當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譙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二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

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罷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應門慮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册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

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然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

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
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
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
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
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
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
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
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
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

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
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
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
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
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
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
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
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
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

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
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
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歎史缺文之
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
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
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
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
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
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

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
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
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
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
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
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
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
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
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汗晦者
亦所不廢如采苓雞鳴兼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

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

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巳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抵見其亂語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聱詩允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視其意足矣辭不必訛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雖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附辯鄭夾漈詩傳

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廢齊詩亡以魏魯詩亡以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至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詞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陳氏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蓋削去之而以巳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

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恐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說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辨說詩之失　黃澤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奠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僖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

詩顛倒之疑　考索

李曰詩三百之多本末有顛倒者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于突忽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

商頌用韻　熊朋來

唐歌虞詩也每句有韻五子之歌夏詩也隔句有韻其四兩韻一換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之例盡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一換至綏我思成以下又每句有韻篇末別出嘗將二韻結之烈祖以祖祐所誥四韻起中間申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似以三無疆爲之節後之人交互用韻始此商頌多每句用韻玄鳥長發殷武皆然禹敷下土方朱子引楚詞改王方字絕句可謂至當玄鳥五換韻邦畿千里之上疑有逸句來假祁祁祁當協加之長發前六章皆每句有韻惟卒章兩韻一換殷武每句有韻惟第四章交互用韻其末別出

國福二韻結之五章以翼極二韻起而下文連句有韻卒章又全章連句用韻自後作詩者用韻皆以兩頌爲條例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一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春秋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
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
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

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
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
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
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
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
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
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
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
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
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

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
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
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

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
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
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隆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
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
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
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
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
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
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
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

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
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㩀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
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
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
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
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
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
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
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
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
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
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害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
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援往
失以彰顯勝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
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
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澤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
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
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
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
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
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
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

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
而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
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
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
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
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
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
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審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
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
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
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
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
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
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

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
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春秋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益尊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
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
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
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

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
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
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
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
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
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逞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旣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議

劉知幾　史通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爾安得比於春秋哉

春秋宗指

啖助

啖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及釋例云然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公羊傳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范甯穀梁傳序云然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於

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言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以誠斷禮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用忠道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罪寧喜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洩冶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書譏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即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忠爲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而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魯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爲教原情爲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爲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爲春秋宗指隱元年盟于昧傳何休注云然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蓋欲

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爲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脩春秋爲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爲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作春秋以救之

以上啖氏

論夫子作春秋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

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扶天理正
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
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
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廢者爲其能明天理
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脩道之
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
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嚴也夷夏之
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僞之
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

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
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
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脩道之責誰實尸之然
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
焉六經之言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
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
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或未明也
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於上
下之分或未嚴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

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
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眞僞之溷淆也吾明之
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
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衞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
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
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
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
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

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
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
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
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畏夫人之議
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
人欲是以遂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
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
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
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
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

之叉辛卯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

之所在猶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分名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資是以託諸魯以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

也其罰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嘗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

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脩當時之史乃遽亡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脩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脩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

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春秋總辯

鄭樵　後同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

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脩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官之私鄭史書[illegible]隊之盟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經世故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因舊史以脩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卑爲不微故當時高第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中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爲聖人之言晦而難知

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
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
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文可則脩之疑則闕之
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
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弒其君出於董狐鄭
棄其師出於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脩之則如公
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鷁之類是也疑
則缺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
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
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

本心豈虛言哉

春秋說即集傳序例　　趙汸　文獻志徵同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
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
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
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
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
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
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當世諸侯莫能

用之甚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
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
之法脩短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
德若紀嗣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
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
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
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
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
矣祥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其志矣
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
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亂臣
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是歲之夏陳恒弒其君孔子
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脩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
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弟子
流傳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
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卒

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之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

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晉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脩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之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

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

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

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赴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

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師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不歸曰內

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

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

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使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遂之文也楚至東周彊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夷狄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伐而入陳圍鄭役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

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又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略將使僻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

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

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癸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

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
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
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見知其得失異同
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
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深懼雜亂深恐失墜乃輯
錄為書以為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
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
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
以己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
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傳

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屬辭序例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
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
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
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
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
易觀陰陽消長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
秋斷裁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
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

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
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
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
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
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
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
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
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
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
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

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
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
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
五經所以闡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
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舊
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
紛紛乎善乎莊周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
議而弗辯此乃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
於是自譏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
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

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一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二

吳興後學茅一相校

春秋二

與宋潛溪書　趙汸

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藁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況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爲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汎出於一得之愚若非彙別町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爲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策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未必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

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論即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跡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其所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說嘗取林少穎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注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為弗畔爾

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劉永之文

新事之言曰諸如或曰或不曰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同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氏之駁之為善又曰佔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誅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私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蓋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問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illegible]魯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

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

訓莫過於魯史與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爾夫公丘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論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孰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

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傳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所錄[illegible]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illegible]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illegible]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

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與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與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

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狄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由之

而明亂逆由之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日星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猷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說也杜預曰言高則指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踵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辭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荅問將非聖人之言辭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

議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其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

恩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隨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强

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爲惡則强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征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

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爲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發其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

例非春秋之法　鄭樵 後同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以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肹之卒延厩郎囿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蓋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

之言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眞知言乎

褒貶

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褒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者意在於尊聖人其說出于太史公曰夫子脩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于矯漢儒其說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脩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爲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爲惡人茲所以爲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僭

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僭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illegible]故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斯入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辨日月褒貶之例

呂大圭 後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例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

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崩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名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析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illegible]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illegible]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

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亂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夫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尊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

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亡終安之凡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子乎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

以一二數要皆旋說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illegible]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

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

小穀則有以見縱閣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頃熊雨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

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宋萬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强弱也魯於曹莒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洮之會男先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圭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

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强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願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特筆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

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
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
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
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
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
元年春王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
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
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
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衛殖出其君名在諸侯
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

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
風不曰陳佗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
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
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
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名皆聖人之特筆也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
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
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
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

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
柳恩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
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
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
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如
書荊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
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
父子之恩書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
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
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

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
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
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
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
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
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
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
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
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
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

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得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凡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

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辯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二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三

春秋三

論三傳　劉知幾 史通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晧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綜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

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

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荅所問以辯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也者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

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見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輒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滿對楚子論九鼎季札觀樂而歎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對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荅晉悼公

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學識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illegible]世[illegible]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illegible]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illegible]城下之盟[illegible]生盟晉重耳奔申蔡甲午之數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夔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

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
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
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
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
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
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
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
奬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於內則爲
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

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
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
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僞盡露向使孔經獨
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
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
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兼此
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
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
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特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
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指

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
三國之賊弒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
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
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
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
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
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
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御
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
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

子罕相國宋睢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
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
所滅春秋爲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
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
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
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
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
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
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
作臺累棊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

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
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
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
後迄及魏滅作將卜祀其書泛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其書今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推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
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
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
申以注釋于寶藉爲師範（事具于寶晉紀叙例中）由是世稱實
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
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
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
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
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三傳得失議　　啖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
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
商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
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
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
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
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
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
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
及諸國卿佐家傳幷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
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
錯混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

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
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
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
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
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
（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
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
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
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强通踳駁不倫或

至矛楯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襃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以（詳內略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襃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襃貶爾左氏言襃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損益議　趙匡

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仍舉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況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事悉不書卒葬之外雜變文者皆譏非禮也記之喪紀凈皆記非禮也朝聘伯姬來朝其子之類述也）蒐狩昏取（此二譏常事亦不書）皆違禮則譏之（雜五禮皆依周禮）是興常典也（明不變）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襃貶所以窮精理也（謂變例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深見是非之理有似於此）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爲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爾故春秋者亦

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爲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爲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飽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襃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時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見於經者三傳悉無襃貶）嗣王卽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三傳亦不言）

意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三傳無義略舉數事觕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釋典馳羅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可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

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一切書之以著事實二曰略常以明禮祭祀婚姻等合禮者皆常事不書三曰省辭以從簡經文貫從於觀類盡然諸侯日後凡聘而不言君使之類是也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文比常例變一字者必有褒貶之義五曰即辭以見意謂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褒貶之義公追齊師至酅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之類是也六曰記是以著非書子同生及葬諸侯之類是也七曰示諱以存禮內惡事皆隱避其文以示臣禮八曰詳內

以異外內卿奔告書被伐皆言某鄙之類是也九曰闕略因舊史官成以闕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十曰損益以成辭如鄭輸平若言鄭使人來輸平即不成辭此損文也如西狩當事不合書為設辭故書西狩此益文也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爾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謂其辭隱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如弒君有稱國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若直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

智況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簡而易知乎

論三傳經文同異　馬端臨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

所書曰鄫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

郰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脩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

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分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遽指以爲夫子所脩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

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依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論三傳所長所短

呂大圭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

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

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

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

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豈特說者不由於叙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

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

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樵 後同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

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范甯 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 盧仝 三傳作而春秋散 文中子 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爲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 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 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爲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爲

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爲君氏是左氏之是不一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曰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曰蝕之義左氏爲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

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

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無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捆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辯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秩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

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况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

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

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絶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左氏與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倫一辭不中而兩國之為恭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為可不知詩之為寫意乎又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其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采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係辭爾于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莊二十二觀之否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閔元屯之比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之隨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坤之比於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僖二十五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高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為漢初經讖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名俶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說疾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錄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為主代者為友皆弟子記其

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錄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啓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爲可知矣此穀梁必出于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以爲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猶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

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于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于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繫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衰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論左氏解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註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

歸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顔氏所通者訓詁杜氏
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顔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
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
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
之名顔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則不極其
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尔雅以釋之顔氏
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
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
學。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傳四變　吳萊　後同

春秋之道本於一雖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
家之學自夥傳日滋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
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没七十子言人人
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
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
是學一變于公羊者何休于穀梁者范甯于左氏者
服虔杜元凱或杼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
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絶說者曾不求
决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

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刻朱墨之同
異力破前代專門之習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
致咸曰唐啖趙氏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
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
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
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
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
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讙咋靡然趨
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
抱十三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絶學發明三家之傳而

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
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
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察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
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没世而無
聞者多矣竊焉若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
經師授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
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遇見者矣則吾是
譜又將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釋例後題 杜服註左氏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貽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昔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亡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援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成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措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辭其辭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解訴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學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旨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傳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輙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若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

秋疑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
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
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
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
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
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傅采它
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黄子舉之皆是也昔
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
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
民之讎而諧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

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
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
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黄子又嗣爲之可謂
聞風而興起者矣亦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
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
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
不信也此則黄子之意也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黄澤　趙汸師說

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
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
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
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
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虚辭不舍
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
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
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遂無定
論故一切斷以虚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
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
史可脩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

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
遠於經各以一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
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
蓋古者卜筮之書即其爻取物類象懸虚其義以斷
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
作易時取一二占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
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
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
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

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舊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田有相似者蓋如此

看春秋須立三節　鄭樵

鄭樵曰看春秋須立三節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威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陵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蔡棠之詩此時威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伯七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爲消長春秋之始稱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未東遷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時尚禀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會盟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

而止到威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盡從伯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

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間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子建侯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名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物老師宿儒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與未能如此言者甚少間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産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世變　附黄震論　呂大圭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

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
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
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
汝多修扞我于艱恵巳與矢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巳
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
觀之巳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進之
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
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
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
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

髮文身之俗儼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
强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
弑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
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
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
爲諸侯之漸巳見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
支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
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
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
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

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
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
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
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於北杏
二十七年而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於一邦矣
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
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
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末興諸侯
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
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

僖文以後少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
之一幸而主令之廢亦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
而小白卒小白卒而宋始憤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
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
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
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
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
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
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陵
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

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
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
[illegible]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
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荊
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末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
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末有書字也於後則
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
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
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

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
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則文武成
康之盛可以復見[illegible]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
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
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
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
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
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此蓋
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
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
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
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
為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
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若
簡而學者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
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
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義則竊取之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之勢　吳萊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
合之變而推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
專而用焉道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
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也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
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淺之學者特昧昧焉
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
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興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弒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誠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弒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君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

人斯得矣是故弒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近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子之所以闕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三終

春秋四

即位謹始例　胡安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於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將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

命當有罪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此推之可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違而不行故曾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曾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彝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皆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

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爾

辯嗣君踰年即位　章俊卿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爲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君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

之不王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
方諸侯被裘冕奉公既已聽命相揖趨而出王釋冕
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崩齊侯必逆
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爲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冕
黼裳稱王受册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諸侯
之貢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
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斯周
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

知君父方崩嗣子居喪服即位改元爲未可哉蓋以
大位奸邪之窺多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
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長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
伐稱公以興師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俱亂
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
不稱公名之爲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
武氏子來求賻莫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
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
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
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

猛猶稱子則與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
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
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
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
夏宋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
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與乎伯禽嗣諸侯之
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爲
之主則家奴悍婢與其他人窺其私藏謀及田宅必
矣況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
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

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
室以危王父得以立閔而弒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弒
赤皆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
之典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
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
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及據漢儒記禮之說
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
玉帛之幣爲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夫周公
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爲常制豈有
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而非與夫子

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止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爲之說也

論改元

歐陽脩
吳萊

歐陽脩曰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簒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

吳萊曰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始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固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説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稽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係數而明詔於人識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絶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止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竝稱王其初作僭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因以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爲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

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説者因曰爲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内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使爲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

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爲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正朔總論

鄭樵　後同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正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

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循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改易以爲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攷蓋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皆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後兆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皆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湯武易之爲是耶胡爲不能以遠傳以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可亦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

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賢過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 堯舜禹皆以建寅爲正

周易 兌正秋也 臨二陽至於八月有凶七月來復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 堯 正月上日 舜 正月朔旦 禹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 七月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大東詩 六月北伐 六月詩 十月之交正月繁霜 註以夏正四月八月非也二詩出小雅何以獨用周正

春秋 以夏正記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穫

禮記 月令季秋九月 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蚕 仲春以木鐸脩火禁 司烜氏 以爲周正則不合 射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 山虞 夏頒秋斂 凌人 春蒐秋獮 大司馬 皆夏正 甄人筵人

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候則改寅用丑矣 至光武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黃龍見爲得地統正當建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 至正始復改建寅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 註爲周正 十一月 十二月亦可爲夏正

書 一月戊午 泰誓 一月壬辰 武成 四月哉生明 武成 爲十有三年春建子爲春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 十月隕霜殺菽皆周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日 先書春後書王正月 秋大熟未穫 夏正 巡守烝享用夏正 傳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 子 二之日 丑 陽生於子故曰日此取七日來復之義也 曰子改歲入此室處 周正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 如山虞仲

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件夏正有辨以爲
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
周禮不改四時而夫子作春秋從而改之
乎 正月之吉始和 太宰內宰小宰 歲終
十月亥正歲月十二月丑 唐肅宗上元二
年十一月以建子月爲歲不以數紀月至
明年建正月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 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元
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至太

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書冬十
月爲歲首後九月爲歸餘者皆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九月 曰爲來歲
亥十月受朔則是秦建亥爲歲首 季冬
日行來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有改歲入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日
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正也
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予改歲
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 周禮既以子以爲
正月復杓寅爲正歲

七月作于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月令作
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
大意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循班固之記漢書周本建子
巡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卒以
建子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月以爲周
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典
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說記秦七月五星聚
東井以爲夏十月則非矣

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爲據又疑詩中月數不

改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不若
缺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可知胷中亦無
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一等以夏月
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月周人之詩
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 亥月也 乃周正秦人月令之書純用夏
正又云季秋爲來歲受朔乃秦正 從夏月 朔來

周正考 將月皆周正

總論周正 春秋雖脩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
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

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

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矣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曾未載古傳於當時正朔皆容有差而猶或有爲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泰人以十月爲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是也殷周自所改之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載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

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文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大初歷其

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
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說者
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
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
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
於寅三陽號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
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
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
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爲

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
酌其中夫周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
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
之無王譏祖文正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
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
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
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
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
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
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

子之事而述作之旨似僭惟甚酌四代禮樂爲百王
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
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
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甚於此故子
朱子以謂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
章也薛氏又謂魯曆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
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
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曆實劉歆之誤
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
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

爲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
曁歷若世次辨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
人別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律皆無推日食法
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常用者哉劉歆感
於黃炎作文誣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
者亦自溺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
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
寅月即位非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辯而或者猶
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
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木

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止告來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爲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

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改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道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決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

一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說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乃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事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

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凡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即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仲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illegible]為異而亦無

蔵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竝行於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

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過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固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證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

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閏月過此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爲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說於理爲近自僖五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爲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爲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爲

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爲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爲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爲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卯適當一章宜至朔同日不當一一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而書以見失閏故於僖五年昭二十年互舉其例是以三統曆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三正說 改時改月

史伯璿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爲改蔡氏以爲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數起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爲一代之正朔也以觱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唯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故備其說于後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朔必是時也假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

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以左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

時蓋答顏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此翻見書

三年合下 參證同上

按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元祀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說之張本陳氏既不曰於彼處辯之及至此處辯論又無一言及彼豈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說故遂不敢牽動之耶惟張數言之頗可以補陳氏之缺今存于後

張數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致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氷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問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

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致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

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則知
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
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册者即用時王正
月月數其民俗歲我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
如彼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
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
論各於所見主改者過不改之說謂改而不書王不
改者過改月之義則諱而不知不能曉然相通以
袪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至一月信矣以爲春
乎曰然寒暑及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

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
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
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因也不然夫
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
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攷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爲權宜從矣說正歲
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役以子丑
之月爲正者矣[illegible]以子月爲正卻未嘗改[illegible]以午爲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
曰予謂必其等之史册者則用時王正月月
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
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之

太甲篇之嗣王奉歸巢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宅
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
臣大變周公之聖猶彼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
而自怨夕亦復辟亦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
二以[illegible]之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說
不[illegible]近子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
秦正之得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
制又具不若殷之今猶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
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
之言在晉文伯後公或不在[illegible]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

是時篡國月[illegible]二年始著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
威霸成敗小小待之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殷
冠列兄更姓改[illegible]可[illegible]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
據而春王正月之[illegible]以釋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
明矣
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著至于商
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錄於
此云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
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書曰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切以爲蔡傳推之周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嘗稱元祀亦或武王之此或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以周之禮證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illegible]如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illegible]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曾未均行之乎抑慮其年數後舜禹即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

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準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若相似召公識與周公同條爲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謂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不得爲至當耳蔡氏若泰正爲不改月數之證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亦難言已辯之矣愚奚庸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事考之的是子月起數意者平王於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爲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爲春秋所碍故其後引皆不及春秋或爲此說蓋欲爲蔡氏剔撥此碍會諸經而定爲不刊之說也但此等須得先秦古書爲據方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於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illegible]平王之[illegible]發其端殊未得爲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尚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況今世杞宋之無徵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于今若無證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舉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於此一漢儒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

不足引以爲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起數矣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

按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得爲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

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
者此於周改月之說有不相碍不足以爲援也不知
識者以爲然否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
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
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
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 之以春故遂以建
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辯之詳
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煖固不待辯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

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
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也
今如何哉然麰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麰
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
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
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
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爲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辯但
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證之足矣夫此之一字作

但以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其
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
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
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
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
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
夏之時爲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于鄭氏箋詩
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
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數言史冊
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辯而自解釋矣

蓋詩爲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
工一篇爲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
必欲拘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爲不改月數之
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辯已詳更不
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
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
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爲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
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

以時方彙事商命未改時王正祚丑尚家以正民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日則是指夏爲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爲天正地正建子爲正建丑爲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爲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以驚蟄爲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辯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爲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者所證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彖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爲自子月起數富是今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說于右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爲臨彖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遯故其凶亦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

爲臨陽退避則爲遯陽在上示下則爲觀然則退遯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名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爲有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係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載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未得爲定論猶爲彼善於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辯詰紛然酬答不暇近得

月數因並觀之則知鄉也同志所辯詰者盡在此矣暇日裒集諸說於一處仍疏已見于後以就有道而正焉

新刋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四 終

新刋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五

後學雲間郁承彬校

春秋五

周正辯 不改時與月

周洪謨 文衡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說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猶

元儒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吳仲迂陳
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寛輩則又遠宗漢
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
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
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
位置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
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
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故以易
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
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
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
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
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
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
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
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
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
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
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
數以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
對消長之常理文王于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意甚
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秉商正者
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
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
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
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
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

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
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
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
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
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
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
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
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泰
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

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王氏謂以歷推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于以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援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

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覩於書爲可見矣

【詩】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時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于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卽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卽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

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時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

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而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腓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爲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

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令正歲以上文正月爲首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而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挾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

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薙氏之春令爲阱擭𦼮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爲可見矣

【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一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乎秋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其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𢿙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王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既奉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于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于正

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何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前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雷繫于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爲

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爲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爲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爲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爲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鈌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爲異故書曰大猶防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

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爲霜雪雨露不和則爲雹霰且大焉則雖冬亦爲異况秋與春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二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

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爲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廟寢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寢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一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

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數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

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一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

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
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爲災則雨澤亦不可
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爲五六月之
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
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
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
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爲之至十一月
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
爲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

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
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
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爲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
之正朔曆數合而爲一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
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揆之于理則
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
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
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

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
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
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
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爲正其紀年必先書
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
西漢書註文頴乃謂秦以十月爲正月顏師古亦謂
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
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
即謂十月爲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

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
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
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何嘗以十月爲正月哉
如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十二月爲三月
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
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
一月寒冱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
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
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爲十一
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

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五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六

春秋六

論始隱年 始隱實為東周四百始　鄭樵　後同

文王武王都豐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為東周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爾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錄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末則亦聖人以此預示其期歟說者以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說則春秋當始惠公矣說者又以為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按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君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終獲麟

或謂春秋成而麟至胡安國以為文成麟至亦理

之常不可謂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爲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爲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巳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嘆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絕筆爲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筆

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記錄時事必欽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爲春秋之祥以獲麟爲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强爲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眞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獲麟則非矣

春秋何以不取隱　考索

正義曰古者君薨嫡子立無嫡子則庶長立仲子非惠公之繼室而威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威公不得爲嫡也威公不得爲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正以長幼爲先後爾然而惠公有命焉大夫羣臣可以莫從而隱公則不可以莫之從也惠公薨羣臣以國難立長君隱於是時可謂難矣將爲社稷計則先君之命有不及將從先君之命則非徒不可以即位亦不可以攝也周公攝政抱成王而朝諸侯矣未嘗稱王也然猶七年而復子明辟隱公之攝十一年矣口誦立威之言而征伐盟會身自專之

一旦千實蹈利之人媒孽其間則威公非特患其不立也且有懼焉以爲隱公必將殺巳而終有其國也故隱公不得遂其愛威之心而威終蹈於大惡不義皆隱公之所由致也故學春秋者之無取隱公也

子糾辯　程大昌　文獻志

或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羊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

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簒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

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因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焉有嘗與魯盟于蔇而特加

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春秋初有伯之漸

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爲大國惟魯爲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忘鄭孤壤見止之讐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援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萌也向使齊不私於

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天下其庶矣乎然則伯之萌齊釁之爲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祊而反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遏多事之萌邪

論齊桓晉文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孫復曰案元年威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夫楚夷狄之鉅者也乘時竊號斥地數千里恃甲兵之衆猖狂不道創艾中國者久矣威公帥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師徒不勤諸侯用寧詘威公之世截然中國無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召陵之盟專與威也孔子揭王法撥亂世以繩諸侯召陵之盟專與威者非

他孔子傷聖王不作周道之絕也夫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美宣王中興攘夷狄救中國之詩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齊管仲矣此孔子所以傷之也

劉敞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彊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損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苟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御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脩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國定不期於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脩於內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

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爲己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之效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覇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眞豈於外而歉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爲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爲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損而逆者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己安之而己攘之則利在己盍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脩皆在內也覇者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逸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覇者之脩有勤怠脩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脩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膽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威五覇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鄄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

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脅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强楚上定王室威公盖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萊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覆東夏而伐徐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徐而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威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闈門無法一身未瞑六子爲仇斂不以禮楚不以時一威公爾而前日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脩外而不脩內也盖脩內者逸內既一定則事物之來惟所應之脩外者勞一日不脩則事有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脩內者也脩外者聖人所

不錄然於春秋者予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
威公則天下其胥爲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
孔子予之者權也權以濟時爲重孟子鄙之者正
也正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
濟不足爲孔孟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孫復曰晉文始見于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攘夷
狄救中國之功不旋踵而見也昔者齊威既沒楚

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盂戰泓
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下諸侯莫有能
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
以紹威烈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此
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噫東遷
之後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亂中國盜據先王之
土地戕艾先王之民人憑陵冠冕四海洶洶禮樂
衣冠盖掃地矣其漸所由來者非四夷之罪也中
國失道故也是故吳楚因之交僭大號觀其蠻夷
之衆斥地數千里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

畏慄唯其指顧奔走之不暇鄉非齊威晉文繼起
盟屈完于召陵敗得臣于城濮驅之逐之懲之艾
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夷狄乎故召陵之盟城濮
之戰專與齊威晉文也

劉敞曰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此言要
與齊威晉文者其實傷之也孔子傷周道之絕與
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功爾召陵之盟城濮之
戰雖然迭勝強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使平
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是時安有
齊威晉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

趙鵬飛曰威文之覇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
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覇者而文公之後厲
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強楚角
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爲夷則亦不
爲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
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
謂強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
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頹而
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爲時
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

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爲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葢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强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蹶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髣髴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爲剛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纔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爲患忍而不

討遷邢遷衛姑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爲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於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餬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殆得臣挾天下諸侯於左袵之鄉遂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冊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凡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爲者也文公勃興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覇業楚之强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爲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

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爲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葢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將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爲齊之衰弊不爲晉之剛暴世有與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强以仁爲本以兵爲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論鄭祭仲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註曰是時宋强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假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逾於國之亡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太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

祭仲逐君存鄭之權也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　註曰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强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註曰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　突何以名奪正也忽稱世子何復正也　註曰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忽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也　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註曰祭仲死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既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啖氏曰公羊以臣廢君爲賢不可爲訓劉氏曰公羊謂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刼之如力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

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孫明復曰宋人宋公也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突忽庶弟也突不正歸于鄭無惡文者惡在祭仲為鄭大臣不能死難聽宋偪脅逐忽立突惡之大者況是時忽位既定以鄭之衆宋雖無道亦未必能制命于鄭仲能竭其忠力以距于宋則忽安有見逐失國之事哉故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者謂此也嗣子既葬稱子鄭莊既葬忽不稱子者惡忽不能嗣先君未踰年失國也故參譏之

趙氏曰國不可以無節義之臣節義之臣國之治亂係之鄭之治亂實係於祭仲鄭莊死而世子忽立國之常經也宋莊不義以突之甥爲已出誘祭仲執之求出忽而納突仲於此以義拒之可也拒而不從死之可也既寡謀淺慮陷宋之誘而投其縶懦不能拒怯不能死而致鄭數世之亂者仲也方其陷宋之誘勢不可遁獨欠一死爾仲死則宋之謀沮而鄭亂息聖人尤仲不死故誅其魂於千百載之後以息鄭亂然則仲何以不名曰不名所以誅仲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之老臣受遺輔忽者也故忽不敢名之聖人亦因其字而書之所以深誅仲也然突鄭公子也而不繫之鄭外之也使若外盜之入簒者也何以書歸而不書入易辭也祭仲立之也忽世子也何以不書世子既君鄭四月不可曰世子也何以不曰鄭忽不得子之道也制於權臣不能守其社稷一夫作亂匍匐而逃豈曰能子哉故斥書名其貶重也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鄭莊公卒忽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協人望祭仲緣此遂制其權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逐忽出奔衞以祭仲爲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遲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卿哉　凡

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僻上
專制未嘗立以爲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
而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爲世子也國本不定
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爲善謀國矣凡書奔
者皆見逐者也

論晉里克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九年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里克弑其君卓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

子世君位者也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獻公五子
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皆申生
庶弟也獻公愛奚齊欲立之乃殺世子申生可謂
甚矣

穀梁傳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
而立之也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庶孽其母嬖獻公殺
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以惡之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奚
齊卓子不以討賊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惠公立懼其又將賊已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
辭

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
以爲嗣獨若惠立之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
也

劉敞曰申生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其曰殺
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諸侯必踰
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曷爲必踰年然後
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緣民臣之意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意則三年
不忍當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曷爲不

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奚齊卓子不成其弑之名
也曷爲不君奚齊卓子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逐重
耳夷吾以立奚齊晉國遂大亂諸侯皆怨是雖爲
君國人不君也國人不君則其曰里克弑其君卓
子何是里克君之也放乎殺申生而立奚齊者是
乃里克也始而悔之則無及已然後殺奚齊卓子
而反國乎重耳故曰弑其君也重耳者申生之弟
也賢而有謀國人願立焉將迎之狄惠公聞之自
秦先入於是殺里克也曰爾既殺二孺子爲子君

者不亦難乎而殺之

胡傳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變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雖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兢者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

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甚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廬全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況卓以驪姬娣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

既殺之後未爲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爲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葢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北面事之而爲君矣卓立而夷吾賂結里丕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前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

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爲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爲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柳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他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柰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爲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弑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弑其君則可知矣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寧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

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之變矣患皆在踰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論衛元咺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

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元咺自晉復歸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杜氏曰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凡奔皆惡也

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言自楚復歸于衛者衛侯鄭奔楚由楚而得返于衛也衛侯鄭與楚比周故楚人返之于衛晉侯使元咺奉公子瑕受盟于踐土衛侯復歸故元咺懼奔晉以訴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者元咺故也晉文既勝强楚不能招携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

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晉文既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乃返元咺于衛此言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者衛侯道殺二子而歸也按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侯得返懼二子之不納也故道殺二子而歸衛侯道殺二子而歸無惡文者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也

劉敞曰失國而名者別二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賢衛子也賢衛子則何以不名言叔武之不有其國也叔武者曷爲者也衛侯之弟也攝君

之事而不處其位戴君之德而不私其名上治之
天子下治之諸侯以求反衛侯于國是以稱之衛
子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貶殺叔武也叔武
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
易也其易柰何叔武在內也　曷爲或言歸于或
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文公使
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則衛大夫鍼莊子殺
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
古者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其言復歸何大
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

歸何易也其易柰何以文公爲之主也　稱國以
殺大夫者罪累上也何言乎及公子瑕以罪及之
也公子瑕元咺之厚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
貶其始復也殺叔武矣其又復也殺元咺及公子
瑕是甚戾而無親也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酖之不死臧文仲
言於魯僖公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
自是免衛侯此復歸也何以不言復不與復也曷
爲不與復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內
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三王之正也

趙氏曰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
非其罪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戍之楚人救之則衛
比於楚固矣安得爲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
晉晉捨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耶然則安知
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子就
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逼之不
出也晉文名霸主之威迫脅小國之君而擅廢置
之故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之罪也　諸侯出不
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既善而歸安得
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

書義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於衛踐土之
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
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故
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
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迫
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
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
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而不察以
爲衛子篡也故殺之夫衛子者乃隱公而衛成即
桓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

書子以見其逐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也其義益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見其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元咺相之今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之難其猶不失爲晉荀息況衛子之賢非奚齊比哉咺而死之其義當加荀息一等今乃脅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卒之衛侯再入終與子瑕同死不

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咺之愚甚矣　晉文直元咺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歸之京師天下之公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名已不自決而移其失於王此晉文之所謂譎者也衛侯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邪晉侯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衛侯既有罪然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爲霸討故於晉書人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爲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乎春秋書執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執而不正於是遷之於王假王命以釋之蓋自執而自釋之則失刑爲愈甚故假之王也晉則自便矣王何負而得失刑謗哉是則晉文之譎也　晉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已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忠已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晉侯之立者當立與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衛叔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武於衛叔武豈宜有衛者哉及衛侯之歸而去其所不順亦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君以殺叔武之

故也晉文不自責其立叔武之非而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爲不當殺而不知元咺訟其君爲不當訟也自投於昏直情不反愈行而愈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不必立叔武不立叔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必歸元咺不歸元咺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衛復爲衛之禍哉歸元咺是長無君之惡而捻成衛國無窮之患也則晉之爲晉抑亦無君之國歟若元咺者使晉誅之以令天下或執以畀其君使甘心焉天下莫不稱快今

反助其虐而俾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晉
文爲之也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
玆矣衛國之柄專於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
而後入焉其宜也而公子瑕何人亦與其戮哉吾
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欲也故奉公子瑕以
順國人之情其實元咺專衛耳公子瑕者賢耶愚
耶壯耶稚耶吾不得而知然其實無志乎君衛者
也故聖人不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衛
也元咺强之而已故以元咺加其上焉則夫瑕固
無罪而元咺衛之逆臣也不得討賊之辭書何耶

蓋元咺之殺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
也是則成公以私憾殺之安得爲國討與晉殺里
克之意同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
衛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然曹成之歸
不名而衛成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成書歸
于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
也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
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
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歸則殺公
子瑕兄弟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不必誅

而叔武子瑕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晉子瑕之立以
元咺衛固不能抗晉也殺元咺足矣彼叔武攝政
以待公之還公子瑕逼於元咺而非得已皆兄弟
之賢者也賢者不可忮而殺之況兄弟乎此其所
以爲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安可不明以別之
然晉侯於此又不容無罪也初而執之固非其罪
矣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
之命可也今乃已請而歸之且初執無罪則過歸
於王今釋無辜則善歸於已京師豈晉侯分謗之
地而天王豈晉侯木偶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

者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
於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
可以文求考也
胡傳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
人臣之禮行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
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衛侯之躬無乃
有闕盍亦省德而内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
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
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
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衛侯未入稱國

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專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

害恢本支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兄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菑畸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惡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爲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哉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湔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論衛甯喜

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秋晉人執衛甯喜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劉敞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

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甯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殖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衛侯忌小忿以誅

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其弟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詩不云乎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人之無良我以爲兄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爲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爲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爲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爲廉可謂重巳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氏曰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甯氏君之忝何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剽甯殖者上卿也君出弗從剽之弗爭也放乎出衛侯而立剽焉者甯殖爲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巳疾且死召喜而告之曰出君者孫氏也非我也雖然巳矣吾不能討矣爾能討之則勿忘討之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君何如獻公曰子苟使寡人反國者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願與子盟喜伐孫氏不克將出舍於郊國人知之皆伐之然後克之殺剽而後逆獻公以歸放乎出衛侯衎而立剽焉者甯殖也則曷爲使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爲甯殖者忝何宜乎効死勿聽甯喜弑君曷爲不以

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弑之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爲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趙氏曰喜父立剽而喜躬弑剽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以自利喜弑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剽若曰甯喜弑其君云耳剽之立篡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弑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復二君之間自立自弑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爲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爲剽無罪而名甯喜也

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孫甯同逆
逐獻公而立剽今甯喜復弒剽以納獻公林父懼
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
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
貞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
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人不誣人以惡亦不
苟與人以正也前曰衎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
夷儀以甯挩之然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
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
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

正　聖人惡其不仗義而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
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日而衎歸則弒之謀衎
實與甯矣以弒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
所以衎之歸而復名之
公羊傳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
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趙氏曰甯喜弒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
以霸討書何哉蓋喜弒剽而納衎其迹固逆而義
則順何則剽逐衎而篡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
衎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衎義則實正則喜之罪猶

在輕重之域晉怙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為霸討
故雖執弒賊而書人焉然則為霸主者宜奈何必
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
執甯喜歸京師以正其弒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
下喜固無所以逃罪也今宥林父而執甯喜是助
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
以書人以執歟　甯喜弒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
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弒剽者為衎也則衎之復
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篡晉實怙之故前日執甯喜
責其弒剽之罪也今衎既入外則不免於晉内則

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内外之責也衎以為庇
喜則上抗盟主下逆國人内外兩攻吾其為文安
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咈内外之欲也則喜之
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見矣
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
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
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
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
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
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

正其爲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皆肅光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書何也初衛侯使與甯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高郵孫氏曰甯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家氏曰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惟

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張氏曰經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絶易爲甯喜弒剽夫爲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

論晉趙盾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黄震曰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鉏麑賊之麑不忍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弒

靈公盾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盾弒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胡康侯曰盾僞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之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議刑直欲指昭則盾爲首惡明矣愚按凡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境則君臣之義絶乎吾以爲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盾弒逆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

惡宗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趙木訥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爾裴度當國蘇佐明弑敬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盾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為疑經任傳妄以賊為賢耶愚按凡皆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言趙盾不弑今經書盾弑若言非盾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

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皐孰弑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弑君之罪於人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凡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齊人歸田辯　章俊卿 後同

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兵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

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賂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讙龜

陰爲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適齊也齊人剌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僭亂不正方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

之禮又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蓋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爲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驕惰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横見侵奪與之好則使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己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闡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讙

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没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乎非好爲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爲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三家墮都辯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爲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

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下成公斂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爲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爲不然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墮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墮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墮私邑則非三家樂爲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爲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墮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徹而不

能救正之徒憤於空言乎況十年經巳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此年之隳郈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乆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爲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浚池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爲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斂處父同隳成則曰我

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圍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爲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爲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僭大夫惟大禄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乆則命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寳玉大弓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斂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巳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臣爾故前年巳再圍郈弗克今乃帥師隳郈者病其强而毀之也叔孫旣隳郈公山弗擾不及巳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

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爲及私邑旣强公家旣弱而陪臣乃爲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爲僭竊陪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辯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巳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

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句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六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七

春秋七

序王世紀

李琪　後同

乾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極建此義行乎古今之正彝倫之所以有敘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經總攝萬事而太本始於尊王聖人蓋謂尊卑不著則人紀不建而天理泯矣尚何萬事之有存哉尊王之義設而後是是非非昭明而不舛此春秋所由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事則始作以明義尊卑之分君臣之等孰有大於此者皆斷自聖心而始作者也按晉杜預載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年篇有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之文即春秋狩于河陽之書觀此則尊王之辭信為仲尼特筆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訓前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稱京師而衆大之名自春秋設嗚呼是聖人定尊卑正君臣復建人紀之本也自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錄于經者九十有二春秋克己自治之道端本而不齊其末正始而不治其終者也書天王皆天子皆王者欲其脩身有本奉天有道法文王之

達于天德宣王之教懼天命而無害德傷治之階矣
書王后書王世子書王子者欲其齊家有度傳統有
正思關雎之正始下武之繼命而無並后匹嫡之萌
矣書京師書王室者欲其朝廷必治國體必立念岐
豐之所由興鎬京之所以盛而無下堂厭尊之失矣
書狩書居書入者欲其天下爲家述時邁之訓復東
都之會而無以臣召君以君避臣之事矣書來錫命
書來歸賵歸含歸脤者欲其謹命令嚴典刑昭彤弓
之錫功韓奕之賚德而無屈命僭侯濫寵賸妾之悖
矣書來聘書來求者欲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修太

宰貢賦之職宗伯聘問之節而無辱典征利之瀆矣
書朝王書如京師者欲其奔走列國申明堂之位舉
鄗宮之政而無強侯大邦慢上之患矣書王臣之主
盟乞會主伐者欲其禮樂征伐悉歸于上如召伯之
率職吉甫之治戎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變矣皆因
其不正而反之正而致於本原者也如此則東周改
物而五伯之績可黜矣

序齊伯桓紀

伯之名起於誰乎王道流行方伯受職古未始有伯
也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政起蒙霸王之號
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以古之未始
有是而桓公實造端則桓爲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
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后伯者
之是非斷矣何謂義行乎人心之安而主敬以事上
純乎由衷之善而彊正以律己此桓公之所缺也何
謂功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盡抗而僅戢諸侯群起
而略定此則桓公之彼善於此也欲知桓公之彼善
於此當以春秋世變之迭異者攷之大抵春秋之世
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
既沒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

焉闢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各殊也
是又桓公僅可錄之中而獲有不足焉者也王臣下
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嘗伐戎強于北蔡
師書敗荊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
齊邾弱而逼於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
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齊
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
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
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

繇者此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屦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莒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氏與其務盛在是數年蓋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篡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息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墮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功過相準齊

伯之本末可考矣

序宋伯襄紀

謂春秋不予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始嘗以伯書謂春秋爲予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終不以伯録始以伯書者曹南之文曰宋公曹人邾人其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辭無以異矣終不以伯録者宋公茲父卒畧不書葬其與秦楚之君無别矣春秋忠厚之法蓋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者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以伯豈宋之不可以伯哉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齊桓終身之經營猶可取於春秋者徒以有靖中國之功襄公非特無功而文階亂則伯將何賴焉或曰襄公假仁義而亡者也曰苟能假仁義則不遽亡也如襄公亦豈知所謂仁義者歟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者也致夷以謀夏義悖之大者也推是物以往雖欲假仁與義不能矣

序晉伯文紀

晉有二文之業謂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于王子褒錫以秬鬯爲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盍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繇

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典冊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爲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禀經復畧之勤王固爲大美原其初心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真知君臣之義哉其行事蓋求名而不得者也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

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則晉亦不爲無績於中國矣此所以桓文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　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於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

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濟二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之所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與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爲也觀此則夫子正論之辨獨不深切著明也哉

序晉伯襄紀

齊孝公不能率桓之業晉襄公能繼文之統孝公之

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之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孝公之爭秦尋殽之釁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功當大書之與城濮等可也秦誓曰晉襄公帥師敗殽而春秋不書君將猶曰晉人是特削文也夫殽之戰春秋亦與晉有功矣何迺削之邪曰與之者夷不偪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興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可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由於此文公方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卻秦秋敗箕以翦

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閒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畧則襄之烈何謂僅止乎此曰外□□□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哉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宅慮於其遠襄公之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

靈公孩穉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主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拙無制中夏之畧厲公外強

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莅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盖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齊以求逃盖未忘晉德於是爲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已之盟曰討齊亂　之會曰平宋難盖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墻輕殺僕隷雖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内難

甫竭覆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謀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即爲者先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二伐鄭晉無攘郤之師内而鄭子家弒穆公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令焉故曰無伯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摸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郤與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爲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誅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輕孰重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爲中國羞乃且伐廧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盟蒲晚年三會雖得諸侯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多得志觀厲公不特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者曰楚曰秦曰吳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則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

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墻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序晉伯悼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得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關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之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殺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己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錫賚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易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能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力相長設詐術任強大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讓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劫之辭哉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瀆鬼神費辭

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晉能以區區載書留之哉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暴骨而還未必能爲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二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所謂猶有君子之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讓吳之非此其所以失歟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

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之不可棄猶鄭之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不然則悼公之業遠過齊桓晉文矣

序晉伯平昭紀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

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人之強於爲善與其安於不競者興衰相遠固如此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夫平公衰微正患不自爲政大夫爲政耳豈有職位不與人共治者哉政在侈家而賢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也平公凡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許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物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亡攻向文襄以後王政不足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之

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爾嗟而與之雖三尺之童不為豈有尊為邦國而投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乎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敵於廡下而與之存柄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乎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始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乎公則謀出乎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任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

以與之也苟體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士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乎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捷虔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侍臣者改物厲志憤悱警惺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觀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序晉伯頃定紀

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寖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

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衰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白吳滅巢滅徐伐陳伐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令晉春秋由此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國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乎吳楚合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吳

我執宋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收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我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輸王室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衛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

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我使冢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貫禍邾鄅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又誰咎歟春秋所以嚴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序紀世紀

春秋主魯而述作者也故錄魯之行事特加内魯之文列國稱侯而我獨稱公列國書卒而我獨書薨列國之君至我則曰朝大夫至魯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國獨書曰如經書公如齊如晉大夫如陳如宋是也列國之盟于我則曰來盟而我之有盟于列國者獨曰涖盟經書公子友涖盟齊叔孫婼涖盟是也列國之擅相吞滅皆書滅而我則不書滅而書取經書取鄟取鄫取邿是也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殺而我獨不書殺而書刺經書公子買不卒戍刺

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我則不書奔而書孫經書公孫于齊夫人孫于邾是也春秋可謂尊我之至者也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鄘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尊魯也嗚呼春秋為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是故褒貶大法皆自我始而是非善惡未嘗沒其實焉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所以責備乎我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所以責備乎夫人也書翬書柔書溺書仲遂所以責備乎卿大夫也

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閱大蒐所以正我之僭典也曰
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我之亂制也
曰初稅畝曰作丘甲曰用田賦所以正我之失政也
曰大君軍曰舍中軍所以正我之柔權也曰築郿曰
如乎至曰新作南門所以正我之厲民也曰大水曰
螟所曰震電曰雨雹所以正我之慢特也春秋責我
要備蓋如此哉通一經所書大而關乎王室之隆替
係乎霸政之善否交乎列國之往來凡因我以立文
者其示義固不專在我矣至為我而特書者常事則
不錄所以修泮宮復閟宮克淮夷詩之所頌春秋缺

焉而所錄者皆事之變也故夫事之所由變而十二
公之得失蓋可覩矣亟於伐邾而含盟蔑之信貪於
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
以惡宋入極之師既徼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
擅乎公子翬此隱之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捨許田而
逐鄭黨納郜鼎而成宋亂強則因已於齊鄭宋衛之
間弱則肆志於滕杞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而天
理喪終瀆夫婦之分而人欲縱此桓公之所以取彭
生之禍也會齊廢復讎之義納衛有叛之誅圍郕
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桷

則後心肆此莊之不能克已也養慶父之禍而不能
除歸季子之賢而不能任此閔之不能保國也乘齊
盟而卽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
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以
洗至鄭之恥此僖之所以不得為全賢也三書不雨
而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而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
則辱於晉鄭立賂盟則辱於齊此文公之所以安於
媮政也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無寧日以為媚齊之
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是於兵
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

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公之所以無良圖
也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
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
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虫牢之實此成公得不
救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
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
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隣國
交爭之禍起雖草國之長倚重於晉而已陪削弱之
端此襄公治實生亂而不悟其變也納牟夷之叛則
非所以為臣下之訓取同姓之女則非所以明三綱

之享如晉至河而見郤則無以爲託國之謀築郎囿
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戎政歸于下此昭公
所以淹恤於乾侯也會于夾谷而歸龜陰之田行乎
季孫而隳費郈之都雖僅能明禮義之治雉門兩觀
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
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此定公所以有聖人而不克用
也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疲民於內伐齊以
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此哀公所以基適
越之辱也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
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有隨陳鄭

曹衛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
禮而自守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
所以國多變故而不振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而無
正始之道也其君政不收而無御下之綱也當時齊
晉列國常以得我爲重我之向背乃列國之所觀瞻
齊桓始合會盟我之不肯輕從者蓋遲遲二十餘年
鄄之首會姑以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
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涖盟至召陵以
後始堅於事齊而齊亦待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
非禮役諸侯我望望而去之君將凂焉及楚虔爲申

之會汰心虐焰震搖諸夏誰能遏禦大侯小伯雖心
知其不可遏勉彊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
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諫能陳
軌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鼎之諫能閑禮樂文物之
訓曹劌觀社之諫能明朝會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齊
師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僕能識臣子
事君之禮大師氏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音太史氏
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
文獻典章之舊也此我之所以猶賢於諸侯者乎自
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啓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弒閔襄
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視是所謂其家法不設而無
正始之道也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
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
如宋樂祁曰我君喪政四君矣政在季氏三世矣
史墨曰季氏二諸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況哀定以後哉是所謂其兵柄
不收而無御下之綱也此我之所以國多變故而不
振者乎吁以魯積累之德其遺風善政所存者僅如
此而末流之弊又從甚焉或曰我之弱也尊尊而親

親此後世不能與時消息而裁於中脩身自反而趨於善豈遺端者之過歟

序蔡世紀

蔡何以始乎同姓皆者蔡侯嘗爭長矣長弘曰蔡叔康叔之兄先衛不亦可乎則蔡固宗盟之長也蔡以宗盟之長而春秋乃甚略之何哉蔡十有二公而獲以卒其見于冊者惟六公行事缺而不備春秋之盟同姓宗國豈固置厚薄於其間蓋蔡以神明之胄其專於事楚而不反者幾三百年春秋用夏正夷以夷變夏此其不足於蔡歟夫蔡事雖略而聖人蓋備著其

始末焉不獨係一蔡之盛衰而中國消長之形荊楚強弱之端皆可尋矣蔡之始事録于經曰蔡侯鄭伯會鄧始懼楚也蔡之終事録于經曰蔡遷州來圖避楚也則蔡之始終不䝉者皆以楚之故楚之始事録于經曰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之終事録于經曰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則楚之始終用事者皆以蔡故也齊晉之伯其始事録于經曰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治蔡之黨楚也其終事録于經曰會于召陵侵楚以蔡之請伐也則中國之始終用兵者亦皆以蔡故也原始占終則蔡固有關於夷夏之世變不可不察也大抵蔡邇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被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以從楚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畢至而蔡獨不附凡荊楚之挫敗王畧諸侯莫從而蔡獨先與方蔡宣桓二君之從王伐鄭則猶脩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王帛之好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兩被荊師哀侯掌塵不返其臣子不能告於同盟勵復讎之大義乃甘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納肘腋之深交由是渙然與中國離矣齊桓

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後行李不至齊晉不通雖召陵加師國衄而無從夏之志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成抗衡北方蔡是攜是貳十九年楚盟齊則蔡復偕至二十一年楚會盂則蔡侯偕至二十七年楚圍宋則蔡又偕至何不移所以事楚者加於事齊而反忘其讎楚者而親楚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藏在周府列國皆能道之則蔡之子孫世踐舊盟可也奈何蔡莊身自背之晉文即世無復向晉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

于戈挾楚孫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俛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莊入陳納徵舒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爲良圖也晉悼之興列國竦焉如鄭如陳相率專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爲蔡讎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讙而殺之夫蔡

之君臣陷溺於從楚去順效逆不知其非而反以即華爲悖宜其錮於從楚而不反也或謂蔡在春秋中世國勢卑弱明附楚以自通於夏盟然宋號二會晉楚各以其從交相見蔡公孫歸生首以楚爲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不能有爲地方兄弟之國也靈公負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閱六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以爲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矣復未足也

而用隱太子于岡山矣滅蔡以封棄疾矣蔡之掌祀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自以事楚爲百世之利豈知君弒國滅家嗣俱屠從楚之報乃如此哉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慭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虔方張晉既不能拯蔡之難楚虔既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棄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廬以隱太子之適嗣岡山之痛獨忘之耶流涕而枕戈猶以爲晚也掩耻事讎則人道滅而天理絕矣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

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是楚之鄙邑也蔡何國之爲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志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爨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彊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請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

禍迄春秋以後蔡終爲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之
依於餓虎之側將以求安其不噬齧焉不止也夫以
中國諸侯雖有叛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
附楚不變也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爲之楚文之執獻
舞蔡國十年無君則蔡之禍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
嗣常絶則蔡之禍二也費無極逐蔡侯朱則蔡之禍
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則蔡之禍四也楚昭遷蔡
于江汝則蔡之禍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
也蔡之自絶于中國謂楚之險可怙而齊晉之不能
朝夕勤我也然觀蔡文公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

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蔡昭歸郢質子之際謂救
於秦晉矣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夫豈不欲從諸夏之
列而晉之力亦不能有蔡是以晉之失蔡者三厥慭
之會晉荀吳曰不能救蔡物以無親已爲盟主而不
恤亡國將焉用之子皮之行子産已知其必不能救
蔡此晉之失蔡一也平丘之會蔡廬失國晉無繼絶
之說中行穆子曰楚滅陳蔡晉不能救此晉之失蔡
二也召陵之會晉荀寅曰棄盟取怨無損於楚不如
辭蔡侯及以伐沈遺蔡之患此晉之失蔡三也故曰
蔡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也昔者周公

乃蔡叔之不咸其封蔡仲之命曰睦乃四鄰以蕃王
室以和兄弟使蔡人毋虎棄周公之訓捨閒晉之爭
思外侮之禦兄弟和而四鄰睦王室尊而夷狄懼則
楚雖獨大又何畏乎

序曹世紀

曹爲文昭之懿親甸伯之貴爵也春秋書曹不見貶
黜之文杞以伯爵或降而書子秦以伯爵或略而從
狄穀以伯爵或斥而稱名獨曹得始終稱伯辭無所
絀豈非春秋猶示假借於曹歟然曹之見於經自交
乎中國盟會之外曹事之特書者缺焉或按公羊謂

曹無大夫穀梁謂曹爲老師何春秋又以曹爲不足
錄而簡之邪嘗攷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
與諸侯甚睦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
國家皮於衛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
詳錄也春秋陳鄭杞薛之邪其後會盟有常者未能
如曹方齊晉主伯小國一離一合而曹之不從者寡
矣昭公與會者四共公與會者六文公與會者五宣
公與會者八成公與會者十九武公預會者十二悼
公與會者二聲隱二公與會者各一可謂事夏盟之
最謹矣其會我者二其朝我者五其會宋者三曰曹

人致餼禮也曰曹即位而來見禮也曰五年而再朝禮也雖更蒙齊晉宋衛之師晉侵者一晉執者二宋圍者三宋伐者三衛伐者二齊伐者一而曹自伯圍會伐之外未嘗敢一稱師以報復於列國可謂與諸侯之甚睦矣其不得罪於中國者此也大事夏盟之誠則守義而可久與諸侯之睦則得道而多助然姬之在列者曹獨先亡不及春秋之終其故何哉蓋曹以僻陋之習卑弱之政不能自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曹嘗病於戎又嘗病於晉而其先亡也始終實成於宋自曹莊公既殁戎實侵曹於是羈以戎出

赤以戎歸曹本于柔之邪國亡家失戎得亂之向也宋之求多於鄭而晉之終不得行於邾者蓋爾之戎乃得加之於曹是曹之病於戎者然也曹共公雖以楚方得晉之怨晉文實以私怨行焉既侵其國復執其君又分其田終歲而後得復國曹成公雖以殺太子自立之故晉厲遂以汰心執之既列諸會而復重其討一年而始歸自京師觀曹使侯孺貨筮史以請共公曰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至曹人之請成公猶憂猜不已曰若之何憂未弭而又討我寡君是大戚曹也是曹之困於晉者然也自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為宋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也而獨汎曹之深以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僖十五年宋人伐曹傳曰討舊怨也且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何怨之可討乎僖十九年宋人圍曹曰討不服也伐齊之役曹南之盟曹既從而會矣何不服之責乎宣三年宋師圍曹傳曰討武氏之亂也武穆之亂宋實為之豈曹之有罪乎至曹伯陽之衰宋景用師蓋亟哀三年書宋樂髡伐曹六年書宋向巢伐曹七年書宋人圍曹八年書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矣夫六年之間樂師狎至卒以吞曹蓋曹偪於宋其來固久中之會將

子產曰曹畏宋必不來曹以偪而素畏於宋宋以強而求多於曹不及并吞寧有巳乎是曹之先亡終始實成於宋者然也然曹苟能以禮義自強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習則曹叔振鐸之澤未泯也豈戎能病之晉能困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春秋之道正本而明微反已而不責人謂國之存亡皆其自致者也善乎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偪而無禮夫禮義明則國不畏偪禮之不立偪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曹之衰政不詳於春秋嘗觀諸詩矣蜉蝣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

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鳲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候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也夫曹之四詩而三詩刺其棄君子用小人禮義自君子而出者也君子不用何以望其有禮以自強是以曹共公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人曹成公有子臧爲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孫強之謀妄聽辯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亡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國既陋僻而空虛且亂其能有存耶至是而後深究春

秋以曹爲不足録之意也

序衛世紀

春秋諸侯姬在列者獨衛後亡何耶衛以同姓之尊封壤之大雖在叔世餘澤未泯尚爲列國之望二百四十二年間兵革之可見者最少賢人君子之著聞者特多介於齊晉之間僅而未至失國良有以也然禮義消亡變故繁興衛之爲衛亦有可得而攷者春覲會用周班而後鄭於衛晉人載書踐土而先衛於蔡衛爲同姓之尊可知也受三監之舊境分七族之餘氏封畛土畧始於武父之南至於圃田之北實方伯連帥之地隱公之初以鄭視衛而門衛實鄭也成公之後以晉敵衛猶曰衛不得爲次也末年衰靈之衛至無足道而其出猶可以當晉之千乘入猶可以受晉之五役是非其封壤之大有足以自植立者歟凡書數大國之爭盟未嘗不以得衛爲重自齊桓首伯書盟會侵伐而十六年之勤始能得衛晉文踵楚之逆衆動稱兵而更五會之信卒未能以致衛其不輕於向背如此當春秋之始從王之東猶曰正也春秋之中蔵國之謀猶曰古也不特此耳楚虔稱伯于中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獨能從容

與晉而卻楚吳夫差沉端于黃池以襲成周之籍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會而辭吳盖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爲列國之望歟乃若中國同好其不與者亦與可數而惠公之與會者七獻公之與會者二十五殤公之與會者四自其後齊晉以有事於兵革之外而稱師修怨如伐鄭入郕治曹剪那之類不過數事非兵爭覬他國最少歟明卿才大夫其可稱殆不勝計秉翟之人可爲下官終俟之士皆爲忠臣當獻公之世有事君不二者有能贊大事者有能撫內而營外者季札所爲稱其無患者也靈

公之世治宗廟則有人治軍旅則有人治賓客則有人孔子所為稱其奚喪者也夫其季世而人才之見於百執事者猶且若是則于旄之賢臣淇澳之君子其稱于盛時者抑可想也非人才視他國特多歟夫以尚德之親處成周之壤而家法未墜獨有以異於時兵爭之少猶足以輯寧其邦民人之多猶足以維持其國蓋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與衛書秉禮之邦春秋之稱望國未嘗不曰魯衛意者康叔武公之治衛亦猶周公伯禽之在魯其典故文獻隱然未亡固應有是宜其偪于齊晉奔走于強令能披其地執辱其

君臣而未敢以亡其國也雖然禮義銷亡變故繁興故更世雖多而爭競不息立國雖久而根本屢搖東門之亂州吁始禍熒澤之變寧朔召釁衍剽並爭適庶殊也孫甯專制上下紊也鱄縶衆稱兄弟乖也蒯輒出入父子暌也觀詩紀衛之風自頃至文二十有八詩而言男女夫婦者居三之二則本其亂亡之由抑有可見者矣夫三綱五常立國之本而淪斁如此衛之有名無情其來豈一日之故哉昔之聞衛風者曰變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吁豈非康叔武公之澤源流深長必至于夷陵極

書亦後衛從之歟不然則孟子所謂無禮義則上下亂衛之後亡幸爾

序晉世紀

晉之為國舊矣入春秋逾六年防見於經僖二年書晉師滅夏陽是也晉以武穆之近親受陶唐之奥都征異乎侯伯之列而書法之詳乃不得與鄭衛同自鄂侯二年為春秋之始及乎重耳以前凡六世矣按左氏晉之策書登載至繁非無可係之事也周之東遷曰晉鄭焉依非無可錄之功也武公代興事端轇轕非無可紀之變也春秋皆略而不書八十餘年間晉

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暴誅弒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湣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為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戎于王此非其功之可錄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三軍晉伐皐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周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係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

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鄭侯宇凡東周刑政不行反加寵命彝倫攸斁人紀何覩子孫僭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君臣父子不能相保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撥亂反正之道反覆晉事而可睹及觀列國之詩自重耳而后咸闕焉蓋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猷之事不足錄乎春秋也故詩特詳之椒聊則言沃之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不安而極道其覬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略之

者觀乎國風可以盡見矣武猷爲國非不盛也當齊桓九合之時晉之君大夫不交于盟會葵丘如會不至而還晉以不義得國方新歡歆乎懼人之有辭于已也是以阻居深山戎狄與鄰禮樂之事曾無聞焉至于重耳之伯而後改物遂能駕楚世主夏盟然重耳復國之初經猶未之錄也僖二十五年晉侯朝于王城無以異乎朝王所也晉圍許原無以異乎遂圍許也皆不得免于經重耳入國雖正未受天子之命亦猶武公耳故僖公二十七年以前晉事不著乎春秋者聖人扶人紀存綱常之法也二十八年以後晉事詳列于經者聖人憂中國録伯功之例也

序鄭世紀

觀春秋之世變于鄭爲可睹矣鄭之爲國逼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關夷夏之盛衰鄭蓋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觀周公桓言於王有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王子朝告于諸侯之辭亦曰惠襄之難則有晉鄭咸出不端鄭疑未有非于王室也然由君

子之論夾輔之績不足以贖交惡之誅綏定之勞不足以掩敵戰之惡況入春秋以來未有言克其弟者而克段之舉始冒周官賊殺之刑未有言伐人國者而伐衛之師始蹈敵國相征之禁未有言歸人邑者而歸祊之謀始犯諸侯專地之戒當是之時列國兵事多未嘗見莊公以詭譎之雄日爭尋常以盡其民蓋未足論也而滅天倫黜王法之大者皆昉於鄭焉以先王之禮考鄭豈非王室之罪人歟莊僖之後王政既微矣堅事伯主以蕃王室是猶愈於事楚也而鄭之君臣念不及是借曰弘不振旅是宋襄之所以

失鄭鄭不復從是晉景之所以不克爭鄭渠林之役
伐而不從猶曰晉實不競鄢陵之役勝而不復猶曰
晉實不德而盟尚未幾亟有鄭詹之執會召陵既退
而庸行城之圍是何邪又況戰城濮之明年遂敢於
背踐土之盟城虎牢之十載始遷勉聽命于蕭魚之
集以爲晉楚之間强令是從則文公一戰之威非楚
匹矣以爲晉楚無德求者是與則悼公五會之信非
楚敵矣鄭何難於背楚何易於棄晉若是邪是則從
楚者鄭之欲也昔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
之平王命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以先王

之訓律之鄭又豈非伯者之罪人乎然襄昭以後宋
盟中會諸侯爲於從楚者二十餘年自是晉楚俱弱
而無復力爭之志矣鄭宜有以立國而附齊衛抗晉宋
終歲勤動迄無所成者其二國之政乃寖寖轉移於
七穆之手蓋子駟之專移之於子孔子孔誅則移之
於伯有伯有誅則移之于子晳黨申以爭室之不暇
間矯盟以專伐而不能禁非子産補弊支傾任忠力
贊強後以救鄭之亟亡不待數世之後矣末年宋公
子地之叛而大夫爲老丘之役以與地晉汜鞅之亂
而大夫爲鄟之役以助鞅是舉鄭國之政爲大夫之
所專制鄭益相視而莫相救也然諸侯無專殺而殺
有罪者予之諸侯無外討而討有罪者善之繩以春
秋之法則鄭又豈非當時諸侯之罪人歟夫以二百
四十二年之鄭君臣上下相與謀其國者始於上陵
終於下抗中於背華即夷無一可以爲保民長世之
道者欲後亡得乎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淸
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雞鳴而
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飾夫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胥有之矣罕渾曰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以經攷之鄭之先亡豈眞無法

之罪哉

序滕世紀

滕地不大於邾莒民不衆於紀薛而以文昭之懿戚
受侯爵之顯封當隱桓之春秋嘗以侯書于經矣然
其始稱爵而沒其名其後稱名而貶其爵是果何耶
夫宿男不名以爲微之杞侯貶爵以爲夷之春秋之
所以不足於滕者必有意也滕事不詳於經其本末
可攷者才五君爾其與諸侯之睦率伯主之謹猶可
槩見也何謂與諸侯之睦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
國者而書滕之會于會者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

者而書滕之朝於會者五自曹莒邢邾之小國其爭
城爭地皆莫從事於干戈之役而二百餘年間滕獨
與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侯可謂睦矣何謂事伯主
之謹方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之從
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會意
其國小而偪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以後
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會晉
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頃之會晉者
一自陳許蔡鄭之大國其一從一違往往未能一定
於中國之好而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

之不從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春秋惡爭鬪重輯睦
而滕之無爭於諸侯無惡於伯主宜未得罪春秋也
而春秋之不足於滕果何意耶以其國之亟亡耶滕
之偪於宋畏於齊楚其不能國亦勢使然也宋襄之
執滕曰討其不服宋也宋文之圍滕曰討其不事宋
也滕誠有罪矣不省其德而執其君不矜其禍而圍
其國不幾乎無道行之乎至於宋之盟叔孫以爲滕
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以爲滕宋役也非其逼於宋
者然歟異時滕文公曰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故
嘗以之楚而過宋則不惟畏宋而又畏楚嘗以間薛

築而恐於齊則不惟畏楚而亦畏齊是不特文之世
爲然耳自戚之會七國皆在而滕之不至曰以齊故
也申之會四國不來而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及
也非其畏於齊楚者然歟然則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滕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之亟亡則亦有其故矣
蓋滕文王之子孫與魯衛兄弟也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寧無一二之僅存可以保國而持其世哉今觀渾
罕之言乃以滕之先亡亦出於偪而無禮滕之解政
雖不可詳然自春秋之初于魯旅見而與禮之已泰
與薛爭長而班爵之已蹶衰紀之莫行經界之不正

循習僻陋是不一世則典章文物之廢墜其來久矣
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狄也凡先
世之餘澤一切淪胥於夷狄而不見則滕果何所恃
以立國乎夫以滕之壞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而
無禮以固其國至於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
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七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八

後學錢塘徐萃春校

春秋八

序邢世紀　李琪 世紀後同

吾觀於邢而後知亡國之自取也夫邢周公之後嘗為狄所滅矣齊伯城邢而春秋大之則邢衛之宗也而衛文滅邢春秋宜如何而惡之經書衛侯燬滅邢衛之罪著矣雖然列國之事滅人者罪易見見滅者罪難知春秋之法端本而後治末正己而後責人則書邢之見滅於衛邢獨無罪乎觀春秋書邢之本末而求邢之所以亡則罪之在衛者三在邢者五不可不察也何謂衛之罪幸喪以求人國罪之一伐本以滅同姓罪之二[illegible]之君而[illegible]殺國子挾詐以擒人之不[illegible]罪之三此罪之在衛者也何謂邢之罪邢方無道衛有令政以邢伐衛是不度德也邢蕞爾國而衛為大邢之盟實為亡乎伐衛是不量力矣衛以文昭之親邢則兄弟之邦不知比衛而始尋師以修怨是不親親矣伐衛之役實始於宋釋[illegible]之憾宜不在衛而乃合宋以治衛是不察有罪矣是雖均之為罪然剸狠之人非我族類忘其世仇而同之以伐國削其謀且所以深衛之忿而速邢之亡則罪之尤大者數觀罪之在邢者如此則衛之滅邢豈直衛侯之罪哉詩云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民胥然矣邢之伐衛其為反也不亦甚乎衛之滅邢其為然也不亦宜乎是聖人所以書邢之意

序同姓微國紀

周家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逮乎春秋之始才二百四十年爾而周之子孫抑何其甚微耶小國弱兵介乎強國之間僅若黑子之著面而地大民衆以臨蕞爾之國奚啻犧牛之僨豚故郜畏魯衆齊迫燕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皆兼之然則周之子孫烏得不日失其序乎嗚呼齊楚之人狄烏思啓封疆至於變夷并吞固無足怪而同姓大國恃其強力亦往往自尋斧於本支何耶吾觀先王之非大比小強比弱同姓無甚強大之國也宜若不足恃而脈絡聯附乖[illegible]百年而不亡春秋以後小并於大弱并於強同姓無其弱小之國矣宜可以久立而卒之肢胛分披不能一二百年而天下無復周之子孫終至於此則知先王大封同姓之意小

大抵維之制所以爲保民長世之道豈可誣哉豈可
廢哉

序陳世紀

春秋諸侯迫於從夷者陳蔡一也春秋書蔡事爲特
畧其始末可見者六君陳十二公悉著于冊稽其後
常視蔡尤詳焉聖人不少假借於宗盟之長而獨未
深與絕於胡公之陳是何耶陳國於荊河之間實適
旅楚而遠齊晉其汙於荊蠻或者非其誠得也試考
之經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事
從中國者十一　陳之從於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

國之易於失陳亦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
在春秋之始從王伐鄭猶修勤王之職盟折會稷猶
與諸侯玉帛之好伐衛伐鄭猶偕之諸侯丘車之會
齊桓之伯由盟幽以及會檉其從齊者九晉文之伯
自踐土以至翟泉其會晉者二溴梁雖執而首止之
盟猶列陳侯穀公雖辛而溫之會猶列陳于由宋襄
之暴陳始從楚而會盂之役逐屢勤楚人之兵晉靈
之懦陳再與楚而棐林之後始屢勤晉人之討非其
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自少西之難晉不
討而楚遂得以勇人陵之厥貉之役晉不振旅宋鄭

下得以會諸丘之言於是陳始一意向楚矣蜀之役
借曰竊盟而雞澤之集矣役後會乃至會戚以戍陳
因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棘以謀陳又悼公之勤陳
也而鬬頗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鄬之行乃毒決
於與楚何耶與時歸黃于陳惟曰楚故戮二慶於陳
亦惟曰楚故招之放過之誅亦惟曰楚故伐鄭伐吳
惟楚是齎會申會號惟楚是從甚而陳之滅陳之封
亦惟楚命是聽蓋無異楚之鄙邑矣末年夫差爭伯
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
鄭從于吳他無關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常

十一歟然楚之事陳之迹曾不槩見於齊晉方盛之
時而陳之從楚之事乃與晉相繼於楚晉爭衡之日
則亦可以求其故矣大抵中國之不抗於楚其說常
有二焉忘忌者不能爲力弱者不敢爲之親范宣子
之言曰楚人改行而狄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於是不復有事於陳夫晉君方明六卿無缺
不能張其威以治楚而安於棄陳晉怠就甚乎中行
穆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是以無視晉之不能
亦可知矣外是始欲合陳而救蔡大傴師家禍國內
無討不能明大義以懷陳而其儀不敢抗楚晉弱孰

甚焉由是觀之陳之不得以不畏楚往往亦中國之自不能以有陳也明矣是則陳以神明之後爲周建國于今蠡荊亦可以參其情也茲春秋所以書陳之事猶異於蔡而不至於甚惡之歟雖然陳之所以自立其國者果何如也夫禮義苟明國不畏偪陳之弊政見於經者不一而詩之所載尤深切若國風繇陳風九詩言君臣上下之淫亂者也以甚爲之陳在荊楚之牢下立國如此果何恃其不求於強令而不自知由夏卽夷之爲恥哉齊滕畏齊楚而孟子告以爲若蔡偪於楚衞偪於晉曹滕偪於宋而皆渾皆歸咎

其無禮使陳人不失其治國之道而無根本先撥之患則國無不可爲也荊楚雖大何畏乎

序杞世紀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者夷狄之所以辨內外正名實也吳以泰伯之後或貶而稱國楚以熊繹之後或黜而書州晉武穆也而或狄之鄭厲昭也而或書鄭凡以狄之者爾杞先代之後而卽東夷豈非東周所甚賤歟然殘之稱杞之書子者二侯者三人者五伯二十八年削弱若無一定之法何也以爲時王之所予奪歟則是征伐禮樂猶出於天子而不爲東周

矣以爲因魯史之記無所增損歟則是進退賞罰無假於聖人而習讀聞傳者無所是正矣聖人之且進且黜者豈無意耶觀杞之爲國偪於宋困於夷自桓公以前獨與魯好孝公以後始從晉役亦謂所謂最爾國也何則春秋之初牟婁之取見嫂於莒而曲池之平借助於魯夫伐而不敢怨乃求好焉是其偪於莒可知也鹹之會諸侯盡行爲謀杞故緣陵之城諸侯雖至亦爲謀杞故凡以淮夷之病杞而謀之則其國困於夷可知也一入于魯而困以求成再朝于會而繼以蒙討君之朝者六子之朝者一婣姪之好相

接於再世告之禮不替於七君蓋後乎桓公則無是也乃若晉曰文公之伯猶未嘗勤杞於一役景公之伯亦僅能致杞於三會而悼公以後從十盟者八從於會者十有五部之大遂能舉偏師以扈伯成周之役遂能偕列國以獎王蓋前乎孝公亦未易定也考其與四國離合之故雖未免於畏偪而周旋於隣好奔走於伯令猶未至得罪于中國是聖人所爲不盡貶於杞歟曰非也杞先代之後而卽東夷文獻之不足徵聖人實深惜之當春秋之季微之小邾猶能觀成王之雅夷之爲鄒尚能[illegible]宋先王之

後宮祭之禮未至遠亡魯周公之子易象春秋皆有可見杞亦先代之嗣耆老之賢文物典章之盛亦於當有一二之足徵者乎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衰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春秋不貶之則即夷也不可以不貶遽貶而絕之則為先代之後不忍絕也故書侯書伯書子書人因其善惡而著之春秋之法行聖人之情見矣不然杞以夏用夷春秋曷為不直夷之而且進且絀哉

序宋世紀

宋先代之後也春秋書宋之事常多假借之文若外災不書而宋獨書外異不記而宋獨記凡以異之也列國會盟自陳以舜後而嘗後於蔡杞以夏餘而曾不先於邾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獨宋嘗書公以别於諸侯上其尊之也亦至矣春秋所以拳拳於宋者果何意哉以為聖人之後歟則春秋非一家之史不宜獨私宋也以宋爵諸侯之尊歟則州公郭公皆得稱公並不宜獨與宋也然則謂其封壤之大有加於列國歟則地僅比於魯衞民不亢於齊晉謂其兵爭之少無得罪於諸侯歟則仇衛敵魯抗齊陵鄭治滕虐曹干戈之事殆無異於他國意其有賢君之多能不替其先代立國之道歟則僖居正之義將爭國之謀其宋之禍移也以除督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扶同惡以成稷之會志濫貨以啓鄭之戰踐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善鄰之佗屢殤之危猶者閔也會北杏以偕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僥稱賢之也襄公圖不終其事茂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卯夷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

稔堅氷之漸文公圖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彌其賀宋之釁平公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於彭城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宰其私寵故向魋係釁入于蕭也反覆十二君之行事亦未有可稱而春秋所為拳拳於宋者豈無意乎蓋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考之春秋未盡泯也然僅存之善旋亦失之何則春秋之季不令之臣專祿周旋何國機宥而一時諸侯猶曰於宋曰觀禮也御說之賢愁愁辟國之間向戌之良卓為

諸侯之選孔父之義于衰之詩屹然衰世之砥柱者
以取貴乎春秋則其人物之著見亦庶幾無忝於前
哲之舊謂其風俗泯泯無可稱固不可也然自司
馬不能勝子魚之讒右師不能明君臣之訓人才之
賢無復商伯與時六禮之獻委於荊楚百年之領屈
於孫與則興章亦衰寧復古常甚至大心不輸王粟
仲幾不受晉功則宋人之故爲諸臣者蓋忘之矣彼
在當時之諸侯猶類也曰宋殷之後也曰宋周之客
也吁宋之爲宋文獻之存者能幾何哉雖然春秋之
所爲拳拳於宋者必有意也嘗即商頌之序而攷之

蓋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
删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者於三百五篇
之末果何說也恩昔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
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常
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賓意如此其厚也宋之
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
豈遽至於其然而不繼歟一代文獻之美豈至於蕩
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頌之意以爲若三
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春秋拳拳尊宋之意
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宋何取乎

序齊世紀

齊大師之後受地于王方五百里者東方之國莫大
爲桓公事已詳伯紀矣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興伯之
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
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
扈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
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勢而強於爲晉規
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桓公之業雖隳乎孝公
而齊之爲國終春秋之世常爲諸侯之雄靈公以來
怙其強大頗爲夏盟之梗雖以晉悼盛時會同之間

皆以大夫世子而齊君不出駸駸有逼晉伯之漸景
公繼之嗣伯之圖迄無所成反基削弱何哉嘗以齊
國顛末之事致之景公親遭莊公之難堅冰已形玩
忽不戒失於改物榮其厲階授政強家卒之至姜弱
嬀昌國遂隨之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春秋端本
澄源之法固不專咎末流也使齊之政權不下則國
豈易篡哉石門之敗姦軌相尋高唐之請封殖益厚
至於南郭謀迄遂始甚禍舒州之事常纔稔亂齊欲
不爲陳氏不可得也是齊之禍實生於大夫之專然
使人心未移則雖授陳氏以柄其敢居哉而齊自叛

季以來山澤之利盡守於國偪介之關暴征於民於是陳氏遂得以私售其濡朱之惠公族之無邑者盡反之負約之無粟者盡予之陳氏欲無得民亦不可得矣是大夫之專實生于人心之去然使齊之禮義素明雖陳氏子孫日以厚利誘民民心豈易搖哉而齊之家法並妻匹嫡已無以示詒謀之訓反坫塞門已有以開僭上之源惠頃之世私家已強崔慶之亂不能正之于先欒高之亂不能正之于後是以景公象之內變晏子以啓適庶之爭外助強家以柔君臣之義爲齊之民不復知有是非逆順之理尊卑上下

之分欲其不歌舞於陳氏之施抑不可得矣是人心之去又生於禮義之不明雖然禮義由賢者出使齊君出得賢者而用之必能爲國以禮明民以義人心豈至陷溺之深而爲此非禮非義之舉哉而齊自惠頃以來任用焉外靈公之政移於[redacted]莊公之權委於賈舉州綽馴之景公之時慶父方去高止復專獨一晏子之賢周旋於陳鮑欒高之間逆知陳氏之惠而不得去雖正言於燕閒之頃竊歎於食享之私力不能爲則終於納政與邑不出而已然則欲禮義著明而人心不失其正抑不可得矣是禮義之不明又出於仁賢之見弃及晏子是亡齊者豈必陳氏哉齊之爲國亦足以自亡矣

序許世紀

許在春秋不得爲微國也春秋書楚之事甚畧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許男卒葬纔七見於經大夫名氏曾不一著于册凡記許之事自非從齊晉宋楚之役則常晉楚齊鄭之兵其他特書者蓋無幾也春秋所爲畧於許何哉春秋列國久於從夷者莫許若也蓋自齊桓會懷以後一於向楚凡百六十年之間與晉者才一二役夷考其事許之爲國終始實偪於鄭齊

伯未衰許常從齊晉伯方競許常貳晉然當其從齊也楚常不得以急許而許猶以無恐於鄭及其貳晉也晉雖或無力以得許而許亦未嘗得帖然以從楚是何也邪且許之始亡也曰齊侯鄭伯入許許之後亡也曰鄭游速帥師滅許是許之始終見偪於鄭可知也然自鄭莊公入許而不有其地分許而不廢其祀信有大造於許矣未幾爭鄭之事突於忽實而定許之計成於祭仲許莊遂因亂以入許宜鄭之日有事於許也而自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雖前縛啣璧之謀恐決於楚人圍許之餘而衣裳

兵軍之會寧不替於許侯救許之後鄭人僅能一淺事之侵蓋未病也豈非許方秉義於從齊鄭亦不得有辭於討許歟齊伯既微宋事抑淺伐鄭會盂且服且貳不足論矣晉以文襄之盛猶不能致許於會盟自時厥後伐鄭圍秦惟曰從楚伐吳滅賴惟曰從楚暢檮之師為大夫右孟諸之至為諸侯先凡楚人有事於中華惟許是攝是贊宜許之可以固事楚而無虞於他國也然自晉文嘗圖以諸侯襄公繼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猶曰伯討也以區區之鄭而伐以去疾又伐以公子喜既伐之又圍之

使許一人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雖為之訟于楚請於楚至於其君不反于楚而鄭不止也是何侮許之深耶豈非弃夏從夷非所以即安而以外謀内雖楚亦未易以遏欲歟反覆許之顛末則其從齊也可以無恐於鄭背晉也而不得以久安于楚亦明甚矣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攘夷黜華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紓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而反是也宜春秋之甚畧之也

序莒世紀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書莒子者五書莒大夫者四莒之始末不詳於經何邪原莒亦列國春秋曷為畧之夷之也曷為夷之君夏用夷故夷之也且莒之為國偪於齊最甚雖嘗與魯事晉亦皆視齊以重輕蓋齊國於瑯琊莒國於城陽觀齊之疆土有所謂莒之壯有所謂莒之旁則封壤相錯可知也考之經齊之襲莒者一伐莒者二密州之變去疾以齊入展輿以齊出意恢之亂郊公以齊出庚輿以齊入異時廢置之權宋不得以行於鄭魯不得行於邾齊獨得而擅之莒為齊之弱久矣乃若魯最隣於莒者也入于

春秋莒常有接魯之文密之盟浮來之盟曲池之會洮向之會是莒魯之為好也鄆之敗蚡泉之敗向鄆之敗牟婁防茲之敗是莒魯之為爭也然歸父伐莒則齊魯親也晏齊如莒則齊魯仇也魯襄恃晉莒伐鄆祀齊頃服晉魯修向盟則莒之於魯一離一合未嘗不以齊故晉最強而遠於莒也前乎文襄莒雖未有之從晉之事自文之伯與會者二至景之伯與會者亦二悼平之伯而會者二十昭定之伯而會者各一然馬陵同盟則齊服晉也祝柯同盟則齊服晉也齊逃溴梁莒為晉執齊圍桃防莒蒙晉伐則莒之於

晉一從一違亦未嘗不以齊故晉大而遠於莒魯近而弱於晉獨齊降於莒而其強十倍焉故其畏齊特甚亦其勢然也其他或見伐於許見入於楚與杞有爭與郯有怨與鄫有惡往往視其強弱之以為勝負大抵春秋之時為弱小之國進退去就從於強令與夫衆暴寡大陵小狃於常習皆無足恠而莒之所以為夷者亚不在是也秦之為狄始於戰殺鄭之為狄始於伐許莒之為夷必有其故矣莒之弊政見於經者甚寡然嘗考之入春秋之始未有書諸侯相伐取地者相伐取地之事亦自莒始以蕞爾之莒恃其強

畧於尋常之爭遲尺寸之憾皆王法所必誅者春秋託始於魯隱數簡之中累書莒人不殺莒之為夷其昉於是乎終春秋之世國君鮮有不稱謚者莒獨不稱謚大夫鮮有不書名氏者莒獨不書名氏國君無書朝大夫無書聘者是其國無君臣之禮無上下之節無名號貴賤之等無文物施報之容其君凡五見經而斃於亂者二大夫凡五見經而奔於亂者二誅於亂者一是又其君臣上下之際無復分義之相保其有不胥而為夷者哉春秋之夷之也宜也或曰莒僻陋在夷故春秋夷之嗚呼春秋進荆人重吳子不

彈於經夷狄如此使莒居夷而用夏春秋容得而畧之乎

序薛世紀

昔先王之制國大者百里小者不能以五十為之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焉雖班爵不同而攷禮正刑修德以尊天子其責一也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為湯左相而居于薛益先代封爵之餘也春秋之初稱侯以朝魯春秋之中嘗稱伯以會晉其不得為微國明矣然自來魯之后凡百二十二年薛君大夫無見於經者自盟蜀之後又百一十

年間非從晉於盟會而薛事之特見於經者纔一二爾豈非其國寡弱不足以自通於諸侯歟蓋嘗攷之齊桓主盟諸侯官受方物晉世代伯列國聽政以受聘之數於是政令不常貢賦無定迄乎春秋之終不惟小侯弱邦率以為病而大國亦不勝其用矣故魯人會戚求屬鄫也齊人盟宋請屬邾也至於成周之役宋遂傲然欲以二小國為役而絕薛於周吁先王建國同於藩屏王室而宋之為役尚何以為諸侯乎不特此耳觀晉悼始會薛實不來曰以齊故及崔杼既來薛大夫亦會則又以晉故其時嘗從楚又以薛

適楚則又不能不惟楚令之聽也以最爾之國當往於宋矣又逼之以齊臨之以晉楚若何而國哉吾觀薛宰之言板蕩反覆首鼠踐土之載書以爲言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會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崇明祀保小寡之義隱矣惜哉

序邾世紀

邾其猶有聖人之澤歟春秋之初克之未命猶以字

稱克之旣卒姑以子錄其得齒於列國者最後郜亡見戕須句蒙取而咸虛是肆廢其寵邑黑弓專地而奸執內訌會盟屬齊厚斂私吳君爲晉俘國習衛討宋壘在郊我兵押鄙而強大外陵藐然之邾亦幾於無足稱者矣然君子所爲猶有取於邾者豈謂是歟孜之經二百餘年間小國之睦於交隣謹於事伯最爲有常者莫邾君若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當時之大國之所可及吁亦有所自來矣且我自桓公之世邾稱人以朝之者一宣公以來邾稱子以朝者六會公者一奔喪者一自其他近魯之小國雖時有好魯之事蓋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交隣之睦歟齊桓之伯首從北杏之會宋襄之伯亦與曹南之盟晉文之伯亟聽于溫之役定公之會晉者十一宣公之會晉者十七莊公之會晉者一自其他畏晉小國雖鮮有不從晉之事蓋亦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事伯之謹歟儀父盟蔑之舉首能親賢以修好遼除遷繹之謀不憚亡身以利民皆卓爲賢君求之當時諸侯往往見殘民信鮮儷矣叔術遊國之仁足以及其子孫茅夷鴻國之義足以存家社皆卓爲賢臣求之當時列國大夫莫非賴猶

君抑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孰謂區區之邾蔑焉若不足以自存而君臣上下之間碩有是耶異時捷菑介晉以求立郤克以八百乘之衆至於城下邾人以一辭卻之若昔者宋之得施於鄭戎之得施於晉者曾不得以行之於邾也楚靈合諸侯于申以稱伯汰心虐焰燎原中外宋鄭大侯奔走恐後邾人亦獨晏然恃晉以不會蓋若楚成昔之所能令於蔡鄭吳大夫所能令於衛者竟王獨不能以加之於邾也吁最爾之邾果何以得此於晉楚耶殆幾守義秉禮之風亦畧可觀矣吁魯之擊柝聞於邾其始啓通洙泗

之地濡染儒書之習有聞周公仲尼之教而興起者
乎盍至穆公之時鄒與魯鬨民不死難而仁政之言
親上使民之訓猶得聞於先生大儒之口則邾之爲
國猶未至於空虛也不然以徐國而介於齊晉宋我
之間何啻若豕在餓虎之側抑何以寄其國至於久
而不傾哉

序小邾世紀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偪於宋非
一日也觀晉悼之世小邾不至于會悼公欲誅之其
大夫曰是齊故也魯襄之世小邾嘗至于朝襄公欲

甲之其大夫曰是實不忘魯好也非其畏齊事魯者
歟魯莊公十五年經書伐郳者宋人哀公四年經書
執小邾子者亦宋人又非其偪於宋者然歟夫以弱
國小衆寡然求好於强齊宋我之間常恐不足亦無
可道者明矣然攷之經祀朝而不稱侯以其不共於
朝也介來而不得朝以其不能乎朝也以至滕薛邾
莒之侯皆以彼國而駸駸焉日趨於僻陋之域而不
自知春秋或自侯而書伯書子或自子而書人書名
其不能國亦可知矣獨小邾自郳來之來其國稱卿
則非成國也其君稱名則未成君也其朝稱來則未

成朝也豈不甚微矣乎而犂來之後遂能以禮通於
諸侯從齊桓以尊周室而受附庸之封魯僖以後朝
我者四晉悼以後會晉者二十執玉端委而周旋於
强邦大侯之間從事於禮樂文物之盛是可嘉也已
故嘗觀我昭公十七年小邾子來朝於其燕也有菁
莪之賦叔孫昭子曰不可以國其能久乎嗚呼藐然
之邾偪而不傾與春秋終始焉是豈無所自來歟

序鄫世紀

鄫之爲國微乎微者也事之見於經無幾矣一朝于
魯一會於宋其君見用於邾其國見偪於莒而卒滅

於莒孱弱如是尚能爲國乎雖然國無小不可易也
禮義苟明偪而不傾鄫之滅亡誰之咎哉蓋滅人者
罪易見滅於人者罪難見使鄫能强於爲善以保其
國亦何孱弱之有今攷之經鄫之亡其大罪有二而
他不與焉三綱五常建於天地豈非保身立國之大
本歟徇情弃禮者殺身之斧斤徇情弃義者亡國之
斧斤斷斷乎不可疏矣先儒謂鄫子之用於邾戕於
邾不在乎曹伯之後宋與其臣子之不能捍患也遏
防朝齊啟亂再世而鄫子已亡矣鄫國之偪於莒滅
於莒不在乎會戚之屬與會隣國之不能救患也如

晉觀巫立所以為後而鄫國已滅矣嗚呼身有既亡國有既滅而不自知者其鄫之謂乎春秋本其過防之禍而直書曰戕備其觀巫之迹而顯斥曰滅其垂戒之意遠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玩物以喪其身保字異姓以墜其世者吁

序紀世紀

紀為齊弱久矣亡紀者齊歟紀歟昔太王居邠嘗備於狄矣緜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夫自其廼慰廼止廼疆廼理以至于高門有伉冢土既立軍國之容無不備然後

可以不絕其所慍之夷亦不廢其聘問之禮以須昆夷之駾甚究者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此太王所以去邠而基王業歟紀齊同姓也而齊欲滅之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紀之自為國者宜何如也入春秋三十三年而紀侯去國紀之舛政不詳於經試即其一二事而考之猶有可論者蓋履緰逆女秋結伯接子帛盟密冬下皆憾齊鄭合謀而與魯會成附好是託魯公解讎而季姜歸周王寵是求曾是以為謀雖其過歟以至齊怒未逆遽挾鄭與魯以謀齊齊雖敗而怨愈深豈正辭之我敗齊來也又偕魯致齊以盟黃齊雖盟而禍愈亟亦豈釋怨之方夫知畏齊而謀國者是猶為國有人乎三邑既遷而紀季入齊紀侯去國勢宜然也吁本支同出枝裏相陵晉滅九微遂數十年而紀終無以謀其不免也非特齊能亡紀紀之為國亦足以自亡矣故曰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其與大王去邠之事遠矣然則齊侯無罪乎齊紀同姓而謀紀之國無所不至其罪不待貶絕而自見也乃若春秋之法數入書奔而紀季入齊不書奔則非叛人竊地稱名而紀季以酅不稱名則非竊地經

書紀季以酅入于齊是紀祀猶有奉也異時書紀季姬歸于酅是紀侯之室家猶有歸也以春秋考之季則未有罪耳

序廢爵殺國紀

忝移有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皆文武之有天下也遂建親賢大國數十亦既足以統屬人心綿固國勢其人非周之子孫其地不足為國之屏蔽先王皆爵列之此其公天下之心也豈特以私王室哉存先代之後表仁人之墓皆所謂建德以為民之援非惟不可廢亦有所不敢廢也春秋諸侯不知有崇明祀保

小寡之義強弱相弁而為盟主亦不復能與其疆場之爭故自隱桓以來魯人極矣鄭取戴矣鄧畏楚衆齊遷陽小向家莒師邾戕鄫境終春秋之世微國困於夷華所壞之鄉殆不勝數而行周旋於幣玉牲犢以從諸侯之後其無幾焉吁亦足以見周禮之衰矣藩之不建民之無援是以生民不復見德而干戈之禍極於戰國而後已悲夫木之茂也群動息焉水之涸也雖蛙黽不足以自存方春秋之中世齊雖元膴存須句見王澤之未殄也至其末也顓臾在魯邦域之中猶且不免見王澤之既竭也君子於此亦可以

致論世變云

序楚世紀

楚為夷狄前乎春秋已慮之矣詩之撻彼荊楚是也然春秋書法亦有爵於楚者始曰荊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何其進之徼而予之不亟邪春秋之世夷狄之為中國患者曰秦楚吳越戎狄戎盛於春秋之始狄盛於春秋之中吳始大於春秋之季秦自為晉仇越直為吳抗其患皆未有若楚之暴且久者是故春秋書楚之法特爵與然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為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之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鈍僻在荊蠻而其國貧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究一經之始末而楚之盛衰大槩可見也若楚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有申呂之田以禦乎外申息之門以禦乎內有成莊共平康昭為之君有子文叔孫子庚子木子蕩之徒為之謀其國此其所以能世抗齊晉而與春秋終始歟嘗觀楚十三君其與齊晉爭者非一國成之世所爭者蔡鄭宋曹衛而大者則有召陵之盟泓與城濮之戰也穆莊之世所爭者獨不及曹衛而大者則辰陵之盟邲之戰

也共之世所爭者又獨不及蔡而大者則蜀之盟鄢陵之戰蕭魚之會也至康盡得諸侯而遂有宋之盟至靈幾伯諸夏而遂有申之會吁是豈一日之故致哉蓋自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鄉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狃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駸於抗衡至晉平不能與楚抗而夷夏之勢不知其孰輕孰重也於是楚人遂得以偃然竊用吾中國之柄矣雖然武文以來楚未抗衡於齊晉也其君無日不申訓於國中儆于軍歲飢而振廩旅至而施惠大尹以行師量功以用民而民政舉於內入鄭而

不以爲俘充陳而不以爲縣官衛有環尹若敖有六卒荊尸而舉右轅以行則軍政立於外內選於親外選於舊而賢戚不遺復貴以勸善亘午以靖國而賞罰不失以區區之荊蠻至於強大莫校亦豈偶然耶共康以後楚雖專令於諸侯而自州來奔命楚始患乎吳師雖熸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復抗而彊埸不安城養而邊鄙無好選許而制敵之慮淺治郊而持世之謀疎輕師以基亡郢之禍城邑以墮挑吳之釁無極好讒楚人遂成伍員逃死楚君旰食遂越出師宋人□戰遂至以堂堂之楚喪敗相尋亦

果曷爲而然耶由始而觀之楚自微而浸大由終而觀之楚方盛而巳微蓋無乎不陂無往不復夷狄之強罔未有能久而不替者理之常也雖然楚本能縛之後世爲獨邦春秋之前既以爲夷矣終春秋之世聖人雖屢進之迄不得與滕薛之侯例以爵通於中國其罪抑安在耶世切名號而拔木塞源之罪蓋有不勝誅者不然楚荊州之國聖人豈直以其地而夷之哉

序吳世紀

吳姬姓之長春秋夷之何也吳僻在海濱不與姬通有年數矣至其極盛亦不過以子録之蓋假名竊號不有宗周春秋不得不深絕焉者也然嘗以經而攷之觀其與晉強弱之形與楚消長之勢則其事有不獨係一吳之盛衰者蓋其始盛也當晉方怠而楚未暇於憂吳其後也當中國方重於吳而吳亦甚有意於伯晉又其後也晉伯不在諸侯中國亦甚易與則吳之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也中國既不足畏楚人亦不能強而吳之所憂者乃不在楚而在越其顛末有可攷者焉何以言之伐剡之師吳事之始見於經者也壽夢立之二年而吳在剡剡我屬也其

或救之亦可見中國之無伯當是之時喪師於邲而大恥未洒偃盟于蜀而齊方尚新晉景主盟方曰虞楚人之至於吳豈暇憂哉馬陵之盟未能卻楚而州來之役乃俛然有求於吳以夷狄攻夷狄於中國若未甚害資一夷狄以遲志於一夷狄中國之大體始虧矣無何鍾離之會既以晉而求好於吳善道之會又以魯衛而私好於吳然自柤以前猶曰致吳以從中國之會也向以後往往以會吳而勸諸侯之行矣吾觀齊伐吳楚始忌吳也至是子蟜伐吳楚益忌吳也楚人猶知忌吳而中國諸侯乃帖然與之周旋而

不為病何耶餘祭方立晉楚實為弭兵之會不亂
年而夷末君吳季札聘我葢札之聘猶餘祭之聘也
以吳之於中國向也殊會而今也稱聘向也狄之言
國今也進之稱子向也略之未有位號而今也許之
以吾具君臣之辭當中夏苟安之時季子以嫡嗣還
觀于上國此其意豈可測哉然吾昭之始凡三年之
間楚三伐吳而吳不一報楚吳豈忘楚者乎于時號
會復講而晉伯益微申盟靡至而荆蠻方肆吳人不
復知晉之可畏則其所爭惟一楚爾未幾楚有乾谿
之變吳始有州來之師戰于長岸戰于雞父既滅

巢又滅徐又伐越夫滅國以自殖伐國以立威吳亦
何所不至哉定公之四年楚嘗伐吳不二年而吳遂
入郢以楚不忌於吳而薄伐其鄙邑吳深剏於楚而
直造其國都吳楚之強弱於此可見自是致魯會鄫
偕魯伐齊而我始奔命楚伐陳而吳爭之魯戰齊而
吳助之而齊楚亦罷於奔命大威令長於魯兵患徧
於齊楚迄于黃池之會春秋紀兩伯之辭可謂極盛
矣然德薄而數大功慮微而數得志故方壯而會而
諸侯不敢不至也區區之越乃得乘間以入其國吁
當夫差以前吳之所憂豈不在楚而孰知其禍乃出

於越哉君子觀之吳盛衰終始凡四變葢其患始於
晉之未服憂吳成於吳之為援於晉遂至晉弱而吳
強晉輕而吳重吳始駸駸求駕於中國楚仆而吳與
吳仆而越與中國之展轉受患於夷狄吁是其事豈
特係於一吳之盛衰而已哉善觀春秋者亦可深致
其考於景厲以來之晉

序秦世紀

秦之為狄其始於殽之戰歟夫秦以皐子之餘踐岐
酆之地膺顯服以為諸侯春秋之狄之也豈以其地
哉觀秦入春秋七十五年而始見經實穆之十五年

由是秦之得書於冊者才六君然其間秦事之可攷
捨入鄀滅庸好我盟蜀數事之外大抵秦晉兵爭之
迹爾葢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文於踐土之盟於
是會于溫會于翟泉偕長於圍鄭戮力同心猶驂之
靳未始有隙者入滑之師啓釁自秦利人之危以襲
其國不哀人之喪而越其境背盟失信以貪勤民而
弃其師是狄道也由殽之戰遂有彭衙之戰令狐之
戰河曲之戰其餘晉之伐秦者六秦之伐晉者亦六
為兩國之師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illegible]
蓋自襄公十一年戰櫟之後秦晉交伐之文始絕書

於經原始要終則春秋所爲狄秦於殽者良有以也
然嘗卽春秋所筆以求詩書之所載秦之本末尚有
可得而致者矣夫春秋書秦之事亦甚䟽矣至於尚
書百篇終以秦誓乃其有取於穆公悔過之善秦詩
十篇雖穆公無美有刺而詳記秦仲以來強大之由
不少殺焉何哉吁聖人用夏變夷之意甚切矣秦起
西郵與戎狄雜居本以富強爲先襄公以後一以耕
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氣象大抵似戎讀車
鄰駟驖小戎數詩可以槩見穆公深懲力創於殽
之役處仁遷義向背好惡從而一變前日所詆䝉未

旣拱者非今日之所謂膂力旣愆之良士耶而庶幾
有之前日所喜過周超乘者非今之所謂射御不違
之勇夫耶而庶幾能不辱之截截巧言能移人之辭
者因前人求之惟恐其少也今乃以其徒寔繁而厭
之方寸旣改舉動皆移克此心也帝王何遠之有兼
葭之詩無可作也何秦俗之不可變哉而秦之卒爲
狄則是可歎矣故聖人於詩述秦仲始大之由以明
秦有常變之俗於書偏述穆公悔過之美以著穆公
幾有能變之道於春秋則追貶穆公始禍之迹歷咸
秦晉交兵之事而狄之以惜秦之終不變也吁豈不

深切著明矣哉蓋殽戰之後穆公之身伐秦者再晉
亦不能奮晉師之言矣尚何責於來世君子觀穆公
以前秦事未有足稱由穆公以後秦君皆不及穆其
則穆公一身實秦國本末盛衰之所係可不察哉

序越世紀

越事之經可一二數矣雖然君子有觀焉夫越以伯
禹之苗裔受會稽之別封其來已久入春秋百九十
餘年越始見經以吳楚之僭春秋夷之其極盛也猶
得書子越終於春秋之世常不過以國稱豈非僻陋
之甚乎獨勾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爲振媮

激懦之勸足未容置而弗論也蓋越自楚靈之强嘗
從之以伐吳而闔閭之立遂因之以仇越是以夫差
敗于檇李而懷必報之忿及勾踐困於夫椒而遂成
不釋之讎然十二年間越事爲治吳其誠矣吁深於
仇人者無若勾踐巧於用國者無過齊復紀讎君子
不樂其力之有餘嘗釋齊怨君子不怒其力之不足
當大王之時而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以暁昆夷可也
當秦襄之世而駟牡孔阜[redacted]駟孔羣以討西戎亦可
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綸之餘邑足以祀夏務財
訓農通商惠工則曹之遺民亦足以造衛此皆已事

之驗夫五千之甲衆至小也會稽之棲地至褊也然
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勝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
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所
欲無從如探囊取物如拾芥者豈非句踐之所以
伯種蠡之所以爲謀伍子胥之徒之所甚忌者歟吁
天下之事無小大也能勝者勢而先勝者理可爲者
力而必爲者志由越之事則興事造業者亦可以畧
觀之矣

序戎世紀

春秋之世戎爲中國患亟矣雖然亦有由也先王居

檮杌于四裔使夷不干夏戎不偪華周室之衰王政
不行於是贄幣不通言語不同之人遂居衣冠禮樂
之地蓋莊僖之前經之所書猶不過曰戎曰北戎曰
[illegible]戎僖文以後始有所謂姜戎者雒戎者陸渾戎者
名號錯殊種類不一大半雜居蓋莫甚於東周之季
矣嗚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法也春秋之伯均
爲有功於中國然以經攷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
戎之罪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隱桓以來戎狃於東
陲之釁恣睢孰甚焉楚丘之變凡伯爲執侵曹之禍
赤子以歸是豈細故小變矣然皆齊桓之未興與興

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考
我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貢不至亦凡以戎
故自桓公渦卑以摧之而得其[illegible]而燕
伐州戎之役齊實致之而晉自惠之世實誘戎以遷
于伊洛之地實挾戎以之于殽自時厥後晉常恃戎
以爲犄角之助戎常事晉以爲不侵叛之臣故其勢
不得不至於陸梁其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既平茅戎
於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救垂之怨以敗王師向
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於盟矣而淺淺之辭終得
援惠襄之舊以爲晉賜戎之張詎實啓之故嘗觀詹

桓伯責晉之辭有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
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吁周公膺戎之法廢矣桓
公攘戎之功衰矣晉人致戎之罪不可逭矣

序狄世紀

春秋之世戎狄俱爲中國患然戎輕而狄重戎之類
有山戎姜戎雒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之類有赤
狄白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強狄比諸戎性猶桀
驁戎雖侵暴中國其強易弱狄人敢於滅國當齊桓
之世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也然嘗攷之經
狄之患莫甚於僖文之春秋矣齊之初伯嘗謀邢衞

之難自是數十年間嘗置狄於不問晉之盛時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而不置何耶縱狄若齊桓之苟謀而無損於伯業之盛治狄誠晉人之隽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以攷其故歟蓋嘗論之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以免邢衛於難也會陘以來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謀畢力攷北轅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侯已勤矣是猶門戸之寇既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苟幸其不至於爲患蓋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内之人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爲管仲之相君能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於伯業之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聽以爲邲之敗也平丘以降諸侯盡離伯業大去於是含垢隱恥閉南關而北出以尋治狄之怨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亦隳矣是猶鳥獲遇盜扃戸以避之羞其不以力稱乃逞虐於廝役爲士者笑之此皆伯宗荀伯之謬欲以文其畏弱之垢韓范諸人之專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狄不置適以見伯業之衰夫略近效而圖大體故縱狄而不足以爲儒歷大恥以求微功故治狄而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亦槩可攷矣雖然春秋之世諸侯蒙狄之

患者凡入國當齊桓之伐猶所不免而自晉襄以後咸無聞焉晉人剪除之力亦豈可揜哉惟其捨内以事外也是以君子無取焉

序夷微國紀

深哉遠乎春秋之爲中國慮也大而吳楚之君戎狄之人亦既深排而力抑痛懲而亟擯之矣至於蕞爾之夷至無足道聖人猶必因事謹識焉何哉嗚呼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與伯者相爲強弱其後也王室不必尊矣乃中國與夷狄相爲消長又其後也中國不足畏矣夷狄又自相爲盛衰觀隱桓之初夷之見於經者不過曰戎曰荆爾莊僖以後介也徐也舒也庸也始纍纍而書於册巴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廧咎如以號稱蓋不一而足嗚呼彼吳楚戎狄之國既得以交起而迭伯也更廢而互興也藐然極陋之夷習於逞志而安知其終不足以抗衡哉是聖人之所憂也在易遯之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夫遇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也制之之道當於其微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而中心常在於跳躑猶陰微而在外其心常在於剝陽小人雖微而其心常在於勝君子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春秋於其微

國曾不少畧焉其爲中國慮豈不甚深遠乎雖然春秋之世糾逖異類一正諸華亦惟齊晉之伯是賴也夫何治大捨小其力已有不暇爲者當齊桓始伯徐舒有爭晉文盛時介葛有惡則下是亦安爲之謀哉吁終至於齊晉援夷之列信微矣

序附夷國世紀

春秋諸侯逼於從夷者衆矣當荆楚甚强之時自魯宋大國至於邾莒小侯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春秋於齊之盟曰人楚以人諸侯也於宋之役曰人楚以人諸侯也祖之會殊吳以致魯鄫之會沒鄭而逃陳其貶絕之甚矣然至會宋而列書大夫會申而悉書諸侯會黃池則若浮而不設公端若無所貶焉何哉亦當求其故矣彼伯業不競不在諸侯主齊盟者亦既俛首聽命於吳楚而借之爲會矣則宋我陳蔡鄭許之國何尤乎宋我陳蔡鄭許之國不足非則大小於宋我陳蔡鄭許之國又何尤乎故當觀齊桓之伯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黃之伐晉文之伯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鄀六之不亡桓文且爾他何望哉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從夷耶是故崇屬於秦刻屬於吳沈徐胡頓皆屬於楚凡小國在夷狄之字下者仍有罪焉爾齊晉益微中國不復能以一矢遺夷狄而封豕長蛇之類自相雄吞其得免於滅亡者亦鮮矣吁小國之甘於從夷將以求免也而終無以自存又何其甚不幸歟昔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之無伯也世變至是春秋安得而不終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八

門生毘陵左炁考校

禮經一

三禮總辨　鄭樵輿論後同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職掌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為一書

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遵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為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禮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有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後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後蒼禮記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功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太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詭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整始

於禘廟有二主始於齊桓切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横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于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没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後傳之於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

後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盖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况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春秋之

未能兼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盖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秩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陜處内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揉白黑混淆則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

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序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

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作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衆又以成王作周官在[illegible]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 孫不知周[illegible]

主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戒臣下二書[illegible]之誤皆因不見古文尚書 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 何休云 或謂漢儒附會之說 乃劉歆作 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爲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復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 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而老焉及周公奉成王受其書而歸豐遂令君陳主其事而訓焉實未嘗行之也

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

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缺文 軍司馬與司馬之類 有省文 遂人匠人之類 有兼官 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 有預設 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是也 有不常制 夏采方相氏之類 有舉其大綱者 四爲兩卒之類司馬法云 有副相副貳者 自卿至下士同各隨才高下而同治此事司馬司上下爵祿事食 有常行者 大官分職各率其

禱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 有不常行者 二至祀方澤大裘事上帝合民詢國遷承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二王以上事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窮究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讐伐亦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蓋在於是書之作於周

公與他經不類禮記說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畧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僅不置學官博士 王莽五博士生徒發蒙有生徒無傳士可勝嘆哉 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嘆周禮爲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荅北宮錡畢戰井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爲據而僅見言其大畧何耶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 — 河間獻王 — 劉歆 劉七畧授二人 — 緱氏、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 — 鄭衆、賈逵 — 馬融 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注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

賈公彥 作疏洺州人也

周禮五疑 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畿內田稅用十二與孟子什一之制不同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惟此五者之疑未釋故後世疑周禮非聖人之書今皆按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疑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然後周禮得以爲全書亦見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五服九服辨

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

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鎭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鎭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鎭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鎭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緫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鎭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此係周禮第一段雜考之禹貢分毫皆合見圖

六服朝禮

元年 侯　二年 侯甸　三年 侯男　四年 侯甸采
五年 侯衛　六年 侯甸男要　七年 侯　八年 侯甸采

九年 侯男　十年 侯甸衛　十一年 侯　十二年 王巡守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按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朝于京師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岳是朝于巡守之所然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是也

附周六服朝見

王廉文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爲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夷狄遠之也周時以洛爲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衞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爲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爲服計之魯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爲未行之書信矣

封國辨 公五百里之制與百里之制不同 鄭樵

王制與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 百里 今大國數圻 千里 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太公之封于齊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 如孟子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亦開方之法也 又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孔子以大國爲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開方之法計之千乘百里之國方百里者以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乘千井出百乘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此古封國之制也

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乘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 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地

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 今基田出于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 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王畿千里以五百里開方之得百

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若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則百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爲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爲二百八十線放數曰三百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十一

伯以二百里封子則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則百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鎭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實無過三等自夏殷以來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禮行人之冕章司儀之贊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無疑矣司徒則舉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

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况夫地雖五等食亦三等司徒云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半入天子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一入天子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入天子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知周雖五等封爵其分土亦無過三等與孟子之言合也

附辨封國之制　黃澤

論周禮以爲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略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

輙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企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

貢功徹法　鄭樵　後同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耕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徹直列反呼為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敕列切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召申伯徹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無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則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

而稅之九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九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戲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稅辨 論田稅輕近重遠之失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貊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稅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廛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

上園廛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並爲異說分制田而爲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

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周禮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疑然後周禮得爲全書至出賦法又當以貢助

徹爲正

讀法辨

周禮五家爲比 有長 五比爲閭 二十五家有一胥 四閭爲族 百家有師 五族爲黨 五百家有正 五黨爲州 二千五百家有長 五州爲鄉 一萬二千五百家有大夫

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 黨正讀法者七 族師讀法者十四 閭胥讀法者無數 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民讀法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 黨正四時孟月之吉屬民讀邦法 春秋祭禜亦如之 族師月吉則屬民讀邦法 春秋祭酺亦如之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聚衆庶 既比則讀法 或者以爲是日讀法 既於州長 又於黨正 又於閭胥族師 且將奔走而不暇 不知何以措置 予謂此法亦易曉 如正月之吉讀法 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 至四孟吉日讀法 則族師黨正預焉 州長不預 到每月讀法 惟族師職耳 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彌數 正如今之勸農 守倅令佐皆預焉 其職各帶勸農二字 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

牛耕耦耕辨 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嘗謂古人末作者少 而天下有惰農 後世末作者多 而天下無惰農 豈古今人情相反耶 抑時勢使之然耶 說者謂古者之田出于公 故人人得以自耕 而天下有惰農 後世之田出于私 貧者無可耕之地 故天下無惰農 此說固然也 然又有一說 蓋古之耕也以耦 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 此古人之所以有惰農也 今之耕也以牛 牛則用力少而耕倍 此後世之所以無惰農也 求之六經 古牛惟以服車 不用於耕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 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 易曰服牛乘馬 詩曰睆彼牽牛 不以服箱 皆以服車爲言 否則用以祭祀而已 周禮牛人之職 供享牛膳牛犒牛 兵車之牛而已 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 齊王之釁鐘而已 以牛爲耕 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 禹式耦耕 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 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 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 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 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 前乎此者鼂錯募民耕塞下 廬舍器械之具靡不備 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 器用橋守之物無不詳 獨不以牛爲急者 蓋牛耕之利未聞也 嗚呼 三代井田之制行 而天下有惰農 後世阡陌之法行 而天下無惰農 其教牛耕之力歟 不可以不辨

周禮考 辨諸儒疑周禮之言

王炎 文獻志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

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巡

何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受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析之以爲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爲

成積丘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歟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

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曰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為邑為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

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汩經之文而遂與先王井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然強則肆弱則並敵則爭於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

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

侯盡授可徙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王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

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宫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宫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則卿上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

一則以綿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論陳君舉周禮說　朱熹

朱子語録曰陳君舉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飲食服御宫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

屬春官宗伯而乃掌于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于司空乃掌于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故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皆爲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之司馬也或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地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宇之定制至于中畫井田創制織悉必屬于司空而今亡矣

太宰兼統六卿　集說 後同

東萊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又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考之太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大府掌之内外朝之宂食地官稿人

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餙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餙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豈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無冢宰則六卿之六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

冢宰下無六卿事統內外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而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群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囬畏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不可收拾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皆是恃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於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於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原流葢如此若昔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群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已非厚作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為嫌而人主不以為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嘆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葢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猶為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賤寄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逼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衆而盡隸之冢宰焉夫是以群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群臣散天官之職而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僞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於百官之上

加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備矣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人主惟意所欲為而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於法度之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而天下已不可為矣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

而膳夫而下宰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闕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於烹宰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少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蠱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飪酒漿醯醢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幄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伏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

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頗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

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吏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為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體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

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爲姦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職橫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內之統攝其所由來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冢宰一官後世分而爲六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宰夫之職分而爲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爲尚書中書省按宰夫之職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群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親近於天子屬於冢宰所以外領章奏內宣勅詔此即是漢尚書職事也然兩漢尚書其見於史志皆屬於少府蓋秦有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號曰尚書漢則因之緣漢時宰相御史大夫任外不可至內廷遂亦置尚書居中主公卿四方章奏自武帝遊宴後庭不出遂罷尚書官自用宦者主中書爲中書謁者令以平尚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至武帝之末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尚書權甚重宣帝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自是時尚書之權復歸中書自元以後雖嘗置領尚書事之官而中書實執其權成帝罷中書宦者皆後置尚書尚書之擅至於此而後中實東漢之世遂省中謁者令官而尚書之官則如而黃之黃而稍府共曹每曹六人主作文書也早凡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凡外又亡錄尚書事丞以爲宮法宰夫之職在西漢則分爲尚書中書徙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書無中書自此以降魏則始置中書省宋則始置尚書省然輕習則中書爲重尚書爲輕宋齊則尚書中書輕重頗均梁陳則舉國政事盡入中書尚書聽命而已自隋至唐兩省並立輕重相論遂爲宰相此時太

宰第一項官出去矣宮正宮伯之職分而爲光祿勳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按宮正宮伯在漢則爲光祿勳衛尉光祿勳掌郎衛[illegible]伯之職也衛尉掌兵衛即宮正之職也然兵衛[illegible]發之於外更番以宿衛衛爾至於郎衛之官若[illegible]以下無非卿大夫貴將之子弟此皆人主之所[illegible]衆易以選轉者且如西漢百官表所載加官不[illegible]員數亦不曾各設爲官司只是加與光祿勳衛[illegible]可許多爲官到東漢時光祿乃自別爲二司如[illegible]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illegible]左右監則以職爲光祿勳至奉車都尉駙馬都[illegible]尉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侍郎謁[illegible]文爲光祿勳衛尉統屬便見別爲二司上正錄[illegible]官中郎將至羽林左右監皆是外朝執散宿衛[illegible]所以職爲若奉車都尉至常侍郎謁者却與人[illegible]裏由謀咸所以文爵光祿勳既別爲二司實而[illegible]所加一項官又自各設爲官司魏晉宋齊梁陳[illegible]以來侍中給事中諫議大夫等官又自別爲門下省許多繁要自爲一司不在九卿之數至其末也遂爲宰相此無能只是皆將爲天子親官爲天子所觀溯以權重至此是太宰爲一項官出去矣自膳夫至臘人凡鳥獸魚鼈烹飪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冪幄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大司農按少府一項官自秦有之當時何故置此官正緣周時冢宰制國用及是人主飲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關由於太宰而冢宰又皆得以撙節之人主不得自由故秦以山澤陂池之入自奉天子禁錢令置少府東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爲司農自好何故都做不行只錄少府許多官司合有內庭支用處只取之大司農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恒盡之君常榮天子無私財於是開爲都貴爵後園自爲私庫使宦者掌之章和以後宦者府唐無有能制之者齊梁以來少府苛多官遂改屬門下省錫帝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一項既在

內庭外庭更無緣得知此是太宰第三項官出去矣自內宰至司服以下凡
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為六
矣按兩漢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屬有家丞中宋令等漢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大長秋皇后卿也本名將行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中宮出則從
到待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
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舍而
下盡收入脩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藏庫
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
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在內
以周禮通典考之大畧可見矣

內外論

鄭伯謙 太平經國書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同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
當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
變古不道無復先生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
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
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
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
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
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是
與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
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
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
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
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
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胞人三長丞有
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
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廄祠
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
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
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

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
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
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
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
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
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
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
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
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
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

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内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晩年宴遊内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旣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内之侍

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從有至内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内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儀然號稱内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内庭且不復預内庭之事矣夫宦官與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昔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内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

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内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内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

而親内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内是以大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内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内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内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

本朝□□所以由本尚書在內內外相參而關節脈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大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至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

少府大常之任此其柱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撿之女寵近習之變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闕命寄之刑人或享專上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後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原

集說云成周官制內外一體漢初猶得相統自武帝後始不相聯屬而東漢爲尤甚

宰夫　王應電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德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而篡弒之禍作矣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而亂亡之基生矣稽之虞書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

簡二者總爲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大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能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於外善則行之審有弗當復得駁正故門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詔書是也凡臣下之有復逆者大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掌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矣宰夫

以敘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咨閘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治則宰夫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是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有以知周官之書矣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與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大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

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豈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大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萬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宰夫掌敘群吏之治以待之受之者非一人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沿革傳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為尚書魏晉為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而斷曰王擬冢宰則內史亞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

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為大公至正之法凡有章奏宰夫看詳各盡所見呈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于天子謀謨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天下之治出于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太宰詔王

鄭伯謙 經圖 後同

或問太宰主群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

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闔闢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為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為天下一切聽於法而無操縱闔闢之權以變通之則吾之爵祿生殺有時而窮而人情要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無爵而未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為幸非所可赦而有私義之免以為福置之尊貴而使自愛奪其榮富而使貧賤非重於過而或止於廢過輕於

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用以爲聳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故賓客固當敦敬而尊禮賢能勳貴固當任使而保護然恃恩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賢賢繼之尊尊貴貴未已而下下繼之內朝序齒忽變而序爵於外朝投壺燕射序賢或變而序官於宗廟不拘於一而迭出於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爲轉移變化之術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

之人皆有以犇走而畏恭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暫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慘怛而悲此豈非權柄統御之大者乎太宰雖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權柄專統御擺落乎法令而雜用乎經權則繩墨廢而法守亂末流之弊將至於蕩然自肆誣上行私之人皆得藉口以專其欲矣周公所甚慮也其大者歸於王而其小者則守於冢宰其權而變者歸於王而其經而常者則守於冢宰若內府供王之好賜予及冢宰之好賜予此好賜予之常者也若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廢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敘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祿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記言周人之親而不尊參義言周人貴親而尚齒此親親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間相濟而相維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

必激昂振厲惟知自強於爲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齊魯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至於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周人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爲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賞用必然之罰必親親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

流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爲之定法以自守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闔闢於其上上下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大○九兩繫民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豈宜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耶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

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二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邦縣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不爲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挾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illegible]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爲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瀕於死而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之族齊諸田楚昭屈景以強宗大族更相

維持繫屬人心若漢郭解之遊俠經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間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當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二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旅類相悅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扼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其要繫)於此後世王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兼有而爲治者不知也徒爲之牧長爲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越雪蜀日吠嗌狂走

亡之人不以爲意而師之得民者廢溺冠騎項之餘
俳優侏儒爭以儒爲戲而儒之得民者廢禁游俠破
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鋤強宗遷徙大族嫉惡
州縣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者盡廢
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
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爲職而得民之道百郡
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
有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起
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
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

國之變相挺矣士不攷論後世之變而惟見太宰九
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府史胥徒　集說

六官府史胥徒只食一萬九千夫太平經國書或曰
徒即今之當直騶從也胥即今貼司也史即今掌文
書者府即今架閣主管守籍者以太宰一官論之自
太宰至宰夫卿一中大夫二下大夫四上士八中士
十六下士三十二官若是其衆只用徒百二十人不
知如何用得過了可以得一一使令何也又不知此
項是何等人抑不知於何處發調耶抑更番耶抑長

充耶若發調則何處而發調若祿食何處而取給其
隷於官耶抑免其家徭役耶抑不免耶詳考五官之
屬合官卿幾人大夫幾人上士中士下士幾人府史
胥徒若干以周之時財賦經費若此而官屬乃如是
之多殆不免有冗官之患矣故杜佑作通典亦云成
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其冗若是多耶若
一從其數則所入不足以供所費設或不然缺一官
而廢一事將又不可也曰府史胥徒蓋九職中閒民
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以天官攷之九二千九百六
人奄人閽人内豎等六十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女祝

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等共一千一十
六人總食祿者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
衡司關司門等不可攷者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爲準
通以三千六百人爲額不限以兼攝則六官九一萬
九千八百人可賦田則給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
其祿以百畝爲差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上農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爲差則庶人在官之祿凡五等也今通以百畝爲限
則食祿一萬九千八百夫王畿千里之内提封百萬

井十一以供稅則所入無限而以一萬九千夫田之
祿以給庶人在官者何患不能足哉而况於兼擅者
乎又况關市有稅山林川澤有稅四方諸侯歲貢無
限以之供郊廟賓客之費蓋甚優矣或者疑其不能
給治未詳故也何以言之百萬井之田爲井九百萬
夫井稅一夫則入於公者九十萬夫除其山林城池
苑囿三分之二則收田稅六萬四千井爲田五萬六
千六百夫除其府史胥徒之食尚餘三萬七千以下
夫也

[illegible]

家宰都家　　王應電

都宗人都司馬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凡六官家亦
如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爲
小都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大都則封王之親子
弟及爲三公采地小都則封王之次親子弟及爲孤
卿采地家邑則封王之疏子弟及爲大夫采地蓋爲
王台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
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予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
于己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太阿之病耶此都宗
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于是有
都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于是有都司馬法則

者馭官之大權也于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繫
也于是有方士治中者致治之樞要也于是有都士
家士至于王朝有令于都家都家有治于王國不可
以無統率也于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
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聽于王官非若小事而
其君長得以擅爲此政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於
家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血脉所以流
通也六官唯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
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于宗伯司
馬司寇者也

新刋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九終

禮經二

論稅賦出于私田　鄭伯謙 經國 後同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

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民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斂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四郊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壓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收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茶則征灰炭茅莠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孰讀一書其所以致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

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常慮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遠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數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貢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

變賦以爲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應者蓋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别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柒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畢

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從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貴人責貢於諸侯若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非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太宰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蠹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

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爲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宮府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宦寺嬪御酒漿使令爲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攬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宣帝窮奢極侈尤爲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

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

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致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衞之太半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獻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

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校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

人主不敢逾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逾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

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官宮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爲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爲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糓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爲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

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遁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爲秦漢歟

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稽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於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其弊而察姦欺其弊姦

欺無所忌則沉痼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揭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今以司會而下致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

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

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亦安樂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國之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因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因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

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

意深矣漢儒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遂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毋覲

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内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者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

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内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下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爲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版泉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爲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官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

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爲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

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盖自賈誼兆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剥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於内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内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横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

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歛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共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没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盖嘗觀之中尉脱卒動數萬人 王温舒 樂安隱田幾四百頃 匡衡 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 石慶 少府陂澤多為貫厩冒墾 石顯 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

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 上武紀下西域 公車索求於長安 東方朔 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 原涉 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惲 剡務甚不明而廪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 嚴助 内史假貸殖多不入 倪寬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 韓延壽 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 賈誼 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物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錢以少府 賈誼 平陵工作取諸水衡 宣紀 私用經費既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

於北軍 江充 無名之錢儲於郡内 張安世 卒吏之錢寄於州郡 東海 廪犧之錢寄於馮翊 韓延壽 軍市之租委於邊吏 馮唐 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有不閑有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虚數至六十萬斛 趙充國 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 田延年 其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 鄭當時 則其轉移侵耗尚有未易悉數者盖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問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

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凡
筭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制察
廩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
日成月成歲成之考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
期有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泰雜有職內
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
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
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
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
不醉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

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踈乎周家會計之法
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
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
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
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
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
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
之材木有產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
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脟吝其
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溢上下相通有無相

滌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
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
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
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
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
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
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
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

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
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
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
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
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
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
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
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
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

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入校
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
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
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
内内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
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
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
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
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

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
北軍雖隷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
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
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攷之以爲周人宿
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目
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
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
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
門之右若虎賁士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從視朝
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

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
則守内列則有司隷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
隷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内而不
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隷
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
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
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
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
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
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附

以不使之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
均外朝之稍食内宰均内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
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
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
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
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恥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
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
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
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隷

令之師氏師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者毎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和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上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術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多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入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

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入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寵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閤帶刀學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觀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可不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工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宰夫膳羞之士士之辱者也魚腊酒漿

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内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帶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换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何飫以和其旨夸誹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禁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

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爵但曰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發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秉間取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知遠慮因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是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脊脊然樂觀群有司之細務而務集權勢以尊己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内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游無度於是外庭日疏内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絶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開内侯騎都尉之爵下及於宮庭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興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豈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爲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頗方不屑意

於天下之細務游意於道學術而專左異口以爲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言人以爲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於宮正求之

內治　宮伯　　集說

雜說周制士庶子及凡守衛王宮者掌於宮正宮伯等而爵於冢宰祿秩衣裘歲月均恩埶數有加所謂文武底至齊侍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羆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如此至秦則不然尊君抑臣之法直行於父子收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環

衛殿廷如坐針氈視人主累無仁恩私義一衆動直入於法故荊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群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未附之時況呂后專權諸呂舉呪宮禁一旦有意外之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即賜中郎郎中外郎宦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呂迎立文帝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

憑使者矣文帝會得此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亦為吾之捍衛歟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為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官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內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織紝衣服凡掌內之事皆為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豎奄官公

遠其遐暨晉侯近女而成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覩春秋首書宰咺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闈乎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內宰之意自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屬自內府令如內可服之屬猶領焉至於從帝入宮贊道內事若中常侍與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祀之華與夫句盾中藏府令承典掌貴人采女官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鄧通雖為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

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隸少府者徒以文為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況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欲省用度許后上書辯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存古冢宰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魏晉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論通內外之情嚴內外之辨　鄭伯謙　節齋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正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交群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祭祀漢家尚除秘祝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道入宮而為獻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污宮壺者后夫人以下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與婦功與絲枲追師縫人屨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猶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為可疑者門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內外為相參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為相亂有外祭祀則內將有獻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猥多泛濫之職正此正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夫以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鄙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內庭與外庭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亦有近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何嫌於相關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

好事乎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六寢處燕息沐浴掃除褻私褻之事而隱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事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原以去其宮門內政之原士大夫何嫌於處內庭于其熙川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即宮壺之執事宦庶所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寺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為內外天官世婦以屬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外司服所以掌

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嚴內外未嘗有雜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

之不著其數亦以所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為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蔽塞有八類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知慮疎畧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為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興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闈闥之內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紛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官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疎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嘗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御敘之法

孔穎達

正義曰辭周名為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各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

所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紀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之事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著之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小大記以法

内宮問　　羅願 小集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

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歷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宜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其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祭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饔餼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爲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

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爲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則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耶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者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九嬪之屬實分掌之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爲后女御爲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

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涖濯溉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爲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御亦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爲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爲之曰嬪之義詩美古直以嫁爲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爲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無非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疏數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

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如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賓客祭祀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娣姪五爲之語則并夫人爲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爲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成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倣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爲法

內外論

王應電 後同

按內宰寺人閽人世婦女史等職所言后宮其辭不一曰內宮對王宮爲外而言曰北宮對王宮爲南而言曰中門以內外之中而言曰王內曰王之北宮曰王宮中門並係之王而言也其曰六宮者乃后所立六宮擬于六官者故曰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是也其曰女宮者乃民間女服事于六宮與司職事于后宮之旁者故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涖陳女宮之具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宮中之戒令王之內人則指女御言宮女卽女宮之人故不係之王也夫所謂六宮者

舊說以爲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宮乎鄭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惑謂天子之六宮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亦略相似九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令齊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九師氏保傅教化之道

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九器數祝史之類夏掌政令及拜爵赦日月之類秋掌典刑及刑女之類冬掌　事若絲枲宮室死喪之類蓋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六求人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

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惟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惟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亦不必以先王嬪婦久于僻者當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也但取其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

無違微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二
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
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
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
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
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爲
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于天下
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爲卿者若
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
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

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此皆情理之大者或疑
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
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六宮猶后之不至王
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疑也

內宰

內宰教嬪婦之法此古今人世昏明偏全澆淳美惡
之一大界限也夫天下有一男子則有一婦人豈男
子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乎故古者宮中設師傅保
姆之教民間亦必有女師是故祭祀賓客禮也關雎
所稱琴瑟鐘鼓樂也國風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

非學何以能之唯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
敬姜孟母者無忝于男子故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
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非但獨居厲塞而已是以能
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所謂內宰之教
並得其學于師傅保姆而教之然亦有齒尊德卲如
昭帝后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
無修身齊家之學乃以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領後
庭之事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內宰者以治
之豈有是醜哉以是知周公之法似迂而實切也

后夫人禮事

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于卿大夫
之喪此古人之至大而非中古以下莫之能行也禮
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與寡人共有宗廟社稷故祭必
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建侯樹屏繼世爵而必
命于祖者故其來朝以禮神之禮禮之是以后皆從
王弔者君臣同體大臣之死王爲之服故后夫人亦
有弔臨之禮此古者世道淳篤人心純一普天之下
之人專以行禮爲務而無淫妒長僞之風爲之尸者
則足以象神而人亦以神事之爲之賓者果才德出
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主于哀戚而人之弔之

者亦眞有哀戚之心是故可以行獻酬尸臨之禮而無嫌也況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而卜吉者苟匪人則不足以爲尸矣所謂賓者亦微子箕子曾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謂尸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姑姊妹耳不然則內外宗命婦親嬪御者掌之豈以少年宮嬪數數入諸臣之家以行禮哉故此皆聖王盛世乃可行也後世人不能爲尸君臣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觀宋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爲溫公徹朝饋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而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議也

奄人

奄人之用不一內小臣諸奄之長主在后之所寺人主世婦而下之禮事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舂人饎人桒人守祧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奄之類亦不同一是生而隱宮者或男或女皆有之一是男子犯宮刑而去勢者皆精氣閉藏揔稱曰奄用則二者兼之蓋男不可入女不可出唯此可便於內外勢不得不用生而奄者與贅賸修幹之意同先王無棄材之意有罪而奄者與墨者守門之意同先王不終絕人之意或者謂國君不近刑人若飮食衣服戶庭廟祧皆至近而切者且詔相于王后共職于嬪御終爲男子似亦非宜李何蓋于天奄之人必擇其有賢德者其女類而天奄者於宮嬪之側尤爲相宜想古者必多用之其宮刑之人必有犯大過誤赦其死而奄之其人樂生而頭爲善者乃可用之耳若年少犯淫而奄者又如後世孩提而奄者色心方熾而不除豈可以侍至尊而伍女御哉且爵止于上士忠謹者自知勸員限于四人五人憸邪者何所容又統之以太宰而內宰專統之

彼胡得而竊弄且其所掌不過傳命服食之小事與相道內人之禮事女宮之戒令而已王未嘗與之啇議而預朝廷之事雖近而實不近也

論泉府賒貸 馬端臨 通考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以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宮名不能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

見其與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徒以簡易與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但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

有其食禄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鄰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井牧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發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斃斃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

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綫再朞而已及瓜矣有廢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士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擾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茂遷多為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

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
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
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無失其敎斯可矣蓋壤土
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illegible]吏數多則設施有所不
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
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
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

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
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
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壞但
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
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
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
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
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
而爲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
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

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
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
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箠必用而州縣多事矣
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
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
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
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
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魏

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
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
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爲不可信此
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
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
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
於民則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
青苗之爲然觀宋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
以爲貧者願貸則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

貸抑配予之而務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以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騷擾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望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

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常平賑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泉府　　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注有于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于所無之地有賈焉積貨待乏自物所生之時藏之于既竭之時故商之為言以商計財利為事也賈之為言以網羅財利為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己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為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至於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為事且慕壟斷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偽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為于是山野之氓不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弊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民病渠急踊貴衆方以為災禍而彼獨以為樂乎孤寡貧窮假貸稱貸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姦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

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稽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貨慝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市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其鬭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弗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各適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

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作爲害于人而不可
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
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斂或
低昂其價直以示大夫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
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
見夫若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而不
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
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
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
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

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
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
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
無用賒而與之有益於彼而無耗於此所謂惠而不
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
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
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
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
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國焉
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

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掃俗儒或以時政而
妄釋經語織人或稱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貨斂
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
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
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
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彼[illegible]者遂因而
借聖經謂之何哉愚嘗因是而推原夫聖人制利之
心矣蓋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財者不無所用
也窮則廢事故聖人者立爲政教使愚夫之自足其
用亦不能不取之于民以足國之用耳豈有立爲巧

法人棄我取以陰奪民利又爲之國財自守坐視民
之困窮而不救復恐斥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
功計利分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
也以宇內爲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
有一夫之不獲兄天子之事也故君猶天也覆載生
成裁有輔相物物而之于天下也乃家事也若民一身
雖有所有以爲斂于民凡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
必盡藏于已于後而有借乳子以有焉者借人乘之
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法說一差荆舒因執之以
殃民然亦未有能推聖人公天下之心以明經旨而

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無遺喙也彼賈人之子筭試之流皆不足道當因是而反復熙寧之事以謂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富國亦未爲失但謂富國須取之下民此念一興其害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勢執平治天下之說而行之視彼賈人之孫吝而猶有所畏忌者殆加數等矣後之人猶以其文章制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載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檢而失其大經亦陳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契王制周禮尚兼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司徒者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七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爲樂正者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所教之成材俾得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卽樂正之官掌成均之法成者如簫韶九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蓋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大師鍾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爲國子師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教國子保氏教以六藝樂亦其中以周禮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司樂中大夫也或者疑周官制不同稱契之爲司徒其敎民以五教爲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亦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爲樂正其教胄子專以樂爲主卽周禮所謂成均之法也然司徒以六樂教民亦未嘗不用樂也况司徒所教升於國學則俊選皆造又制以教國子者教之且樂官之教非止於樂詩

書禮樂皆在焉以其教國子不曰教官而正以樂名官司徒教民者始名之曰教官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古樂既廢而國子之官不知樂者其官稱而已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爲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隷太常別爲國子寺後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間多司空[illegible]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爲司

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爲左司兵刑工爲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一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周禮三

宗伯 陰陽禮樂 六玉 少儀 三易 王庭電

天下之聲色氣味數位皆從天地而降凡陽皆爲天故曰天產凡陰皆爲地故曰地產人之耳目口鼻之所接衣服居處之所寓不出乎二者而已陰德者人之沉靜持守之體揖讓退遜之節皆是也滅而不已則消節而過中則僞故以物之產于天者以作起乎陰德使滅而不至於消以五禮教之中以防其僞焉

陽德者人之流動盈滿之氣懽欣發越之情皆是也盈而不反則放樂而不節則淫故以物之產于地者以作起乎陽德使盈而不至於放以六樂教之和以防其情焉

按玉備天地之全德記所載備矣圭爲直方象縱立而貫通上下之形玉之主也璧圓虛中以象天琮八方以象地又半琥其首象春德之發生夏則一陰生不若春德之盛故半圭曰璋夏象也冬一陽復天之德故半璧曰璜秋陰盛地之德琥其半琮歟六者之形聖人所以擬諸三才者其義精矣

又按人與天地氣化流通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但常人神氣昏塞故君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而古之稱聖人者曰神明也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與天地陰陽鬼神之氣不相殊絕故能與之脗合而知其與此卜筮占夢視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醫師等官所由設也蓋王之心即天心也王之身即天行也王之左右皆通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一善一惡纖微皆與造化相為流通內則微之於夢寐而占夢有獻贈之法外則動乎四體而醫師有

食治之宜明而見之蓍龜以詔救政主于思患預防非徒卜其休咎而已幽而求乎鬼神以求永貞主于固守其貞非徒求其吉祥而已顯而垂象乎三辰以詔授政訪序者觀象而懼敬授人時非徒取必于天時也記曰王前巫而後史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之謂歟然又各自有脈絡是以各專其官而不能相通故巫祝之類不能卜筮能醫者又不能巫也子孫一氣相承故凡醫卜天文率多世其業蓋其業專且久則歷試而益驗誠精而愈明故能有裨于國家也矣卜筮者彌綸天地之道大祝者掌事天地宗廟之

禮與其辭二官雖涉乎藝而其道至大故皆以下大夫醫則知天地四時之氣以治人疾故其秩為上士其他占夢視祲保章司巫之類則各司一事故其秩並止中士此設官之旨也自聖學不明天人道隔人心散而不公于天卜祝等官俱流于術數故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荀子云通于天地而不通于人曰伎夫術家各持其說以為專賴乎此而不知務其本非也至于偏見者又以為理之所無無助于國家之治而可去亦非也孰知周公之經切而不迂常而非怪也哉

按三易之名實與三正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知其理蓋陽氣始于子於律為黃鍾氣為天故曰天開于子而周以之建正先天卦位震交于坤一陽生為復乃乾之元而所以統天者也是乃天地人之大德故周易首乾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萬物之形始于丑於律為林鍾未之衝丑形屬地故曰地闢于丑而商以之建正先天卦位正北方為坤萬物之所歸藏也坎水之所生而以勞萬物者也坤交于坤為純坤之卦不翕聚則不發散貞下起元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商易首坤蓋周用夫陽之始

而商用夫陰之終並行而不悖也夫子爲氣之始丑爲形之始皆未可有爲至寅而後人工可施於律爲太簇事屬人故曰人生于寅而夏以之建正後天卦位爲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夏易首艮艮止也止則生矣是三正三易其義一也然天地之道一元而已陰特其所收斂耳此洪範之數以陽爲主八十一律但紀陽聲易書所以但爲陽謀也故夫子序易以周易首乾爲正時以作事九聖人敬授人時莫非所以爲民也十一十二月時當寒沍未可有爲故夫子論爲邦而以夏正建寅爲善

八尊六尊

熊朋來　後同

酒正與鬯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于燕飲至今大祭祀必有投尊設而不斟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次之一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凡五尊也陳氏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以木著爲者若地無足壺尊當豬於投壺大小戴於投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待儒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爲近自漢儒紛紛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況能定其制度哉鄭司

農以獻爲犧猶指定莎音諸儒因閟宮詩犧尊將將以婆文有莎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羽婆娑以此取音於娑人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犧不以象爲娑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爲娑音者儒者莫究好尊之所以爲娑託於鳳羽婆娑然則是尊也曷不曰鳳尊而曰好尊思嘗以詩協音考之古字莎沙同音故莎娑等字諧聲於沙此莎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我犧尊將將之上文字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頌證騂犧尚正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緑酒

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
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㩗以其字文之
相近故集韻以犧戲三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
反切許羈切虛何而犧尊爲素何反切疑若小異是
則然術而訂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爲敷洩之爲
泄委蛇之爲它尊之音莫部之音婀二音皆不可以
了義字研爲狗者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者盡爲後儒
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
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
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

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
負尊王肅以爲刻全牛形鑿其背爲尊一以爲負一以
爲罍阮諶則爲畫牛象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
牛犧之爲牛備者既不若一音至其形制爲畫爲鳳
爲牛口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吉未
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然後以尊口不堪施
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宮有作負尊之犧象者
彼齊大夫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爲王朗之
子固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器及深衣等制
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有未可以臆斷者

然於施勺則負爲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
罍陶瓦其次刳木後範金今範金之制不一八尊之
中太尊山尊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

籩實豆實

籩有四朝事饋食加籩羞籩豆亦有四朝事饋食加
豆羞豆籩實之目十有八而棗重出豆實之目二十
有四而醓醢魚醢重出朝事籩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魚鹽
鮑魚鱐熬麥曰麷麻曰蕡稻米曰白黍米曰黑盬以
麥麵麻子稻黍末作餅餌注謂清朝進寒具口實也
形鹽左傳所謂鹽虎形膴音呼說文云無骨腊注謂

膴生魚爲大臠疏謂魚腹腴鮑部巧切韻書云鱐魚
也注謂牖室中糗乾之字從魚肅魚之腊而乾者也
魚鱐之鱐音搜魚之折而乾者也膴以腥爲鮑鱐以
乾爲稿字按說文火焙肉怨是鮑者火焙而乾鱐者
曰腒而乾故均之爲乾魚而異名也膴爲無腹腴則
膴鮑魚鱐皆魚也朝食爲米食寒具魚乾之屬可瓜
具者也饋食籩實棗栗桃乾藤榛實注謂藤爲梅謂
榛似栗而小饋食始備果實也加籩蔆芡栗脯注謂
蔆芰也謂芡雞頭也或云四角三角爲芰兩角爲蔆
鄭司農以栗在加籩饋食重出作蔆芡脯脩薄析曰

脯莅醬桂曰脩言脩治脯也羞籩糗餌粉餈注謂熬
成豆米曰糗說文熬米麥通釋𤉅乾米麥要之米麥
豆皆可爲餌者也注以粉爲豆屑米麥豆亦皆可爲
粉但粉以豆爲明滑故專以豆言之餌與餈名實相
近今蒸曰餌餅之曰餈疏云糗與粉爲一物糗者擣
粉熬大豆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鄭康成云二物
皆粉稻米黍米合以爲餌餌不餅而餈作餅今之餈
糕名出於此凡今俗下餅餌餈糕其制多出於古人
其名已載於經與觀於籩實可見也朝事豆實韭菹
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菹在魚切說文

酢菜也今俗以菜枰中清菜皆菹之遺法醓吐感切
注謂肉汁說文謂血醢醢者說文肉醬臡音泥亦醢
之異名注謂有骨曰臡無骨曰醢凡作醢及臡者先
膊乾其肉莝之雜以粱麴鹽酒置瓶中百日即成今
俗用鹽醬皆醬醢之遺法昌本昌蒲根也菁菹蔓菁
菜也茆菹鄭司農作茆杜子春音卯曰鳧葵也康成
疑茆不然注從杜說按魯頌薄采其茆釋文云即蓴
菜也麋鹿麇三臡皆莝骨和肉爲百日醬皆在朝事
之豆亦取晨朝易於夙辦饋食豆實惟葵菹在七菹
之列餘皆雜醢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

醢葵爲百菜之長故饋食豆實首葵而他菹莫配焉
脾析蜃豚拍皆五齏中作目脾析牛百葉俗呼牛胃
爲百葉也見周禮注矣蜃說文大蛤豚拍之拍先鄭
讀爲膊音各也三者近於醬醢而曰齏菹者以百葉
諸物細切之和以鹽醬不行甑中百日而成故別爲
齏之名齏從韭宜用菜若昌本深蒲作齏固宜百葉
蜃豚之肉亦可縷以爲齏也蚳注謂蚍蜉於方言
燕趙間以爲蜘蛛韻書以爲蝸牛蜘蛛蝸牛并可食
者[illegible]稱引爾雅爲證彼爾雅乃訓詁之儒采經注以
爲書或疑內則有蝸醢恐是蜒蝓蝸牛之謂然內則

之蝸乃力戈切集韻古螺字作蝸韻釋云蚌屬也非
蝸牛之蝸矣陸佃直謂蝸牛可醢蓋爲禮注所誤爾
蠃即螺字亦作蝸韻書以爲香螺也蠃注謂小蛤韻
書以爲蚌狹而長者蚳醢之蚳漢儒相傳爲蚍蜉白
子亦恐不然蚍蜉未必可食也取白子傷生 二
也按天官有鼈人掌取互物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
人則蚳與蠯蠃皆當是螺蛤同類既掌以鼈人之官
可知爲水族之產若以國語爲證則國語亦但言舍
蚳不取未嘗指蚍蜉之子可取而食也惟夏小正於
二月言昆小虫抵蚳其傳曰蚳螘卵爲祭醢夏小正

本文無𣪍其觧說處多是漢儒附會未可盡信也
令方春和時毋殺孩虫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豈有二
月正春𣏌蠶穴以為豆實之奉哉甚伯成是月錦注
以月令餘蚔貝之黃質白文者或可為醢人互物之
證蚳或從身蟲書云食之葅壽明目豈必蚳卵而後
謂之蚳若醢人春獻蚳以為醢故小正以二月抵蚳
此說流傳已久而必當改正者小正以蚕為蒲盧案
字以為其書不足信憑於蚳為蚳卵亦不敢以為信
唯魚醢用魚可免注者妄言矣加豆之實芹菹兎醢
深蒲醓醢茖菹雁醢筍菹魚醢芹楚葵水菜類高深

蒲或云茱耳或云蒲始生水中荬詩云其蔌維何維
筍及蒲笋深蒲可為蔌不必曰柔耳也落有茖迨二音
鄭注云水中魚衣即苔也今海鄉之人乾苔以為菹
或疑茖字從竹為茖筍筍竹萌不思筍萌亦筍節既
有筍菹更用筍萌為文竹草相似其為苔菹何或焉
兎醢用兎鴈醢用鴈魚醢用魚如上文蓋豆之實酏
食糝食移鄭司農云以酒酏為餅既云若今起
膠康成曰餐實氏曰粥禮記有稻酏黍酏周禮醢
稱於酏酒正之五飲漿人之六飲皆用酏也糝食鄭
司農云菜餗蒸康成曰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

之米二肉一合煎為餌詣卦公餗之注云糝食也震
為竹竹萌為筍餗之為菜則糝食未嘗不用筍菹之
筍也糝食酏食在七菹之外豈惟竹萌唯所用之豆
實有五齊七醢七菹三臡二食五齊之齊注作韲昌
本深蒲脾析蜃豚拍七醢醓魚兎鴈蠃蚳七菹韭
菁茆葵芹茖筍三臡麋鹿麇今孔子廟丁祀菹醢多
不如法不考周禮故饋邵氏録云劉夢得欲用糕字
作九日詩以經典無據不敢用宋子京按周禮粉餈
之注作九日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
豪殂豆之事不得以未嘗聞為解周禮無所不該今
儒往往拘守舊註故因籩實豆實詳及其名物

昏問　羅顒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
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
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
應問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
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
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衛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
大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
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

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柰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豕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頋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氷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案其

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者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凡大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缺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爾夫嫁娶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氷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

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氷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皆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道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毋黨安豈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

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爲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雞無常所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

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以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司馬九畿　王應電 後同

九畿所以明天下邦國自足平治因時有變通故曰建邦以九等之畿封以五等之國遠近大小各有封疆限界故曰以正邦國此職方量人之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使有隆殺等級故曰以等邦國此宗伯行人之事司馬與之通職共掌者也賢而有德者進而用之能而有功者賞以興之則人莫不作起于事功司士諸子主辨論官材司勳掌賞地之法皆是

也諸侯各自[illegible]建以九州之牧立以要害之監然後邦國有所[illegible][illegible]建牧立監也爲三軍二軍一軍之[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糾率邦國凡環人匡人[illegible][illegible]制其違而等職各以其所能分以武[illegible][illegible]各以其所有爲王國所任此亦職方氏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器[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稽其人民車馬器械之數然後得以用之此原師之事也要害之地與其[illegible][illegible]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相安而無外患之使此掌固司險之事也制地大小相入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

而使邦國大小相和此形方氏之事也夫畿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綱之舉而可施故爲九法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爲階故正名分爲先異賢能而後人心作起于事功故進賢與功次之有王官而後天下之政出于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奸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乂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又次之然不能治其相凌霸豈協和萬邦之道哉故比小事大終焉此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

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軍旅祭祀喪紀會同賓客五者國子之已仕者司士掌之故此未仕者諸子掌之也大事謂軍旅之事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冕弁之流以從事于羽組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

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魯侯之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大子毋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罪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為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

故而無恇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于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

司寇屬官 司約 司盟 司烜 司爟 凌人 冥氏

按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蔣姓戴君之心生于其性此王者立國必法網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後能保其社稷以為斯民主若八成之類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奸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于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不問必至于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為大此士師所以定為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氏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聖人于秋官之設屬恒主禁之于未然防之于未形民之道貴柔不貴剛禁殺戮皆強梁武斷之事也人之從善當獎勸而不可以阻尼禁暴氏皆以奸慝犯禁而不成人之美者也道路河渠之紛紜不良之所逞也深山大澤幽夜之中藏奸之所也水火有大利而亦有大害不可以不防酒者人之大欲而亦有大

禍不可以沉溺則有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相錯綜參察其間則亂何自而生哉百辟之守莫大于王宮后宮與王之出入也故內宰宮正既掌其政令矣而守王宮之隸執事后宮之奚禁暴氏復司救之太僕虎賁既掌其前驅趨辟矣而條狼氏復趨辟之蓋以王者動止之處必以刑官臨之則人自知警畏也國家之政莫大于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也故鄉遂縣方士既各掌其禁令而戮其犯命矣而野廬氏蜡氏復掌其道禁禁暴氏戮其犯命者以徇條狼氏掌其辟誓之事蓋國之大事必以刑官涖之

則人心自肅然也萬一有奸盜竊發或罪人脫逃則有脩閭氏之法國㢡追胥人盡兵也閭互宿㰖道皆險也雖有大奸慝何地可匿何路可脫哉故周公設官以不知者駭觀之若繁而不整然詳攷之必各有所司則其心精專而事益嚴密乃知其繁而理雜而不越也

司約專掌約劑矣而太史復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司盟專掌盟約矣而司寇復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

六官皆受而藏之夫約劑盟約並藏于大史者以其禮法之府也並貳于六官者則重其事恐有所失而各存之以為徵也至于大盟約大司寇涖其盟書者終之以刑也登于天府者質之鬼神也內史司會貳之者以從治也周公于盟約一事何其不憚煩若此蓋人有言而易忘也于是乎有約約則刻之于書而不忘矣約而不相托也于是乎有盟盟則鬼神司之而不可欺矣故有渝約而不信苟入于罪則當服墨與殺之刑矣亦有遂事而未麗于刑者則復使之盟焉或有不可刑者則為之詛及夫渝盟而不信者亦為之詛使神禍之焉夫律設大法期人之不犯也又有約以藏之使人上信其法下信其約守法之心不愈固耶有盟以結之使人明畏其人幽畏其神畏法之心不愈嚴耶違約則有刑非徒約而使人之可玩也違約而不可刑與夫渝盟者則有詛非徒盟而使神之可欺也蓋苟得神禍則止不必加以司寇之刑與司馬之法亦使人知盟之有神而不可罔此固盟詛之意也或者乃謂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帝王之治民當責以人事而已何乃要質于鬼神而祈之于不見不聞之地哉嘗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臣民

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皆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大抵蒿悽愴洋洋如在則鬼神之情狀隔幽微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俯仰居民間以司禍福亦然人心所向鬼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歷觀有曰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史職之晉為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于宋云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職若年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

之山川鬼神其志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于德又下衰民僞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爲戲神亦不靈而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又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爲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葉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特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葉氏之言爲信也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氣沖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匿而昭惟夫金之爲德于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曰至此而燥烈乃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內皆爽若爽革者革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以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歟

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陽陰二氣而已陽之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爲水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凝結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太早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氷有藏啓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凝息啓之以發沉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氷開氷也夫天地之災猶人

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陰血不及偕而百疾作故治疾者以滋陰降火爲主天地之氣亦唯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于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電氷雹烈風甚雨皆陽驕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宜陰助陽爲責司爟凌人皆此道也

又按自古聖人爲網罟以佃漁之後人之于禽獸虫魚縱之則傷義過殺則不仁周禮于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而於教政刑于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𩡧人鼈人口時田時獻時籍總執其佃漁之政使不暴

天物也地官之屬衘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𧕿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攻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鳥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與之以攻取之政而况于頑囚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已下十二官則凡猛鷙昆虫與夫托于神姦而爲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况于姦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掇𢧵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宜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又天官不當司小事而有獸人以下四官以屬于膳夫之役夏官主

正不服之鳥獸而有羅氏掌畜之官則以夏主朱鳥且既主服猛而又云教擾周禮設官亦有以類相附不必太拘政刑之事實相表裏不必太析也

葢服不氏主服猛射鳥氏掌射鳥皆司馬兵象之事羅氏掌羅鳥盡離爲網罟掌畜掌養鳥南方爲朱鳥之象故四官並屬夏官云或曰鳥獸與人其受氣稟命好生惡死亦何所異至其五倫之德或有人所不及者又如牛耕犬守有功于人皆殺而食之至若魚潛在淵鳶飛戾天於人無患與物無爭也射而罟之羅而致之畜而殺之無乃非仁人之事乎曰天之生

物非食氣則食形食氣者無形一盛則必一衰食形者有迹一生則必一死故天下之動物未有不食物以爲生者但天地之生唯人爲大古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其爲生民之害多矣聖人爲之弧矢網罟而以射以佃以漁一以資其養一以除其害然後人得安其居故粒食者猶爲第二義也苟如佛氏之說以[illegible]彼鳥獸之心以爲心而務于不殺牲則彼樹植之中盡爲鳥獸區宇使鳥獸食人之食而人顧忍饑坐斃耶且豺虎有仁禮矣而有隙則食人黑鱧知君臣矣而自食其子至其害物聚麀乃禽獸之

常縱人不食之而其類必自相殺而不存故人未嘗食貓而貓亦不蕃于犬豕未嘗食燕而燕亦不多于鴻雁又如海中有魚自食其八足蜻蛉自食其尾蓋隨氣化而生隨氣化而死雖不食亦必至于澌滅者至于六擾與夫畜鳥又非人則不生故自人生之而自人用之與夫不耕駕之牛不田守之犬安得割人之食以養此無用之物亦未免于用之也不然豈以自古聖人之智而反出于愚夫愚婦之下哉雖然天地間物咸稟天地生生之性人與之同處其中安得獨以其知而殘虐之觀其父子牝牡方生聚熙熙頊

刻問而斵首就死故有前知其死而垂涕就縶縛而哀鳴殺訖而蠕動或庇其類或救其子則不知有其身其情狀甚爲可矜人豈得無惻隱之心哉故于邦國苑囿之地必爲之厲禁聽其生長蕃育于中使無知之民不得以非時而傷其生育之性若周禮之時田時獻時籍禮記之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此皆所以不失其時也禁麛卵禁毒矢射禁澤之洗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此所以不得戕其性也雖四時之田而猶存夫仁義之道蒐者搜取禽之不孕苗者爲苗除害獮則順

秋令而以殺爲事狩則取冬物之成而以大獮爲義蓋正名其罪以示伐取之意若非無罪而殺之者以至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與夫耕牛乘馬守犬老則養之而不忍殺死則埋之而不忍食在我則惻怛慈愛常周流于取用之中在物則雖義宜伐取而常沾吾覆育之澤此育物之仁與田漁之政所以並行不悖與彼窮口腹而漠然無情者豈可同日語哉

考工記金錫　熊朋來

攻金之工如築冶鳧㮚段桃以今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爲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爲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爲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爲斧斤戈戟矢刃哉㮚氏改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

金考工先秦古書當時蓋以錫爲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卝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卝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卝人之注亂以錫爲鉛鉛爾雅專以銀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注鐐銀鈑金名物瑣細而於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曾不若說文能合錫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荆州言銀以今出産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荆錫亦銀也特以荆揚地利互文見之爾若

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爲多經文絶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鐵銅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爾閒有銀者言錫餂貼也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鍮銅得銀愈佳鑄銅得鉛益肖金錫相須尚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一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二

禮經四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匽方用切駕之

焉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

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攸斁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

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　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

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剪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

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

政叅才以致紀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
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為七
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
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
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
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
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
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
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又帝王世

紀云遂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
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犧唯經三姓六
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
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
千年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
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
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
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
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
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

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
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
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
皆襲伏犧之號然大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
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
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
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
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又
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

鼓蕢桴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
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
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
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
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
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
軍賓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
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
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
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

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揔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太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

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絶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

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瑒云其體有二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三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患之始故先師

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夫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

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
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
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
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
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
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
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
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
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
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

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
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
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
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
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
故鄭序云體之爲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
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
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
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

六藝論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
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
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
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
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
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
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
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
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
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

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
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
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
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
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
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
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
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
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
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

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時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授傳不復繁言也

禮記　　通考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

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夾漈鄭氏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贓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

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亦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煞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以情爲本　鄭樵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眞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

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紟可以爲斂手足形亦可以爲斂楚庭實旅百可以爲享剝縶兕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商周之與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何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色正朔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死生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服而乘騵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捨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是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束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于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

羽籥爲美吾欲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爵著犧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王路于以示天子之尊于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岐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

得有皋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
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而得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
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本爲禮文之損益不出于
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論

三代王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
二子各記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雜
記舊禮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興孔家
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三百一十四篇漢興與記數萬言
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三十一
篇獻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一篇孔子三朝
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
樂記三十二篇凡五種合爲三百十四篇大戴刪爲
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
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于世謂之禮記禮
記一書尚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
□有攻飯醫骨之語而左□之□無關爲王制者
然亦可出而盡矣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雜
於□之宮太尉緇衣本乎孔子而攻詈論之文然
以節孝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禮記載之

之說大道之言有觭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
禘之說多牽夫子之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
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
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
所誇大者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
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
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
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擇冠婚喪祭
燕射相見之禮與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
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

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
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
義祭法射義等篇煞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
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
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
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
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故以朝廷祭
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
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
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

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珎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矣未可以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
　　　　　　　　　　　　　　　○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三代忠質文 考索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

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欲救

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華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寖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並耕

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上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

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爭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

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其意以周之文為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為此論耳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盖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為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矣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凡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魯僭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魯世祭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為魯後為墨氏之學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覲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茍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塋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塋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

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主則禮典不差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覇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

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
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抑仍寖
顛倒致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於是
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
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
乃乘大輅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金用天子禮樂其
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
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

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
皆然先儒不究聖意直以魯之所行爲他國之所无
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爲受賜則晉之六軍
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
之非而魯自爲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
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
后稷以魯爲合用郊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禮非禮
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
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
甚矣而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

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
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
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
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
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
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
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於春
秋則以行郊禘爲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
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
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
惑乎

大射之義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所作
射義乃曰射侯者則爲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
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
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此說誠可信
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
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
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

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宥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以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佗斃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萇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萇弘而愈不服夫弘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況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

王室不禮待之而無故閑嫌召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爲也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周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付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

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儁耶自是齊人背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援古人之辭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聞其能射也羿逢蒙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夫禮樂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間吾見貌堯舜而心跖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射爲先也惟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此雖漢儒臆說而猶在賓興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啓鄭氏之妄談二禮之中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爲說者此也殊曰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舜爲此言豈爲當世之士君子

發哉若夫四隣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揃拭而勿棄之使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廢幾與之並生舜謂侯與撻同施是直小人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撻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撻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說謬妄不可知也

論語註疏解經序　何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何晏等上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術其蹤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

正義先理有所未盡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奥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孝經註疏序　　傅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藴大聖之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讃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脩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聞微言孝經河間顔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

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為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序　　唐明皇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

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
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
也當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
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
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裨於將
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
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
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
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
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
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
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
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
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繆有所漏略是以復綴
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

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
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爾雅註疏序　邢昺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
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
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
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
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繇是聖賢間
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先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

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繁然又特
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
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
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
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
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具得六經之旨頗
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
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
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
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

外郎直祕閣臣杜鎬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
庶古共竭於類家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之二十二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三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禮一　郊祀

論郊丘

孔穎達 禮疏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祗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

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
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皥炎帝黃帝
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
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
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
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
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
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
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

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
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
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
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
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
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
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
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
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
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

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
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 [illegible]
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 [illegible] 也若以郊對丘則丘之迎
凡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 [illegible]
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
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
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
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
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
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

歌頌或　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
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
明詩有遺落也

辨周魯郊

注言曰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
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
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
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
言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

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注言日至周事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

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以非者按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王輅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丘大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

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天子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下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惟一

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爲周字故云因推魯禮以

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特牲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為此周魯雜亂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

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

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為其說者按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禮乎周禮云冬日至

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祀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云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

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張融謹按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裘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玄同融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

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按聖證論凡與義皆同穀梁之義猶轉卜三正之内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爲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辨王肅郊祀義　黄澤 楚望 禘說

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王處財匱大禮遂廢所脩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

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

比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
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
并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
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於
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
實淺晉武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南
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
遂爲古今不决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
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
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况乎生民

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
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
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

郊祀議　王炎　文獻志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
儒異論者經之所不同也其不同者有四郊丘
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祈日之
異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
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
之禘祀五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

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
言矣王肅曰郊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
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
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
天曰上帝曰五帝天以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
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
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
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靑帝靈威
仰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
無稽矣於編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

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
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
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
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
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
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
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
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

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皥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皥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

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

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長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

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記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

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素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因可知也已

論周禮六天書　趙汸

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數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所據安能

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善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奥無贅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

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帝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沉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

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尊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旬曰國有大故以及門祈殺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爲一性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王言小

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次
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大皡
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
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
者主其配者大皡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
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
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
爲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
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

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
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
之別也國語曰郊禘祭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
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
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
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註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
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
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
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
郊爲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

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
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
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
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
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
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
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者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
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
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
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

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
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
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
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與風詆排黄先生嘗
謂恐尚有如圖書蓍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
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
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
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可以辨明
堂位之誣也足下遡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
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

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言文王廟而辯
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祧廟也魯
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
位又夸與不至矣上古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
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白牡服旂旗以至樂舞廟飾皆
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
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予程子
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
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祐
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至

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
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
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者後世而
欲視古人如此每謂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
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
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
足辱下問乎

天帝之辨　陳祥道 禮書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

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
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
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
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
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明
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
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
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

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
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
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
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
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
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
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
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
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乙元始間
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

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
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
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
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五帝
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
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
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
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
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
感生上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
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
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
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
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
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
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
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夏秋中央之
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
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

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
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辛唐虞
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五帝祀辨

馬端臨 通考 後同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
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
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
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據緯書為之名字東
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紀中
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

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復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爲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七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

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蓋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者或爲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亦無可乎

郊從祀之神

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圓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圓丘所祀者昊天則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示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圓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涵宋承五代之弊政、番郊祀嘗脊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神宗皇祐二

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雜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注及歷代所行故以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從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有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坐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從祀、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

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圓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圓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嶽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然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參稽互考而不知其纖悉也姑誌于此以俟博聞者共訂焉

論五畤之謬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大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蓋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畤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實非也）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畤或因獲石闇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畤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

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人爲淫厲而爲妖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畤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足以姑誘之祠官侈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乙天皇之壇始親行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者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儕以神爲

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爲六天之說以爲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非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有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切謂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瀆亦不可謂

已祭岳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其後秦俗信鬼好祠至於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畤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興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貴以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太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乙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京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祀太乙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畤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

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脩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脩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脩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太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耳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五畤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與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條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

所立不亡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祀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尊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

向以爲不當革上奉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攖禍如諸畤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俾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昭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實由谷永附當時方士之徇以人事求以天譴無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近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〇道家者流其所言老鍊長之也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爲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爲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爲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爲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呪法籙精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菴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爲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棄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愚

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敘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敘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爲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典視爲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一可取者亦復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愚固謂若後世指意如此而無怪道家

師得以實錄附會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譏也要之郊祀志只當敘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有神則遂因封禪郊祀之書併錄之以昊天上帝並立於所謂七九位天尊者則郊祀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論魯郊之僭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載務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

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立以爲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遐猶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復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遂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威靈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横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横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

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不止有勳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欲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借郊借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

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勳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

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効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一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又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僞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誣之未若有以肇

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論祭日月

陳祥道禮書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

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曰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曰夜明以其見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位之正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上邸璧祀之之樂則太簇黃鐘歌大

呂靜云前王冕十有二旒龍袞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袞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稱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帝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齊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終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為坎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因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概因之而已

明堂制 禮疏

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鄭玄駁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說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土

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

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則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明堂附馬端臨論

王炎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稱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耤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始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未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

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君臣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文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告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群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祀文

於郊既不可以亡一太社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
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
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
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
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
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
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
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
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壝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
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

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
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
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
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
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
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
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
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
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
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

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
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
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
以爲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賀不入王門覲
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爲朝會也其詔
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於
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
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
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
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

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
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
然鄭康成趙岐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
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
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
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
夫諸家之失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
或失之誣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繁皆非所以
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謂有明堂左右有

不與乃遷徙以眂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柏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析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

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悖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為非亦不可盡信以為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泥其術也

馬端臨曰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蓋通水圜宮垣複道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此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三

禮二 祭祀

禋于六宗　王廉 文衡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爲天地四方或以爲祖宗四方或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爲五官或以爲四望或以爲蜡之百物或以爲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爲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爲卦之六子或以爲三昭三穆各肆爲臆說互相駁黜終無一定之論遂使六宗之說不明惜哉按六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禋于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皆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皆說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玄註祭法以祈迎爲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爲所禳之祭大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祈禳之禮哉其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爲常祀則非也大舜類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爲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叢亦出王

子雍祖述其說固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爲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爲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于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爲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得不告地也但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子亦云耶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蓋于山川豈非地乎何如其說若重復矣但以地數六爲六宗自明何必穿鑿如是文獻通考但歷考先儒訓釋之同異考訂去取者爲一門亦無定六宗之說又不載虞喜劉昭之辯梁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詳於六宗者也亦略之豈亦有所遺耶

六宗　章俊卿考索

評曰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漢以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外為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禋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亦云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又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辰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坤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禮天之下烝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

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漢孝文帝以人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典通○孔叢子云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顏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一云六為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孔安國注尚書禋于六宗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尚書正義又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

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鄭康成注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康成注以解此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天宗者三日月星辰也地宗者三山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

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
此其謂六也鄭康成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
者皆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
緯辰謂日辰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
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
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
屬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
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
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
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
摯虞駮之謂宜依舊近年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梁
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尚書禋于六宗禮有三義
禋者煙也絜也精也煙者燔柴升煙于天以氣聞達
絜者取絜淨以太無微之理精者取祭者精懃之意
六宗之神先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道
伏生馬融以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然天地四方爲
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
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祭之謂
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

天爲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
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
嫌前已祀而謂後爲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
之神而復郊祭豈可以復以春迎祭天而嫌郊爲非
天也○歐陽和伯夏侯建謂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
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成物者謂
之六宗許謹非之曰處六宗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爲
一而名六宗虛實和互何以爲義意謂本義以六宗
之中合其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爲人
所宗非名宗爲六不可貴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
也○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
山澤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
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
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爲
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於六子合撰成功
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之星
合爲一位辰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爲一位名質不
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兩別爲兩位文
昌之星獨分爲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爲一義

爲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爲一司中司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而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歲功得合爲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爲一此難無通義也 三禮義宗 ○晉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之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喜所稱[illegible]爲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

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祀從可知也禋者埋祭之名非升禋之祭○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爲祭地則穿鑿甚矣若三昭三穆及天皇五帝之議不待攻而自破也推司馬彪表云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極切於理○古尚書及鄭玄言六宗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按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太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天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 禮記正義

社稷之神

孔穎達

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穀之功配稷祀

之鄭必以爲此論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神何須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

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
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
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
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
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
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
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
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
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

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所別不敢
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盡
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
配天明文后稷不言稷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
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
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
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稷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
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
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
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

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
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
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
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
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
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
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其社
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
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
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類是也上皆以

黃土也其天子諸侯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
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按春
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
下是曾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
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
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
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
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

既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廷執政之處故云閒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答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

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則其餘祭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

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晉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主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或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土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

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駮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

社稷祀議　　陳祥道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

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所謂王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蓋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苞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鄉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殷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

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釁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宅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其鐏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為稷神有以句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

配食以戌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辯胡仲仁以社爲祭地之說　黄澤　後同

胡仲仁以社爲祭地曰貳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

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明矣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則非天皆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閒則祀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上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是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王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圜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

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評雩祭

祭法雩宗祭水旱漢儒謂雩者吁嗟禜者營域若雩禜無祭水旱也又按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

旱暵則舞雩若是宗祭旱也㑹人祭門用瓠齎注引魯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是祭水也自秦
變古雩祭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
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皁
衣祭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祭則閉陰
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衣皁各稷帝采後漢禮舞童
皆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詩
梁武帝以雩祭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
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燔爲瘞議即朱
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大同五年又定祈雨七事

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賢五黜貪六恤怨曠七撤膳舞童皁服
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武成帝和
平元年雩旱遣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
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
坐聽政皆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
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行然炳香燒燭燔符燎楮紙
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
果述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
而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今爲人祈禱是亦巫覡若郡
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陰求陰

也余之爲琴譜也亡音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
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
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
所歌然其譜須於咏嘆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
自念志與時違不敢附於譜中今未必能信用雲漢
之詩惟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若祭門則
雨中閉南門用某瓠二去蒂刳其中一以奉盛一以
奉禮朱衣代鼓于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此亦古禮
之有驗而可行于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有雩祭古
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爲

齋醮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提遍坊市何以救水旱乎

五岳　　　　馬端臨 後同

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
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瀆豈必在
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
秩之禮是也始皇既并六國而典祭廢墜所祠祭山
川皆因其游觀所至然後祭之非求仙則及之而其領
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上帝以淫祠者太率多秦中山
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
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齊北王獻地而

祭厲與門祭俱非古義也

五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祀之獨如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門即國門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蓋本鄭康成

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為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即宮室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也與中於其地如門中霤竈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亦可也至於若司命若厲若行則於廟何與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為位而祭之得毋有所不亨之衷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四

禮三

禘祫議　陳祥道

周禮大宗伯以肆祼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祼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祼獻爲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

二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二年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

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遠五年耳則有事爲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

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勲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可施於羣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吉禘也無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稀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康成以配祖之禘爲圜丘之祭以羣廟之禘爲魯之正禮於是謂祫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祫後終則祫先禘後此不經之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

月禘周公啓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
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
夏張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祫之年月經傳無文
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禮或
然蓋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
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羣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
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
烝爲一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
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
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同歲大常議曰今太廟

禘祫兩岐但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
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之禮經頗爲
乖失然則五年再殷之制可以不通計乎公羊傳曰
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
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廟之
主畢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
不兼羣廟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
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大武
工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
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illegible]

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
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
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
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
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
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
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
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高陽
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
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
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
氏郊宗異於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爲二
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是推之國語言商人
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康成禘祫志曰祫備
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
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illegible]正凡祭祀以法
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烝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是禘嘗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

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無諸侯而言之故舉祫而已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祫也

禘祫辯　王炎　馬端臨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羊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祼獻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則爲禘祫無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黃帝商周皆禘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己之臆說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葬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敘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爲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

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祼也而以食爲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爲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祼爲主故周官肆祼獻又謂之追享以是知其爲禘康成乃以肆祼獻爲祫饋食爲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義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禘行於三時

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從服小記論庶子不禘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疎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蓋失之矣

而韋元成乃為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為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有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礿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祫一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備其說未為皆得也春夏難為備物礿祠之禮薄蓋不可以祫於斯時而秋嘗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之烝祫於秋冬大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祥禫之後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能正其誤明其

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祫皆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祫以祫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因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皆有辨之意也

馬氏曰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訛舛者大槩有四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喪畢
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
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
於以禘爲喪服即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
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
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
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注所謂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恐只是泛

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爲喪畢
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
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
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
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脯曰尹祭嘉薦
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
享則祔亦有告祭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
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
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
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

禮也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
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
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
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
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
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
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
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
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遙揣其禘祫之年則爲
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

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
魯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
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
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
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
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
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
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只因不王不
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

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謂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左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

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祀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併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又曰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illegible]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又曰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朗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大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可干祫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

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後同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祀天於圜丘[illegible]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天焉文王受[illegible]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illegible]其祭曾孟德司馬仲達

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僭◆造區夏光啓王業帝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爲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爲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

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擬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譏歟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愜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

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晦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

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考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注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列其說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於

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爲稷則周爲諸侯之時固以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

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稱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蓋古者世系不明明堂之制獨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廢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以擬后稷或亦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之周[illegible]且舜[illegible]宋[illegible]文王見也[illegible]以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裔如唐之玄元宗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復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論後世禘禮可廢

宋神宗時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氏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

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爲時祭本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按記曰[illegible]禮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illegible]命祭四親[illegible]推[illegible]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illegible]仍[illegible]與祫皆合於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禘之義甚今[illegible]家世系與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illegible]則必推見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謂輔臣曰禘者所以

帝王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後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

辯趙匡禘議　黄澤　見行狀

辯趙匡謂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

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曰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甚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

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無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没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

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大廟而禮秩物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祖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此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

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然則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配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杞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爲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爲惠公所請

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如此

唐太祖東向議 通典 通考

德宗時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猶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廟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代宗喪畢當大祫陳京爲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毁廟遷主不享之文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帝征西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亦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上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

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祖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雖本尚質爲百代法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明以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太常卿裴郁上言□□以禼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而□□□□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而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推祖爲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

饗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
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
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
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
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也漢韋議罷郡
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
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
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
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
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

故府紛下議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九廟追祖獻
懿然說文於三祖不稱臣就復後作九廟遂不爲弘
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
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
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第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
可準乎臣嶸等謂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各
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獻
懿二主於西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
而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
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

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
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王廟之
制有虛太祖之位以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
毀非所謂有殺違王廟之制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
非所謂一尊也禮之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
子祭以天子生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
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
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
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
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

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
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
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
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
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
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
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
故社稷重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
外別祭別廟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

虞喜謂烝廟兩階皆據左氏自謚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尊於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升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陳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太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及親親及禘則太祖遷

于西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是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廟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所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裸是已分食矣獨疑二

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旦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

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俱不和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

與其仲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兄又上禘祫議詔十
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
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
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
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
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
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
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
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
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

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
宗武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
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
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
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
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猶
頗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
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
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寢廟未成張繒爲室
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

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
無後言

宋正太祖之位　通考　後同

嘉祐末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
爲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
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
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
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
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
九世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

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
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
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盧士宗司馬
光以爲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
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
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
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
故上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
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高祖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

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
行祔廟僖祖以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
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抃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
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
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
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
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
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
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
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

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
於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後祔安英宗罷僖
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七世次
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
毀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
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
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
有是詔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主旣
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
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

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
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旣不可知則僖祖之爲始祖
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
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
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
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
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
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

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
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
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
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
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
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
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
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
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
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

祧之制以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
遠祖之尊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
右不尊爲非豈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
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
而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
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顔等議曰商
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
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玄云夏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
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

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
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
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云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
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
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
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
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
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
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

當上推兩世而僖公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
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
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請略倣周官守祧之
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
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
太常禮院蘓稅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
二祖於興聖德明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
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
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
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

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
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
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始祖遷順祖神主
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
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宋高宗時吏部郎董弅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
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
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
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爲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

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爲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爲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

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爲始祖耶爲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按春秋書成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切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于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

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太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

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是也商以契爲太祖嚳爲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周以稷爲太祖嚳爲稷

所自出故禘譽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僖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毁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爲其無毁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

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僭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

配焉如是則宗廟之序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居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向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毁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皋陶凉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宮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切謂四祖神主宜放唐故祔于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

興聖遷祫即廟而享之臣切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猶未毁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廟蓋高圉於成王爲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毁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爲

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祫則敘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爲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爲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太

抵前日之肆爲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爲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爲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敘昭穆以別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爲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

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敘位在禮爲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爲祠所而與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爲序

馬端臨曰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英宗已祔廟張方平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安石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維輩爭之以爲

太祖合居之呂陵諸臣爭之愈力而安石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方平建隨世祧遷之議韓維欲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祖太宗共爲一世）眞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

商契周稷之論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爲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帝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

祖則順祖儼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者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爲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臣之說大槩只以爲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安石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爲得也至孝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弅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晦庵獨以伊川曾是安石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故未敢以爲然也

藏祧主議

元豐間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議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爲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爲穆正得祖宗繼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

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爲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疏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於親廟四時之享祭嘗乃止不及大烝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爲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新廟於始祖之西略如古方明壇制有沼侯廟制成日取旨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成乖遵古制從之

昭穆更互議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宫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

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異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六

禮四

天子廟制　孔穎達

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决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

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

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饗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云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

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論毀廟　通考後同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惠帝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

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
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
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
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
皆立廟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大議庭中皆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
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
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

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
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倶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
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廵狩所幸
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元帝永光四
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
帝寢園廟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時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
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

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
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
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
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
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
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
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
成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
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
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
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

止於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

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

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

爲太宗孝宣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
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
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
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
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
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
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
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
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
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
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
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
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
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
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
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
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
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
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
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
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享皇
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

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
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
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
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
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
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伸爲後李奇曰公子夫爲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
子則不得祭公子母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
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
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

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

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大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從中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五月帝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

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

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
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
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
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
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
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
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
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
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

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
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爲七廟
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
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
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
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
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
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
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取乎當

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
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
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
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爲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
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
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
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除有厚
薄伯偕豈亦習聞時論陰有諂附耶不然何所祧毀
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
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爲知禮者乎

別廟

漢惠四年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
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
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楊氏曰叔孫通
旣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爲原廟益廣大孝
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
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

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旣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禮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狎於褻而安於褻則祭祀之禮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千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不上則爲之衆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

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旣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旣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馬廷鸞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蓋岐山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兄弟昭穆廟制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决二則昭穆之位大拘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菴之說其大槩爲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

曾孫皆穆也旣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爲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之弟而以繼共

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

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亦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甲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次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附則必須逐代施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

與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恐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
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
位太拘故也

兄弟入廟議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
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傅祇議以爲禮
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
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
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
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

德沖遠未便改舊兹如此禮通所未論足以惠帝尚
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
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毁對代不
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懷二帝
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毁爲一世今以
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懷帝之入復毁潁川如此則一
世再遷祖位横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
未輕論況可輕毁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毁
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謬數
之帝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

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
二帝之神行應别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
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
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入室此是苟有八神不
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
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
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
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
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
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

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
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
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
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
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
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毁今既云豫章先
毁又當重毁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
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
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
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

異議竟欲循議焉朝廷從衆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

晉 天子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通典 後同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帝崩遷征西府君惠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則不可共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

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世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上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今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爲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爲主故上至潁川爲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

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俱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

患帝其惠帝當如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祀七世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中宗身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孝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未盡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

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此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此斷之

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中宗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中宗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異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中宗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中宗提劒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訓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

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年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爲詳察議召宰相以下謀議移中宗入廟何必苦違經典以同魯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稱成有經據蘇頲爲宰相獻既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爲康州都城尉

、兄弟繼統入廟

宋真宗時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曰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
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期安得宗廟中有伯
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若蓋禮官之失非正
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
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
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
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正義躋魯僖公曰
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
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

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
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及唐中宗皆處昭位恭文
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
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
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
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
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
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
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
宗纉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

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
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矣必若
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
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
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
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
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
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
未之見也今詳諸者所議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
禮官言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歸父之
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
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
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
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
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議
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
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
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
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

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

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天子繼兄弟統宜自繼其父議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係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尊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宰輔儀于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德不述遵于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霦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禮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楊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

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君正守位以塞奔競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叔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恆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皇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公惟德與賢不私其親遠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繫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遠存康王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炎等五

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帝捨胤嫡之愛授重天倫道崇先代康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追尊本親議 通考

漢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

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胡寅曰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章爲其父母皆是稱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馬廷鸞曰愚按胡氏之說辨則辨矣宣帝而欲稱其

所生之父母也可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之父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爲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可乎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與後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有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何以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在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

矣施之宜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
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及臘一歲五祀二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
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
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
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元帝
也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
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身受命不
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

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
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
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
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
之敬親親之恩帝以所議有異不若上可涉等議詔曰以
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
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
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
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

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
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
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
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
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所在郡
縣侍祠
按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
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
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以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
匹夫誅王莽夷群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

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
已爲疎遠先儒胡致堂謂繼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
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
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此三等屬又已遠姑不廢其
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琊王而奉惠懷愍簡文以
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
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爲比遂欲自尊而於其所
嘗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也
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
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親　通典後同

哀帝初入爲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稱以定陶恭王爲稱按元帝傅昭儀有寵產一男爲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爲太子品務楚孝王爲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爲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爲華陽夫人及子楚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左將軍師丹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諭註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丹言免宏爲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後帝白令王

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中郎將冷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

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縗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恭王立後承祭祀今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餘下詔

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王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后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爲王莽毀發貶號○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懿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illegible]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弘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處持節大鴻臚持進樂平侯當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尊

母巳孝崇園貴人靈帝即尊位追尊祖爲孝元皇妣
夏氏爲孝元后考其孝愼皇母董氏爲愼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旁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
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胤于宗也而
猶顧其私親僭擬大號豈所謂爲人後之義哉後代
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爲皇妣爲后
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謬建非義之事以
亂正者此股肱大臣所當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
金策藏諸宗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天子崇所生母

東晉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周氏桓溫議宜稱
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
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
級之爵烝烝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
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所屑情
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
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
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

王仰尋前緒述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
母也推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
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
蓋悅以爲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
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
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
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
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
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
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

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
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
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
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
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
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溫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
允也如以太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
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妃三月丙辰使兼
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
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

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

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

塋域制度耳

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寧書訪其事寧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矣也此名寧可以稱母也邈重與寧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於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寧由也若必欲章服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難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若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是可例論邪寧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會以此義爲允禮有君之母稱太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足皆后乎所爲尊母非別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誠存春秋謂義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稱號並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貴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諡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聞陛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出設從正后虞[illegible]貴妾必不可稱妃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二貴殺[illegible]言有其義故曰謂人之母則可又奮成風葬著言覆世勿名雖夫人可賓[illegible]別[illegible]故敢配服業臣無服[illegible]罪以爲異也鄭云之[illegible]維君成服若嫡夫人晧將有斬重書故曰推男一服也不共君同皇自施之臣驗儀而非三和云大大[illegible]作[illegible]鄉之祭外有王但之命何得以私和[illegible]下大[illegible]爲夫人上之不得以于宗廟外之不服以於位而實國內中其私而崇六義而安侯伯子男之臣侯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等行報而將大大不從於以知上有天王也遠往來答釋先六下以其亦云云私情典是以太卽車旋張章傳太六上[illegible]不取得於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令無隊之亦也范于時部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子無天子無母之文且妾除文君先人可爲進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

王之與皇后未聞二其號者所以闕之情禮而定太妃之從良有由矣宜可丕極故上比稱皇后於郊廟故遠從彼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志乎禮者太后與妃義無異者假令闔君在妾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爲稱耳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崇鄭太后

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胤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閫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國哲王之高致可如胤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爲

簡文皇太后也○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錄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詳前準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爲太后禮官撰論所崇寢廟

天子奪宗議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攻乎異端宜加誣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

子封為諸侯，則其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宣帝同馬融說許慎亦非之通父也

宗廟告祭　　馬端臨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于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大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

壇，以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鹵簿，其鹵簿鄭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亨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時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正嗣位矣。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故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要之，親享既不能如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為將有事於上帝而告，自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喪廢祭議　　通典　後同

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

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惟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則合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

朝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昭然可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吉事旣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

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

二后竝祔禮 附唐書二后竝祔廟

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太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綬及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肅議與舒同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竝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議咸如禮官之請祔神主於太廟

韋公肅元和初為太常博士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竝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竝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歿不可貶於是從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嫌以時饗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一祭二妻廟享可無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

為比使子孫業乎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生子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不于惠公而別宮者何也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竝祔故事則然請循不易

太子皇子廟不宜守供祀享

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竝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世而使廟相屬饌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臣實疑之又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脩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

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諱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廄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具省四時祭祀供給減停臣又謂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為祀子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甚合禮制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六 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七

禮五 喪服

天子崩太子即位禮 通考

後魏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行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既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開大祭於衰絰之中行嗣服之古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

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属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論短喪

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爲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

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釋其父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怛與其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

而遇弑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弑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爲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秦

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毋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爲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就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爲漢家之法耳

按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毋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毋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師文帝遺詔所言也宣方進皆爲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于祿之士乎

天子禫變　通典後同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火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綖幞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省

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上閤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淺黃衫細黑綖幞頭巾子麻鞋吉莫帶狀准貞觀永泰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朔望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畢乃服常公服今

上初欲稱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爲舟檝出納惟

允足以保邦况荼蓼在懷日昨猶淺欲遂權奪抑就
公令發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
寮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禮部尚書顏眞卿奏曰哀
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寮增懼伏見百辟並
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
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己
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
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
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爲堯禹爲舜亦服喪三年茲
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

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群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
寮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衛哀聽政
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
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
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
詔不得奉行群寮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
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過懇守如前無
任懇迫之至

忌日不樂

初廢宗祥月大當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且止樂縣
日御便殿具供奉狀中書門下官得侍宅非奏事毋
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
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至博士韋公肅上言礼
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
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議破其
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
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徙月樂
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又重今茲太常雖郊
廟樂且停否是謂又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
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

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

皇后初崩之稱

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
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
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
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
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
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無所嫌故漢氏諸
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不曰大行者所
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竝
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
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
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
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爲祖
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
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
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一周以齊服爲
安徐野人云若以晉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貶

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
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以專據春秋也車須答云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黜降耶於是安
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孤廬神武門
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
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
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穀梁已有爲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
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
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爲後不得服其母以厭

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
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曰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
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今古異禮三代殊制漢魏
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爲天下小君與嫡不
異故可得服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帝嫂服

晉后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
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
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
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

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
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於是帝制周服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不宜加薨服議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疑上當
服三年司隸王堪議曰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
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王儲也體承重
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
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從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
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至上於愍
懷無服之喪雖若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無有

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母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爲拜爲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謂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庶名不去故雖爲太子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爲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適子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爲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爲之斬縗乎既拜爲太子則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夫子諸侯絕旁周今

拜庶子爲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爲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與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曾爲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無衆子不同矣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决疑注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不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循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爲定制

太子爲母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元凱以爲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内而縗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illegible]故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

母以妾爲夫妾爲母皆三年按孝景即古於未央尊
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
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遵遠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
寬諸下令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
其制昔翟方進自以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
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
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服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
諒闇終制

太子爲所生母服議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
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
練冠耳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母傳曰與尊
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
子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
者蓋不與於庶子故練冠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
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恭位儲宮而上厭
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殯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
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母緦此存亡異禮何
一其制耶殷又曰伯父與尊者爲體諸無子者立
宗人爲子便當降其本親若爲後之言何關於存亡
也徐又按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緦明已主孫
時也宋[illegible]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
服云君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
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爲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
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尊卑不足殊也然
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
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
之號爲諸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
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爲母之制不復

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已
封爲王列土守藩不得厭於天子者父卒爲母三年

太子爲母后服以日易月議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德宗[illegible]中外服除皇太子
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
當與博士柳冕等奏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
也太子爲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太子
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
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
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

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
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
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心喪三年宰相劉莅召問當寧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雍可乎令群臣議
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
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縗還宮衰麻右補
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
以宗廟社稷之重自服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
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衰宜無厭降惟晉

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附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
議虧化敗俗常情所蔽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
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期古
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
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
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
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
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從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
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者
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

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母爲士
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
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
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
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
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
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
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
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
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

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
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
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
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
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
外無容異哀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
至誠垂於後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
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孫諫官初非
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巡狩雜禮　　馬端臨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爽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衞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

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太子拜敬保傅　通典後同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皇后敬父母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皇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

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况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

丞相徵事郎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孫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

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群臣皆拜安昌侯平立安昌君楊皇后父也至壇下輦后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爲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邴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爲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意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

順之道也按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禮雖無記注令朝士備識而先蠶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勑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庭則脩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攝內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不安司徒蔡謨議父子者天倫之極尊也君臣者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爲帝父爲匹夫敬事

之禮不異畎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玄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猶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又奏依鄭玄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廢帝父竇武漢竇后父太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

公主出降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

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明慶二年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爲式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七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八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禮六廟諸侯附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向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

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捏土爲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膻薌，盖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顔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天下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謂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子配〉今也，雖賓而袞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享弟析張善程一作同爵子監集議無定張載居程頤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奉州秋有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諸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一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

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眛乎左右如此類其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秋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瞽史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

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諸侯廟制　禮疏

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

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推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為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

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正義曰此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按王制天子諸侯有[illegible]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按[illegible]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秖得立曾祖與祖及父

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明
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按左傳衛大夫孔悝
有主者鄭駮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按卿
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
出之君爲之主耳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即無
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于寢
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
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
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
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雖高祖

爲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凡
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爲則鬼與見廟其事
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于廟故
知薦而不祭云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通典後同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皐陶杞鄫之祀相
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
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定則立始
祖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兄弟俱非爲諸
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禰廟中山
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
耳司徒荀顗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
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
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
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
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
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
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
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
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令

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
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
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
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
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
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
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
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
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之
嫌也[illegible]大夫三廟大祖百世不遷者也[illegible]

有庶子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苟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用重禄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晃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

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兄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上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崇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illegible]得令祖厲是為祭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illegible]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紀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齋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姑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禄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大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求諸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余以弟禄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嫌非諸侯又未善也

諸侯祭所生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為君子得尊其母為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及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叟為士明起于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

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
義是也鄭玄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
故也衆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
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
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哀姜齊殺之經在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是也桓夫人文姜殺夫貶之經在莊元年春三月夫人遜于齊其貶文氏輕重差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
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
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裴松正論云時俗
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

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
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為妾也秦人
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隣國也
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衮稚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穀梁云秦人來
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窺外不云夫人而見正
焉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
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
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
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議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
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
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
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為
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
為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
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為北鄉
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
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

功太平之勳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
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
應天消災非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
加尊謚詔從之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
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
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録也或議曰按禮云臣不殤
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
大者也鄭玄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
不稱公書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
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

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于陵云非之重者此何有
不毀曰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
欲以何明也蔡邕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
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
典制也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之諸侯也諸侯
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遷或謂
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
者依漢舊制不列于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

世子卒無子立次子議

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卒無嗣
求進次子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傅郁
議禮記微子立衍尚禮斯降仲子捨孫婚與攸貶歷
代遵循靡替于舊今君存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捨
孫之謂愚以為世子有子自宜紹為嗣孫若其未有
無容遠搜輕屬承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
禮情與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
弟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
亡、宜進立次子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衷無遺

王侯兄弟繼統不宜重服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
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
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
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
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
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
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鄰
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
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
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

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
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
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
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
祥祭也且哀樂不可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
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土得以
本親服除而伍吉祭獻王也

臣為舊君服議

晉崇氏問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
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放

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埽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應爲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則明今以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爲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按今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今但言諸官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服罪不得

從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仕於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易而爲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按禮及先儒說爲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歸老者無復爲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縗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准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爲舊君服齊縗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之退臣苟非除諸淵

之虞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絕道况以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爲終身不入君朝乎君爲人父母人於君有子道尊君之義臣子一耳而禮臣爲君服斬民爲君服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人同服者亦以疏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疏賤厥降乃云絕其舊君悖於禮矣解職者既已疏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於見臣爲其君服斬乎如今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於解職未始有殊二

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行斬難以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爲舊而服齊縗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以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大功齊縗畿外之人則不能以爲天子有內外之差王者以天下爲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非所以論服也書曰臣爲朕股肱耳目宜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疏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但服斬去職亦宜稱舊

而俱服齋左丞鄭襲曰君非天子之稱博士答曰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天子非君君將焉在

爲太子齊衰三月服議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奐等奏
按喪服經爲君之長子同齊縗周今至尊旣不行三
年之典正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
縗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
縗裳減其月數並同服齊縗三月

爲太孫殤不制服議

晉惠帝永寧中冲太孫亡議者謂應爲殤中書侍郎

高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
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爲臣子不殤君
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爲有臣子
便爲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
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愼鄭玄論立廟亦唯謂
臣子不上殤耳喪服君爲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
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
殤耳太子雖尊于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
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聡懷
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諸王爲諸王殤不宜加服議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
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
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
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體宜
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
物與事不與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
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
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
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

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繼體
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左丞
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
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
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諸侯王相爲王宜輕服議

魏尚書左丞王輿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
爲宜齊縗或以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
相按漢哀帝時與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
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

而云相東爲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與至諸侯而闕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大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與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

同則與宜服齊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矯議諸王相國不應爲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與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藩否則彈糾國家制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蓋謂與於國臣與有君從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專齊臣今爲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爲臣而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社欲從君臣而復糾其罪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遺禮失教難以爲典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藩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尚書得稱陪臣若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但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服制則亦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八

新刋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九

後學松陵朱甫汾校

禮七 大夫士宗廟爲後

別子宗子　　禮䟽

正義曰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

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

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于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

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

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巳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于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

宗廟畧　　王濂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毁之乎將存之乎毁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

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計各適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

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説若此侯知禮者正焉○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䟽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巳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寄廟之説經無

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爲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爲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將如崔氏寄廟之説則當爲庶子之爲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説似乎有理愚意以爲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爲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説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又按庶子爲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䟽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爲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爲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

廟或不與庶子之爲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爲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爲祭之主而告祭之吏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爲事歟予前說有於君而祭曾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本集

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

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君宗子雖不爲大夫而有世祿則自以上牲祭之矣雖世子爲大夫亦無加焉惟大宗之子無世祿而小宗繫上庶人之子孫其有庶子爲大夫者乃以上牲祭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世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得自繼祖爾勿爲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

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
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
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
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令士庶人之家祭祀有
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
而令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
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
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
處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
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

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
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小宗辯　附祭義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
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
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
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
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所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
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與三從而同
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
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
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可也謂其爲高祖與
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
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
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
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
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
說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
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
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

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
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
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
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
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
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
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
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
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
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子有君道

乎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彼有二孫士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舉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

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舉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爲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

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異與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爲四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庶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之嫡序序之嫡濟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新死而無子則當以新之弟禰禰之子宗是爲宗以繼高祖不

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既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曾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或問小宗介子亦攝大宗之祭乎曰禮乎攝乎皆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祭則如之何孔子曰祭不配不旅不假不綏卒厭祝曰介子某執其常事又問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予曰祭望墓而爲壇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故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大宗闕於族人莫能爲之立後我其祭者也歟哉〇或問士夫家之祭上四代祭始祖禮乎曰程子有言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祭之蓋報本所在也故程氏於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始祖於冬至陽之始也祭先祖於立春生物之始也祭禰於季秋成物之始也然冬至似禘立春似祫季秋似大享幾於僭矣始祖大宗之主也祭於常祭可也若立春季秋之祭則吾豈敢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通典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乏祀者明宗子在他國不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殤與無後之祭　禮疏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亦者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嫡子嫡孫嫡曾孫嫡玄孫嫡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疏曰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之之當于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于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按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據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　通典後同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奉醮歸于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群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喬多立側媵喬仲兄群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

妾無子君舉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
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再孕舉卽白薄君所育
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
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卽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
時取孩抱舉恒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舉輒責之
誠欲使了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
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
憐舉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
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
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舉尚平存不以爲疑原薄

及舉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
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于賀氏緣守舉信言也率年
六歲纂年五歲舉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
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
而白談者或以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
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卽歸還陶氏僑時寢疾
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
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
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
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爲已子非所謂人後也

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蜾
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僭論其所不解
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爲人後者非養子
之謂而世之不深按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
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時之稱明死乃主喪
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爲人子亂於死爲人後此妾一
不解也今談者以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
禮爲後之意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上
非大宗率不爲父後何繫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
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既訖無以序昭

穆列親疏故繫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
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
解也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
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
識所生唯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
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
也禮傳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
曰爲後者異於爲子也今乃以爲後之公義奪育養

之至愚此妾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旣已選支子爲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徇爵則是貪財其與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卒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議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爲螺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哺乳之義參

於造化也今李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妻判合也夫唯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跡長養之實非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替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君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

弗忌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李尊命則由尊之成言本義則喬之猶子詐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旣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近遠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從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

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所母之仁也則螺蠃之育螟蛉在于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妾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於姓名例如此而論者弗李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

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亦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後禮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益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妄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絶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傍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

義雖亂稱爲人後此妄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還其鄉邑録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如尚不爲嫌況兄弟之子此妄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此妄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非致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

文爲率情立行者戎狄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爽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令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育之

功此妄十疑也勑下大常廷尉禮律博士按傳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没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承嗣則猶吾子孫之乎奪又側至其爲亡道可謂俗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況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闔

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按喬自有子纂寧應別爲戶尚
書水闓議賀喬妻于氏表與薛妻陶辭所稱不同陶
辭喬妻于氏無子夫薛命小息寧爲喬嗣一年喬妾
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薛喬已有男宜使寧還
問與爲人後者不同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爲子鞠
養之恩皆如寧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寧今欲喬
即使見遣于長養寧以爲已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
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
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
虛立當有所附於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

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寧
爲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後此乃正寧宜去非所
以明其應者也且寧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
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
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爲喻謂養寧可得自然成
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顗議按于所陳雖煩
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
臣按尚書闓議言辭清允折理精練雖于之說要而
合典亦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闓議

以上爲後議 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
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
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
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
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
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
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
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
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
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

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
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
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魏蔣濟爲四孤論曰遇
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
麻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
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
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不然博士田瓊議曰
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禮
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
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其

家君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斛斡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爲立宮室別祭也）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
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
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爲
田議是矣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
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
骨復肉亡寬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
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
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
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

母之遺體孔啣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
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
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謂子將其筋
力報於公嫗盡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則
立宮室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恩備矣
崔凱喪制駁曰以爲宜服齊縗周方之繼父同居者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祟劉
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
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

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
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illegible]
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
等則子孫宜係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
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求充遺意以
外孫韓謐爲充子詔曰太宰尊勳不同常人自餘不
得爲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是拯孩（丘愛反）不得
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
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
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己族而

取他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
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雖
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親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
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
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
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之是也

論晉出帝　歐陽修（五代史）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
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
有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

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恐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恐於中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

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以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兄亦造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繼殤後服議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為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為後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按禮耶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內

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為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為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為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義無服之理有疑訥答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歿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蹤族為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駁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為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告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為人後議　　羅虞臣　後同

蜀以為何曰時手不知之謂謂源於礼類

或問謂之不子人之為後者何也曰今之為人後以

利焉而已制亦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絕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正小宗五世之嫡而無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拾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

敎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殤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殤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斑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故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

知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孫遂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盜遂嫌也以己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奚得爲非

譜法

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

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

○譜法自大夫而下及士庶人有善行者死則書卒餘則書沒其自大夫而上書則各以其制未冠而死書殤殤有成人之行書卒記曰能執干戈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故吾譜敢竊例於仲尼○譜妾始自吾譜何也以義起也昔曾祖之從風也文之嬴也衰之叔也妾乳舉以子故書葬書達書大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書且問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獨譜乎哉或問世有譜其出嫁之女者曰多乎哉彼

則自有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九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

禮八 士庶喪服

喪服子夏傳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

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為人後者傳

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
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
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
若子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
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為
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
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

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
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父卒則為母繼母
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
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
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
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
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
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

也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
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
子之志也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
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
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
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
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
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
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

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
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
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
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
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
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
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
昆弟為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
之庶子為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

子者○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
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
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
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
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
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
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
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

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
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
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
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
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
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
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

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
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
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
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

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
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
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
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
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
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
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
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
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

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
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
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
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
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
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
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

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
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
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
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
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
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
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

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
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
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
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
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
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
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
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

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
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
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
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
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
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
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
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

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
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
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
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
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
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
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
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

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
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
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
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
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
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
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
服子亦不敢服也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
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
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
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
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
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
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
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
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
牡麻絰即葛五月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
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
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
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
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
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
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
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

在則不服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
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
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
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為父後者為
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
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
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
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
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
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
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
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
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

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記公子為
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
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
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
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
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
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朋友
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為兄弟服室

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
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宗子孤
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
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為
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
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為
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
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
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

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
笄有首布總衣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
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
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
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
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
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
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禫變　通典作□

杜佑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云以

中月為間月已滿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
度非一歷代學者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
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
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禪之後不云二十五
月六月七月之內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
吉所作正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
彌以有樂也若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故祥日由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
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所猶不能
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

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垩
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若未吉之服伯叔無
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
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
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
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
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
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按禮記三年之喪再
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

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
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
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
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
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
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
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始樂乎鄭學之徒譏祥禫
同月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
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

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非卜近不得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内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

性其衆庶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后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蒸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違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間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黑經白緯曰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存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臨儲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變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變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孫爲祖持重議

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土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化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叙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爲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國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亡祭嫡孫以長幼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爲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

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宗凶則統喪考之情禮俱亦有
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博
士吳商答劉賓議曰古禮貴嫡重正以尊祖禰繼代
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
玄其爲後者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絕爲之宗來爲
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爲後而欲使爲祖服周與衆
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也且孫
爲祖正服周祖爲孫正服九月嫡孫爲後則祖爲加
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
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欲使絕爲之孫

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孫傳重不服斬
也夫服以三年爲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
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
而傳云父卒爲祖後者服斬嫡孫者依此爲制若其
必然越於常例爲後祖服異禮之重事宜見所錄之
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爲父三年父爲長子亦三
年若嫡孫爲祖如子則祖爲嫡孫亦當如父爲長子
不得爲之周也吳商曰凡爲人後者尚如父今孫爲
祖後而欲使爲祖周與衆孫無異豈其爲後之謂乎
且凡爲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爲後祖加之周孫亦加

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
是經義哉且經云臣爲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
等則君爲祖服斬矣此非經意耶何責闕而不記也
論又云孫爲祖如子爲父則祖爲孫亦當如父爲長
子者且孫爲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
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
例而云傳不通乎此傳許日庾純云古者重宗防其
爭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
宜無承重之制也劉賓亦云經無爲祖三年之文王
敞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則爲祖

父三年可知也傳七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
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爲重本所以重正也重
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豈獨爭競之
防乎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
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
爲尊正祖者耶傳曰爲人後者同宗支子可也下
云爲嫡孫者不敢降其正也是乃宗絕則嫡孫無孫
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者或云嫡子
卒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穆亂矣又云
今代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吉不統家凶則統喪禮有

是也者是所失之并無其義也又云傳言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爲祖斬父亡則爲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而云下爲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爲祖後者斬矣成洽云若嫡孫爲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爲孫如長子三年也且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謂報服何乃孫卑反降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博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爲庶祖持重議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爲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爲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傳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祖後者不待繼禰也然則孫爲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爲長子孫而後甲甲亡丙爲服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丙爲[illegible]子而嗣父卒爲祖後之義已

爲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答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將爲此發也

持重妻從服議

晉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

晉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illegible]以嫡統唯一故不[illegible]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嫡猶以庶服之孫婦亦在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賀循爲後服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
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
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
者直謂己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於後者之
子見捨本親何以言不得爲人後耶答曰五服之制
其屬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
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
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以不得名
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
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於庶子

爲後稱名不言孝爲攝而祭以其尚有貳志不專故
也其子則定名而庶廟以爲後情可制此義宜悖故
也從其須本有己後終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
外父制同本而已無服踈親戚之恩非先聖之意也
答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顧爲所生無絶道
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雖至親之例爲別宗
之胄闕於本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
之情莫伸義雖從於爲後恩實降於本親故有一降
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爲同
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踈若以父服服嘗後者子於

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也
齊縗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爲不
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於煩故約以取通
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
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以不從父之出母何獨
疑疑別宗之祖耶服之所降其品有四若大夫以尊
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
後者女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
子豈當獨以爲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
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子誠是踈已稠彼

子以父爲旁尊則知所天在此物出情重故不奪其
親而與其降承出外後義漸輕踈而絶其恩絶其恩
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
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
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宋崔凱喪服駁
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與女子
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爲女子出適人小歸宗之
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
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illegible]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
父母喪之同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爲宜於大宗

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遂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又同
代人有出[illegible]爲人宗後遂爲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
者凱以爲經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兄弟降
一等此皆爲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
之家還計其親疏爲服紀耳按晉劉智釋疑或問禮
爲人後者爲當唯出子一身還於本親也繆孔正陽
等議以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爲其本親降一
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
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
禮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爲

人後者也因無後故乙爲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
往爲甲後皆當稱爲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
則其孫亦然矣不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
後者爲重無緣得絶之矣儒林椽謝襲稱學士宗撝
之從祖母丁喪士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illegible]無
輙勑助教陳福議當諸出爲人後者[illegible]服[illegible]降
一等自爲後者之身及爲後者之子[illegible]服大[illegible]如福
議則撝之不應廢業王彪之答如所云族人後大宗
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足以
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爲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
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爲人後其
妻爲舅姑大功鄭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
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假當無服乎禮疑則
從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遂服本親
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亦同降一等謂撝之當服大
功

庶子爲人後妻爲本舅姑服議

晉賀循云庶子爲人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
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通於大夫皆然孔瑚
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

爲身爲宗主奉承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
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
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謂
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
情故爲所生服止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
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衰常與宮中衰皆皇后有章
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周按禮
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
故得以本服綦母遂駮文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
姑夫人致齊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

也

出後者卸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或問許猛云爲人後出有其弟後出者亡無後當得還不若得還爲主不猛答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然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或曰甲有子丙後叔父乙甲死丙已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丙服父在爲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丙旣還本當追報甲三年服不若遂即古

則終身無斬縗之服傳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爲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丙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爲孝父亡則周叔妻死制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痛始追喪何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丙即知喪哀情已叙爲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宜皆作從服非其類矣且子爲父不過再周丙當爲

甲巳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爲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答曰丙於禮無後乙之義丙旣不得成重制於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情輕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寧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爲難過矣父之於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制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丙雖嘗爲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爲父二周乎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爲父服三年旣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爲人後者亦爲所後斬縗三年爲父服周服制旣同則義

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丙歸則應爲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答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爲夫三年旣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爲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丙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丙歸旣已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爲甲追制重服是丙爲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又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不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當無服繼母嘗爲從

可但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准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禮所出爲分明釋耳孔又答曰繼母出爲之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說亦謂之出當以捨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繼於本也江熙難范云徃因禮親反因禮疎何嫌頻盡乎本若相遺於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宋庾蔚之云嘗爲父子愛敬兼加豈得以改使同踈族方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

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毖妻子在吳身留中國爲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爲東平王相值太康元年吳平時毖前妻已亡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博士謝衡云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已妻矣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博士許猛云絕有三道有義絕有爲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且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適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娶嫡室者亦爲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制無前母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也以昌前

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且唯命矣從禮言則宜追服其兄耳尚書都令史虞溥議臣以爲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日即前母義絕之日固不待言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遣之言尚爲正嫡犯禮而致難以示後彼昌父既冊名魏朝更納後室爲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妾於讎國乎非若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即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猛議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之爲禮不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爲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繼無成典故於相臨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告曰我母備此禮於事夫爲夫先祖所歆享爲父志所慕爲人倫所欽敬使迎父喪歸于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偏若之言以距之耶禮二妻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

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絕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昌宜追服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叙侍中程咸云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宜值開通而固絕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娉本非庶賤横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娥皇並爲后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權非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爲内子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

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爲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臣失禮兄可報楙施行正爲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若皆往出陳詩等議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迎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昔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國中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當從出母之服若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矣司馬李詹議禮重統所以正家

猶可二君雖禮文殘闕大事可知昌父遭難與妻隔絕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非棄之婦不爲理所絕父沒可以追服不得以私善黜棄已絕之夫議者以趙姬爲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間未爲離絕哀納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游欽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㬅爲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

伯曾責元㬅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㬅爲合宜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後妻之子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姉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姉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姉去詵更娶嚴氏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姉消息往迎還詵更有一女子詵籍并張在上以李爲先嚴次之李亡詵疑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部議司馬王愆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雖以之爲繼母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

處遇鄭以亡其妻李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於舅姑於詵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也為詵也妻則為嫡也母嫡之制服無所疑矣詵雖不應娶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舍曹參軍王群議李投身於賊則名義絕矣存身汚行廢禮違義雖有赦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服之舍曹參軍虞眕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財之法則應以先婦為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婦

便為正室使後婦下之故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其[illegible]況既不能加其[illegible]又未審李之去留無所就之條使歡合納妾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詵協議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尸曹掾談闓等口奉教博議互有不同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為正嫡應服若然者定

二嫡妻議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國中於吳更娶

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葬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沉疾而被七出之罰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禮九

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己爲服議　通典 後同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母與父母在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爲降哀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

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於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己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爲築宮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比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繼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宋庾蔚之曰爲父後不服出母爲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從爲之服非父後者也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傅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貌

縗經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亦不爲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嘗爲己配者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子夫使人致命其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

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
與之禮於是絕矣少府劉兌議以為父者子之天違
父與違天同公雖父臨亡知其母無子忘故物公智
還其母此為臨死情正慮審也公雖幼小在此母懷
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過
喟歎之閒衣不釋縗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
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
則歸命之則反上奉父母以為姑下育夫兒以為子
制嬌氏之家政脩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戚言非我
母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
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雖
不服當矣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議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
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
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
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為今我欲短三
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傷之情率意
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
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

也譏之亦無所愧勵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
恕之可也博士江泉議曰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
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於式父存則崇敬妻
道無忝歿則制服卑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為舉但
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為失方之繼父恩義為崇式為
人子慎終未篤豈忍以毋節小缺而不行服哉是以
俯仰寧從其重今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
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可除孔子抑而不聽將君子
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太常典陵公荀崧
承騎都尉薛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其犯出

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遺並無名例若以父
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
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去就
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御史中丞
卞壼議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特服
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
夫式為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就如其辭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誠
否有命明七出之責則當存時以遺告宗廟而棄之
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

□□許或疾在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爲相要非禮者妄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從其理命陳乾昔屬其子尊以殉殯二婢子尊已以非禮不從春秋善之况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爲既絕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不絕之驗彰於制服自夫守節非爲更嫁考行無絕於夫離絕繼在夫沒之後夫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屍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不可以出明

矣許諸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於前子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爲出母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月遠近理不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尤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制服明前絕無徵違禮莫擬內愧於心欲以詐眩視聽託過後以制飾非尋其事情考之禮正義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繼何慈於彼不慈於此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僭我之閫發於事親傷孝敬之道厲扱時教不可以居人倫從正之任式宜量議府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琳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並貶爵免官宋庾蔚之謂式父許後妻之計是無相責之情不得謂之爲遣妻制服依禮雖葬乃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此之繼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繼嫁以廢祭

庶子爲其母服議　原子後□

或問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母期註云謂嫡母在室者夫嫡母在降而服期但不知嫡母所厭在父存時耶抑在父沒之後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此小註之誤也若集禮所載之條則無此註夫妾子服母據其父存亡爲制耳不得繫於嫡母也記曰公子爲

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註曰公子厭於父也爲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曰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註曰父在厭也由庶子之厭於父載諸經傳可攷也未見有爲嫡母所厭之文也禮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上則期鄭玄曰父卒皆得伸此亦據父而言也父卒則伸可見父沒之後雖有嫡母亦得三年也夫父至尊也故可以厭子父所不服子不敢服父所不降子不敢降非庶子之爲母期詭據父在言也父沒則三年大夫之不厭於嫡母何也婦人無專制之義也嫁則從夫夫死從子又何

厯之有夫孫爲祖母後者祖父卒則服三年不得以其皇姑在而爲祖母朞也爲長子斬者父沒則斬不得以母在而不斬也夫以母姑之尊而不能厭於子婦而況嫡之於妾乎曰然則宋儒謂王子有母喪章謂厭於嫡母其說非歟曰此宋儒之謬說也夫王子諸侯之妾子也諸侯於妾無服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其傳爲講則其父在可知也父在已厭於父矣而何必母曰禮妾服嫡朞而嫡於妾無服謂嫡有常尊也若是則嫡庶之分不嫌於無別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妾之服嫡從夫也嫡若報之則重降之則近於嫌

也故不服不得以不服之故而遂行厭降之制也且有嫡妾之名其分未嘗不正又何爲其無別也待妾之禮降殺於嫡自其夫施之可也嘗有母子天性之愛而孝子忍於以妾視其親哉曰嫡母在既爲其母三年矣其喪父如之何曰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妾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之可也若同宮則不敢當中門正嫡也

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

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曰爲庶母緦獨孝慈錄則曰嫡子衆子與其妾爲夫之庶母各杖朞夫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輕重不相侔使今人有妾母之喪服將爲適從耶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必何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朞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朞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昆弟則相爲服朞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朞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乖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朞不以父存沒得

爲之服也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朞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例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朞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但已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之適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父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無

子同服期父沒則緦此禮義之至中者也亦於時王之制得相發明矣

慈母服議　通典後同

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緦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祠部郎河內司馬筠議宋制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曰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

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曰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曰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曰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

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如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二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于大夫以上矣宋代比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箸等

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

女子為繼父服

唐聖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小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為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可不知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為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下逮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傳玄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以為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覬貌繼以他人哉然而亟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

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傳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義亦何殊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之而適人者不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於繼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便與同居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縗三月竊為折衷

為外祖父母服議　原子

喪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原子曰註以亡死之母爲繼母非也蓋指所生之母言也母出則已與母黨絕矣故爲繼母之黨服若巳母不曾被出而死雖有繼母亦爲其母之黨服不待服繼母之黨服其母黨不以存亡異也〇又曰妾女之子爲外祖之嫡母妾母之存亡爲制母在則女服其嫡母期子從而服小功母死則無從故記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正此謂也人有疑爲母之嫡服不當仍爲其生母然爲母之嫡母與生母各有正條爲嫡母爲徒

從爲生母爲屬從從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服也由此觀之則母之嫡母與生母並服無疑也

嫂叔宜服小功議　通典後同

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諭若推而遠之爲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

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

姨服宜小功議

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集學者詳議於是侍中魏徵等議曰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與姨雖爲同氣然則舅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求實逐末棄本蓋

古人或有未達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
可具開元禮

一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晉王廙與褚裒兩姨兄弟王愷母周氏被出後愷亡
裒疑從服因車胤以問博士宋濤之曰據禮爲服否
答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猶服皆無疑也車胤難
曰爲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
服繼母黨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褚
無服王之禮濤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
相報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絕於外族褚之從

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愷母更嫁庾氏同曰從母禮云以
名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亦不爲其母黨
服便成違禮王既一絕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
然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宋庾蔚之曰出母
絕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絕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
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絕周不復服褚矣
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兄嫂降所
致豈得與義絕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明服
之由不關義絕之後從母在王及母在庾誠無以異
但在庾則絕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
王絕己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主
義者也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不制
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嘗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
服多以內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申何
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邪又以鄭沖所
言舅爲外舅甥猶訪魏君思難云舅不緦麻與外舅之
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邪
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於改葬而制
緦麻也近乎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

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緦麻爲輕也蓋禮所謂以輕爲
重者正此類也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耶顏
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
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
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
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

不得言生然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二

後學太倉王一鳴校

禮十　昏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通典　[illegible]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途濤曰愚論以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

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室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責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微也杜佑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

后一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以為迎吉忌於嫁娶權為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廢政教之大方成俗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蔡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耶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眾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內表不可婚議

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

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欲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答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可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娉少府監主簿李玄乂妹為婦即宣道堂姨玄乂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舅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為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財況九月為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為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豈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為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

情恐寖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為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永為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

七出議　　王倖　本集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此其為罪可見宜也若無子惡疾乃

小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
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
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
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寬嚴得適
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
之不幸也而出之則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訖
無之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
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
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
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

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
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
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
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
共粢盛也是二者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
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
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
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
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
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豈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粢
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
塞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
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
大不幸也又況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
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
人固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
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
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
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

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
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
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
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
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
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
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
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
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
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

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竢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竢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子之家三世皆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狗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滅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禮樂志

歐陽脩 唐書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御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論傳之變）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

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能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御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

家禮序

朱熹 晦菴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

服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隆禮經備矣然其行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

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宗儀讀法

說曰讀法古也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灋于邦國都鄙及鄉大夫州長黨正閭族歲時屬民讀灋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祠堂以聯族人亦周禮之遺意也教之律令所以尊聖制也犯遺而者未信天道禍淫犯令者災必逮身故律令者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義之具也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灋施已然之後灋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禁難知豈非以常人之情務善待勸遂惡行階者乎示之易見之灋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百五條此明王所以齊御天下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身從政用之可以斷獄否則陷於罪辟辱其大爲愿我孫子欽承國典講習律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一義也祖者欲其子孫之賢豈在別立科教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是故敘律之義先輕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別籍異財子孫自私之

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爲婚男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毆罵者惡逆成獄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冰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爲宗灋者其亦慎於斯義矣乎

宗儀序　方孝孺　後同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從法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同也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

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
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
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
義之性根於天具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
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
饑而啜勞而痒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
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
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

為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
為之黃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
至也於是飭躬悖行以登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
者其後夫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
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
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
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廟門外為之制
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
乎天者夫寧有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

始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
先器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
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
以追孝誠敬於其先廩井之民用則祭用祀不以歲
之時歆而變不忘其始也况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
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貪饕之民知奉其
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癡頑之民是二者雖
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
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夭
之所投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

不此之務而為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
吾族之人為貪饕癡頑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
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
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
宴齒之敘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
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
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
也無鬭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傚以
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無為奴隸以辱
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

宗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
於族人之賊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
則戒臨財能讓奉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
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果有足書者死則爲之
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
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
富不斂皆以其屬而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
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舉哭之舉祭之舉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

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
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
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
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
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
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顯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
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
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
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
氏譜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

譜乎文莽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
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名之
汙遂遁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
年晉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
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
族行此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屑屑爲辨而公
卿將相常發於隴畝畢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
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
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
千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

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
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
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
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爲耳苟能法
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爲古人也
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曰思以爲祖而
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
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
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存實而推
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

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孝思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行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隆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遲遲然為係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乎一一者治道

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衆之領如網之綱如裘之挈如輪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揮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獻為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獨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上佐之臣迭興下世而卒不足幾乎古昔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樹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

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令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賢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

爲棺椁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
病者皆以私財相賙遂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
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
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
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廩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
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
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
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䵻其主不
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利之不能師者
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
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
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
也間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日勿遐
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
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
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
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
而睽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醼之法合之以燕樂
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返
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
祭而醼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
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
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
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
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
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
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
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賓

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悌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
慢也飲雖醉而勿廢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
觴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殽羞二人歌
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
黃鳥之類當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
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
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
相比行則武相御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
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
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

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成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孝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與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上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兩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

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愼思哉勿隳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遂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話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肄歌之其誦述古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鬪爭者相訟者作亡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illegible]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體魄藏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道也自夫世俗用浮屠之術甚而信葬師之說貪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間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

焉親殁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焚諸水火藉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于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夫人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蕃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于秋之以凉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

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迹可窺矣其發
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負既隤之餘
禁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
有知矣苟有焚炙割剖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
受之形甚微氣甚流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
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
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
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
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
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

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是異端之妄棄聖典
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
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
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
天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誣者則不然謂
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
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閒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
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
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
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

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
[illegible]
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
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
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
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
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聽度日斷如世之葬師
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著其書術可信璞用之以葬
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箕戮其身不能
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
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職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

於野再壞而化於夷蠻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
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
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
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
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
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
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
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
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尚非循而理之磨而拭之檠而直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靡名舉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

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次造之而賢敍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降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異於於物烏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巾袖而行由由而言勝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古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

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滅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教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舉居而訓之和陽之以物而導之讓愼施村楚以養其恥斂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

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者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開難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爲治民之政八制度平賦與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

[illegible]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曰昔以終月皆欲其稱其
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
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
舟之有絲纜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
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
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爲可忽哉
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閨閫之内
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極乎治功

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汗穢不潔
避之如虎狼賊之如大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
竭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
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悅於所思心志之趨
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貴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
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飾惟恐是心之萌於
中蒯衣菅食黜好棄欲終身而不敢為者誠知輕重
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
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旣生之
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

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
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勞利以身
為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
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
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豈為而然哉慎行與
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
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
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
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若貌者非不
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

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
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
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嘗大
則冊書者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嘅不欲入于耳
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
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胤羞以為祖不亦惑哉且
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
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為君子吾家自始遷祖
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卑貴庶則不踰于中家以
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

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爲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陸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爲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

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是不遠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善于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敗而君子之澤遠而難詘故趨乎善者常少趨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歲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家國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壤雖有

萌櫱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善賢才之衆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由猶不藝而欲稷也不織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遺子孫於戕賊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猗頓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皆少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爲宗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

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扶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禁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宗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遂至

於禍敗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擇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黨而睦姻焉而義慈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胤嗣有不興者乎有倚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吾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若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餓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

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待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所將俾分其餘以衛人之匱乏三代之盛建法行于朝廷達于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資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道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

有所失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
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産殊絶於衆者雖
廢與逃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長使爲二
廪二學廪之法豐歳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
麥千廪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
鄉之長資其斂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歳可得千斛以
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
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多者皆庚加息十
一不能庚則否廪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
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爲善者書其人之績版以

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者而私者爲
衣而不均若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歳再集衆謁祠而
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
爲之立司教一人司過一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
衣冠相率謁師聽則遊於學問乎師有先謁者於師
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二

禮十一 謚法

周公謚法 司馬遷 史記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
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
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
已名生於人民無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
法曰皇平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
恭仁義所往曰王敬事供上曰恭立志及衆曰公尊
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賞慶刑

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群曰君愛民長弟曰
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曰聖芘
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
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靖民曰
定道德博聞曰文純行不爽曰定勤學好問曰文安
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
禮曰文闢地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胄有勞曰
襄經緯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諫爭不威曰德有
代而還曰釐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諫曰僖威強
叡德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

度刑民克服曰武聰明叡哲曰獻夸志多窮曰武
智質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
流通曰康溫柔好樂曰康協時肇享
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中情
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昭敏以敬慎
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聞周達曰昭
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執事
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圉布綱治紀曰平彌年壽考
曰胡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

彊毅果敢曰剛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
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
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祁
克敬動民曰桓大慮行節曰考辟土兼國曰桓治民
克盡曰使能思辯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
曰元道德純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
主義行德曰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
前過曰思兵甲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愨叡圉克服
曰莊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
死於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

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懷柔質慈民
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丁
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方
益平曰敬秉德遵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爲伐
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名曰靈未家
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愛民好治曰戴死見神能
曰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靈短折不成曰殤
好祭鬼神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事曰靈不顯
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

曰知愎佷遂過曰剌肆行勞祀曰悼不思忘愛曰剌
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無穀曰荒好變
動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怠政
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壅遏不通曰幽
在國逢難曰愍早孤鋪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
亂常曰幽使民折傷曰愍從容受諫曰慧貞心大度
曰匡名實不爽曰質溫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
施勤無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遠曰明憚聞
多能曰憲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
曰忠思慮不爽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

克威惠禮曰魏怠政外交曰攜去禮遠衆曰煬教誨
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紹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
曰堅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愛民
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
爲靈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爲武辟地爲襄
服遠爲桓剛克爲僖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
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
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皇后諡及夫人無諡議　通典　殷冏

白虎通云后夫人諡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
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
是故不出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
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諡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
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夫
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天下以化之故
設諡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諡賢之也卿
大夫妻命婦也無諡者以賤也妾無諡亦以卑賤無
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
言爲太妃李求諡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

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
諡可知春秋婦人有諡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
子之諡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
諡秦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諡者中興敬后發詔乃
追諡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
蒸之至不追諡今彭城太妃不應諡

太子無諡議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是故太子
無諡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諡東晉瑯琊世子
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諡哀愍

太常賀循云諡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
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以周靈王
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諡春秋諸侯即位
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既無君諡則見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也
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
爲諡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
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諡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
方立諡按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諡不必依古然皆
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以體具

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邸邸世子雖正儲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

尚書衛凱奏舊制諸王及列侯甍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長短大小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甍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俁

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列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記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合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不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蒞官理事則當宗襲亡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者又皆不足錄

君臣同謚議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勲王欣之表大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非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並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部丞謚號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泰始元年詔有司謚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謚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既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禮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末代垂式欣之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

單複謚議

東晉時太常蔡謨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若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謨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稱誠是大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定謚宜相名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愚之所見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曰殊為不輕太始初安平王乃太宰使太后並謚曰穆愍可空陳泰王渾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

並單諡自頃複諡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諡也蓋昇
近來偏官爵承近寵耶皆顯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
阿衡蔡公衛謨猷之懷不當此任于今詠之所以不
複諡欽令異於數公所以稱虛述德美也又中朝
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複諡山李二
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祿顗
或曾師傅或曾錄錄並不複諡吾謂此諡弘美不應
謬改複諡法條有限而應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
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
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庾亮羊祜荀勗同諡

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諡簡時尚書符却
已不應與和嶠同諡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
義遂便施行蔡謨故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無所
爲疑

諡法序論　鄭樵　後同

法之爲諡有取一字非有說也諡法行而其說紛
紛其書見於世者有沈約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廣諡
有今文尚書有太史公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
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
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蔡洵之書其實皆由
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諡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
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
足知世之諡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
之書所用後人之語其多是皆爲諡法者展轉相因
古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得採古今銓次有
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
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行所去取
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
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皆爵乎之號上下
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未之敢聞也若帝

王可以爲諡則天子亦可以爲諡矣若公侯可以爲
諡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諡矣若師長可以爲諡則父
兄亦可以爲諡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
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上以命名舜取淳華以命名
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爲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
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
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
者二百十諡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
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
大者

後論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節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尒何允合此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設而非豫爲小大剸並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適理處乎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

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柰何詐曰智矣能言巧言如流而云　曰智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孝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illegible]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illegible]盈守成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謂之[illegible]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爲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爲非者

晉大宰何曾謚議　　秦秀 文選 後同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實壞人倫之教近世以

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世階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

晉賈充謚議

賈充無子舍宗族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謐爲後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
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
父子之親而絕祖宗之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
爲荒

唐呂諲謚議　　獨孤及　文稱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
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
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𪘲𪘲雖無匪躬之
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荊一年有成號令明

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毅
陳希昂拔中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
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
將不驕卒不惰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
散久矣而兵未戢捄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
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
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衘歌詠
之其謀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
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
諸形容請謚曰肅謹議駁議曰伏以故相國江陵尹

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
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荊榛扈蹕靈武忘軀
進忠一日三接宗社繄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
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迹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雖可得而知也至行媚竭明
白欲蓋而彰者前臣而戟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
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
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活者蓋數百人
明主收雷雨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繄公之力也

古者進賢受上賞昔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
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
郎崔公渙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
公之蒞江陵也公膺在方面之任今相門中書侍郎
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幾歲而二
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
克從者皆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
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
餘地其在荊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
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

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擿釁之[illegible]
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用二字以彰
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孔能禁暴貞則幹事
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
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illegible]稱孔及重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
躬親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
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為仁由己略見於事
其間忠專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
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間

實謚欲在未執政之前衆議之詳矣敢厚冉告至若
推遂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
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
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行儀凡殁者之故吏
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
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與同之說並故吏專
之伏恐亂百人尸祝之分虧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
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
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
不在哀榮在謚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

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楚莊武功盛矣而皆謚
曰文以興缺之格德臨事審令之忠於其國隨會之
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
並謚曰武問知書法者必稱其人而略其細故言文
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
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原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
漢興蕭何張良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
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
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襃不
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

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
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
褊則失其正稱貞則失其忝狹非一言所能名故
曰貞褊公其餘衆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illegible]為之
也若跡無殊途指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
謚恭岑文本謚憲[illegible]源乾曜謚[illegible]魏知古
謚忠莊門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
功名居宰相佐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
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襃一字不必

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行者恭于位訛則非忠非行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雝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命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謚賜之者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肅勇顧雍之肅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亮之忠成陸玩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愧德死之日遂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擄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宋陳執中謚議　韓維　文獻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塋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illegible]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昇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彌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文獻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塋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illegible]貫穿述作數十萬言以傳先

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付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壘犯廟諱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

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合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沮毀亡身屢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議法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宋景濂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捌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潄六藝之芳潤為

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繢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覩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音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三

禮十二 氏族

帝系　　注疏祭法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

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

肅難鄭云按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佑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

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氏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馬融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

歹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月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嗣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廢擯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以稽之湯武革命不改稷契

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

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勲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

歷代世譜　林駉 源流 後用

能言其祖鄉子見稱不識其先籍談貽笑甚矣世系不可不明也夫世系明逆順之理別親疎之分封侯

之所以久長統緒之所以繼述其有關於世教也至矣古者別生分類而作沿作時則有著姓氏之書奠世系叙昭穆而命小史時則有姓氏之官璇源仙派繩繩有序金枝玉葉秩秩可考故訂正甚易也自譜諜久廢源流無據崛起草野之夫而求附聖明之後生長夷狄之部而僭系帝王之裔噫可嘆矣竊嘗論之且五帝之相承三王之繼禪無非出於黃帝之後考之史遷世表黃帝二世而顓帝三世而高辛四世而唐堯至舜則八世焉此帝之世系出於黃帝明矣四世而禹二十世而湯至武王則二十一世焉此三

之世系出於黃帝又以為少[illegible]天官能知
譜譜之許而亦[illegible]歷歷有書若官也世之執
茫昧之說者曰契生[illegible]后稷人跡世系無可考也
泥五德之說者[illegible]以水生木夏禹以土生金世
系又不必信也[illegible]稷契[illegible]非特經傳欲以見天命精
微之意五德之說又特起於漢儒附會之私皆不可
以實論也吾惟觀史遷世表一書而知帝王源流之
傳耳彼秦起西戎特一醜類托於栢翳之所出若難
信也況呂政受命寄身不韋而亦玷栢翳之後可乎
漢起沛中特一亭長本於唐堯之所出似無疑也況

鄙哉劉裕亦冒元王而亦玷唐堯之後可乎曹魏之
興肇於宦官曹騰而以為曹叔振鐸之裔夫何借羽
嵩本養息〔操父嵩騰養子〕姓氏無考耶唐祖之始肇於隴西
北道而以為出於皐陶夫何倚羽以理為李尤為不
經耶甚者晉之敬瑭西夷裔也而改姓石氏可乎唐
之充用朱邪族也而冒姓李氏可乎嗚呼杜正倫求
譜於城南諸杜君子所鄙郭崇韜哭子儀之墓識者
羞之況帝王正統使醜類卑族混而無別若子安得
不辨之哉此無他自秦以後姓氏無旨姓怪乎夷夏
貴賤之混淆掃歷代附會之說按上世統傳之正吾

於我朝見之昔太祖之肇開區夏應明宗天生聖人
之稿太宗之克紹先烈驗王帝薦祉之祥誠天命之
所眷然仙源積慶天派分潤君子不可不求源流之
出奥嘗觀李攸景命萬年之錄也謂始基之祖曰平
水有勞皐游銘功則知出於伯益也尚矣又觀蘇轍
聖祖之記也謂始基之祖曰惟我聖祖肇自皇世則
知本於栢翳也又明矣嗟夫舜以孝而育虞禹以功
而孕夏契之後為商稷之後為周獨益未也天之報
益其在我朝乎或者且曰邵博言今之章奏不當名
廣漢則本朝廣漢之後也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漢為

京兆也或者又曰吳處厚言廟食宜及程嬰杵臼有
功社稷則本朝趙武之後也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春
秋為趙氏也然溯其流測其源其在秦鮮粒民之始
敷皆益始封之曰帝舜曰爾後嗣將大信矣夫噫帝
王世系皆出於黃帝吾得之遷史世表國朝世系實
出於伯益吾得之李攸蘇轍夫何疑哉

氏姓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
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
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所命奔秦後自秦入魏入

魏而還晉豈有自晉守邘姓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
妄考之張衡言晉士□□采於陽爲楊氏食我有
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赤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
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
流錯繆無據愚欲以一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譜諜噫
難矣哉雖然亦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
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姓氏難考夫
爲齊爲魯爲宋爲衛賜氏以國也爲戴爲武爲宣爲
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
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

則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卜匠陶以事
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董晉之
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
有紛錯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
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知子之後去邑而爲
朱氏邢叔之後去邑而爲干氏疎氏至東晳去足以
爲束橋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爲喬此以字而訛其姓
也夏啓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爲辛氏周武王封虢叔
於西虢而其後爲郭氏步揚氏訛爲楊奚容氏訛而
爲嵇此以聲相近而訛其姓也都奢因封馬服君其

後轉爲馬氏田千秋以□小車其後轉爲車氏京房
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
陸慶純因避安帝諱改爲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
與同源轉爲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爲席閩
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爲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
乎灌孟本張姓也爲灌嬰舍人而冒爲灌氏員半千之
本劉姓也慕伍員忠烈而冒爲員氏李元諒本安姓
也長於閹尹而冒爲駱氏衛青本鄭姓而冒姓衛鄭
注本魚氏而冒姓鄭是數者非冒姓之僞乎切嘗深
究其弊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

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
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爲劉氏而
其姓有六嬀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
別爲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
一姓自故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
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爲
河間張氏至唐相亮爲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
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
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
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甚者夷狄之部而冒

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乎此
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知遠之劉出於沙陀部人能
無累於劉累之後敬瑭之石出於西羌部種能無累
於石碏之後此夷狄之僭也婁敬以漢帝賜氏爲劉
安抱王以唐帝賜姓爲李此臣下之僭也嗚呼王制
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此極惜哉噫孰知我朝先
正嚴於氏姓之別乎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
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迺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
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誥身
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冒梁公之後嗚呼其視

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夫司馬之呼登聞
大遼小范之稱譽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物而榮子
厚無行有玷鄒公京卞憸人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
人物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人物彼區區改姓冒姓何
益哉

姓族 孔穎達

正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
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
降于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
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
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于陳以所
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
炎帝姓姜大皡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
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
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
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
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
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

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
氏臧氏是也若男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
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
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
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
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
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各爲卿其君不賜族子
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
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
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氏皆姓而

云氏是也

氏族序　　鄭樵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

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隆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姞妘婤姶妊嫪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姓氏之學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

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畧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大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為主論地望者則以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四聲為主者可以為韻書此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賜

姓所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
不然論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類左氏之言略矣一
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國
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
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鄉
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為侯
降侯而為伯降伯而為子降子而為男亦有五等之
封降國侯而為邑侯降邑侯而為關內侯降關內侯
而為鄉侯降鄉侯而為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而
不究五等之封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

之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陸龐閻之類封於
鄉者故以鄉氏廛采歐陽之類封於亭者故以亭氏
五曰以地為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
地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
盛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
為傅氏徙嵇山者為嵇氏去東蒙之祀則為蒙氏守
喬山之冢則為喬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穎氏因
考叔為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師為
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祿里者
呼之為祿里氏居於綺里者呼之為綺里氏所以為

美也優倡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
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所以為賤也又如介
之推燭之武未必古氏由國人所取信也故特標其
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為
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
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
於嬀汭者賜以嬀姬之得賜居於姬水故也姜之得
賜居於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為氏
八曰以名為氏九曰以次為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

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
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
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
謂以王父字為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
孫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
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
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
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
以字而以名者如楚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為氏伍員
字子胥其後以員為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

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玆字戴伯其後爲玆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爲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爲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爲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序可行於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尊

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爲氏按左傳云爲謚因以爲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爲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謚也族近於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別疎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公氏南伯[illegible]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

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適庶之別也韓氏之有韓餘氏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子之別也遂人之族分而爲四商人之族分而爲七此支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爲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爲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爲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爲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爲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

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爲氏十二曰以爵爲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也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以爵焉以官爲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虎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爲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更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爲氏十四曰以吉德爲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爲之以吉德

爲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爲冬日氏古有
賢人爲人所尊尚號爲老成子其後爲老成氏以凶
德爲氏者如英布被黥爲黥氏楊玄感梟首爲梟氏
齊武惡巴東王蕭子響爲同姓故改蕭爲蛸後魏惡
安樂王元鑒爲同姓故改元爲兀十五曰以技爲氏
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爲巫氏屠者之後爲屠
氏卜人之後爲卜氏匠人之後爲匠氏以至豢龍爲
氏御龍爲氏干將爲氏烏浴爲氏者亦莫不然十六
曰以事爲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夏
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
孫以竇爲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爲丞相以年老詔乗
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爲氏微子
乗白馬朝周故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
常乗青牛號青牛先生故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
以謚爲氏周人以諱事神謚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
謚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謚亦可以爲氏莊氏出
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
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
氏於謚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
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

溢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
溢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
以爵系爲氏唐氏雖出於堯而唐孫氏又爲堯之別
族滕氏雖出於叔繡而滕叔氏又爲叔繡之別族故
十九曰以國系爲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
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
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爲氏士季者字也有士
氏又別出爲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爲
伍參氏此以名氏爲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
國加國以名爲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
名爲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爲屠住
氏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爲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
爲夏氏杞他奔魯受爵爲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嬀姓
之國爲息氏公子邉受爵爲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
此以國爵爲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
其後爲白侯氏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爲氏而邑爵附
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乎原
加伯爲原伯氏以別於原氏申加叔爲申叔氏以別
於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爲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
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

以甘士爲氏故二十三曰以邑系爲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延之後爲師延氏史晁之後爲史晁氏此以名隷官是之謂以官名爲氏呂不韋爲秦相子孫爲呂相氏酈食其之後爲食其氏曾孫武爲侍中改爲侍其氏此以官氏爲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爲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爲氏所以別族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爲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爲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薳子之後爲薳子氏鄭共叔之後爲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爲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爲成王氏故二

十五曰以邑謚爲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爲氏二十七曰以爵謚爲氏也按古人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夷狄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倂辭數言見一義夷狄有複姓者倂辭也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一字氏有二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倂辭之道竝皆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夾者焉二合爲脟者與之與二合爲諸之類

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此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無獨膊之類是也此外則有四聲又有複四聲者以氏族不得其所系之本乃分爲四聲以統之複姓者以諸有複姓而不得其所系之本者則附四聲之後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

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爲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荆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氏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芈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爲

媯嬀皓攺姒爲姚兹姓與氏並而爲一者也自漢迄
唐世有典籍討論兹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從
本正源毋一書成然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
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始也諸家世系
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先天子而後諸
侯先諸侯而後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後百工技
藝先爵而後謚先諸夏而後夷狄先有紀而後無紀
繩繩秩秩各歸其宗使千餘年湮源斷緒之典燦然
在目如雲歸于山水歸于淵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也臣舊爲氏族志五十七卷又有氏族

源族韻等書幾七十卷今不能備姑載其略云

論氏族耑

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冑興替
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
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
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
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
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曰姓系錄開元初詔沖與
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
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

史定系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
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紀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
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姒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
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
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
於事則巫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
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

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
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
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爲
強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
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
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
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
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
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

以定門第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
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
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
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
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
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
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
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
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
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

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
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
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
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
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
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
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
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
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

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
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
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
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
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
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
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
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
人質故尚婚婣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
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

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姻
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
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
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
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
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
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
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與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
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
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

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厚忠厚則鄉黨之行脩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八十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

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傳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頴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茍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令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

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姓氏異同

章俊卿 考索後同

按左氏之書子長之史記其載諸國姓氏與夫世裔皆有可疑者春秋之時諸侯之國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可以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可以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得而知者三十有三䣜虞陸渾之類是也不知其姓不可得而見之矣而知其姓者又不可究信如以趙為羊姓而子長又以為姬姓以祁姓鄀國為重黎之後又以為吳國之後此其言異同固不足論至於姜氏為伯夷之後又以為四嶽之

後是其言自相異同矣舜之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若以四嶽為伯夷則是唐虞其才也豈其然乎此左氏之言姓氏所以為可疑也子長之史記始于黃帝迄于漢武天子世次見于帝紀諸侯世次見于世家夏之後則為杞商之後則為宋以其世家本紀併而考之則其苗裔歷歷皆可考至於滕薛邾郳之屬雖其事見于春秋而其世次之不傳者又不可盡信堯乃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公與舜同為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

王則是文王以十[illegible]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紂而代之必不然矣此子長之論世裔所以為可疑也大抵去古既遠抱殘承訛無所取正左氏猶然況子長乎子長猶然況班固以下乎左氏以嬴姓為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為伯益之後韋昭遂以為伯益即伯翳也孔穎達復以伯益為皋陶之子愚嘗按史記之文皋陶之後封蓼六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皋陶各為一族翳與益不得為一人而益不得為皋陶子矣

漢興本於亭長而以為出於唐堯曹魏之興肇於宦官而以為出於曹叔振鐸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為出於老子皋陶此何異郭崇韜而拜郭子儀之塚其不貽笑於君子者幾希矣傳皋陶為士未聞其為大理而以理為李甚不經矣劉子元以漢為陸終苗裔因以駁漢之非而高堂隆又以魏舜之後其繆尤甚舜為媯氏其苗曰田安有魏氏耶有異姓而反同者何與韓是也成王母弟唐叔虞之後封於韓韓既失國子孫離析江淮之音以韓為何遂從其音以為何氏此退之所以為韓與何同姓而近也至於以

婁爲劉是高祖一時之言無所經見婁者婁姓之衍
安可與劉爲一耶此則高祖之失也有同姓而反異
者則以其姓雖一而所祖不同以杜爲氏者有出於
襄陽有出於京兆以王爲氏者有出於太原有出於
河東豈可以共譜哉而李義甫不得預於李崇德之
譜乃傅之致其罪杜正倫不得齒於城南諸杜乃毀
杜固渠者則天之罪也

總論

周禮小史奠世繫下昭穆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

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禮書曰姓非天子
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
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
然氏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
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
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
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
氏高辛氏而謂之上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徐
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
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戚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有因德而賜姓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
呂氏有因土而賜姓陳舜之後爲之受姓也本因舜
之居于嬀汭賜姓曰嬀有因官而姓者倉氏庫氏司
空司馬有因邑而姓者諸氏因於宋子孫食采於諸
而子孫承之易于爲楮有因字之省文而易姓者于
氏出自姬氏之邗去邑而爲于喬氏出自姬姓之橋
去木而爲喬有聲音之相近而易姓者辛本莘也辛
莘相近遂爲辛氏郭本虢也郭虢相近虢遂爲郭有
因見於丙殿而易姓者丙本李也李陵之裔自匈奴
歸魏見於丙殿故賜姓焉有因文在手而易姓者武

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武遂以
爲氏有因語音之訛而易姓者有[illegible]出自神農之後
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爲侯汾氏其後訛而爲宇文
氏有逃自竇出而易姓者竇氏本自姒姓也有仍逃出
自竇故少康氏爲竇王氏之姓不一王氏出自姬姓
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時人號曰王家故曰王氏太原
王琅琊王其後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後魏信陵公
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故爲王氏裴氏之
姓不一裴出風姓非子之支孫封非邑鄉故爲非邑
氏至非後世去邑從衣爲裴此一裴也昔平公封顓

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此一裴也此不可不辨

不賜姓

漢高祖嘗賜婁敬諸項皆以劉氏亦可謂知天子之職矣然而知其職而未知其義故材陋少文不如元魏孝文之長於議論也漢孝文賜喬氏則取其高遠改源氏則取其同源後世帝者徒具英主所爲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爽會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固結其心而不知取笑貽辱無以示天下戚重夫姓者出於天授於祖宗先聖以神明之德奄有天下以爲神明萬物之主而嗣君乃屈帝

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古之賜姓受氏不然天子之子常爲顯諸侯諸侯之子常爲名卿士大夫至起于疏遠者又一時賢能才智之士其言行卓卓皆可稱道求之於詩則齊之姜知其前有四嶽而後有太公宋之子知其前有成湯後有微子正考孟戈知爲衛之世族南方之原知爲陳之名家求之春秋則施臧季孟之氏於字戴武宣之氏於諡中行司城之氏於官郈御秦費之氏於邑皆可以槩見則三代之典禮與後世沿襲之誤較然甚明而魏漢以來賜姓附屬籍者不如不賜之爲愈也鄧名世姓氏書序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四

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五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禮十三　器服

傳國璽考　陶宗儀 輟耕 後同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臣臣香貞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闊闊朮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殁矣生産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貞絫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闊闊朮宗古人不曉文字疑故未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視璽之色混清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組綬貫環之上取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許貫以綬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拔徑從置寸潤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受命字若壽字者心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遂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臣即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問之果合前意神爲肅然乃加以淨繰複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闊闊朮等直趣青宮進獻太后御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

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端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以蒙聽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脩亦臣張九思傳旨太孫殿所付授此寶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翰林學士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復

歸于皇太孫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爲天下除兇亂除功盛德備在天心受命而爲天下主以至天述道世皇帝德隆乾坤功包海嶽旋及明孝十二日月重明無爲而治者迨今年欽惟皇太孫殿下英謀獨斷大肖祖宗聖祖考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降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太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之莫家有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昔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得傳國神寶不

出方大功臣子孫之家迷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
於皇太妃御前搢紳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
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
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亟崇
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
代宗之將爲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昇國楚
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降寶
于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爲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
子封爲燕王今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
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

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
近朝以見天心正爲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
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
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君復
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
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竭輒罄
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
考按許慎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爲文從爾從
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今用
大元猶易爲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爲天

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幷寶璽篆文
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
獻之璞琢而成璧後卞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
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
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
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
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
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逼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
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
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

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
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
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
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幷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
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亦於聰聰死歸曜曜爲
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
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
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
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
子正道幷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

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璽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古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渡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遍搜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覩盛事不可以不録又圖中別有璽其文亦入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蟠形隱然四出不齊循際厭四際無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泰元十九年雝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爲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縮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奏成上進以聞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按此文乃楊桓所撰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由侍

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愚按國史楊桓傳謂拾得乃國王速逋察之子謂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也

璽辨　　劉定之 文衡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紱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得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殺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于晉謝尚遣其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懷帝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

所寶者故六璽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質在燕矣則在晉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以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歸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齊廣陵守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耶朱梁也白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

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其眞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贗之故雖甚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能以爲言矣哲宗紹聖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秘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符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

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者一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者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

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者且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則副所欲而哀宗守緒以死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眞爲秦璽凡人亦不得取之矣況女眞之臣乃猶以之籍口耿世其謂璽亦猶何代之把弄射虎射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illegible]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知之[illegible]以爲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印章制度　輟耕錄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
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
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
璽獨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
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
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又曰璽謂刻曰某
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中二千石
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
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綟

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
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龜
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羔鈕鹿鈕銀印或龜
鈕兎鈕銅印章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
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
爲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
隸書此印摹印篆也王俅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
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所刻有私公官
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
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

方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
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
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
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
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
處相等不可似分中間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
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二處別之字
有有腳無腳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
法度也軒齋等印故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
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

文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
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
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
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通於邊不可有空空便
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
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
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
紙皆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粘
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人依效識字式作印此
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有無印[illegible]

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媺惡揭而璽之一
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
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
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
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
先一作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固不可以道號
作印用也二字屢偏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
勿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凡印傑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
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事或兼
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
名者可回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
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着氏
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
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
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
其原不爲俗論亂可也漢人二字印非復姓及與印
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
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

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諸印下有空處
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
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
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
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
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道彥論云古印文作
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廒
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道與云
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長九
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惟以

印籍縫令與合縫條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
刻符即古所謂契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
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
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

圭笏不與執符同　馬端臨

按圭鎮符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
以爲飾勝圭者笏以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
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
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無以
明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

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是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給禮圖者繪上公袞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見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刻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笏爲者在手殊爲可笑蓋誤以圭爲笏誤以鎮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所謂公執桓圭至士執笏者特言辨之作級也此執字非以謂兩手捧之常如執笏之狀也又如天司馬旅之長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二鼓乃鼓中之至大者帥之耳目擊之以上之諸侯有可其事而謂之執豈以見二鼓者執之以手而如執圭之狀乎按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考見班固叙傳言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旗衣服之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楚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其書相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戰國數百年典籍淪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爲政凡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而其立意大率欲先今而非古尊已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爲副車又烏能參考損益以復先王衣服車旗之制漢初用事皆椎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

袒免辯

程大昌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於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作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殺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裁衰制即免加

緦借古冕之絻者以為絻君用鄭矣而特自出其[illegible]
於下曰絻悯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為安矣
按禮凡凶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
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
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
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宜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
成服亦當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辨成服姑仍常時衣
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為變常之始故経紀重喪
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
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

特循正理而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illegible]
[illegible]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
經常而及為服[illegible]之所為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
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総則以麻約之較之
五世袒免則此為甚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
斬衰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
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
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
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
而皆免則取其進而及於重也繼而成虞也遠葬而

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
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虞葬而未
及墓君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
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
之為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
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齊母皆降父故滅麻
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
特免言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則居母喪者既
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
則是降斬而齊遠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

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為冠萬世宗信鄭氏
子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尊彝之辨

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
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
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
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之為常可
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
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祼用虎

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明堂位
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
犧象周尊也泲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
蓋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
著尊木而犧象亦木矣書稱宗彝絺繡而宗彝在周
爲霍衣則虎彝蜼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帝足
吾許卜比吾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商也春秋傳
曰無人以斝耳路齊則斝固有耳矣記曰黃目鬱氣
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黃其色也目
其象也蓋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

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
斝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
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斝
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
朝享彝以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
器故也天雞東方之物仁也而牛大牲也亦鄉宜於
春爲南方之物禮也而象大獸也產於南越此王者
所以用祠禴也周彝黃則商彝白矣白者陰之所義
也黃者陰之美信也著以象陽降而著地壺以象陰
閉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嘗烝也太玄曰陽氣潛萌

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爲信可知矣虎義獸
也蜼智獸也自稱孝而上之至于祖因合食焉義也
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嘗其昭穆尊卑不使紊
焉智也皆升合而食乎其所出智之至也蔡則象道
之見於事者也則象道之顯於仁夫道之見於事者
而顯諸仁則可以上天下可以上天下則可以禘祫
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然對焉虎蜼黃目犧象山罍
之飾或刻或畫不可得而知也蓋與禮記左傳國語
皆言犧特司尊彝以獻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尊之
鳥也先儒讀犧爲娑讀斝爲稼或云犧飾以翡翠象

飾以象骨或曰犧飾以鳳凰斝飾以禾稼皆臆論也
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以犧牛爲尊則象尊爲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尊
之爲物其上有蓋其內自頸其下有足此又不可考
也少牢司宮啓一尊之上瓦甒于棜上特記禮複兩
瓦甒在南玉藻曰惟君面尊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
此尊之形制也其無足者若與壺耳概投壺之壺有
頸與腹而無足者則瓦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
足誤也大射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甒在南皆
一尊酒在北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特

牲尊於戶東玄酒在西記亦曰犧尊必上玄酒則兩尊之設一以盛玄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皆黄虎雌之日爲用亦若此也此先儒謂雞彝尊盛鬱鬯恐不然[illegible]實五斗彝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稱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犧尊辨　胡翰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

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齊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

並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當讀爲義猷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又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劉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若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正名及黄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足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罘罳考　程大昌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木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

□□□□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
罘罳□□是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或曰臣朝君
至罘罳下而復思王莽斷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
復思漢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
其詳遂析以爲二謂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
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
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
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
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
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窻

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
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
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
以此刻鏤施於闕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
則爲其門罘罳而其在屏則爲其屏罘罳覆諸宮寢
門闕之上則爲其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
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
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
者雖施質之地不同而罘罳之所以罘罳則未始或
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

蓋本其所見漢制爲之言而予於先秦有考也宋玉
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曾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
綴刻方連些之謂網戶者皆紐木以罘罳名之而實
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
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
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
色也網其狀也若言刻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
何以云刻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
形狀如在耳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罘罳
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

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文瑣以青塗之見王后傳
注故以爲名稱謂既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
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罘罳
爲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
指屏闕之上何者之爲罘罳故崔豹不□□□□□□
以爲二顏師古亦不敢堅決兩□□□□□之戶上起
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以刻綴而應
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上安得有
輕疎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東闕罘罳當災矣若果畫
諸實上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

所遮屛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户牖之有罘罳其制又以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罘罳朝共落楡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謂罘罳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閣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直宜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也[illegible]闕刻鏤之制也唐鎦借古罘罳語以名之二字因其借諭而形狀益以著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五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六

後學錢塘徐萃春校

樂一　音樂

論五音生於人心　李文利律呂

五音原于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其氣在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元聲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之聲即天之聲聲由心生心以物動故形於聲五聲之生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亢上出爲宮再出到咢聲上騰爲商又再出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斜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喉咢舌齒唇通人元氣也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咢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咢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

口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於八
之序也所以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清濁之次
也西域蘇祇婆曰一均間有七音一曰娑陁力華言
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三
曰沙識華言質直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
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
贍華言五聲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
聲也商為長聲與宮俱平聲則聲上騰非濁也清可
知也

七音序

鄭樵

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為靈其用在耳目人與
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
擴目之明耳目根於心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自此
分矣雖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承未聞其書
漢人課籀隸始為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
始為韻書以通聲韻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
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
失立韻之源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說文解
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
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

縱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 衡有七音以成緯
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
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
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
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
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
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
書者為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
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方
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

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
耳此後學之罪也車舟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可
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為志庶
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
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臣謹按開皇二年詔
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
義而為議曰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
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加討訪終莫
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
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

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
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
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商聲也三曰
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
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
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
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
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
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
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

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鍾律乖戾不可
勝數譯爲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
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變宮變徵七調之作實所
未聞譯又引古以爲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
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鉅儒不能精通同加沮抑
遂使隋人之耳不聞七調之音臣又按唐楊收與安
涗論琴五弦之外復益二弦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
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郊廟樂惟用黃鍾一均當
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
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宮商角徵羽五
聲加少宮少徵爲七聲始得旋相爲宮之意琴者樂
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蓋取
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歎胡僧有此妙
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
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
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
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參禪爲
大悟通音爲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
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
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字書主於母必母

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
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
爲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今茲內外轉圖用以別
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論韻書　洪邁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
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
二書爲一或爲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
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仙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

[illegible]玫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illegible]
[illegible]為上聲[illegible]去則[illegible]平聲已分上下
[illegible]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illegible]
只知[illegible]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illegible]
式[illegible]呂靜[illegible]之[illegible]角
[illegible]為一篇則[illegible]五[illegible]自沈約始
也約合陸厥曰宮[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
萬之繁配五聲之[illegible]下低昂非思力所能學沈存
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切韻之學

沈括筆談

切[illegible]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
用反切然古[illegible]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
何不為盍如[illegible]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原也如[illegible]文從而大亦切
[illegible]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
[illegible]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
[illegible]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
矣每[illegible]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
胮[illegible]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
[illegible]幫[illegible]央是也幫宮之清[illegible]商之[illegible]角之清[illegible]徵之清

[illegible]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
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傍博是也
幫宮之清平牓之法傳[illegible]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
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
有一字無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
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
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
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
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
泛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
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
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
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
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得　紅切紅
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
有牙韻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
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自南渡之後又雜以吳
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
樂所用則隨立命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
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

七音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
日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
合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人有折攝二
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𠦜字　合之類是也
攝聲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
曰阿多[illegible]娑那羅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合一迦娑麽
伽他社鎖呼拖此一合二[illegible]香怯又合一娑多合一壤曷
攞多合二婆合上娑麽合二縒伽合上咤拏娑頗合二娑迦合二
也娑二合室者合二侘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
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
微耳

論聲韻　劉鑑

聲韻之學其來尚矣凡窮經傳史以聲求字必得韻
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通誠諸韻
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十一之音均同一致孰
不以韻為則為但能歸韻母之橫竪審清濁之重輕
即知切腳皆有名家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淺近
小法一槩求切而不究其源者予亦未敢輒議其非
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為蔑裂矣略如此切將
字將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呼如去聲將字呼

如清音獎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人
以強字呼如清音繈丘仰切字然則亦以將恐切如
啞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斯致思澈然其詳
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
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樁字上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
詳甲切如洗字本是當字本是牐字此乃門法之全
也如是誤者皆勝道耶其雜稱背義癸稍稍稱井
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
至讀聖賢之書首貴乎知音其可不知稽[illegible]哉今
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用互為體用
諸用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

切韻指南　游韻後同

諸韻切法皆有定式惟開合二門絕無憑據直須於
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蒲干切盤下沒切
紇俱為切建字之類是也
夫藝有精粗學有是否藝之粗者只名學之否者宜
辯如今之切韻者多用因烟人然經堅丁顛之類此
法極是淺淺乃前賢訓蒙誘引切韻入門之法耳非
不足為儒者所尚反害其正音如古人韻會中打字
作丁瓦切其不知按類隔門法卻切檛字上聲其打

□□□鄰參切救類隔門法切作爭事上聲不知□
□□□變作打字此字訛久如掛字本怪字之類□□
不□使作丁瓦切此其不知正音切法是以管窺天
傾流而失其眞者也反切二字說作子母相生之義
□□等頭碎穿鑿皆是從此法中來故使後之學者疑
惑而不決其實反切二字本同一義反即切也切即
反也如德紅切反云德丁顛東再作紅反切云德丁
顛東或作反或作切皆可通用是字雖異而義同也
學者詳之詳夫東冬脂微眞殷等每二韻中酌其立
音清濁輕重等弟子音並同是不當分而分者及乎

元魂二韻聲相背戾而反通押是何其若此之不倫
也□而效尤之事孰敢擅專宜待名公賢士倘有□
□改正而復明之是亦斯文之幸也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
音幫滂並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精清從心邪
齒頭音照穿床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
半舌半齒音
端見純清與此知精隨照影反幫非次清十字審心
□□透滂敷清徹溪　全濁微孃喻疑日明

□三一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
□□□外全無
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床疑喻相連
屬六母交參一處窮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緣照類兩中一作
韻內三外二字名分清雙喻四爲其法獨狹須歸三
上親來日舌三並照二處通必取四爲眞
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知逢影喻精邪
四窠切憑三有定其正齒兩中一類處內三外二表
玄微舌頭舌上輕分析留與學人作指歸

精非爲切最分明照一須隨內外形來日舌三並照
二廣通第四取眞名精雙喻四爲其韻衙狹將歸三
上迎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唯有東尤
非等下相逢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
一就輕聲
精邪若見一爲韻定向兩中一上認四二相違五用
呼四三還歸四名振照初却見四中一五用還歸精
一順逆三過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照二若逢
一四中只從寄韻二中論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照
照眞可信恍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參韻三

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擔精喻四時何以辨當
於徜徠第三函如逢照一言三二喻毋復從三四談
若逢仰覆似憑切玄論分明有指南采逢四類但音
和日止憑三寄韻歌全得照初分內外精雙喻四事
如何廣通徜徠憑三等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
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遺
通攝東冬韻繼鍾止攝支微次第窮遇攝魚虞模三
位果攝歌戈三韻從宕攝陽唐君記取曾攝蒸登兩
韻風流攝尤侯無他用深攝孫侵在後宮
江攝孤江只是江蟹攝齊皆灰咍強臻攝真魂六韻

正山攝仙元五韻昌效攝宵肴豪三位假攝孤麻鎖
一方梗攝庚清青並宜咸攝覃鹽凡四鄉
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流遇四等通攝
借咽皆開合在寒山齊止借臻鄰曾梗高交元本宕
江邊歌戈一借剛光一四三齊二如歸山
梗曾二攝與通疑山攝無時假攝推江宕略同流恭
過用時交互較昔宜
輕韻東鍾微與元凡虞文廢亦同然更有陽尤皆一
體不該十韻重中編
見溪疑吟翁開知照來日翕合

一四有者謂見溪群疑此四母下字為切隨四等韻
去此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群四等音和隨韻
臻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弦俱切區字古賢切
堅字之類是也
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為切韻逢二三便切知
等字知徹澄孃一二三為切韻逢一四卻切端等字故
曰一四端二二知相乘氣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椿字
丁考切中字渴井切談字陟經切丁字之類是也
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為切韻逢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二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

切憑三有定基如陟遙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
也
四輕重交互者謂幫滂並明一二三四為切韻逢有
非等處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三為切韻逢
一二四卻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輕相逢
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飆字芳栝切脴切胚字之類是
也
五報救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為切韻逢諸母第
三並切第四是以二報救精清從心邪第一為切並
之諸母第三亦切第一故曰四三還歸四夕初

韻三四一陳切私兆切小字詳理切字似祖之切貲
字貲買切鑴字之類是也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爲切仰第四
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四示切照一是正音憑切
三韻逢諸母第三示切照一見正音並切四故曰逢
三遇四照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山
幽切搜字之類是也
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
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是四二精照互用照穿床審
禪第二等爲切卽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一却精

一等字是照互用精清從心邪第四等爲切韻逢諸
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亦是精照互用故曰四二相
違互用所照精却見四中一 如子皆切齋字士垢切
鯫字則緻切斫字之類是也
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爲切韻逢諸
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
三中論如昌來切犢字成攜切移字之類是也
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爲切韻逢諸母第
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切覆喻母第四爲切韻逢諸
母第一二並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覆從三

四談若逢仰覆但逢憑切如余朝切遙字于聿切颮
字之類是也
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
並切第三故曰日上憑三寄韻歌如汝水切蘂字儒
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
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孃照穿床審禪來
日第三等並切第四故曰來日三并照廣通必取四
爲眞如渠脂切祇字芳連切篇字符眞切頻字呼世
切㰦字之類是也

十二偏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
匣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
並切第三故曰精雙喻四爲其法偏狹須歸三上上
親如去羊切羌字府容切風字許由切休字巨鹽切
鍼字之類是也
十三內外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六母爲切逢韻照
穿床審禪第一等卽四第中等二也內轉切三外轉
切二故曰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自明分如居
內霜切藍字古外雙切江字德山切徂字布山切小

子081-633

字矣珗切能字之類是也
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孃第二弟爲切
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皆切出第三如䶥
字令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故曰韻逢影喻
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陂邪切爹字是麻韻不
定之切勑洗切䶥字是齊韻不定之切女象切𥙷字
是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寍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
皆倣此矣
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逢諸
第一並切第三輕脣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

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等重脣音字是後
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所列先人歷鑑論云隨鄉談無
以憑焉逐韻體而堪爲定矣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
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馮貢切鳳字轉謀切浮字莫六
切目字莫浮切謀字之類是也
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
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故曰切三韻二
不離初精照照互可信如允山切獮字卅及切札字
之類是也
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端透並明非敷奉微曉

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毋諸第一宜
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
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宋切捷字無鉢
切嚩字無感切鑁字無可切紺字之類是也
十八就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端透並明曉匣影此
一十一母爲切韻逢循狹攝內諸母第三當切出第
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
眼無斯字就立須歸四上求如莫者切咩字見兩切
驕字眉鳩切繆字之類是也
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爲

切韻各逢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
曰唯有開合一門絶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
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嬳字嬌十切槃字俱蕎切
建字下没切從字之類是也
二十通廣侷狹者謂來母下第三第等爲切逢精清
從心邪喻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侷狹憑三等
四位相通理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
字是通門良將切兩字是侷門力贈切廣廡字是狹
門以上四字之類是也餘例數于斯耳
御纂洛索元疑金口訣效古約之法依三十六母開合等第類成歌訣一百一十

合口呼之　切韻訣

公古紅　古公官　控[illegible]　枯空寬　頑[illegible]　渠頑遄
外五會　吳娩頑　端多官　都冬端　通他公　禿通湍
屠[illegible]　徒同團　搦奴[illegible]　奴農湪　[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崩班
滂[illegible]　朴蓬潘　逢[illegible]　蒲朋盤　磨[illegible]　蹼蒙瞞
總祖孔　祖宗鑽　醉[illegible]　麤聰攛　存徂門　徂楚攢
素蘇故　速總酸　算[illegible]　辭○鄒　虎呼[illegible]　呼烘歡
回胡雷　胡洪桓　盌烏管　烏翁彎　弦于横　于弦完
亂盧貫　蘆龍鑾　供居用　居君涓　犬[illegible]曲　屈囷[illegible]

拳渠[illegible]　渠拳拳　魭魚[illegible]　魚韈元　非夫[illegible]　夫分番
敷敷[illegible]　敷芬翻　奉扶[illegible]　扶汾煩　微無[illegible]　無文構
䴵足[illegible]　足遵鐫　詮[illegible]川　從逡詮　從[illegible]　[illegible]全
悚[illegible]　宿荀宣　捘[illegible]之　徐旬旋　捉[illegible]　阻鍾跧
初楚居　初充[illegible]　崇[illegible]　鋤崇跧　踈[illegible]　拴[illegible]
鍾[illegible]　豬中專　穿出[illegible]　出冲川　重[illegible]　除重船
女女[illegible]　女醲○　[illegible]書[illegible]　書春○　淳[illegible]　殊鱅湍
許[illegible]　旭凶諠　熒胡[illegible]　胡雄玄　[illegible]於[illegible]　於擁宛
喻[illegible]　于容員　類[illegible]　驢龍攣　汝如[illegible]　儒茸堧

開口呼之

格[illegible]大　格庚干　口[illegible]客　克坑看　領[illegible]根　其○幹
河五[illegible]　五娙矸　多[illegible]得　得登丹　透他[illegible]　他鼟貪
頭[illegible]　特騰談　[illegible]　余[illegible]奴能諵　[illegible]
此[illegible]　雌彰[illegible]　曹[illegible]　慈僧殘　三[illegible]　思僧三
[illegible]　辭○○　[illegible]　[illegible]憨　何[illegible]　核行寒
家[illegible]　烏見安　[illegible]　移○佸　來[illegible]　勒楞蘭
見古[illegible]　吉京堅　溪[illegible]　乞輕愆　琴[illegible]　其檠虔
疑[illegible]　疑迎顏　底[illegible]　低丁顛　跳[illegible]　梯汀天
定[illegible]　提亭田　泥[illegible]　尼寧年　匕[illegible]　卑兵邊
磬[illegible]　披娉偏　並[illegible]　皮平便　明[illegible]　彌明眠

滓[illegible]　緇爭簪　測[illegible]　測撐攙　床[illegible]　柴[illegible]
山[illegible]　師生山　知[illegible]　知征[illegible]　徵[illegible]　尺稱[illegible]
澄[illegible]　[illegible]承康　失[illegible]　失升[illegible]　禪[illegible]　石繩禪
精[illegible]　即精煎　七[illegible]　七青千　[illegible]　齊情前
心[illegible]　西星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希興軒
匣[illegible]　奚刑閒　影[illegible]　衣[illegible]　[illegible]　移盈延
林[illegible]　離[illegible]連　日[illegible]　而仍然

切韻先須便四聲五音六律並兼行難呼語氣皆名[illegible]
濁易紐[illegible]唇上[illegible]斑邪豹剝舌頭當滴帝
[illegible]丁帳唇呼虎烏塢汚佗舌伊幽乙噎纓閉[illegible]

鉗拍齊齒之時實始成正齒止甄征志只穿出才
掬寨爭箏引狹勾狗鳴鴉尼隨鼻篤雹好赫亨上鄂
嚣妖嬌嬌轎穿牙銹儺个訛生縱外休朽求鳩九遙
氣杳孳蛇宅根合口共含鹹合甲口開何可我以
似前總述都三六疊韻雙聲次第迎大抵宮商角徵
羽應須紐弄最爲精世間埋義皆如此自是人心不
解明

呼吸字訣鶯絲濆世窗上樑牛頭架牽角上閣水裹
剝芙榴菱角鶴學角閣稜殺

合口字訣侵寢沁平上去聲皆口禁鹽添嚴口合唇

收舌似鉗感和敢二字合音當一覽聯檻范合口收
來無雜犯

總叙訣五凡二尺上四六一勾合律呂一十二宮二
宮別分清濁宮分八十四調閏分一百五音折聲上
生四位掌聲下閣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
正變偏側和諧近代知音者少或正宮使上字或小
食使下凡或雙調使尚一或羽調使下工堪嗤鄉談
蠻字皆是愚蒙無識

八犯訣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
角羽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徵再動三三
二六逆八用

五行訣宮羽角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

奇煞訣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憑輪頂商斷徵犯望
四相生會中無亂爭孰肯依數行

商口開張　宮舌居中　羽唇撮聚　角舌縮却
徵舌拄齒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　歌可康各　南方齒聲
詩夫之食　止示勝識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
行幸亨客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　寧亭聽歷
北方唇聲　邦滂剝雹　比墨明邈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
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
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
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
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恊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
之賡歌康衢之民謡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
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
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
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

詩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
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
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
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
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
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
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
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
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

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
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
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
音韻乖舛乃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
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
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
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
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
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
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
事臣陶凱凡六騰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
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
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
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
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

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
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
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
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
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
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
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
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

[illegible]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
可惜者臣應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悚惕
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illegible]復於古云

六經字音辨　鄭樵

古人之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
[illegible]於[illegible]而究其[illegible]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
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illegible]
如之辭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發音之不
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

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illegible]
於方言古今[illegible]或名賴荊之賴音樹賴有兩音讀一音樹北方
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賴謂樹羅音擺部買切吳之音也
至今吳人爲羅爲擺獨詩之初樂云祝音呪鄭康成謂
呪[illegible]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爲注尚書秦之官名
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爲常秦音也至今秦人[illegible]尚爲
常此等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illegible]而平仄
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illegible]反切而平仄皆
[illegible]通用如卿雲之爲慶雲皋繇之爲皋陶之類字[illegible]
从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文者[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既爲既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
[illegible]此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
[illegible]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
能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
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
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
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爲禮
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
收齊音若夫楚音以來爲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來
爲黎楚音以野爲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爲汝則

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
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楊雄作方言
曰秦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齊魯之
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
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
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易詩書古韻　熊朋來　後同

古人用韻可以見當時字韻之正書賡歌易爻辭彖
象傳及風雅頌之韻可參考而互證尚書有韻語處
即與詩易相同股肱喜哉以下喜起熙爲韻熙字用

上聲颺古無韻而賡歌有韻元首明哉以下明爲彌良切與良康爲韻又叢脞有韻脞惰惰是也惰惰皆上聲後儒不察以惰爲墮如帝德廣運以下運字用平聲與神文君爲韻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功與爲韻當以與[illegible]成厥功爲例功字四聲功古攻切與汝協功之上當爲古虞書協功之入聲爲例故功伐可爲韻也又之二歷數在汝躬以下除危微自爲韻君民與上文躬字爲韻而躬音肱中府邦窮終戎爲韻禹貢九州非出韻語五子之歌其一下婦女閭馬爲韻下音虎馬音

姥予圖皆上聲其二荒音蘠亡爲韻而音協央其三唐方同亡爲韻其四君孫友祀爲韻而友音以其五歸悲依偯追爲韻仲虺之誥征蘇以慶商良亡昌爲韻伊尹告太甲以洋滄常祥殃慶宗爲韻傳說復商宗以正聖承命爲韻慶皆音羌宗莊而承盛也洪範用韻處尤爲易見以易書證於詩古韻歷歷可考下至楚辭參同太玄歷漢魏晉宋齊梁陳有韻之文尚存古音韓杜之詩猶有存者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執唐韻以爲證正音盡廢古韻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以巳見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

入修慘慘書爲懆懆音七到切伐鼓淵淵書爲鼓鼘音於巾切皆不從釋文德明之學唐人亦未盡信也詩中慘劇作懆乃協勞心懆兮協照紹燎爲韻水心懆懆亦聿既耄爲韻歌以訊之當從歌以誶止是用不集當從是用不就皆以韻爲證釋文猶或字具數音及孫氏直音出而挾兔園冊者俗釋文不從者矣吳棫材老作協韻補音鄭庠作古音辨鄭與項安世各例韻吳鄭同時而朱文公詩止采吳協音間亦攷其繆誤補其遺闕鄭韻出於詩傳既成之後吳鄭自不相識故其說或未歸一愚以易書禮折二家之說字音不勝枚

舉姑記其略

吳鄭二家不同莫如天人二字吳韻天字皆依丁度集韻作鐵因切鄭則謂天如字而協人然舉古詩山上復有山破鏡飛上天爲証協山爲韻以從天愚按天字協音易詩可以互證爲鄭氏之學者專以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歡刪山先仙十四韻皆協先儒之音則以將矣天人二字在詩中如[illegible]柏舟黍離小宛巷伯何人斯十月之交棫樸旱麓等詩皆有天人字則吳鄭說皆通然詩頌天字多協寒清蒸之韻至漢人經尚然故丁韻天田年等字皆附入真諄之韻

此古詩韻例也文王之卒章以天協躬鄭乃和躬爲躬不如姑弘鐵因爲易協證之於易尤不可限以十四韻之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雖可以人協乾乾之文言以御天也協精情平行成鐵因之音可爲鐵烟可爲鐵嬰皆顛丁反紐此程沙隨所謂反紐通用者也易中以貞協川詩頌以躬協年項以清光貴王韻爲一例又以東蒸爲例比鄭稍通收聲音之道變動周流例有盡而音無窮也

鄭氏以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韻相通皆協陽唐之音東之協當同是舌音如大東小東則可也降字音洪鄭恐破例乃云古音江不知江諧聲於江漢字如曲江書爲曲紅者有之矣況易之恒以深協中以禽協容艮以心協躬詩之蕩以諶協終雲漢以臨協宗閟宮以綅協躬小戎以音協弓綠衣僕風諸詩以心林協風東侵二韻相通者多矣鄭皆鈌其音項氏以東蕭尤爲一例東庚蒸爲一例東侵爲一例蒸也無戒讀戎爲汝兄咸厥功讀功爲古似此戎功二字豈必協陽唐之韻鄭庠乃盡欲協陽唐固哉其言詩韻矣

鄭氏又以魚虞模歌戈麻六韻相通非但古韻可證今人別以蕭宵肴豪尤侯幽七音相通皆協尤侯之音愚按虞模之與尤侯自可相通非但古韻可證今人語音如謀之與模侯之與𨛐支之與朱往往相近皇華羔裘之韻鄭所知也況歌麻脂之韻音相通如儀爲等字是已且騶虞首章上有葭豝則虞協牙東方朔稱建章宮後騶才是其音也二章以虞協蓬縱又當通虞音於東韻易之文辭以郎鹿無虞協林中是其音也如熊羆是羔裘以協奇周妥咨謀協負詩中比類甚多尤侯亦可協脂韻矣泰否二卦之象辭以消協衰而從陽韻豈必盡協尤侯之音項以虞尤豪爲一例虞脂爲一例亦未知虞可知於東韻也鄭氏以侵覃談鹽添嚴咸凡七韻相通皆協侵覃之音項氏以侵覃鹽爲一例又似侵東爲一例俱有未盡鹿鳴以湛琴卷阿蓺燕泮水以南協音諸詩固有通例易許以侵覃之韻協風躬諸字語見東冬韻下項氏有侵一例比鄭法差密風諧聲如凡波諧聲於皮英諧聲于央在古人但見其同韻亦觀制字者之諧聲亦可見當時字音也風字在東韻爲方馮切在侵韻缺非敷正字遂旁協孚愔切穆如清風妻其以風皆協心爲韻心亦可爲隆蕤彼晨風協林爲韻林亦

可爲隆豈爲飄風協南爲韻南亦可爲儇風有凡之聲亦可爲馮不但爲風諧聲於凡芃汎亦諧凡爲聲也易中禽協強深協觵則侵韻又通於陽唐矣

鄭氏辨今韻之訛其間亦有自破其韻例者又引决門神珙反紐傍聲正聲之例正聲在一紐之中傍聲出四聲之外如七月生民以歲爲雪杖社東山以至爲雪來之利力又之異亦世之設逝之析皆傍聲之例此言字音者所同然鄭氏既知傍聲之例則有客宿宿可以倒瀆不必改情爲保矣雉鳴求其牡可以協靈不必改牡爲牝矣况犧之音娑華之音敷羨之

音即皆不同一紐吳鄭於榜聲之協多所遺鈌觀吳鄭有所不通如敬服集傳之功也

吳氏協韻補音援證甚詳且先集傳而成又於詩教比鄭爲優愚嘗熟閱之稍窺其繆詳莫如棠棣文王有聲二詩如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證烝也無戎即如常武以伯我戎皆協戎之上聲音汝崧高之七章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之四章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劉氏七經小傳改戎爲戍不思字有四聲未必二詩皆訛爲戍字吳氏改務音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尤爲理短最是文

匪棘其欲自禮記匪草其猶可爲顯證詩中多讀爲去聲欲與字音相近故記作欲乃不改欲字作猶而改孝字音畜所引孝者畜也此左祭統本文初非指其字音上文稱者偏也何不音稱爲偏致誤集傳有許六七孝字豈可音畜此二協韻必須改正非文公本意也又加毋例字音美不當於葛覃蝃蝀南山思齊別出莫後莫補二切致誤集傳用其協音葛覃否協鄙蝃蝀唯南山訛協美思齊婦協菲發之菲即屛之上聲左傳作屛曲禮鬷發注作菲如此則毋皆音美畝字在詩中亦無不美音者常欲改

正集傳此數處協音而未能姑記於此以俟知覺者

吳鄭之說學者各就其所長而就正於集傳可也大抵來之爲釐慶之爲羌華之爲敷馬之爲姥下之爲怪爾　有之爲以若此之類在古人以爲常特今儒以爲怪爾君子顧言而行書顧作寡古音相近也皇皇者華協征大爲韻即易中枯楊生華協士夫令聞令望萬夫之望即易中月幾望易中多以上字音常應字協央疑字協牛協又周頌多難協愚竊疑清廟與顯相爲韻故常定横渠西銘五換韻宗子之家相其相字協肖爲韻對越在天不顯不承無射於

人斯大人承亦未必非韻也

漢儒輙改經字音

漢儒於經字輙稱某讀作某或云當作某流傳久矣遂不可改諸經中周禮禮記多被改讀字有古音可協或四聲可通或假借轉注或諧聲字止記其聲自有通例惟文義必須改者不在此限漢儒不尚協音由是易書古音不傳周禮中如獻尊讀爲犧獻之爲犧犧之爲莎如儀之爲義司尊彝注謂獻讀爲儀又讀爲莎匍祝禂牲禂馬讀爲沫玉人必讀爲紲綸人蚤讀爲爪函人屬讀爲注鍾氏朱湛爲漸此在古音可協者也衍祭讀爲延裦拜讀爲報濟之爲齎契之爲揭白盛爲成莫木爲停鑿廣之爲去聲可通者也高聲硍爲裦侈聲筰爲唶輪人杵槷爲唶槷輈人頌典爲懸殄此假借相近者也輈人需讀爲懦弓人昔讀爲錯此諧聲字之止記其聲者也弁師諸侯當爲公梓人當爲觶禮記賓出肆百又當爲陔此又義必當改者也其他如某字讀作某音者不可枚舉如太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似只言訓義如此太府以待匪頒亦無明音至地官廩又以待國匪頒乃註云匪讀爲分周禮縿人訓縿爲勁曲禮讀縿爲勁投

孟二筭爲純訓純爲全就讀爲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文亦有二筭爲純注曰純猶全也奇猶虧也今讀純爲全不問讀奇爲虧春官鬱人𣪠人聯治祼事者也何獨𣪠人祼當作理是以長沙易祓於漢儒改讀之字多不能從腊人豆脯讀爲羞脯則引王制乾豆以證脯之在豆殤醫五氣讀爲穀則止從氣字梓人豆酒有甈豆十升匠人里爲式自方里而始廟用脩既讀卣凡酒脩酌又讀爲滌易氏爲用脩卽脩酌之脩也職方氏波溠盧維引顏師古等說以爲不必改讀可也巾車駹字法云故書作龍改作駹玉人祼器用龍用瓚用將蓋其莫爲龍其中爲瓚其柄爲將禮記夏后氏以龍亦承上文灌尊而言又欲以改巾車之說讀龍爲駹易氏力辨其不然樂師太祝皆有來瞽皐舞注皆曰呼而告之在樂師則皐讀爲告在太祝則皐讀如嗥呼之嗥何其前後之異讀也至如秋官蜡爲𧊒庶薙條狼哲蔟等官幾盡改其字音嘗恨漢儒擅改經字如以音釋惑人挾兎園之冊者稍不依盡而讀之必以不識字見誚所以爲此極難耳

漢儒以漢法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三酒皆以東漢時

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使人有莊子注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陽周禮記闢後人稱周禮折衷多摘注解之尤繆者斥言之如九賦注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禮賦法豈是口率出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沒入家財三代之君豈有沒入人臣財產之法國服為息使以莽法證之是以王荊公惑焉鶴山先生曰王荊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六